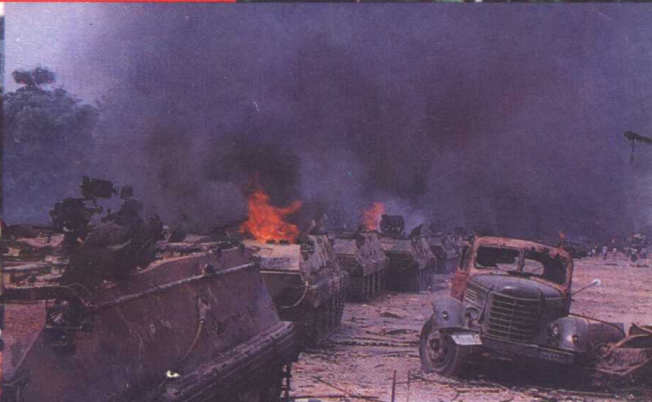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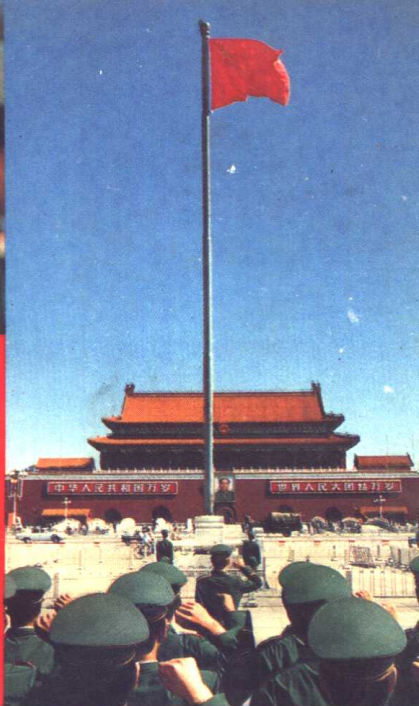




陈生庚 主编

历史的碑文

—1989·武警部队制止动乱
平息暴乱纪实



历史的碑文

——1989·武警部队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纪实

主编 陈 生 庚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魁 成 文

刘 方 陈生庚

党高明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 科 徐 玫
封面设计 陈玉先
责任校对 陆符铭 程凤珠
技术设计 赵惠民 孟 斌 王乐田

历史的碑文

主编 陈生庚

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8.625 190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ISBN7-80025-224-2/D·16

定价：3.20元

正气浩然的篇章（序）

1989年4月中旬到6月上旬，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险恶、最为惊心动魄的几十个日日夜夜。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作为国家武装力量之一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广大指战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扬了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忍辱负重，英勇无畏，顽强战斗。尤其是驻京武警部队，在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和公安干警的密切协同下，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为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为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保卫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与此同时，由于发生在首都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波及到全国的许多城市，因此，驻守在西安、成都、上海、武汉、长沙、南京等地的几十万武警官兵，为制止发生在各地的动乱，稳定全国的局势，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斗争中，广大武警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明的组织纪律、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在武警部队的光荣史册上，写下了浩然正气的篇章。在这次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党和人民对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们给予了最高奖赏。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武警烈士李国瑞。

刘艳坡为“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是对武警部队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制止各地动乱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也是武警部队全体官兵的光荣。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集体和个人，在武警部队的光荣史上将永远闪烁着光辉。这部取名为《历史的碑文》的报告文学集，记录下了武警战士对共和国的赤胆忠心，记录下了一颗颗融贯千秋浩气的不朽的灵魂。

党和人民给予武警部队以很高的评价。作为武警部队的广大官兵，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牢记武警部队的宗旨，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守武警职责，坚定不移地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发扬邓小平同志提倡的五种革命精神，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委

張希夫
一九八九年八月

历史的碑文

李连秀



目 录

正气浩然的篇章(序)·····	张秀夫	
京都讴歌·····	陈生庚 李训舟 周德伟	1
喋血的记忆·····	王占魁	22
防暴队雕塑·····	党高明	51
忠魂祭·····	范步春 陈生庚	64
热血酬壮志·····	许东辉 翟永太 屈宏太	75
王玉文——一棵顽强的生命之树·····	王占魁	83
4.22, 倾斜的古城·····	党高明	90
威武撼三湘·····	董汉民	107
上海铁路大悲歌·····	吴 江	129
巴山蜀水的诉说·····	刘宗银	144
蓉城血火录·····	欧阳廷贵 刘君尧 高森仁	160
武汉三镇的激战·····	张修富	179
“民主长征请愿团”溃散记		
·····	韩守训 郝国文 李玉美	191
省府保卫战·····	孙 东 戴继彬 赵 安	205
金戈铁马慑太原·····	暴玉怀 李 洪	209
齐鲁战狂潮·····	房思玉 杨志民	223
水枪喷出血与泪·····	傅祥荣	232
法网恢恢石井镇·····	吴文先 黄兆斌	243
津门壁垒·····	刘彦军	250
忠诚铸天山·····	田 邢	261
后 记·····	编 者	268

京 都 讴 歌

陈生庚 李训舟 周德伟

1989年的暮春初夏，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终被一举平息，共和国的历史上用血与火写就的这可歌可泣的一页，铭刻着人民解放军的功绩，也铭刻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功绩。本文记述的是武警北京总队在这场正义与邪恶之较量的试卷上，用生命的热血所写下的光彩夺目的一页。

——题记

恶风浊浪，黑云压城。武警战士大义凛然。

天安门广场上，国旗始终和太阳同时升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宣告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便很快出现了悼念胡耀邦同志的花圈。

在此执勤的武警天安门中队的战士十分理解群众的心情，每当此时，他们总是主动去解开纪念碑四周的保护链，协助悼念的群众将花圈端放在纪念碑北侧的正中央。可是他们很快发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的悼念活动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去世的谣言，以至出现了恶毒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蜚语。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天安门中队党支部要求全体官兵忠于职守，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势态发展。

势态的发展如此之迅速。无耻的谣言鼓动着人们的狂热情绪，那些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和思考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了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的行列，被卷进了天安门广场动乱的圈子。仅仅20多天，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被“蚕食”得只剩下国旗围栏内的176平方米的这块净土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基变成了极少数人大放厥词的讲台，汉白玉的栏杆和浮雕上，被肆意涂抹着五花八门的蛊惑人心的反动标语，圣洁的天安门广场上成了藏污纳垢的垃圾站……

这一切，作为与天安门广场朝夕相伴，爱广场胜过爱自己的武警天安门中队的官兵，怎么能不疾首痛心；这一切，已经使他们明白，人民的广场已经成了一小撮阴谋家制造谣言的黑巢窝，策划动乱的指挥部；这一切，更使他们掂量出了，在这个非常时期，自己的哨位肩负着何等特殊的使命！

乌云密布，浊溢横流。护卫国旗的哨位已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有人将煽动动乱的传单成团成捆的硬往哨兵手里塞，有人劝逼哨兵书写声援书，有人要夺走哨位上的太阳伞，更有那喋喋不休的“高自联”、“工自联”的高音喇叭，一天24小时充斥着哨兵的耳际……。国旗班的战士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能被谣言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跟着感觉走”，只能坚定不移跟党走。他们牢牢地坚守在自己的哨位上，忠实地履行着护卫国旗的神圣职责。

一小撮阴谋策划动乱的家伙，对哨兵恼羞成怒，煽动已变成挑衅。

几个家伙翻过汉白玉的国旗围栏，要把污辱党和国家某领导人的画像挂在旗杆上。哨兵们理直气壮地上前阻止，使其没有得逞。

4月20日，有人制造了所谓“四·二〇”血案的谣言，说新

华门前血流遍地。于是又有一伙人抬着一个大花圈，放在国旗的汉白玉栏杆旁，说是要悼念在“四·二〇”惨案中的遇难者。哨兵们戳穿谎言，当即令其将花圈抬走。

国旗班的战士们气宇轩昂，义正词严，一小撮制造动乱的人视国旗卫士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恶狠狠地说：“非把这几个‘傻大兵’赶走不可，他们在这儿一天，我们就不舒服一天”。

什么“你们是动物园里没有进化成人的猴子”；

什么“你们是没有思维的机器人”；

什么“你们是伪政府的看家狗”……污言秽语，一齐向着哨兵们袭来。更有甚者，有人将一张画有狗戴警帽的漫画展示在哨兵面前说：“这就是你们的美好形象”。

屈辱比死亡更加折磨人。哨兵的心头在滴血。但是，为不授人以柄，不给党和政府处置动乱的工作增加麻烦，他们把泪水咽进肚子，依然似一尊尊雕像，傲然屹立在共和国的国旗下。

挑衅在不断升级。

5月4日上午，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极少数坏人的煽动下，掀起了围攻国旗哨兵的恶浪。汽水瓶、冰棍，“辟辟叭叭”的打在哨兵身上；软包装袋里的果汁吱吱溜溜地射在哨兵脸上。

不是没有还言之口，不是没有回击之力，只是为了避免极少数坏人想借此制造流血冲突，以达到他们用鲜血去鼓动群众、操纵群众的罪恶目的，国旗班的战士严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纪律，忍辱负大任，委屈求克制，依然是昂首挺立在哨位上。

挑衅已发展为捣乱破坏。5月20日，在气急败坏的“高自

联”的头头指挥下，极少数坏人居然制造阻止升降国旗的事端。

这天，是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第一天。清晨，当国旗班的战士们擎着国旗、迈着雄健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地来到国旗旗座旁时，一个家伙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许升旗！今天流氓政府宣布戒严，这是国耻日！”

火焰是何等嚣张，态度是何等蛮横。大智大勇的武警战士们，人格遭污辱可以克制，而面对共和国的国旗遭蹂躏，他们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中队指导员张根恒和排长齐建华，同“高自联”的代表面对面展开了说理斗争。

“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日出而升，日落而降，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一天不升国旗，就意味着我们的共和国在地球上消逝一天。如果你们真的在国际上造成了这个影响，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张指导员的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政府已腐败透顶，五星红旗已不能代表我们国家！要升就升我们‘高自联’的旗。”

“这绝对办不到！五星红旗作为国旗，是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是写进宪法的。升‘高自联’的旗是经过谁批准的？”齐排长的话掷地有声，步步进逼。

“我们‘高自联’是爱国民主运动的组织，为什么不能升我们的旗？”

“十一亿人民都爱国，升‘高自联’的旗，请你们去问问十一亿人民答应不答应！”

正义在胸，真理在手。“高自联”的代表在被他们视为的“傻大兵”面前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霞，同太阳一起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了。

“高自联”的头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一招未成又施一招。还是在5月20日这天，他们在面对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金水桥上，挂起了一条不高也不矮的横幅，上面写着攻击党和国家某两位领导人的恶毒标语，有意阻挡降旗战士的行进路线。傍晚，降旗的时刻到了，齐排长让“高自联”把横幅取掉，“高自联”的纠察队员厚颜无耻地提出了两个条件：“若走这条正桥，必须从横幅下钻过去；若不钻过去，必须改道走西边那座偏桥。”

岂有此理！

国旗班的战士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国旗若从横幅下钻过去，这就意味着共和国向黑暗势力低头，国旗若行偏桥，这就意味着共和国走上邪道。

“不行！你们必须把横幅取掉。”齐排长虽然克制着内心的愤怒，但铿锵有力的话语，却令对方毛骨悚然，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

“你们这样做，是对国旗的亵渎，是对人民的污辱。请你们再想一想，哪一个国家能容忍国旗遭这样的践踏！”

“这，我得请示一下”。纠察队员强打精神，语无伦次地用对讲机向“高自联”的头头汇报了武警战士的强硬态度。

邪恶怎能敌得过正义？纠察队员象霜打的茄子，卷起横幅，灰溜溜地走了。

武警战士擎着国旗，扬眉吐气，阔步通过金水桥，走进天安门。

啊！天安门广场，当您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之时，这里的每一块方砖，每一座雕塑无不可以作证，从4月上旬到6月

上旬,在这个黑云压城、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您的身穿橄榄绿的忠诚卫士,用大智大勇谱写出了一曲大义凛然的正气歌。

十里长街, 火海石雨。疏通要道的武警官兵一往无前。戒严部队按时到达天安门。

1989年6月3日夜晩,这是革命与反革命、暴乱与平暴乱进行殊死搏斗的一夜。

戒严部队指挥部授予武警北京总队的任务是,组织50名防暴队员,和戒严部队的先头部队一起,为大部队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打开通道;集结主要兵力疏通咽喉道口;然后配合解放军清理天安门广场。

这是特殊战斗中的特殊任务。5月20日,实行戒严第一天,进城的戒严部队就被堵在郊外,武警在给解放军疏通要道时,在六里桥一带被打伤170余名官兵。10多天来,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为阻止戒严部队进城,已做了充足的准备,特别是“高自联”、“工自联”所大肆进行的反革命煽动,极力挑动人们对政府的仇恨,已把不明真相的人的神经刺激到高度亢奋的程度。战斗的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从将军到士兵,谁都未曾经历过。

在武警总部的作战值班室里,司令员李连秀、政委张秀夫等领导率领司、政、后三大部门的主要领导,在密切注视着战情,一个个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在北京总队,总队长张文琦、政委张世瑗、副总队长孟振德等所有总队领导,彻夜不眠地战斗在各自的指挥位置上。

6月3日晚10时40分,一声令下,武警各支队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火速向城区开进。

在东线，第三支队、第十支队、武警总部直属支队，冲破层层阻截，奋力前进；

在南线，七支队、十一支队的车队受阻，广大官兵冒着雨点般的石块，改成徒步行进。十二支队冲过九座过街天桥，每次都遭到在桥上的暴徒们居高临下的袭击，他们徒步行走19华里，到达了集结地域；

在西线，一支队和二支队绕行冲出第一集结地，徒步前往西单；

在北线，五支队、八支队、总队指挥学校车队行进到马甸立交桥受阻，步履艰难地开进。与此同时，防暴队第一梯队的25名防暴队员在总队、支队6名警官的指挥下，徒步走在戒严部队军车的最前头，从军事博物馆出发由西向东沿长安街向着天安门广场开进。

这是极其艰难的开道，也是勇往直前的开道。他们抬腿没走多远，前方木樨地桥头出现了极其严峻的势态：桥上横着数辆公共电、汽车，燃起了熊熊大火，从桥头向东一片黑压压的人群。

“堵住他们——”

“砸死他们——”

一片挥舞的手臂，一阵疯狂的叫喊，石头、瓦块、燃烧瓶象雨点般打在防暴队员的头盔上、盾牌上、腿上、身上。开道受阻。长长的刚刚启动的军车车队骤然减速，缓缓的停在了马路上。防暴队力图用话筒向群众作宣传解释，无济于事，回答他们的不是石头、瓦块，就是燃烧瓶。

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让无可让！

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必须保证戒严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总队内卫处副处长王志强一声令下：打！十几枚催泪

弹“呼呼”地从防暴队员的手中飞了出去，人群中一阵骚动，纷纷向马路两旁退去。防暴队员乘虚而入，一阵气吞山河的“冲呀——”刹时，防暴队均由干部作排头兵，成三路纵队勇猛的冲向前方，开辟通道。催泪弹的有效时间很短，失去理智的人群得知这并非能致命，就由受惊而退，再度向前涌成一团，在少数暴徒的摇旗呐喊下，变本加厉地袭击着部队。

为了保护自己，更是为了保护解放军及时排除障碍，防暴队员们每冲过一道障碍，他们总要止住脚步，三路纵队组成一个盾牌挡前的防御扇形。这是急中生智的一招，在他们平时演练的教材上从来也找不到这一页。正是这一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自己的伤亡，有效地保护了解放军清障开进。

只有几分钟，木樨地桥头的人群被驱散，横在桥上的燃着浓烟烈火的公共电汽车被推开，长长的军车队伍徐徐驶过桥面。

胜利不能没有代价。木樨地被攻克，防暴队的31名官兵无一人没有负伤。战士关宏杰的小腿已露出白晰的骨头，代理排长孙鸿武的两条裤腿已在滴血，每人的绿色头盔已被砸成白色斑斑，手中的盾牌留下了深深的痕道……紧随防暴队的戒严指挥部的首长试图让他们喘口气。

“不行！我们要一鼓作气，不到天安门，决不停半步！”

“好！你们这高昂的士气，我们一百个放心。”

马路两旁，高楼两侧，绿树荫中，飞来的砖石、花盆、铁器，砸在他们身上梆梆作响，可一个个防暴队员如钢筋铁骨，似猛虎下山，只是抖一抖身子，又继续向前前进。

复兴门桥头，迎接他们的又是一场恶战。堵截的人墙，飞来的石块，防暴队员似乎还没有放在眼里，只是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火海路障，倒确实令他们心头震了一下。他们看到，

堵在桥上的十几辆公共电汽车熊熊燃烧着，油箱“嘭叭嘭、叭”的在爆炸；交叉横在马路上的交通隔离铁栅栏裹着浇上汽油的棉被，又构成了一道道火墙；再看路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煤块，浇上汽油，火苗一窜几尺高……

火海，令人胆颤。

真金不怕火炼。

走在防暴队最前头的支队副政委李林、参谋长丁书贞率先闯进了火海，中队长姜超成、副中队长李善涛、代理排长孙鸿武紧紧跟上，防暴勇士们赴汤蹈火，从熊熊燃烧着的车顶上翻了过去，从车低下爬了过去，从车箱的连结处钻了过去……

又是一阵吼声震天，又是一阵驱散人群的催泪弹，又是一个用盾牌构成的扇面队形，解放军的排障队在他们的开道下，从复兴门桥上的火海中又打开了军车行进的通道。

……

开道的防暴队在强攻，而位于西单路口执行疏通道口任务的武警官兵则在智取。

6月3日晚11时15分，某支队支队长扬德安带领500余名官兵，二支队副支队长张占亭带领部分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到达西单路口，脚跟没有立稳，便被在暴徒煽动下的万余名不明真相的人群团团围住，谩骂、殴打，自不必说。

扬支队长镇静地思考着：500余名：万余名，悬殊太大；西单路口很窄，不但没有自身的回旋余地，而且也很难在进城部队到达之时疏通路口；民族文化宫那里地势开阔，既便于与人群周旋，牵制西单路口及复兴门、礼士路的人群，为进城部队疏通道口；又有民族宫警卫中队作依托，不至腹背受敌。他急中生智，一个“调虎离山”计马上付诸实施。

“同志们！走，到民族宫门前去”

扬支队长这一喊，近万人群从东口，从南口，从北口，从西口，“哗”的一下，向着这500余名官兵猛追过去，石块、瓦砾、燃烧瓶，一齐向着500余名官兵砸去。

死守民族宫，被动挨打，不为上计。扬支队长一声令下，数十枚催泪弹在尾追的人群中开花，人群慌忙退向西单路口。500余名官兵趁机回头紧追过去，然后又一个转身，再回到民族宫门前。不甘罢休的歹徒又煽动群众回头追打他们……

500余名官兵精疲力尽，多半受伤。为了不折不扣地完成任 务，为了用事实教育群众，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让和克制。

追过来——顶回去——再追过来——再顶回去……从西单到民族宫，整整展开了8次“拉锯战”，500余名官兵把西单路口的万余多人群牵制在了民族宫门前。夜里12时54分，当长长的军车队伍在防暴队的引导下，冲过民族宫，冲过西单，直奔天安门广场时，暴徒们才如梦初醒，连连狂喊：“上当了，我们上当了！”也就在这时，这些武警官兵除重伤员外，跟着浩荡的军车队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了。

凌晨1时30分左右，戒严部队准时到达天安门，顿时，金水桥畔欣喜若狂，“解放军万岁！”——“武警万岁！”彼此起伏，响彻云霄。戒严指挥部“前指”的首长一个一个地拥抱着武警防暴队员，赞扬他们是铁腿、铁头、铁臂、铁嗓子，为进城开路立下了汗马功劳。

6月4日凌晨4时30分，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戒严指挥部的首长考虑到，清场，是夺取平暴斗争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不能没有武警部队参加。武警官兵深感这一任务无尚光荣，他们由东到西一字儿排开，在总队内卫处副处长王志强的指

挥下，向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缓缓推进……他们与解放军老大哥一道分享了人民的广场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的胜利喜悦。

英雄的武警战士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力量何在？那件件血衣录下的誓言是他们的回答。

“身居戒严地，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平安。”

“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兴。”

这是排长郭燕祥的誓言。6月6日，他与其它伤员被暴徒围困在长途电话大楼里已3天了，生命危在旦夕。郭排长伤势严重，已不能动弹，他口述，由新战士马建中在他的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衣上录下了他的心声。

6月4日凌晨，九中队中队长邵明亲等8名伤员被送到人民医院门口，又遭暴徒们的毒打，新战士刘艳坡当场被致于死命，其它7人虽然被抢进医院，但暴徒们仍在胁迫医院交出他们。在这生死危急关头，邵中队长在自己带血的背心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今天我牺牲了，请同志们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完成各项任务。”

“记住：一支队是好样的，全体官兵是拥护中央决策的。我们的行动已证明。”

这就是我们的武警战士，这就是武警战士的胸怀。十里长街在为武警战士讴歌：烈火映丹心，热血铸忠诚。

围追堵截，生死未卜。

善良的市民恩重如山。

西兴盛胡同给了164名滴血的战士第二次生命。

历史，如实地记载着暴乱中的北京出现的强烈反差：一边充斥着反革命暴徒的兽性宣泄，一边流淌着伟大市

民的滔滔爱河。善与恶，爱与恨，如此泾渭分明。

老太太自称母亲，从棍棒下领走战士；大姑娘扮作未婚妻，护送战士归队，白衣天使把男性伤员藏在妇产科里……如果说，这些仅仅是善爱智战邪恶的浪花，那么，发生在西兴盛胡同的则是一首壮歌。

6月4日零点过后，武警某支队四大队长刘永胜和三大队副大队长祖殿生、一大队副教导员崔国辉一起，组织被打散的164名伤员冲出重围。

暴徒穷追不舍。官兵们被逼进了西兴盛胡同。这是一条死胡同，暴徒们觉得这是扎起“口袋”围打的最佳战机。他们将一辆吉普车开到胡同口，打开耀眼的车灯，直射胡同内，石块、砖瓦横飞，木棒、铁棍挥舞。西兴盛胡同眼看要流血成河！3名有良知的大学生猛的跪倒在地，向暴徒们苦苦求饶：“别打了！别打了！再打不得了了！”疯狂的暴徒哪还听得进这个！

此刻，胡同内的居民如若为避免引火烧身，紧闭院门，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的心窝被正义感、善爱心占满了，他们不愿眼巴巴地看着子弟兵横遭残害。

刹时，胡同内5个居民院的院门全部打开，164名危在旦夕的战士统统被唤进了院内。

在26号院，曲大妈一下子拉进47名战士，而后死死的插紧了院门。

在28号院，67岁的张文海和老伴荣素华，把十几名战士拉进院内，用木杠把院门牢牢顶住。

在30号院一家姓冀的夫妇俩，把11名伤员扶进了家，同一院子的年轻人王德义、张强、高富顺、薛东林、高自来怕暴徒袭击，主动把守院门，放了一夜哨。

在32号院，涌进了近百余名官兵，这个院子没有院门，不足20平方米的地方，容纳不下这么多遇难官兵。一位名叫乐凤玲的青年妇女，猛的一脚蹬开商业部家属院设在这个胡同里的后门，迅速将一部分官兵隐藏进去。

暴徒们视32号院为主要目标，冲击、围打在这里激烈地展开了。

住在32号院的人，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或是个体户，但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却表现出了一个共和国普通公民的难能可贵的觉悟。全院共5户人家，18口人，除了3个7岁以下的孩子外，没有一个没上阵。他们不怕石头砸，不怕棍棒打，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了一道人墙，掩护着留在院内的51名伤员。

暴徒们无可奈何地宣布暂先撤走，甩下的最后一句警告是：“天亮后不交出武警，扫平全部院子！”

淫威不怕，救人心切。为了这164名伤员的生命安全，居民们拿出了蜂王浆，熬起了糖稀饭，找来了包扎药，架起了崭新的席梦思床……。

有十几名战士腿部严重受伤，不能动弹，他们实在憋不住大便秘了，院子里又没有公共厕所，年轻的妇女乐凤玲，拿出一张张牛皮纸放到战士跟前说：“你们什么也不要顾忌了，保命要紧，到院子外上公共厕所太危险……”她一连将10多名伤员的大便秘用牛皮纸包上送到了院外的垃圾桶。

父母情，兄嫂心。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特殊战斗中，武警战士在西兴盛胡同仿佛看见了战争年代太行山区的戎妈妈、沂水河畔的红嫂子。

人民舍身救武警，武警心中装人民。“不能再给居民增添危险，得赶快撤出胡同。”刘永胜大队长和祖殿生、崔国

辉一商量，果断地做出决定，并指派排长王成福先出去与支队领导取得联系。

此时胡同口外不到200米处，暴徒们已用汽车、垃圾桶设置了4道卡子，他们在大街上的活动仍很猖獗。为保证王排长的绝对安全，个体户赵连和与青年刘利帮助王排长从后窗户跳出，护送他回到支队部。支队领导确定了164名伤员的转移地点，赵连和又自告奋勇的去察看了一遍转移路线。

为了这164名伤员的安全转移，居民们把自己的所有能献出的衣服全部献出来给战士们换上，赵连和与他的爱人乐凤玲，见战士头上的伤痕太明显，特地给戴上帽子，甚至用电吹风给战士改变发型。

6月4日早晨5点30分，经过化装后的164名伤员安全转移到了指定地点。

个体户赵连和与爱人乐凤玲又将他们留下的头盔、警棍、盾牌和血衣装进买冰棍的箱子，巧妙地送到了这些伤员手中。西兴盛胡同的居民恩重如山，给了164名伤员第二次生命。暴乱平息后，干部战士纷纷来到这里感谢他们的恩德。可是，胡同里的居民，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或者是个体户，都觉得自己不但是应该做的，而且做得还不够。他们恳求道：“不要登报，不要广播，不要表扬，不要赔偿任何损失。只要164名伤员全部脱险康复，我们比什么都心满意足。”

这就是西兴盛胡同的居民们映照出的首都市民的高风亮节，子弟兵母亲的伟大胸怀。

本是两兄弟， 岂分我与你。
一方断粮缺水， 一方舍己相助。
一方士兵遇难， 一方将军搭救。
军警团结战斗， 更显手足情深。

解放军和武警，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特殊战斗，使得这两支本来分工执行不同任务的国家武装力量，又走到一块肩负起同一使命。军警两兄弟生死与共，苦乐同享，用血与火铸造出了这两支武装力量磐石般的友谊。

武警防暴队员这样真情地对笔者说，他们在执行为军车开道的任务中，真正看到了解放军老大哥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也感受到了解放军老大哥的高尚友情。

6月3日晚上，当防暴队突击到南礼士路口时，队员牛宝军突然被暴徒们从高楼上砸下的水泥砖击晕过去。他掉在了防暴队伍的后头，更有落入暴徒虎口的危险。“这是武警，赶快去救。”在这危急关头，戒严部队的几位解放军战士从“虎口”中把牛宝军夺了过来，抬上了汽车。可遗憾的是，牛宝军至今尚不知道抢救他的解放军是哪个部队的？姓什名谁？

从军事博物馆到天安门，十里长街的突进，不管是谁，嗓子没有不冒“青烟”的。水！对于他们太宝贵了。掩护他们的解放军老大哥，拧开自己的水壶，咕咚咕咚”的直往防暴队员嘴里倒，而他们自己却舍不得喝一口。

武警官兵铭记着解放军的友情，而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则热情传颂着武警救护失散的解放军官兵，帮助解放军排忧解难的动人佳话。

6月4日凌晨1时许，新华门前，狂燥了50多天的人群，要往中南海里面冲，为数不多的警卫战士筑起的人墙眼看要被冲破，他们坚持！坚持！再坚持！忽听一阵惊天动地的喊声，原来是防暴队员闪电般地冲刺过来了。暴徒们惊魂落魄，调转头来，狼狈逃窜。新华门被解围了，警卫战士冲上前来，紧紧抱住了防暴队员，流下了无限感激的热泪。军车上的解放军战士看到了新华门前终于驱散了邪恶，不禁手举钢枪、挥舞

着钢盔，高呼起“武警万岁”！几十名防暴队员马上齐声高呼：“解放军万岁”！这是胜利的欢呼，这是团结、友谊的涌泉。

6月3日下午，某戒严部队的两辆军车被堵截在西单路口，车上的武器装备已被歹徒们架到车顶上“展览”，而干部战士则被数千人围困在车上，他们已近一天一夜滴水未进。

“不能让解放军在那里苦苦地挨饿。”武警总部的领导在关切地商量着如何给被围困的解放军送饭送水送药，他们买来了充足的面包、香肠，由政治部一位副主任领着，乔装打扮成市民，向西单路口走去。

“饿死他们，不准送饭”，几个暴徒气急败坏地嚷着。

“不能这样，犯人枪决前还得管一顿饱饭哩，何况……”这话还真象出自市民之口，可是车上的干部战士哪知送饭人是武警。或许他们出于警惕，执意不要。趁着人群的混乱，武警部队机关的一位同志用嘴对着车上的一位干部的耳朵轻轻一句：“我们是武警。”那干部恍然大悟，悄悄收下了面包、香肠、饮料、清凉油、仁丹等物品，虽说脸上做出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可心中却深感武警与解放军心心相印，肝胆相照。

他是一位士兵，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死里逃生是武警的一位将军搭救了他。

士兵的名字叫章国喜，是戒严部队某部运输连的驾驶员。6月3日晚，他随部队驾车从长安街上向天安门进发，路上遭到暴徒的袭击，他与部队失去联系。6月4日下午，章国喜身穿一件雨衣在武警部队后勤接待站门前徘徊，接待站副站长赵新春同志判断他可能是失散的战士，一盘问果然是真的。赵新春同志马上将情况报告给后勤部政委于溪源少将，于政委立即指示：安排这位战士洗澡、换衣、食宿。

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战士所在部队的地址。6月7日，北京仍然笼罩着恐怖，军车照样不能上街，军人照样有随时遭毒打的危险。要把这位战士送往所在部队，于政委完全可以指派机关的同志去完成，但是，他考虑到种种危险的因素，决定自己亲自护送这位战士回部队。于政委乔装打扮，租了一辆出租小车，将章国喜安全送到了所在部队留守处。

一方虎口遇难，一方闯关夺险。武警某支队85名伤员永远记着，是解放军老大哥帮助他们从暴徒的魔掌中脱险。

6月5日，位于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里，武警的85名伤员已被围困在这里两天多了。民族宫门前被暴徒死死地把着，人出不得也进不得，并扬言，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统统拉到长安街上点“天灯”。

武警总部和北京总队的领导心急如焚，几次设法营救，只救出了20多名重伤员。

民族宫在告急！几十名伤员在告急！

许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伤员也在告急：一辆辆军车在熊熊燃烧；一些官兵被重重围困；许多伤员运不出去……。

“先救武警！”戒严指挥部首长下令。

“砰！砰！砰！”夜空中一阵枪声，戒严部队的10辆坦克和10辆装甲车向着民族宫疾驶而来。暴徒们知道再负隅顽抗决不会有好下场了，纷纷溃逃而去。几十名武警伤员终于“虎口”脱险，他们被接到天安门广场，重伤员又乘直升飞机转移到医院抢救治疗。

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的头几天，这里的一块压缩饼干，一根新鲜黄瓜……都诉说着军警团结的感人故事。

6月4日，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已是一天一夜滴水

未沾粒米未进了。然而，当直升飞机运来了第一批压缩饼干时，解放军老大哥首先想到的是武警，部队领导决定，先送给一起参加清场任务的忍饥挨饿在天安门坚守的武警官兵，而自己部队每人每天只留二两压缩饼干。

一块压缩饼干，武警北京总队的领导掂量出它是何等深厚的情谊，他们不忍心咽下这块饼干，“戒严部队比我们更需要”。在总队指挥室，几位领导一合计，决定哪怕是下血本也要给戒严部队弄点新鲜黄瓜和西红柿来充饥解渴。总队机关派人冒险前往远郊，采购了6卡车黄瓜、西红柿。当时军车不能通行，他们便以高价雇农民的汽车运进了城，洗得干干净净后送到了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干部战士手里。

是呀，本是一家人，岂分我和你。解放军和武警，同举着一面火红的军旗，肩负着同一个使命，无论是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武装力量整体。他们的血缘关系，写进了共和国的宪法，他们的丰功伟绩记载在共和国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史上！

这是另一条战线上的战斗。

监房、油库、水坝、发电厂……

通讯、广播、电视台……

**战士严守生命线。瘫痪城市、胁迫政府交
权的阴谋彻底破产。**

捣毁广播、通讯大楼，让北京变成聋子、哑巴！

炸掉油库、电厂，让北京城变成瞎子、瘸子！

策动暴狱，让“自由、民主的斗士”与“人民的力量”结合！

……

青山翠绿环抱的某监所，这些年来的监序一直比较井

然。囚犯每日按时听广播，按时学习和劳动。广播本是教育犯人悔过自新的有效工具。但是，自从北京发生动乱以后，游行、示威、绝食、中南海新华门被冲击等等信息通过一度偏倒的舆论导向传到了监舍，安分的监房骤起波澜，犯人一个个似得了狂燥病，手舞足蹈、又叫又跳。

“北京大乱了，我们的出头之日来到了！”

“我们也要对话，我们也要绝食！”

深更半夜，监舍里突然大喊大叫：“一、二、三，武警大坏蛋！”“一、二、三……”

监情日趋严重，干部战士的敌情观念日渐增强，看押中队党支部及时研究制定了各种预案，周密部署了防范措施，带领战士们日日夜夜坚守在哨位，协助公安人员密切注视着监房内的一切动向。

6月4日早上，罪犯从广播里听到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他们一个个象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砸广播喇叭，砸监房里的监视器，大肆喧喊着：“打死看守武警，冲出去报仇，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

“如果有一只恶虎逃出牢房，那就是我们的渎职。”中队干部用这样严峻的口吻教育战士们克尽职守。他们自己更是严阵以待。副指导员张永宾家就在前门大街，整整一个多月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指导员徐清堂家里来电报，他没顾得上看一眼就去查岗了，他那根高度紧张的神经回来后竟然把电报这事忘了。

罪犯以为真的要变天了，可他们的美梦很快被打破。从动乱到暴乱的两个来月时间里，武警北京总队所担负看押任务的监房，罪犯的阴谋没有得逞过一起。

一小撮阴谋制造暴乱的分子在煽动劫狱暴狱的同时，还把罪恶之手伸向与首都存亡息息相关的重要目标。

京郊某石化公司。这里，所生产的石油、液化气如同首都生命的血液，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正因此，极少数阴谋家和暴徒对它虎视眈眈。这天，有一伙人聚集到该公司的炼油厂门口，唇枪舌剑地对着执勤的武警哨兵：“全市都罢工了，我们也要来动员炼油厂的工人罢工。”“我们的行动是爱国的，你武警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厂门！”

“国有国法，厂有厂规，没有证件不得入内，这是规定。你们干扰我们执行任务，是合情，还是合法？”哨兵的话有理有据，那伙人无言以对，吵吵嚷嚷地走了。

这伙人不甘就此罢休。第二天，他们裹挟着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又聚集到了工厂门口，企图煽动不明真相的人群强行冲击厂区，激怒哨兵动用武器，扩大事态。

战士们心里明镜一般，如若同不明真相的群众交手，正中敌人搞臭武警，赶走武警的诡计；如鸣枪警告，这里密密麻麻交错林立的油气管道一旦击中，十里油城将会变成一片火海。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

他们克制再克制、冷静再冷静。

他们与厂党委对客观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和估计，决定调整工厂的安全保卫措施，和工人们团结一心，保生产，保卫油城。各大门由工厂保卫人员在第一线把守，工人护卫队为第二线，武警中队在第三线，重点处置意外情况。

6月5日，反革命暴徒企图孤注一掷。

“军队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轧人，广场上的血可以用碗舀！你们还有脸在这里站岗！”

“把枪给我们，我们自己站岗！”

一阵狂呼乱叫后，暴徒们摆开了抢枪的架势，中队指导员周景明毫无惧色，他威风凛凛地正告说：“你们不要听信谣言，上坏人的当。如果有人无视法律，不听劝告，抢夺武器，我们第一鸣枪警告，第二正当防卫。一切后果由肇事者自负！”

狂燥的人群被武警威慑住了。这是武警战士最后的衷告！这是共和国法律的严肃警告！

在北京复兴门大桥西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是共和国的中枢神经，6月4日凌晨，一伙追打戒严部队的反革命暴徒，见大军浩荡东去，阻截阴谋失败，便穷凶极恶地冲杀回来，企图抢占电台。

“冲击电台是违法行为，你们必须立即退回去！”

数十名官兵的嗓子喊哑了，冰雹般的石块、汽水瓶打得他们遍体鳞伤，铁大门被冲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的牌子被砸烂，岗楼里的电话被砸坏，执勤用的遮阳伞被点燃塞进了伏尔加轿车内，两位哨兵被暴徒们当作人质绑架。

“如再忍让，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冲啊——”

战士们抹一把脸上的血迹，拣起从身上滚落下的石块、棍棒，猛烈地向疯狂的暴徒反击过去。猖獗一时的反革命暴徒狼狈而逃。人民共和国的广播电台依然在播放着共和国的声音。

啊！在庆祝首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之时，请不要忘记，在这条可称为首都“生命线”的特殊战线上，有着英勇的武警战士用钢铁的意志和鲜红的血书写下的功绩！

喋血的记忆

王占魁

引 子

这是个叫人很难形容或比喻的时刻。

1989年6月4日零点30分，北京民族文化宫前，一伙暴徒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举着狼牙棒，握着菜刀、铁棍，发出狼嚎一般的怪叫声，又一次向数百名头破血流的武警官兵们凶狠地扑来。

极度疲劳的战士们体力明显不支，包围圈越缩越小。战士们瞪起愤怒的眼睛，握紧拳头，准备和扑上来的暴徒决一死战。

“这些大兵不行啦，给他们点‘天灯’的时候到啦！”

随着暴徒的煽动，不明真相的数以万计的人群象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向战士们滚来。

“准备催泪弹，人群冲上来就打！”支队长杨德安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

“支队长，催泪弹一颗也没有了！”

“呸！”杨德安狠狠地吐了一口嘴里的血沫子，转过身来对头破血流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跟着我跟暴徒们拚，我倒下了，你们也要坚持住，解放军部队很快就会到来的！”说完，他拎起一截水泥隔离墩上的铁管，怒目圆睁。战士们围在杨德安周围，又一次昂起了滴着血的头。

这是最后一次“拉锯战”，也是最为残酷的一次。

砖头、石块、钢筋棍、玻璃瓶象炸了窝的马蜂一般向战士们投来。

一伙暴徒抡起狼牙棒向没有盾牌的战士头上、身上猛打。

民族文化宫前的铁栅栏、树木、地面、砖头、石块都沾上了武警战士的斑斑血迹。

“扑通”、“扑通”，两个战士在暴徒的狞笑声中手捂伤口跌倒在地。两块大石头又凶狠地向战士后腰上砸去。

“同志们”，被两名战士搀扶着的杨德安在大声喊话：“解放军部队已到复兴门啦，坚持住啊！……”

杨德安的话音刚落，“哒、哒、哒”民族文化宫西侧的夜空中就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响。

一伙暴徒听到枪声失口惊呼：“不好了，我们被这帮武警缠住啦，我们上当啦！”

坦克、装甲车的马达声淹没了暴徒们的狂叫。

“武警万岁”，“武警万岁”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们喊出的口号在民族文化宫前划破夜空，久久回响。

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首长跑上前来，和浑身是血的武警官兵紧紧拥抱……

历史，以浓重的笔墨记下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一支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的经历。

十万火急，军令一支队犹如满弓之箭直插西单路口

1989年6月3日晚，北京的空气中仿佛堆满了烈性炸药，一颗火星溅上去，就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晚8点，一辆吉普车冲破充满火药味儿的空气，在二环

路上由东向西飞奔，飞奔。

车上，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上校警官。他焦虑地看着秒针飞转的手表，用目光告诉司机加大油门。

他就是本文引子中提到的一支队支队长杨德安。他1938年从河南省临颖县入伍，在21年的军旅生活中，当支队长的时间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河南，这块神州中原出豪杰的土地养育了他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的意志，长期军事主官干部的工作环境又磨炼了他头脑冷静、办事果断的作风。

此刻，他刚刚在总队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务必组织本支队560名参战兵力在当晚10点集结，统一向西单路口开进，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疏通道路。上级对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有着充分的估计，调集了北京总队二支队、五支队、八支队、十支队、十一支队、指挥学校等近2000兵力配属一支队，统一由杨德安在现场指挥。

从车窗向外望去，火红的晚霞在北京西郊上空熊熊燃烧，这是初夏的北京一天之中最为令人心醉的时光。但是，挤在北京街头的人们根本无心欣赏这燕京晚霞的美景，一个个脸上挂着恐慌的神色，充满血腥味儿的谣言象钻出坟地的幽灵，在他们耳边滚过，再由他们去传播，倾城的人好象预感到北京要发生一场不测的风云。

“同志们，今晚是国难当头，党难当头之刻，我们要准备用鲜血用生命去保卫我们的共和国。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保证解放军戒严部队按时到达天安门。”杨德安的耳畔又响起总队长张文琦的嘱托。他深切地感到，做一个冲锋陷阵的基层指挥员责任重大。他两眼严密地注视着人群熙攘的街道，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告诉司机，立即寻小巷拐弯，以防车在半路被截。司机领会了支队长的意图，

娴熟地把车子开到小路叉道上，绕开在路口堵截的人群，钻街走巷，向着支队大院疾驶。

杨德安从总队出发赶回支队之前，已用电话把任务告诉了在家等候音讯的参谋长。当他在路上颠簸的时候。一支队已有11个单位开始做战前准备。有的支队派出身着便衣的战士，骑自行车去侦察路况，带领支队的汽车去接参战的兵力，有的中队赶快配发棍棒，做战前动员。当杨德安赶到支队时，各路信息，纷致汇来：

驻首都体育馆的一大队官兵，刚刚乘车到北京展览馆就被人群围住，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官兵投掷石块，甚至从楼上往官兵们身上砸花盆、垃圾桶和破铁锅。中队长王峻岭被砸伤头部，几名战士也负伤流血。

去总队拉头盔和催泪弹的汽车被截在半路，进退两难。

十五中队守卫的某单位职工将大铁门锁住不让执行任务的官兵出营房。

最令人吃惊的消息是：总队配属一支队的几个支队派出的官兵在开往集结地点的途中严重受阻。

杨德安的心一阵阵紧缩，他清楚地知道，此刻，做为一个指挥员每一个命令都关系着指战员的生命，关系着整个战局的神经，稍微一点犹豫都可能失去战机，陷入困境。他拿起步话机，坚定地下达命令：各受阻部队徒步前进，不惜一切代价赶到集结地点——月坛体育场。

一瞬间，从11个地点向一起汇拢的560名官兵顶着砖石袭来的阵雨，飞步向月坛体育场集结。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早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全国解放后进驻北京，多年来一直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的任务。1983年从解放军北京卫

戌区移交到武警部队，体制的变更丝毫没有改变这支部队执行上级指示不打折扣的传统。只要为了人民的事业，这支部队就是刀山也敢登，火海也敢闯。

6月3日下午，一支队接到准备参加特殊战斗的通知。他们赶快准备警棍，准备头盔。警棍不够用，就找来木棍锯折，有的战士连木棍也找不到，只好赤手空拳地跟着跑。由于拉头盔和催泪弹的汽车途中受阻，参战的560人只有150颗催泪弹，70块盾牌。上级的军令来得十万火急。在这以前500多人中还没有一人施放过催泪弹。在支队机关院内的一中队参战的91名官兵中，有将近50人是提前结束新兵训练下到中队不到24小时的新兵。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班长、排长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在6月3日下午3点才知道怎样把头盔戴到头上，怎样使用催泪弹，怎样使用盾牌。知道这些常识的过程总计不到2个小时。有很多新兵还穿着湿漉漉的警服，因为6月3日是星期六，按部队的常规，战士可以在这一天下午洗衣服。有些战士刚把衣服泡进水盆，一道命令传来，只好把衣服从水里捞出来穿在身上。新兵都是4月初入伍的，他们还没领到第二套换洗的警装。

把参战人员拉到月坛体育场去是支队长杨德安的主意。各路部队往一起集结，队伍后面肯定跟着一大帮不明真相的人群。如果在支队机关院内集结，一来场地小装不下，二来把人群引向机关，容易被人堵住大门，队伍一走，又会给机关留下祸患。相比之下，月坛体育场地势开阔，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可进可出，在那里，可以把队伍编组，明确任务，攥成拳头，冲向西单。

晚10点，560人终于从11个不同地点赶到月坛体育场。一路上，他们经受了不堪入耳的漫骂，忍受了砖头、石块

袭击。路过一幢居民楼时，楼上的人把能扔的东西都往下扔。什么烂西瓜、花盆子、臭鸡蛋，甚至有报纸包裹着的人粪。实在难为那些没戴头盔的战士们了。几百人的武装力量，去执行流血的任务，没带一支枪，更没有一粒子弹。握在手里的除了棍子、催泪弹，再就是几只半导体喇叭，为的是把劝解群众的声音扩大一点，让人们听的真切一些。

象驶过的汽车卷起的尘土一样，不明真相的人群跟着跑向月坛体育场的武警向月坛涌去。人群淹没了凶残的暴徒，暴徒又煽动群众用汽车和水泥预制板堵死了月坛体育场的东西、北三个大门。

在月坛体育场，有些赤手空拳的战士想找点防身用的家伙，但是，诸大的体育场空空荡荡，凡是能扔能打的东西早已一扫而空。

在月坛体育场短暂的集结时间里，一支队的指挥者们表现了高度的智慧。

他们派出人员，侦察四个大门，确定从哪个门出去最为顺利；

他们调整队伍，决定由手持盾牌的防暴中队开路，一、三大队左右呼应，四大队断后；

他们作简短的战前动员：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将参加一场特殊的战斗，形势极其严峻，每个人都可能负伤、流血、甚至牺牲生命；

他们中的党员、干部站到了队伍的最前列。

10点40分，无线电波传来总队首长的命令：“向西单路口开进”支队长杨德安手举半导体喇叭高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你们跟着我，我到哪，你们到哪，我倒下了你们别管我，一定要冲到西单啊！……”

560人发出了“冲啊”的喊声，潮水般地冲出月坛体育场西门。队伍滚过之后，砖头、石块又“嗖嗖”地追了上来。瓶子砸在头盔上“砰砰”地开花，砖头砸在人身上沾着血跌落。几百人保持着极大的克制，有的战士被打哭了，但他们很快又擦去眼泪，跟着队伍直往前跑。军人，岂止要经得起牺牲，还要能经得起误解和委屈。

11点10分，这支队伍终于喘着大气从太平桥大街穿过，拐出西单民丰胡同，到达西单路口。

他们没有想到，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一道临时更改的决策，

在民族文化宫前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剧

西单路口的人群黑压压的一片，一辆辆电、汽车歪歪咧咧地横在马路中央，路灯下也弄不清到底从哪个角落传出一阵阵“嗷嗷”的怪叫声。在他们到来之前，西单路口连个武警的影也没有。严峻的形势告诉他们：其它支队路中受阻，计划由2000人来承担的任务将全部落在他们这500多人身上。

好象在杂乱的人海中掺进了一片绿色的染料。出现在西单民丰胡同口的560名武警官兵格外显眼。他们还未来得及站稳脚跟，西单路口的人群就象炸了营一样“呼”地一下朝他们涌来。

“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绝不是镇压群众的！……”

哪有人能听得进这解释，回答他们的是密密麻麻的砖头、石块。而且不止从一个方向打来。昔日繁华、热闹、秩序井然的西单路口一时间挤满了不下万余人。因为这里联结着北京城的宣武、西城、东城、海淀四个城区，又是从长安街通

往天安门的必经之路，所以，它就如一条敏感的交叉神经，传递着各路消息，吸引着失去理智的人们。

“砸死这帮武警，他妈的让他们有来无回！”

马路中央堆放着上百辆自行车，马路两侧的人在向武警这支队伍滚动，逼着战士要前进只有从“自行车陷阱”上踩过。这将是一条布满血迹的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上百人踩上去既要躲闪迎面飞来的砖头，躲闪从身边打来的大棒，还要当心脚下，万一被绊倒得赶快爬起来，爬晚了不被踩死也得被砸死。

“我现在也说不清我到底是怎样踩过自行车陷阱的。幸运的是我的鞋没被踩掉。从支队往月坛跑的时候，我的鞋跟就被踩掉了。我是拖拉着鞋跑到月坛体育场的。在那里我把鞋带紧了又紧，满地都是碎玻璃和纲丝网钉，踩上去还不得把脚扎烂了。”说这话的是一中队战士曹有，他今年4月7日入伍，6月3日从大兴县新训基地被分到一中队，第一次执行任务、第一次上街。

“嗷嗷”吼叫的人们眼睛挺好使，他们高喊“这些武警没有枪，往死里打他们，没事！”这喊声一落，人群“轰”地一声把他们围起来。

“当时，摆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在西单路口坚守下去，要么走为上计。守住西单路口，凭我们的人力在当时的境地，根本不可能，几百人被几万人包围，非被砸死、挤死不可。坚守西单路口，等于白白送死。走，往哪儿走？去天安门？根本过不去，再说也不行。我们的任务是为解放军疏通西单路口，劝阻围观的群众回家呀。我们这时候走了，不是临阵逃脱吗？我的脑子猛地闪过一个念头，把队伍拉到民族宫去，因为我们是整个西单路口最显眼的目标，

我们越在西单路口停留，围的人越多，解放军来了越受阻。到民族文化宫去则是上乘之计。一来那里地势相对开阔，便于周旋；二来民族文化宫有我们的警卫执勤点，我们不致于腹背受敌；三来民族文化宫距西单只有几百米，可以减轻西单路口的压力，把群众引离开西单路口。”

杨支队长这样回忆着他当时指挥决心形成的过程。

“一中队在前面开道，后面的人员紧紧跟上把队伍拉到民族宫去！”

支队长杨德安大吼一声，黑压压的人群被这支从民丰胡同出来向西单西路口猛拐的队伍弄得不知所措。

手持盾牌、戴着头盔的一中队官兵，成四路纵队在前头开路，就象4列锐不可挡的大甲虫队形，上百条腿在地上急速地运动，其阵势把挡在前面的人群一下子冲散开了。前面的人散了，后面的人却穷追不舍。

赶到民族文化宫前的一中队利用盾牌迅速组成了东、南L形的防护层，把没戴头盔和受了伤的战友掩护在中间。一场极其艰难的“拉锯战”拉开了帷幕。

受各种谣言刺激的人们神经异常亢奋，一些头系白布条、臂扎红袖箍的人用嘶哑的喉咙连喊带叫，他们掀起马路边人行道上的铺地方砖再砸碎，拆毁马路上的交通隔离墩抽出铁管，不知从哪里搬来一箱又一箱的空瓶子，甚至把自行车都举起来往战士身上砸，一些人手握带铁钉的狼牙棒胡乱挥舞，狼牙棒的钉子尖上被染得鲜血淋淋。

“嘭——叭”一颗催泪弹在空中爆炸，呛人的伞状烟雾将几个叫喊最凶的歹徒笼罩了，人群轰地一声扭头就往回跑。

支队长杨德安伸手抹了一把快要滴到眼角的汗珠，对战士们说：“这个办法行。守住民族宫，人们再过来就用催泪弹。”

他觉得满手粘呼呼的，借着路灯一看，哟，“汗”都变成了血。

摧泪弹毕竟不是催命弹，人们领教了这玩艺的“厉害”之后，揉着流泪的眼睛，打了几个喷嚏，又一次向战士们扑来。一边扑一边喊“抓活的、抓活的，给他妈这些大兵点天灯。”“在旁边小树林里的那帮人最坏。”武警战士回忆道：“他们躲在暗处扔砖头砸我们，我们有好几个战士后背上的伤都是他们砸的。我们气极了，捡起他们扔过来的砖头往回砸了几块，看我们还手了，一些人撒腿就跑。他们跑了，我们也不追。又好气又好笑的是，有几个暴徒竟跑到我们队伍跟前来耍威风，被一下子就抓住两个。两个人‘扑通’一下就跪倒磕头，说‘武警饶命，武警饶命。’大队长问他：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使劲地打我们。他们说自己是大学生，是受了蒙蔽的。告诉你俩你俩再扔砖头，非把你俩捆住不可，回去吧。”大队长警告着，两个家伙从地上爬起来，抱着脑袋，直地往人群里钻。”

暴徒们把武警战士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又一次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向武警战士围攻上来。“咣、咣”民族宫前的一棵树被砖头砸得直响，躲在树后以树干为依托的战士抬不起头来。包围圈越缩越小，战士们受伤的越来越多。

“嘭”地一声，一颗摧泪弹竟在战士们头顶上开花了。烟雾窒息得战士们睁不开眼睛，迎面的暴徒却发出了狂叫，“噢！呛死这帮当兵的，呛死！呛死！”

这是一颗没拉响就扔到人群里的催泪弹，被对方捡起拉了环又扔回来的。

“部队损失惨重，请求增派援兵……”支队长在用手持对讲机向支队部呼叫。声音传到支队作战指挥室，立即听到又有人补上：“活该”两字。那是武警官兵的对讲机被一小撮暴徒

抢去当作战利品在手里摆弄的声音。要分清真假，只有靠耳朵分辨声音的熟悉与否了。

这是最后一个回合的“拉锯战”。

民族文化宫前残砖、碎石、玻璃瓶、木棍、自行车狼藉遍地。

人群潮水般地压向民族宫。精疲力尽的官兵们一颗催泪弹也没有了。中队副指导李华壮含着泪对战士们说：“我们不能被他们抓住，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块。”战士们噙泪点头，表示赞同。轻伤的同志搀扶着重伤的战士，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下定了要死顶住暴徒们压过来的决心。

30米，20米，暴徒们和战士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眼看着更大的流血就要发生。就在这时，民族文化宫西侧响起了“叭、叭、叭”一阵清脆的枪声。那是解放军部队在向天安门开进途中严重受阻，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鸣枪警告的枪声。

堵在礼士路南口及复兴门桥上的不明真相的人群，听到枪声绝大部分便向东猛跑，而在西单路口方向的人却偏偏迎着枪声向西而上，倾刻间，固守民族文化宫牵制西单路口人群的500余名官兵处在了左右夹击之中。有200多名官兵在混乱中被冲散。

当戒严部队的装甲车驶过民族文化宫门前，直驱西单路口时，西单路口此刻已空空荡荡，两万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支队500余名官兵仍牵制在民族宫门前的开阔地段，解放军官兵望着民族文化宫前倒在地上的武警战友不禁潸然泪下，高呼“武警万岁！”

解放军戒严指挥部和武警总部的将军们这样评价民族文化宫前的武警官兵：“560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吸引、牵

制了两万余名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为西线解放军开进天安门广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这场悲壮的战斗中，一支队参战的560名官兵中，有141名同志身受重伤，年仅18岁的战士刘艳坡身负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又惨遭毒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十里长街，铁流滚滚。鲜血凝聚着共和国卫士们对祖国的忠诚，烈火记录着暴徒们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为疏通西单路口立下汗马功劳的一支队，这时又奉命加入解放军部队的洪流，去执行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此刻，这支队伍能走的只有200多人。听说有任务，有些战士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脚未站稳就又摔倒在地上。有的手捂头上的伤口要求参战，血从指缝中涌出。望着如此坚强的战士，支队长杨德安热泪涔涔，他站在队伍前面大声说：“我的好兄弟啊！我代表支队党委，向你们和养育你们的父母表示感谢，咱们和解放军部队一起开进天安门，你们跟着我，我倒下了你们别管我，一定要按时开进天安门。”说完，他含着热泪走到战士跟前，逐个替战士擦去脸上的血迹、眼里的泪花……

踏着长安街上的火迹和满地的玻璃碴子，这支不足240人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了，长安街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带血的脚印，那是有些战士丢了鞋子光着血淋淋的脚踩出来的。

杨德安支队长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心象刀割一般难受，560人被打伤冲散了300多人，他们都是什么结果。当时我一点信儿也不知道。这些年轻的战士都是离开父母时间不长的孩子。万一有个什么不测，我可怎么向这几百个父母交代呀！现在越想越感到这真正是一场特殊战斗！”

民族文化宫里伫立起一群血染的雕像，

任凭岁月无论怎样流逝，雕像都将永不褪色

民族文化宫，象征中华民族团结的建筑。从50年代起，她就以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矗立在西长安街上。尽管80年代以来，首都的建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风靡世界新潮流派的建筑大厦应运而生，但民族文化宫这风格独特的瑰丽建筑仍不减当年的风采。她那高昂雄伟的塔式楼顶，象征着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各族人民以不屈不挠的身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6月3日晚，她以雄健的身躯掩护了在她面前的武警官兵不致腹背受敌；

6月4日凌晨，她又展开母亲般的怀抱，把重伤官兵收藏其中。

6月4日凌晨，一支队560人在最后一个回合的“拉锯战”中，被东西夹击的人群切成诸多碎片，一瞬间有近百名战士被暴徒打伤。当受轻伤的同志跟随解放军向天安门开进时，上级指示：为了保护自己，抢救伤员，民族文化宫中所有的房屋，武警官兵都可以进去隐蔽。

当解放军部队驶过长安街后，民族宫前被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又一次围得水泄不通。

“民族文化宫里住的全都是防暴队，我们要把这些防暴队堵在里面，不能让他们出来！”

“里面不光有防暴队，还有残兵败将，冲进去，把他们打死。”

民族文化宫前停放的一台武警总部的大客车，被暴徒浇上汽油点燃了。民族文化宫东侧商业部门前的小轿车也被暴徒们推到民族文化宫前点燃了。民族饭店西路口布满了密密实实的马路隔离墩和垃圾桶，堵塞了通道。

暴徒们一边烧汽车一边叫嚣，要组织敢死队往民族文化宫里冲。要血洗民族文化宫。

民族文化宫里85名身负重伤的武警官兵在痛苦地呻吟。他们的身下积淤着片片殷红的血迹。

接到救治伤员命令的武警一支队卫生队的救护车，疾速出现在民族文化宫前，拉着6名伤员向位于白塔寺方向的人民医院飞奔。卫生队副队长安全会和军医吕豪留下来实施现场抢救。

他们俩人赶快给重伤员缝合伤口，麻药很快就用光了。还有大批伤员头皮翻裂、流血不止。没有别的办法，为了保住生命，避免失血过多，副队长安全会和军医吕豪含着泪劝战士们咬紧牙关，忍受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缝合伤口的剧烈疼痛。

于是，几个战士按住一个战士，彼此咬紧牙关，流泪相劝：“好兄弟，为了生存，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

在剧疼难忍的伤口上飞针走线，比在伤口上撒盐的滋味还难以忍受，有的战士伤口里还夹杂着泥砂，要用盐水冲洗，但战士们终于忍过来了。有40多个战士头上、身上的伤口就是这样缝合的。

北京的黎明是壮观的，一轮红日的朝晖足可以把古老的城廓镀上一片迷人的金色。在空气清新的长安街上，人们尽可以领略首都晨曦的风光。但是，6月4日的北京黎明却阴云密布。长安街上，被暴徒点燃的军车冒着冲天的黑烟。民族文化宫前的暴徒们要往民族宫里冲，打死武警的叫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年曾在民族文化宫警卫排担任过排长的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书琪和民族文化宫负责同志商量着掩护伤员的对策。

开始，他们打算移到塔楼上去，然后锁住升向塔楼的电梯。但这个计划还没等实施就取消了。因为塔楼顶端只有一个外宾接待室，是供观赏风景的处所，没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也不便于和外界沟通。接着，他们又想出了进礼堂地下室的办法，可是，他们只在地下室里呆了10分钟就被闷得透不过气来，重伤员出现了窒息症状，地下室里呆不下去，他们又被迫转移到舞台上，拉上幕布。但是，这里很快又呆不下去了。因为6月4日凌晨5点，民族文化宫按计划要装修舞台灯光。虽说发生暴乱装修队也可能来不了，但万一来了，风声很快就会走漏。不得已，这80多名伤员又转移到前厅休息室。

天亮了，彻夜未眠的伤员们又累又饿，有些战士的伤口已开始发炎。

民族文化宫警卫排的炉火彻夜未熄，一口平时不足20人吃饭的小锅也不知煮了多少锅稀饭，维持着80多位避难战友的生命。

6月4日，对于这些伤员来说是一分一秒熬过去的。由于是星期天，民族文化宫的职工休息，大门紧闭他们几次想派人出去到支队报信，都怕被人发现而放弃了。

夜的帷幕终于降了下来。经过一整天痛苦折磨的伤员有的已经出现轻度休克。外面的叫嚣声仍然不断。

不能在这里等死，民族文化宫附近是北京西城区看守所，那里有把守的武警部队，只要能和看守所里的部队会合，伤员就会有救。为了在突围中自卫，必须得有武器。民族文化宫的警卫排只有6支手枪，还没有子弹。西城区公安分局几次派人想送子弹过去，均因民族文化宫被围得厉害，无法送进去。万不得已了，民族文化宫警卫排的战士经过化装冒险回到支队，领来了250发子弹，并带来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戒严部队指挥部已得知这里的官兵被围，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前来救应。

有了子弹，又有了上级的关怀，80多名伤员又振奋起了精神，他们把6支手枪分散开来，把住了通向民族文化宫的各个要道。

6月5日，围在民族文化宫前的暴徒扬言，要把民族文化宫和里面的武警一起放火烧掉。民族文化宫后院的居民房顶上不时地出现一些鬼鬼祟祟的人探头探脑地往里窥看。民族文化宫里下班回家的职工被一些人围住打听虚实。一些歹徒竟公然狂叫，限武警在今晚投降出来，不然的话，就一个一个拖出来砸死。

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解放军戒严部队决定“虎口”救战友。6月6日凌晨，戒严部队的10辆坦克，10辆装甲车和7辆汽车载着解放军战士和武警战士，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开到民族文化宫前，呈扇形分开，武警官兵迅速跳下车来，把民族文化宫里的战友一个接一个背了出来，送上汽车，紧随坦克和装甲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重伤员又乘上直升飞机被送往北京市郊的解放军医院抢救。

长话楼里，战士们在深沉的《国际歌》声中 手沾鲜血写下了铮铮誓言

位于民族文化宫西侧的北京长途电话大楼。

1989年6月4日，这里的气氛异常紧张。一伙暴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长话楼门前聚成一团一团，扬言要踏平长话楼，打死隐蔽在楼内的武警官兵。

6月3日晚，在民族文化宫前与凶残的暴徒进行“拉锯战”的一支队530名官兵，其中有164名受伤官兵摆脱了血肉横飞

的场面，忍着伤痛撤到民族文化宫西侧的西兴盛胡同里，西兴盛胡同的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抵挡住了暴徒们的纠缠，救下了受伤的武警官兵。

群众的关怀，使战士们感激涕零，但是，大家心里清楚，此地不宜久留。天一亮，只要暴徒爬上房顶，受伤的官兵将会全部伤亡在砖头、石块的袭击之中。15中队副中队长王正富冒着风险，摸黑跑到支队机关报信。支队政委立即派出政治处副主任郭和平化装前去侦察地形，确定转移办法。郭和平很快查明情况，连夜回到支队。夜幕掩护了身着便衣的武警官兵，拂晓之前，164人全部转移到北京长途电话大楼。

电话楼内常驻着武警一支队一个中队的兵力，站岗的哨兵手持钢枪守在楼外，暴徒们不敢靠近一步。但是他们仍在制造谣言，说躲进楼内的伤兵打死了几十名群众，扬言要向战士讨还“血债”。

楼内缺医少药，伤员的伤口不断恶化。长话楼的走廊里躺在水泥地上的战士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这呻吟一阵紧似一阵，揪人肺腑。把伤员送到医院去不行吗？不行，北京各医院门口都围着人，对送进医院的人都严加盘查，只要有一个战士露出军人的“特征”，立刻就会遭到痛打，甚至丧生。

与总队联系派人接应吧，也不行。总队各单位此时此刻处境都是异常艰难。

突出的困难是吃饭的问题。160多人要靠一个中队解决吃喝，小中队的粮食储备不多，两顿就吃光了。

卫生队副队长安全会把自己家里的所有鸡蛋都煮好带着“混”进了长话楼，但对一天一夜没有进食的上百名战士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164名官兵中站出3个职务最高的干部，组成了临时党支部。他们是，一大队副教

导员崔国辉，三大队副大队长祖殿生，四大队大队长刘永胜。按照职务和警衔推举刘永胜少校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刘永胜用嘶哑的嗓音说：“同志们，现在是非常时刻，也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刻，请相信，上级一定会想办法来营救我们的。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准备做最后的斗争！”

当刘永胜给战士做动员的时候，支队军股股务长谢白泉正腰揣2000元钱在街头设法为战友们买食品。一群战士用麻袋装上面包，往长话楼里扛。扛面包的战士全换上沾满水泥油污的破衣服，头上扣着飞了边的烂草帽。在长话楼前遇到盘查：

“干什么的？”

“民工！”

战士的口音没有一点“京味”，比较容易的混了过去。面包、凉水，给战士们增添了生命的活力。

夜的帷幕又一次无力地降了下来。悄然无声的长话楼内不时响起战士们微弱痛苦的呻吟。时针好象被钉子钉住了一样，许久、许久不动一下。

6月7日，北京总队医院出动一辆救护车想把长话楼内的官兵接送到医院。但是，路上的暴徒非法盘查车辆，检查行人，救护车一旦被截，负伤的战士将会遭到不幸。

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时机。

他们在努力寻找着办法。

复兴门立交桥桥头出现了头戴钢盔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官兵。夜幕中那钢盔折射出的冷光给被困的武警官兵带来了无限希望。他们派出机灵的战士装成下班的工人设法接近了执勤的解放军战士。

军人特有的语言使他们的心很快沟通了。

某集团军军长很快同意了武警官兵的行动计划。

一台有特殊标记的救护车在他们互相约定的时间穿梭往返，把长话楼内的101名官兵送到总队医院，其余人员分散送往各大队队部。

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在密切地注视着这台运送武警战友的救护车。当最后一批人离开长话大楼驶过复兴门大桥时，军警战士深情相望，互相用目光向对方致以崇高的敬礼。

一支队“后院”险情四起，政委高双来沉着 镇定，指挥缜密

当一支队参战的官兵在“前线”浴血奋战时，一支队的“后院”几度陷入危急境地。

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中提到了武警一支队，一支队支队部立即成了暴徒们的攻击目标。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堵一支队机关大门，到一支队驻地附近的中小学校打听哪个学生是一支队的干部子女，扬言要火烧一支队大楼，打死一支队所有的家属和小孩。一时间，一支队院外黑云滚滚，支队领导者的肩头压上了极其沉重的担子。

政委高双来把机关院内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确定由支队副参谋长刘恩跃做阵前宣传，通过支队停在院子里的指挥车向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喊话，劝其离开一支队机关，并决定如果出现抢夺武器库，放火烧机关办公楼的暴力行为，立即鸣枪警告，不听警告者后果自负。随后，高政委又抓起电话找驻地街道办事处，他对办事处负责同志说：“我们是多年共建单位，现在我们遇到了困难，处境十分艰难，我以一支队党委书记的名义，恳请街道党组织派人到居委会做劝解工作，不要到我们支队门前来围观，更不要做出伤害警民团结的事来。”街

道办事处的同志说：“请放心，我们马上出人，尽我们最大努力，把群众劝走。”高双来政委放下电话又派人快去找住在机关家属楼里一些过去曾在支队任领导职务或转业或退休的老同志，请他们帮助出主意，研究对策。这些老同志们建议，学生不要上学，家属不要上班，楼内组织联防队，女同志和小孩不要下楼。男的手里都准备好棍棒，他们亲自去大门口劝阻群众。高双来政委马上又组织机关兵力，分工政治处负责西大门，警通中队负责东大门，卫生队和11中队负责武器库和卫生队小门，其他所有勤杂兵力全部集中起来，手拿棍棒到礼堂吃住，随时待命。一支队机关大门前的噪音终于随着被平息的暴乱而弱下去了。

**历史，在一支队亲身参加平暴的官兵身上
发出沉重的回声，叩开任何一个人的心扉
大门都会听到一段段动情的叙述**

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北京总队一支队经受了特殊的锻炼，置身在一支队的官兵中，听他们讲述那鲜为人知又令人心惊肉跳的经历，时时叫人感到心里发酸，使人留下刻骨铭心般难忘的记忆。

A：关于那台救护车和救护车引出的故事。

他叫汪克应，1957年入伍，上校警衔，一支队卫生队队长。他用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向笔者讲述前文提到的那台救护车的遭遇。“那台救护车是6月4日凌晨1点20分驶出卫生队的。我望着消失在夜幕中的救护车，听着街上不断响起的哄闹声，心里七上八下，总感到要有什么事发生”。

“1点55分，我们又接到通知，说部队伤亡惨重，还得派人去救护。卫生队没有车了，支队领导把机关汽水厂的一台

面包车调来临时做救护车。司机也是临时找的。2点零2分，这台车朝西单方向驶去。这台车出发前我对他们说，拉上伤员赶快往人民医院送，因为人民医院位于白塔寺路口，出民族宫沿中华路向南开5分钟就可以到。”

“2点20分，可怕的事儿终于发生了。卫生员李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进院就喊，‘队长、不好啦车……车……’还没说完、他就‘哇’地一声哭了。我说，‘别着急，慢慢说，车呢？人呢？’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我这时猛然发现李斌的脸上、手上、身上都沾着血。我的心‘格瞪’一下，我抓过一台自行车拼命往白塔寺方向蹬。李斌断断续续地说，车在人民医院门口被砸了，他从车上跳下说自己是大学生才钻出人层跑回卫生队的。在白塔寺路口，我看到我们那台救护车被掀翻在路边，砸得破烂不堪，一股股血浆正顺着破裂的车缝往外淌。黑压压的人群把人民医院围得密密实实，人群中有人叫骂说人民医院立场不坚定，收治了镇压学生的武警。这些人的情绪极其亢奋，非要冲进人民医院把武警伤员搜出来打死不可。一听这话，我心里有底了，凭着与人民医院的医生熟悉，我进到医院楼里，逐个病房找受伤的战士。医院里几个我熟悉的医生告诉我，有一名战士伤势太重已经停止呼吸了。还有几个被安置在外科，正在缝合伤口。准备转移到医院党委会议室去。当时，医院楼道里到处是伤员，我在人群中辨认卫生队的战士，突然一个人揪了我一把，我回头一看，是我熟悉的一位医生。他悄声把我领进五官科，一看，我的天那！卫生队2点零2分派出的第二台救护车的司机已血流满面地躺在地板上。我问他：‘你开的车呢？’‘不知道！’‘车上的人呢？’‘不知道’。我急急忙忙走出人民医院，想回支队报告这里的严重情况，刚出医院大门，就看到卫生队派出的第二台救护

员的面包车翻倒在马路中间，车上站了很多，我挤进人群一看，哎哟，翻倒的车里躺着两个武警战士，他俩明显地已失去了知觉。一伙暴徒仍然用砖头猛往他俩身上砸，用大棒使劲往他俩身上捅。我认出他俩都是我们卫生队的战士，一个是化验员王玉文，一个是卫生员张启军。他俩都是一个小时前活蹦乱跳要求去民族文化宫抢救战友的，倾刻之间竟被打成这样。一股火使我实在控制不住，我恨我手中没有枪。我蹬上自行车奔回支队作战值班室，冲着在家指挥的支队政委高双来吼叫：‘快给我几个人，给我两支冲锋枪，我的战士在白塔寺路口被打，去晚了就没救了。’我的请求实在是给政委出了难题，叫他怎么回答呢？难道他不心急如焚吗？但他毕竟是政委呀！他只好说：‘老汪，现在还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拿枪的命令……，他还没说完，我就气得火冒三丈，冲他大喊：‘你他妈的还有良心没有？被打的战士要是你儿子，你该怎么办？’政委噙着泪，咬着牙，痛苦地摇了摇头。后来，我冷静地考虑了一下，感到这个时候支队的政委可真不是好当的，一支枪在那当口上可不是随便能批准的呀。”

“这时支队凑了20人拎着木棒去救王玉文和张启军。有人出主意说：让他们装成暴徒，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无奈，这些战士没有当过暴徒，学不会，一身战士的气质，不但没有救出王玉文和张启军，反倒有4人被打成重伤。伤势最重的是总部卫生处派到支队卫生队学习的土家族战士万平。他后脑勺被劈开10多道口子，缝了29针。”谈起受伤的经过，万平告诉笔者说：“那天晚上，不，是6月4日早上，我们出现在白塔寺路口时，我第一个扒开人群来到王玉文身旁。王玉文被打得好惨啊，头上、脸上血葫芦开花一般，叫人分不清鼻子、眼睛。两条腿被一条粗绳子捆着，看样子他被人在地

上拖了好一阵才扔到路中间，胸口上压了一块大方砖。我也是学医的，折磨人哪能这么狠哪！王玉文被打得气息奄奄，心肺本来就供血不足，再压上一块大方砖，这不是故意想憋死人吗？这时候，他的内脏如果被压破，造成大面积内出血，整个人不就完了吗？我赶紧上前搬掉他身上的大方砖，叫他喘口气。当时我也不知王玉文是死是活，就是死了，也不能再给他压砖头哇！我的行为立即遭来一伙人的质问：‘你是干什么的？嗯？’一个坏家伙高声叫：‘这是个武警，打死他’。我看不妙，蹶腿就跑，没跑几步就被他们骑自行车追上，遭到一顿混棒之后，我失去了知觉。”万平的无名指断了一截，指甲荡然无存，头也被打破，万平弯下腰给我看脑顶，啊！上面的伤疤纵横交错，象军事沙盘上的公路模型一样，留着密密麻麻的针眼。“那天晚上的事儿梦一样地过去了，我永远不希望这样的场面再来。”万平摸着断指，说的很平静，又很轻松，但是，我在他的眼窝深处却发现了晶莹的泪光。

6月4日，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的一条消息，说武警伤员在人民医院被打。谁知这消息一经播出，人民医院四周的人群有增无减，血洗人民医院的叫声震天响。武警一支队在医院的17名伤员无法继续呆下去了。医院和卫生队研究决定将伤员转到部队医院去，他们研究了对付暴徒的强硬措施，万一有人截车，死也不停，压死人就压死人，顾不了那么多了。6月5日早7点，人民医院的救护车拉着一支队17名伤员从后门驶出，冲出一条路，17名伤员终于转移成功了。

B：他被列入牺牲者的名单，排在第8号，人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他却拖着一条被打成6截的右腿回来了。

他叫任铁岭，一支队一大队大队长。6月4日凌晨，部队在民族文化宫前被打散时，他最后一个撤离现场。

一支队一大队大队长任铁岭拖着打了石膏的右腿向笔者讲述了他的经历。

“那天晚上，最后一个回合的‘拉锯战’，传来解放军部队鸣枪警告的枪响，人群象炸了营一样东西夹击，把我们分成碎片。我们按照支队长的命令往一起汇集统一撤离。这时，我听到一伙人恶狠狠地叫喊，他是个当官的，刚才就属他叫的最欢，打死他。他们边说边抡狼牙棒向我打来。我一闪身没打着，这时，腿却被一个坏家伙举起的方砖砸中。顿时，我感到眼前一黑，跌倒在地。也许是摔得太狠了，一沾地我又清醒过来。这时有的新战士被迫打得乱跑乱钻，我马上大喊，快往马路边跑。我咬着牙站起来，一瘸一瘸地走了几步，右腿疼得我钻心般难受，我低头一看，断茬的骨头已经钻透了腿上的皮肉。这时，又一伙人把我围在中间，冲我拳打脚踢。二中队文书院文贵跑过来一下扑到我身上哭着说：‘大队长，要死咱们死在一块。’我说，你别管我，你快走。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也许过了有个把小时，一伙人过来把我扶起，说我可能是个学生。又有人说，不象。又有人说扒开他裤子，看看穿的什么裤衩。‘嚓’地一声我身上的便裤被撕开了，灰裤衩不是学生就是声援的市民。他们看我伤的不轻马上送我去医院。于是，我被人抬上汽车，在车上他们还给我灌了点汽水润嗓子。医生说我的腿是粉碎性骨折，我又被转到积水潭医院。我对谁也不暴露身份，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支队也不知我的下落，都以为我死了，把我写在牺牲的名单上，排在第8号。直到6月7日，我才从杂乱的人群中认出一个转业在地方工作的战友，托他给大队打了电话。教导员和同志们装成哥儿们把

我接走了。事后，我才知道，院文贵为了保护我，自己被打成重伤，头上缝了8针，身上伤了21处。多好的战士啊！我已经有老婆孩子了，他还年轻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有脸去见战士的父母！”

院文贵，这个机灵的战士本人的脱险记更为奇特。

当天晚上，也不知是谁把他送到了邮电医院。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头上缠满了绷带。一伙暴徒正逐个查看伤员，从中辨认谁是解放军或武警战士。院文贵感到此地不可久留。他挣扎着起来，跑到街上，朝一对开轻骑摩托的年轻人说：“大哥，请帮帮忙，我家在动物园一带，昨晚被打了，送我一段路吧。”骑摩托车的人满口答应，车到动物园，院文贵怕有人盯梢，没有直接回中队，在动物园中转了一阵，趁人不备翻墙跳入首都体育馆院内，向中队的同志们报告了中队在西单的遭遇。

C：一盆冒着热气的面条

险些要了战士的命！

“暴徒对我们下的毒手不仅仅是见了我们往死里打，还表现在咪咪笑中。”一支队某队副中队长谈起自己和战士负伤后被送到医院的经历：

“6月4日凌晨，我从昏迷中醒来，听到窗外有人高喊：“这些当兵的真辛苦哇，咋说呢，为了保护北京，连命都豁上了，我们特地送点热面条，表表心意。让战士们趁热吃吧！”

“当时，我心里挺感谢这些人，肚子饿得咕咕叫，真想能喝上一碗热面条。可是左等右等不见面条的影。”

“后来，我才知道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拦住了端往我们床前的面条。因为他心里犯嘀咕，觉得这面条的送法不对劲，让化

验员一化验，天哪！面条里掺了大量砒霜，吃下去非死不可。”

D：飞来的横祸，搅碎了这对年轻夫妇的梦……

在武警总医院外科病房，一个面目憔悴肩头削瘦的少妇在暗自饮泣。她叫刘海霞，河南洛阳拖拉机厂的工人，一支队十五中队中队长李志刚的妻子。她是从电视屏幕前看到自己的丈夫伤痕累累的面容后千里迢迢赶到北京的。她那坚强的丈夫正躺在病床上，神志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她怎么也不会相信，快要做孩子爸爸的丈夫头上、脸上留下了蚯蚓爬过般的伤痕。两只手缠着绷带，一股股红的血迹正在白色的绷带上扩大、扩大。他想说话，可是被打裂的嘴唇因缝合未癒，只说出断断续续几个字。他想抽烟，但香烟在他那缠着绷带的手指间跌落了。

李志刚的病历上写着：腰挫伤，头皮多处钝器伤，右手小指粉碎性骨折，右手中指骨折，左手掌骨断裂，全身软组织多处挫伤，门牙脱落，嘴唇裂伤。

6月3日晚9时，李志刚接到妻子打来的长途电话。她对他说，医生劝她中止妊娠，她想让他回一趟家商量一下，并嘱咐他，听说北京乱得厉害，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他是一队之长，她总放不下心。

李志刚放下妻子的电话，就传来上级的命令：十五中队立即抽调50人，到西单路口执行任务。从中队到西单，木樨地是必经之路。当天晚上，木樨地充满血腥味的谣言象瘟疫一样四处蔓延，被暴徒和谣言煽动的人群象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在木樨地打着旋。在砖头、石块、燃烧瓶、钢筋棍的飞舞中，李志刚跑前跑后，照应战士不要掉队。战士们见他身穿戴着肩章的警服，劝他赶紧脱掉，以防万一，他执意不肯。因为

他知道，这50人中将近40人是刚刚分到中队不到24小时的新兵。这些战士，还不熟悉中队干部，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警服就是战士眼里的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中队终于闯出人海，按时到达集结地。在民族文化宫前的“拉锯战”中，十五中队奉命死守西单某胡同，避免暴徒从侧面进攻支队参战人员。李志刚带领战士给蠢蠢欲动的暴徒以迎头痛击。暴徒发现了他的身份，喊着“打死这个当官的！”怪叫声蜂拥而上。李志刚终因寡不敌众，倒在血泊之中。他是怎么被送到医院的，转了几家医院自己全然不知，他的神志至今仍尚不完全清醒，能不能落下脑震荡后遗症现在还难以断定。令人极其同情的是他和他妻子，这一对小夫小妻刚刚组合了家庭，丈夫就落下了如此伤残。夜深了，他的妻子在伤心地抽泣，战士们见了眼圈都发红。呵！我们祝愿李志刚早日养好伤，让他和他的妻子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份欢乐吧。

E：“求求你，写写我的班长，写写我的战友……”

服从命令，坚守阵地，腿上、身上被暴徒使用的土枪穿了8个眼，立一等功，又火线入党，这一切都发生在曹有这个下中队不到24小时的小新兵身上。6月2日深夜12点，在一支队一中队增添的新战士花名册上，出现了他的名字。3日星期六上午他洗衣服，还没洗完，就传来集合的命令，操练盾牌、警棍，学习怎样使用催泪弹和防毒面具。“到现在我还能记住民族文化宫前那颗树。”曹有说：“6月3日晚我的脸粘粘糊糊也不知有多少伤口。解放军戒严部队从民族文化宫前通过时，解放军战士喊‘武警万岁！’我们的副指导员和排长让战士搀扶着，领我们喊‘解放军万岁！’这时，一台小车停下来，车门打开走出一位首长，嗨！肩上那么多星，他说：

‘武警同志，辛苦了，我们感谢你们。’部队重新整队，领导说我伤势太重让我留下，我死也不肯。我想跟着大部队到天安门去，就是死了也能找到我的尸体。我咬着牙来到天安门，腿上的伤口滴出的血流到解放鞋里踩在地上‘咕咕’直响。在中山公园待命时，医生给我检查伤情，我这时才知道自己中了火枪。我被送到了解放军305医院，是从中南海里穿过去的。一批一批的领导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来水果、罐头和营养品。出院后我都分给了班里的战友了，我只留下一个小收音机和一条毛巾被。我感到我们的班长和班里的战友比我强。他们也受了伤，一天院没住一直坚持训练。我立了一等功，常常感到自己愧得慌。”笔者被他的真情感深深地感动了。

F：一支队政委高双来的坦诚叙述。

“6月4日的每一分钟，我的心都好像被刀子剐一般难受。”

“那一天，我是在神经高度紧张中度过的。6月4日早7点，一个60多岁的老头找到我们机关，他拿出人大代表证说：‘我是人大代表，你们的战士在阜成门被打，眼看就没救了。你们的兵都哪去了？为什么不出兵去救人，你安的什么心？，说完他老泪纵横。”

“西城区武装部副部长来说，你们的战士在一条胡同里被人缠住，正往死里打。我们手里没有兵，你们咋就这么沉得住气，一兵不发，一人不救啊！”

“一些转业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找到支队，找到我说：‘我们今早在路上碰到认识我们的战士，他们哭着说，快捎个信给支队，我们被打散了，快来人救救我们吧！’”

“还有些善良的群众投来不解的目光，甚至指责我们说：“你们手里的枪呢？都是烧火棍子吗？该用枪的时候你们不

用，安的什么心？”

“面对各种指责和求救，我这个当支队政治委员的心别提有多难受了。我恨不得端着机枪去把那些残害战士的暴徒收拾干净。但是，不行啊！这倒不是我们怕什么，而是因为这场反革命暴乱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战场。当时，一句谣言足可以煽动成千上万的人视解放军和武警是镇压群众和学生的刽子手，在没有统一部署的情况下，端着枪上街只能把矛盾更激化。再说，当时，支队的兵力相当紧张，机关几乎唱了空城计，救人的人还没有需要救的人多。为了全局的胜利，只好局部忍受极大的牺牲了。6月4日凌晨，卫生队队长汪克应为了救战士想带枪出去，我没有同意。他冲我大发脾气。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却不能同意他的想法。汪队长是个快要退休的老同志了，尽管他情绪很激动，但还是理智占了主要地位。他和他的老伴装成战士的父母，把一个个战士从医院里用三轮车拉回部队。那场面叫人对卫生队长十分敬佩。在白塔寺路口惨遭毒打的战士王玉文昏迷20天醒来后，人们问他想什么，他写下了‘想父母、想队长、想战友。’我们的战士是无辜的，为了首都，为了首都人民，为了平息这场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我们年轻的战士承担了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称的重担。我以一支队党代表的身份向牺牲的战士致哀，向为平息反革命暴乱流了血，负了伤的战士致敬。我相信，在武装警察部队，人们提起一支队，提起那560名在民族文化宫前孤军血战的官兵，都会肃然起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一支队更不会忘记！”我愿和读者一起把一支队6月的喋血战绩，永远永远地记录在历史的丰碑上。

防暴队雕塑

党 高 明

北京长安街，犹如一条粗壮的血管，连接着共和国的心脏。在建国40年的岁月里，她畅通无阻，日夜不息地传递着领袖与人民的息息感情。

长安街，共和国安宁与繁荣的象征。

然而，在霍风骤起的1989年春夏之交，这条通往共和国心脏的血管，却被灾难般地堵塞了。

十里长街，浊浪滚滚，一片狼藉。美丽宽阔的长安街，遭受了她历史上最为险恶的蹂躏与践踏。

从公主坟到木樨地，从复兴门到天安门，被破坏的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横在大路中央。隔离墩，垃圾桶，砖块，玻璃渣，成排成堆地堆满了路面。

燃烧的车辆烈焰熊熊，浓烟蔽日，无情地吞没了长安街上的安宁；飞舞的砖头石块，野蛮地践踏着长安街的美丽。

6月3日，持续了几十天的动乱在长安街上骤然升级，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盘踞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的骨干和一小撮凶恶的暴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涌上十里长街，断绝交通，焚烧楼房，砸烧军车，抢夺武器，肆意绑架、殴打、杀害执行戒严任务的官兵。

长安街，这条连接共和国心脏的血管被切断了。无数革

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被断送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武警北京总队某部防暴队的勇士们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负起了打通长安街、为戒严部队开辟道路的任务。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历史老人用他那双巨人般的大手，完成了一尊尊撼人肺腑，气壮山河的雕塑。

雕塑之一：防暴队长姜超成 赴汤蹈火第一人

6月3日，首都北京的太阳异常暗淡，还不到下午4点钟，来自西天的阴云就把普照万物的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了。

这是北京一个非常少有的日子。

一辆大轿车从西山某地出发，在人流中急驶穿行。由于道路上挤满了人，它又不得不走走停停。

作为防暴队长，姜超成此刻早已把因感冒引起的浑身疼痛忘得一干二净。望着窗外那疯狂的人流和那不时象气流一样灌进耳朵的吼骂声、噪杂声，他愈发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这场由少数人挑起的动乱，继而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他是最清楚的目击者。好端端的首都被遭踏成这般样子。作为共和国一名忠诚卫士，他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早一点擒获暴徒，平息暴乱。终于要大显身手了，心里不禁涌出阵阵激动。

临出发时，北京军区首长那斩钉截铁的话语，此刻又在他耳边响起，“一定要无条件地冲过死亡地带，为戒严部队开赴天安门广场打开一条生路！”

他深知这个“无条件”的份量。可他也同时深知要冲过这

个“死亡地带”所要付出的代价。作为防暴队长，此时此刻，他早已把死抛在了脑后。临出发前，他已给远在湖北老家的妻子和尚未满月的女儿写了遗书。为了平息这场暴乱，总难免有伤亡，可为祖国而死，值得！

他回过头来，正好与坐在车上的30名防暴队员那严峻的目光碰在一起。他了解他手下的这些兵，就象了解自己一样。他知道，此刻，他们也与自己一样，心里憋足了劲。他从自己部下的身上感受到了胜利的信心……

严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们乘坐的大轿车刚行至五棵松，就遭到了飞来的石块、砖头等袭击，车窗玻璃顿时被砸烂。有人发现了他们，大喊并煽动道：“车上是防暴警察，砸死他们！”

在暴徒的煽动下，更多更猛的石块向他们砸过来，把他们压在车内，无法抬头。几名暴徒趁机手持燃烧瓶向他们冲过来，情况异常危急。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被暴徒压制下去吗？姜超成“突”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冲过去抓获这伙暴徒！”喊着，手持盾牌第一个跳下车去，冒着如雨的石头砖块冲了过去。但没跑多远，就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了腿。他一个趔趄跪倒在地上。血，顿时渗透衣裤。可是，他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顾不上伤痛，带领防暴队员冲过去驱散了这伙暴徒，为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打通了第一个“关节”。

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

暴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暴徒烧军车、设路障，对冲在最前面的防暴队员更是仇恨，不断用砖块、燃烧瓶进行袭击。

情况更危险了。姜超成因负伤，体力大减。战友们劝他

留在车上指挥，不要上一线了。他大声吼道：“我是防暴队长，我不去一线谁去一线。”随即冲下车去，又投入了战斗。

他带领防暴队员冲至礼士路口处时，这里已全被熊熊烈火封锁了。四五辆公共汽车被点燃横在路中央，吐着灼人的火舌，离好远就被烤得皮肤疼痛。冲过去？万一汽车爆炸，将会有生命危险。不冲过去，那将会给戒严部队开赴天安门广场带来困难。因为车的那边还是成百上千的人。

怎么办？姜超成用沙哑的嗓子大喊一声：“跟我来！”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这是由三排公共汽车组成的巨大路障，且犬牙交错。三排公共汽车都已被点燃，发出阵阵爆炸声。他一冲进去，顿时就被熊熊的火焰烤得皮肤焦痛，露在头盔外边的头发在火焰里急速地焦缩了。浓烈的烟雾和刺鼻的气味直呛得他不时地闭住呼吸……

终于冲过了火海。可刚一露头，又遭到暴徒雨点般砖块的袭击。他只觉得腿部一阵巨痛，眼前一黑，扑倒在地上。

“队长，队长……”在战士们的喊声中，他清醒了。惊人的毅力使他又“噔”地站了起来。他从腰间掏出催泪弹，使尽浑身力气掷了出去。只听“砰”地一声，催泪弹爆炸了。趁暴徒撤退的机会，他又与防暴队员向前冲去……

6月4日凌晨1时30分，经过5个多小时的连续作战，他终于带领防暴队员冲进了天安门广场，在“死亡地带”为戒严部队开辟了一条通道。这时，战友们撩开他的裤腿，发现白茬茬的骨头已裸露在外边。可他“吼”走战士，只用毛巾缠住伤口，又带领防暴队员投入了新的战斗。

雕塑之二：代理排长孙鸿武 十里长街展雄风

事情就这么巧。前一天，专业警士孙鸿武刚被宣布为代理一排长职务，第二天，就接受了担任突击队为戒严部队在“死亡地带”开辟道路的任务。

流血和牺牲随时都降落在他的头上。有人为他惋惜。可他却按捺不住心里的阵阵激动。

是啊，他从小爱武。进入防暴队后，他刻苦训练，掌握了一身好本领，早就想在实战中大显身手，这不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当初软缠硬磨要求当一名防暴队员 为的什么？训练场上挥汗如雨，“极限”训练为的什么？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又为的什么？不正是为了这个“关键时刻”吗？

他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带领全排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在急驶的汽车上。他忽然发现一名战友没有带盾牌。就操起自己手中的盾牌向这位战士塞过去。

“排长，你，我不要。”

孙鸿武不容置否：“拿上，我是排长。”

孙鸿武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几乎是不宣而战。孙鸿武带领全排刚行至木樨地，就遭到早已聚集在这里的歹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猛烈袭击。一时间，石块，砖头，酒瓶象鸟群一样俯冲下来。别的战士可以用盾牌护住身体，可他却只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顿时，脸上、身上糊满了血。

为了向群众讲明情况，冲在最前面的孙鸿武用手捂着布满血污的脸向群众喊道：“我们是执行戒严任务的，绝不向群众动武，请大家赶快离开这里。”

“准备催泪弹。”他一边冲一边指挥。

“放！”随着他一声令下，一枚又一枚催泪弹投掷出去，“砰砰”在前方爆炸，施放出巨大烟雾。

他正带领战士向前冲，忽然发现一枚催泪弹被暴徒扔了回来，冒着烟在地上打着圈儿。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抬起负伤的右腿，用尽力气将这枚即将爆炸的催泪弹踢了出去。只听“砰”地一声，催泪弹在十米外爆炸了。

木梆地，这个被暴徒视为第一道屏障的阻挡线被突破，戒严部队终于在发布戒严命令后的第13天开进了城区，为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奠定了基础。

首战告捷，使孙鸿武和一排的全体防暴队员信心倍增。但是在短暂的休整中，孙鸿武却发现全排战士无一幸免地全部受伤。这使他意识到，不能这样与暴徒硬拚硬，要运用巧妙的战术，灵活机动地击溃暴徒，减少自身伤亡。

6月4日凌晨一时许，孙鸿武与全排防暴队员一起，冲到了西单路口。这里，是“高自联”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十几辆公共汽车同时被点燃，烈焰熊熊，弥漫了整个天空。而且，孙鸿武通过仔细观察，发现暴徒们手中的武器除了石头砖块之外，还有许多燃烧瓶，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同时，敌众我寡，万一被分割包围，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情况异常严重。这最后一道防线能不能突破，怎样突破？孙鸿武组织全排进行了紧急短暂的研究。成功的方案在短时间里形成。

1时10分，孙鸿武大喊一声：“出去”。只见左右两路迅速隐蔽包抄，中间一路喊声冲天冲向人群。暴徒一看只有几人向他们冲过来，丧心病狂地向战士围压过来。“抓活的，抓活的！”喊声响成一片。

就在暴徒得意忘形的时候，左右两路形成铁壁合围。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几十名暴徒被一个个生擒。

“高自联”精心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孙鸿武和他们的战友们的机智勇敢中倒塌了。戒严部队的装甲车，在隆隆的轰鸣声中胜利向不法分子占领了近两月的天安门广场开进。

伤痛忘了，饥渴忘了。孙鸿武与他的战友们愈战愈勇，以不可抵挡的气势，冲过六部口，冲过新华门。在报话大楼的钟声敲响两下之前，第一个冲进了预定目的地——天安门广场。

雕塑之三：驾驶员王永刚

血火之中逞英豪

6月3日晚，北京公主坟。烈火熊熊，石块如雨。

11时许，一辆大轿车急驶而来，只见车窗上的玻璃已被砸得千疮百孔。驾驶员血流满面，一手拿着灭火器，一手握着方向盘，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前方，已是一片火海。横在大路中央的两辆公共汽车正熊熊地燃烧着，火焰腾空足有一丈多高。两辆汽车中间约3米多宽的空隙也被大火封锁了。可是，只见驾驶员猛地加足马力，轿车便象离弦之箭冲过火海。车刚离去5米多远，就听后边“轰”地一声巨响，两辆公共汽车同时爆炸了。坐在车里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执行戒严任务的30多名防暴队员，不约而同地向自己这位驾驶技术高超的战友投去敬佩的目光，“王永刚真了不起！”

驾驶员王永刚平时少言寡语，不出风头。人长得也乏精悍，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可了解他的人，却谁都不会小看他。1983年他当上汽车驾驶员后，急转弯，过路障，快速排

除故障等这些在一般司机眼里恐惧的事情，对他来说简直就成了“小菜一碟。”

6月3日晚，他奉命驾驶大轿车运送防暴队员向天安门广场开进。车刚行至五棵松，车窗上的玻璃就，“咣当，咣当”地被飞来的石块砸碎了。坐在车上的战士们还可以躲躲飞进车里的石块，可他却无法躲。刚想打方向盘，只听“啪”地一声，一块石头从车窗里飞进来，正好砸在大腿上，顿时，浑身麻木，两手无力，车被迫停了下来。

“把司机拉下来，打死车里边的防暴警察。”

一伙歹徒看见车停下了，疯狂地向这边涌过来。车里边30名防暴队员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谁都清楚，一旦暴徒冲到车跟前，那将会是怎样的后果。

就在这危险时刻，王永刚一咬牙，轿车“嗖”地一声启动了。暴徒恼羞成怒，更加疯狂地把手里的石块、砖头和酒瓶扔过来。车里的战友为了保护他，上前用盾牌护住他，却被他推开了。只见他用手捋了一把糊在眼睛上的血，左打右拐，绕过重重路障，终于摆脱了暴徒的袭击。

车到西单路口，暴徒用煤设置的路障燃的正凶，火苗象毒蛇一样猛向上窜，而且没有一点空隙。敢过吗？万一引起油箱爆炸，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永刚右手紧握方向盘，把提着灭火器的左手伸出窗外，一边猛冲，一边用灭火器喷向油箱。终于冲过了这段“火海”，油箱安然无恙。

经过4个多小时的奋战，他终于冲破重重障碍，把轿车开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战士作暂时休息，他却一跛一拐地修车去了。

在事后的评功会上，战士们说：我们评功不评功无所谓，

一定要给王永刚记头功。王永刚脸红扑扑地说：“我一路坐在车上，那能与在一线的防暴队员相比呢？立功我不够。”

他终于荣立了一等功。他是无愧的！

雕塑之四：副班长席小华 死亡线上写奇迹

要用防暴队员的条件来衡量席小华，这位来自毛泽东故乡的小伙子是不合格的。不足1.68的个头显得矮小且瘦弱。50公斤的体重似乎难以经受大风大浪的吹打。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中士副班长不但在冲过“死亡地带”时受伤最轻，而且以他的机智与敏捷，保护了两位防暴队员的生命！

在6月3日晚冲过“死亡地带”的战斗中，席小华担任第一战斗小组组长，第一战斗小组所面临的危险是可以想象的。天黑人多，情况复杂，死亡威胁……可这一切，并没有使席小华感到畏怯，反而使他头脑异常冷静，作战得心应手。

公主坟，翠微路、木樨地，一个又一个险关被他们征服，席小华带领第一战斗小组以奇迹般的速度冲在了最前面。然而，当他们冲至礼士路口时，被暴徒雨点般的石块封锁住了。

头盔被砸得咚咚响，盾牌被砸得裂开了隙。他们被压制在石雨之下，抬不起头。第一次受阻，使席小华焦急万分，他真恨不得突然跃起，冲向暴徒。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这样会使战士们遭受无谓伤害。

“撤”！他下达命令，保护战士们撤退。

暴徒们看他们撤退了，疯狂地扑过来，石块更加凶猛地向他们砸来。

他们一边防护，一边撤退。一米，二米，五米，眼看就

要进入安全地带。就在这时，战友关洪杰被石块击中，倒在血泊之中。暴徒蜂拥而上，情况异常危急。席小华的心被猛地揪住了，他知道，受伤的关洪杰一旦落入这伙暴徒之手，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怎么办？他急中生智，迅速施放催泪弹，驱走了暴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关洪杰身边，架起关洪杰，撤出了危险地带。

关洪杰由于伤势较重，昏了过去。必须将他送到后边的车上进行抢救。可这中间的30多米距离，已被暴徒封锁了。

席小华心急如焚。为了战友的生命，他把自己安危抛在脑后，背着关洪杰冲进了封锁区。在雨点般的石雨中，他一会儿曲线奔跑，一会儿用车作掩护，终于巧妙地冲过了封锁区，安全地将受伤的关洪杰送到后方抢救车上。这时，他已多处受伤，血流不止。车上的战友们劝他留下，他二话没说，又冲进了封锁区，向一线奔过去。

在短暂的休整中，席小华认真地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为了减少伤亡，席小华当即决定采用前三角队形进行冲击，交替掩护，交替冲击。果然，进展顺利，不一会就冲过路口，把暴徒驱散到了十字路口两侧。

然而，暴徒们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攻击，不断把石块、燃烧瓶向他们扔过来。他们一面用盾牌护卫，一边交错前进。席小华正在向前冲，忽然发现正在前进的战友迟尚全由于只顾向前冲，暴露了半边身体，他正要提醒，可已经晚了。只见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燃烧瓶向迟尚全飞过来，而迟尚全却没有发现。喊已经来不及了。

席小华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上，他知道，这个燃烧瓶一

旦打在迟尚全身上，那将会引起全身燃烧，后果不堪设想。说时迟，那时快，席小华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举起手中的盾牌，挡住了飞过来的燃烧瓶。

战友得救了，他却由于用力过猛，扑倒在地上，被飞过来的石块，砖块砸伤好几处。

席小华带领第一战斗小组终于冲到了天安门广场。执行戒严任务的某部副军长握着席小华的手说：“防暴队是一把尖刀，为戒严部队打开了通路，你们则是这把尖刀上的刀尖啊！”

雕塑之五：副政委李林

将门虎子谱壮曲

也许是因为巧合，关键时刻都让这个将军的儿子给赶上了。

1976年，他当排长时，驻地唐山发生大地震，他带领全排连续奋战五天五夜，抢救遇难群众一百多人。荣立三等功。

1981年，华北地区举行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他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并以成功的战术和过硬的军事技术赢得领导好评。

1984年，他刚被任命为教导员，又接受了参加国庆35周年天安门大阅兵的任务。经过艰苦的训练，终于以雄壮的英姿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

1989年6月3日，在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他作为防暴队的指挥者之一，连续奋战近十个小时，在“死亡地带”为戒严部队打开一条通道……

6月3日，部队接到命令，要尽快组织一支精悍的防暴队为戒严部队开辟道路。按说，李林，作为支队的副政委，完

全有理由不去一线。

可是，李林这个将军的儿子得到这个通知后，坚决要求上一线指挥。参谋长说：“你是副政委，一线没你的事。”他说：“我是副政委，政治工作要先行，这是我军的传统。”他终于上了开往一线的车。

这时的长安街，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地带”。作为冲在最前面的防暴队员，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但李林把死抛在了脑后。在行进的车上，他向防暴队员们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开往预定地点后，他带头下车，靠近最前指挥。

火光冲天，石块如雨。李林下车没走多远，就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了腿部。但他咬着牙，一声没哼。

6月3日晚12时左右，他和防暴队员们一起冲到了复兴路口。这时复兴路口已是一片火海。暴徒用七八辆公共汽车作路障，浇上汽油点燃起来，熊熊烈火映红了半边天。

此时，经过六七个小时的连续作战，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滴水未进，饥饿袭击，许多战士已感到头昏眼花。

难道能这样被阻拦住吗？李林心急如焚。他知道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宣传鼓动工作。自己应当站出来发挥作用。他站在车顶上，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同志们！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坚决冲过去！”

说完，他纵身一跳，手一挥：“跟我来！”冲向了烈火熊熊的汽车。

暴徒们吸取了前面的教训，用汽车做路障再不留空隙了。好几辆公共汽车车头接车尾，把整个路口堵了个严严实实。

李林带领防暴队员们左冲右突，找不到突破口，烈火烤得他们皮肤焦疼，头发也被烧焦，有些战士们衣服也被燃着。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

李林急中生智，拾起石块敲碎了一辆公共汽车上的玻璃，然后，一个跃身钻进了车里，在浓烟呛人的车厢里摸到了车门，一脚踹开车门，冲了下去。这样，他带领着防暴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越过了车障，冲过了火海。

可是，当李林刚越过最后一辆汽车，早已埋伏在路两旁的暴徒又一哄而上，石块、砖头一起向他袭来，他的腿上又挨了一砖。可他顾不上疼，大喊一声：“冲过去，抓获这伙暴徒”。防暴队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右包抄，抓获十几名暴徒。

1时30分，当他们胜利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李林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医护人员给他包扎伤口，发现他的衣裤已死死地沾在伤口上，血染红了裤腿……

* * * *

长安街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安宁，天安门广场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当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这一胜利的时刻，谁也不会忘记武警防暴队的功绩。

紧跟防暴队员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官兵，一踏上广场，就扑上去把防暴队员紧紧拥抱在怀里，流着激动的热泪说：“多亏你们啊！要不是你们，我们将造成更大伤亡。”

戒严某部司令员专门走到防暴队员队伍里，逐个与大家握手拥抱。这位经受过战争考验的老兵，激动地说：“你们真是铜身铁臂，钢刀上的利刃啊！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最近，上级发布命令，给防暴队荣记集体一等功。这是共和国对他们的最高奖赏，他们是无愧的！

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历史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功绩！

忠 魂 祭

范步春 陈生庚

无名花圈的控诉与呼喊

1989年6月13日，首都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的第10天。

北京·阜成门立交桥。

一个触目的花圈孤伶伶地高悬于桥栏。

洁白的挽联墨迹赫然：止乱平暴功垂青史！捐躯献生名存千古！

这是一个无名的花圈。

没有抬头——人们只知道牺牲在这里的是一名武警战士，尚无从知道烈士的姓名。

没有落款——抒发充溢在心灵深处的崇敬与哀思，何须留名？

没有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暴乱的人们，是不能理解自发献上这个花圈需要多大的勇气，需冒怎样的风险！

无名花圈是道白色的霹雳。它以独特的方式表明，人们埋藏心底多日的情感犹如沸腾的岩浆，任何压力都无法遏制它的喷发。

挽联在清风中颤抖，白花在雨丝中落泪。无名的花圈，是人们真正从心底发出的控诉与呼喊！控诉暴徒的残暴！呼喊忠诚的儿子！

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终于向人

民揭开，这位被暴徒残害于阜成门立交桥上的烈士，是武警北京总队某部一大队队部通信班战士李国瑞。当他听从共和国神圣的召唤，为亿万人民的安宁献出宝贵生命的时候，年仅20岁。

李国瑞牺牲后，不时有人在他献身的桥上徘徊，他们在追念什么？他们在寻找什么？是对狂燥的五月反思？是对血腥的“6·3”的回顾？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忘记发生在阜成门立交桥上那惨烈的一幕！

倒挂在桥上的躯体滴洒着脑浆与鲜血

6月4日清晨，被暴徒们糟蹋得面目全非的阜成门立交桥：一具一息尚存的躯体，倒挂在立交桥北侧的栏杆上，惨白的脑浆、猩红的鲜血，从额头上一滴一滴溅洒到桥下。躯体已皮开肉绽，颅裂肢残。在晨曦的映照下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目击者们胆颤心惊地相告说：这是一名被残害的武警战士。

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6月3日，首都持续近两个月的学潮、动乱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暴乱。这一天，奉命进城的戒严部队在市区所有主要街道和路口受阻，军车被焚烧，官兵遭毒打，武器被抢劫。也就在这一天，李国瑞跟随大队长去远郊县看望新兵，直到晚上8点半才赶回驻地。一进门就接到立即出发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考虑到李国瑞奔波了一天，已经两顿没吃饭，大队领导让他在家留守，李国瑞坚决请战，连口水也没顾上喝，便匆匆跟上了已经启动的车队。

晚上10点钟左右，部队行至车公庄附近被一伙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拦阻。有人用早已准备好的三棱刮刀扎坏了轮

胎，有人上来掀开车盖揪断了油管和电路。在李国瑞乘坐的车上，几个暴徒拉开车门，连打带拽硬要大队长下车，大队长忍着疼痛耐心地做着宣传、解释工作。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围攻、谩骂、殴打中，部队无一人还口、无一人还手，表现了极大的克制。

4日凌晨2点，暴徒们狂叫要烧毁军车，为了避免误伤围观的群众，为了完成戒严任务，部队决定徒步前进。这时，奉命下车传递命令的李国瑞看到邹红卫、王玉东两位战士仍在车上，便不顾雨点般打来的砖头、石块、汽水瓶，拼命挤过人群，帮助他俩迅速下车，他最后扫视了车内，发现大队长被拽下车时失落的一个记事本，连忙拾起来揣在兜里。当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个笔记本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危险。几分钟后，车队成了一条火龙。两个战友脱险了，李国瑞却因此与部队失散，给前进带来了困难，给生命带来了威胁。此时，李国瑞若是返回驻地，不会冒丝毫危险。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一路寻找部队赶赴集结地域，去执行神圣的戒严任务。

正逢周末，尽管从傍晚起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就反复播送戒严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留在家里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以保证生命安全。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听劝告，上街看热闹，跟着起哄，街头巷尾更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四处散布谣言，挑起事端。在路上，李国瑞赶上了同样与部队失散的大队长，他们越往城里走路上人越多，前进越困难。为了保证指挥员的安全，李国瑞主动与大队长拉开距离，走到前面探路。大约在凌晨4点半左右，李国瑞来到阜成门立交桥。此时，天还没有亮，路灯照亮的阜成门立交桥上人头攒动。马路中央的交

通隔离墩被拆得横七竖八，成了阻拦军车的犬牙交错的路障。头缠白布条，臂裹红袖箍的人在桥上拦截检查着往过车辆。李国瑞刚走近桥头，便被喝令搜身。那些日子，只要被怀疑是军人或便衣，就会遭到盘问，直至搜身，更何况李国瑞具有太多的军人气质，身上穿着白衬衣，脚上是一双地方青年很少穿的高腰解放鞋，走路，说话一看就象军人。一个暴徒上前撩开他的衬衣，一眼看见部队发的制式腰带，与此同时另一个暴徒又从他的口袋里掏出写有部队番号的笔记本。暴徒们一声喊：“他是武警，打死他！”顿时，链子锁，电钹棍、皮带劈头盖脑地向李国瑞打来。很明显，此时，李国瑞如果向大队长跑去，寻求大队长的保护，就会把疯狂的暴徒引向大队长，生死关头，李国瑞没有这样做，而是本能地向相反的方向奔跑。听到暴徒的喊声数以千计的人群汹涌地自西向东，把李国瑞团团围在中间。殴打李国瑞的暴徒用心险恶地煽动说：“这个武警刚刚亲手掐死了一个8岁的孩子！”此时，经过多日的谣言煽动已经真假不辨的人们信以为真，群情激愤，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活该！”

也许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所束缚，更可能是被暴徒们卑鄙的造谣伎俩和人们对谣言的轻信惊呆了，李国瑞不但没有还手，而且不再躲避，任凭七、八个暴徒把他拖到立交桥北侧，扣在栏杆上毒打。此时，靠近李国瑞的人看到，两行眼泪从他紧闭的眼角流淌下来，他无声地哭了。有谁能知道，此时，李国瑞最大的痛苦是涌血的伤口，还是滴血的心头？

可以肯定，这不是软弱的眼泪。因为在暴徒们长达几个小时惨绝人寰的毒打和折磨下，李国瑞没说一句有损部队声誉的话，没做一点有损战士形象的举动。止可以想见这眼泪

表达的是一种超乎于肉体之上的深深地悲哀。世间难道还有什么能比在谣言和误解中被残害而死更悲惨的事吗？更何况这误解是来自他平时深深爱着的、保卫着的，而此刻却在暴徒们的煽动下不分是非的群众。

李国瑞被打得浑身是血，左额劈开一道10公分长，2公分深的伤口。此时，桥下有人喊，“把当兵的扔下来！扔下来！”桥上的暴徒刚一松开李国瑞，他便向桥西奔跑，可是仅仅跑出六、七米，就被围观的群众挡住了去路。李国瑞身高1.8米，又练过擒敌技术，身受如此重伤还能奔跑，可以想见他的强健与骁勇，但是面对阻拦他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他始终没动一拳一脚，他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战士的忠诚。

暴徒们追上去更加狂暴的殴打已经重伤的李国瑞，染满鲜血的铁锹柄，从中间打劈了又断成三截，散落为六段。李国瑞倒下了。凶残的暴徒用皮带将他捆住，倒挂在立交桥栏杆上。

.....

一位学识颇深的目击者这样对我们说：历史应该记得，北京应该记得，三百多年前，同样是一个无法为自己辩白的军人——袁崇焕——一代戍边名将，被轻信的人们当做卖国奸贼啖肉饮血，活活吞噬。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人们痛心疾首，而他却早已毫发无存。今天，我们不能把袁崇焕与李国瑞同日而语，但是，如同人们永远不知道袁崇焕临终时的心情一样，我们再也无从知道李国瑞慷慨赴死时的心情，人们所为之震撼的是他那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当暴徒们再一次将李国瑞从桥栏杆上放下来的时候，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李国瑞竟然又挣扎着站起来，跌跌撞撞地

向桥东边跑去。暴徒们被如此惊人的毅力惊呆了。直到李国瑞支持不住仆倒在地，他们才发疯地嚎叫着扑了上去。李国瑞在拳脚棍棒之下翻滚着，鲜血在坚硬的路面上汩汩流淌。一个暴徒捡起打断的铁锹把，对准李国瑞的太阳穴、前额和面部拼命击去，锹把打碎了李国瑞的颅骨，也深深刺进这个暴徒的手心。这个暴徒名叫孟多，曾经因为在公共汽车上扒窃，先后被少管两年、劳教三年，1989年4月份才解除劳教，当派出所将他缉拿归案时，他交待说，打武警就是为了出一口气。

丧失人性的暴徒看到李国瑞失去知觉的躯体已经不能再对毒打作出反应，便用更加残忍的手段对他横加摧残，他们将李国瑞横拉竖拽，拖到立交桥东边的101路公共汽车总站，横在候车栏杆上，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喊着：“用汽油烧他！”并自告奋勇带人到她所在的桥头饭馆去寻汽油，汽油没找到，这个早已在派出所挂号的女流氓又想出一招：“用火柴烧他的下身，看他怎样死！”这伙暴徒完全成了发疯的野兽！李国瑞的衣服早已被打成碎片，他们又撕下他身上尚算完好的裤衩，掏出了火柴！……

天日昭昭，国法何在?! 公理何在?! 人性何在?!

上午8点左右，当李国瑞的两个同班的战友闻迅赶到阜成门立交桥救援的时候，他们根本认不出眼前躺在马路上的血肉模糊的人就是李国瑞。战士孟庆营再三辨认，才看出那条被打成碎片的黑色长裤，正是李国瑞唯一的一条便裤。那还是学潮发生后，动乱逐步升级，为了保证安全，便于工作，孟庆营和李国瑞一起在驻地附近买的。

暴徒们一直围在李国瑞周围叫嚣着：“谁敢来救他就打死谁！”“咱留着他在这儿钓武警，来一个打死一个！”两位战

士几次试图上前抢救都没有成功。

但是，李国瑞的鲜血唤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暴徒们的暴行更从反面教育了群众，如此无视国法，践踏公理，如此肆无忌惮的兽性的渲泄，怎么可能带来自由和民主？人们忍无可忍，胸中的愤怒使他们不再惧怕暴徒的残暴，有人打电话向派出所报案，有人要求医院派救护车前来救援，有人当场表示愤慨！

一位香格里拉饭店的职工怒斥暴徒：“人都打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还打！”就这一句话，他遭到了暴徒的一阵痛打。

一位老大爷挺身而出说：“咱们不都是中国人嘛！是中国的

的好人，就不会打中国的好人！”

一位居民不惧暴徒的淫威，捡起李国瑞碎片似的衣裳，上前遮住他赤裸的身子。

福绥境医院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从暴徒手中抢出李国瑞的遗体。

更有敢怒不敢言的群众，默默地记下了凶手们的面貌特征。他们坚信，形势明朗之后，暴徒们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果然，6月14日，李国瑞壮烈牺牲的消息一经新闻媒介传开，群众便争相举报。不到48个小时，残害李国瑞烈士的凶手便纷纷落网。和孟多一样，这些人多数是没有改造好的刑事犯罪分子。法网恢恢，现在，凶手已大部分被抓获。

忠诚铸就的生命足迹

第一个无名花圈出现后，短短几天，李国瑞为国捐躯的阜成门立交桥上，便挽幛林立，花圈簇拥，少先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了，古稀老人坐着轮椅来了，年轻的母亲抱

着孩子来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从李国瑞生命旅途的终点，寻找着他留下的忠于人民的足迹。

人们牢牢记着暴徒们制造的杀害李国瑞的口实，说他亲手掐死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此，与李国瑞所在部队仅一墙之隔的某机关幼儿园的老师说：“暴徒们制造这样的谣言，说明他们的心太黑了，我们相信小李绝不会杀害孩子。”她们回忆说：幼儿园和大队部同在一处打开水，李国瑞每次碰到幼儿园的老师，甭管他手里拿着多少水壶，总是笑着让她们先打。冬天下大雪，李国瑞怕孩子们踏雪滑倒，每回都要去幼儿园帮助扫雪，从院子的最里面一直铲到大门外，特别舍得花力气，今年“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也就是李国瑞牺牲的前三、四天，武警大队准备买几柄花伞送给幼儿园，是李国瑞顶着烈日，踏着自行车跑了不少商店，直到在王府井买到了称心如意的花伞。对孩子们如此充满爱心的李国瑞，怎么可能残杀孩子呢！

6月14日，李国瑞牺牲的消息传来，幼儿园的每个老师都精心为他扎制了一朵白花，一位姓刘的老师白天值班没能参加李国瑞的悼念活动，晚上下班后，她独自一人骑车从西郊到李国瑞牺牲的地方，向烈士告别，对着他的遗像，年轻的老师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

与武警大队比肩为邻的华联机械技术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忘不了质朴勤快的小李天天为他们取报纸，拿信件，帮助老同志买馒头，打开水，晚上为公司检查门窗，默默地守护着公司的安全。得知李国瑞牺牲的消息，公司里上至总经理、总会计师，下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很多人都为这个普通的战士流下了痛惜的热泪。

在李国瑞的家乡——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毛山东乡土

村，乡亲们都夸李国瑞是个热心厚道的好孩子。李国瑞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前几年因病去世，李国瑞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不允许，放弃高考，学做兽医，尽心尽力的给乡亲们治好了不少牲口。今年一月，领导批准李国瑞回家探望病重昏迷不醒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李国瑞还抽空为乡亲们治好一头病危的小猪。那位老乡感激地对他说：“国瑞我等着你明年回来吃猪肉。”

这次探家，李国瑞只在家住了六天，母亲刚刚脱离危险，还卧床不起，他就提出要提前归队，哥哥姐姐们劝也劝不住。临走他把仅剩的五块钱也悄悄留给了母亲。哥哥姐姐赌气不跟他说话，几个人默默地走到车站，眼看车就要开了，李国瑞忍不住抱着当过兵、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的大哥哭着说：“大哥，你该理解我，部队工作确实忙。”他又拉着大姐的手说：“妈的病还没好转，辛苦你们好好照顾她。”李国瑞流着泪上了车，直到开车，哥哥姐姐还看到他们疼爱的小弟弟在轻轻的抽泣。他走了，怀着一腔报国志，带着一颗赤子心，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大地，谁也没有想到此别竟成了永诀。

李国瑞已经牺牲了，可战友们总觉得他还活着，总觉得每天清晨，他还在早早地起床打扫营院，总觉得他还在为战友们洗衣服、打菜、热饭。李国瑞1987年11月入伍，在大队部几个战士中，数他兵龄最短，可是组织上让他代理书记，几个老兵服服贴贴，为什么呢？老兵们说，无论干工作，还是学习和为人，大伙挑不出他有什么毛病，听他调遣一点也不觉得丢份！

今年老兵退伍后，大队部只有李国瑞一个通信员，每天上半夜，他跟随大队长查哨，下半夜又跟随教导员查哨，一

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白天工作照样干。

战友们记得，当社会上谣言四起，人民群众真假难辨时、李国瑞积极建议开展“红色宣传信”活动，通过给家属亲友写信，揭露谣言，宣传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这一做法受到武警总队的肯定和表扬，并在全总队加以推广。

其实和同龄人一样，李国瑞也好动爱玩。入伍不久，他就跟孟庆营念叨过想去前门、去故宫……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都看看，还要照几张彩色照片寄给从未进过北京的母亲。可是，从入伍到牺牲，在北京一年来的时间，他的这个小小心愿始终未能兑现，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别人，他似一颗忠诚的启明星，虽不象日月那样璀璨，却总是那么适时地出现在人们需要的时候。

为祖国而死是最美的命运

法国作家大仲马有一句名言：“为祖国而死是最美的命运。”在清理烈士遗物时，战友们看到李国瑞的日记本。他在1988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家强盛，人民欢乐，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喜悦是民族凝聚力的反映，……民族的凝聚力既包含了对国家深沉的爱，又蕴籍着对国事热烈的关心。”在这篇日记里，表达了一个青年战士对祖国极深的爱，对党和人民无限的忠诚，他写道：“民族的正气，勇气和信心是真正的民族之魂……人们魂牵梦绕的是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有了这种伟大的力量，我们定能征服前进中的任何困难！”正是这种深沉的爱，使他以自己的死，换取了亿万人的生。这不正是最可宝贵的共和国之魂吗？

祖国给予忠诚的卫士以崇高的敬意！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先后会见了李国瑞等三位烈

士的亲属。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李国瑞烈士“共和国卫士”的光荣称号。

李国瑞的母亲面对祖国给儿子的崇高荣誉，面对人们对儿子常青的赞美，她深情地说：“国瑞入伍前仅仅是个刚出校门，还不完全懂事的孩子，他的成长，他的牺牲，都是部队教育的结果。”她懂得不能只用泪水追思儿子，毅然要求把李国瑞的三哥送到部队，让哥哥去接弟弟的枪。

烈士为国尽忠，人民群众替烈士尽孝。李国瑞的事迹在中华大地传开后，人们纷纷为他家捐款捐物。李国瑞的家乡还是没有脱贫的边远地区，他的家也只是三间年久失修的土坯房，连一件象样的家俱也没有。他的二姐到北京参加弟弟的追悼会，身上穿的还是向别人借来的衣服。这样的经济状况，李国瑞的母亲却把群众捐赠的一万元人民币交给村里建小学。她说钱多了也没什么用，还是建学校，培养更多的好孩子！这位伟大的母亲把自己所能报效祖国的都献出来了。

李国瑞的鲜血没有白流：

人民在祭奠烈士忠魂的时候，刻骨铭记，决不允许6月3日那惨烈的一幕重演！

人们在祭奠烈士忠魂的时候，更加看清了我们的人民军队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

人民在祭奠烈士忠魂的时候，已经懂得，没有什么比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安宁更能告慰烈士于九泉之下！

李国瑞的名子已经载入共和国的史册，李国瑞的名子还将永远地铭刻在人民的心里。

热血酬壮志

许东辉 翟永太 屈宏太

18岁，人生最灿烂的年华。当共和国宪法将公民权庄严地授予18岁的青年时，人生的花蕾便要在这世界里展现出各自的姿色。

“18岁！18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这首激昂的军旅抒情歌曲，曾鼓舞了多少正值开花年岁的战士，在革命的征途上建功立业。

然而，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刚入伍的新战士刘艳坡，却在这个年岁里用鲜红的热血，写下了人生的休止符。为捍卫共和国首都的神圣和尊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武警总部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批准为革命烈士，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于1989年7月18日签署命令，授予他“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

进与退、死与生的抉择。在疯狂与血腥的4

小时纷至沓来，刘艳坡果断地选择了前者

6月3日，首都的形势急转直下，城内城外，到处笼罩在暴徒们制造的恐怖气氛中，他们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抢夺军用装备物资，殴打戒严部队和武警官兵，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6月3日晚9时30分，刘艳坡所在的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奉命和兄弟部队一起开赴西单路口，担负为戒严部队进城疏通

道路、维持秩序的艰巨任务。在这之前，部队领来40根电警棍，其中一部分没有电池。出发时，刘艳坡领到一根带电池的警棍，当他得知有的战友的警棍没有电池时，便主动找到班长何刚说：“班长，我个子大，长得壮，跑得快，还是把带电的警棍交给个小的同志用吧！”说完就把电警棍放在班长的手上。班长望着刘艳坡略显稚气的面孔，没有说什么。作为班长他知道手中的武器，那是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武器呀！而刘艳坡却毫不犹豫地把带电的警棍调换给了战友。

6月3日晚10时，部队准时赶到月坛体育场集结，中队长白建光，副指导员李发壮，对部队作了短暂的战前动员后，带领部队开始向西单路口开进。为了保护新战友，几个带队的干部，提前就做了精心安排，新同志走在队伍的中间，干部和老兵在外边护卫着前进。部队刚走不远，暴徒们用提前准备好的砖头、石块、酒瓶，雨点般向部队袭击，并不时听到有人高喊：“打倒法西斯！”“这伙武警是去天安门镇压学生的，不能放他们走！”面对严峻的形势，刘艳坡毫无畏惧，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从队伍中间冲到了队伍的最前边。一面举着盾牌抵挡砖头石块，一面用已经嘶哑的嗓子竭力呼喊：“同学们！市民们！我们不是来镇压你们的，让我们过去！……”部队左突右冲，最后才绕道到达西单路口。

晚11时，部队的百余名干部战士在西单路口被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冲散围打。有的战士的鞋被踩掉，光脚踩着砸碎的玻璃渣，留下一片血迹；有的战士头被打伤，鲜血直流，浑身上下满是血污。干部战士的生命危在旦夕。四班新战士曹有，被暴徒们用自制的火枪击伤8处，鲜血染红了他的裤腿，曹有喊了一声，便昏倒在地。一伙暴徒仍不甘心，呼啦一下围上去，想将曹有置于死地。就在战友生命受到严重威

胁时，刘艳坡发现了，他大喊一声，不顾一切冲上去，将曹有救了出来。抢救时，气急败坏的暴徒，用砖头、石块猛朝刘艳坡砸来，他的头盔被砸的凹了进去，脚上腿上被砸的鲜血直流，硬是凭着一股冲劲和身材高大，才脱离了危险区。

6月4日凌晨1时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在武警部队的协助下顺利开过西单路口。这时，副指导员李发壮指挥伤员后撤。此刻，先撤一步，就多一分生的希望，落后一秒，则多一分死的威胁。刘艳坡明白这一点，但是在进与退，死与生的考验面前，他主动留下来，掩护战友撤退。就在部队刚撤到佟麟阁胡同口时，李副指导员跑过去喊：“刘艳坡快撤，这里危险。”话音刚落，只听“哐”一声，一个躲在平房顶上的暴徒，将一块方砖砸在刘艳坡的脖子上，他当即倒地，昏了过去。这时，一些暴徒还在拼命地一边向前追赶，一边投掷石块、砖头，李副指导员立即喊来两名战士枪救。刘艳坡是个一米八的大个子，长得也很壮实，他们几个费了很大劲，才抬着刘艳坡跑出胡同，之后又转移到民族文化宫内。刘艳坡因动脉被砸断，脖子左侧鼓起了一个拳头大的血泡。围在他身旁的战友，看到他昏迷不醒，焦急万分。这时，卫生队的救护车和医生及时赶来了，对刘艳坡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但丝毫不见好转。医生马上派人把刘艳坡和其它8名受伤较重的战士抬上救护车，冒险送往人民医院抢救。

这时的刘艳坡，半卧半躺在右侧的座垫上，浑身是血，不省人事。如果能够顺利救治，也许会转危为安。可是，当救护车到人民医院门口时，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车上拉的是武警伤员时，呼啦一下将车团团围住，不让往里开，人民医院的五位医护人员出来解救，一位暴徒骂骂咧咧地说：“你们敢接受武警伤员，我们就火烧医院。”在这万分

危急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一次次恳求，救护车才勉强开进院内。而一伙暴徒也狂叫着冲进了院内，用砖头、石块将车上的玻璃全部砸碎，并吼叫着要把救护车掀翻，浇上汽油，将车上的伤员一个个活活烧死。

医生和司机跳下车，将伤员向病房转移时，一名暴徒看到车上还躺着一个，便高喊道：“车上还有一个伤员，打死他。”随着另一名暴徒呼喊，其他几十名暴徒又蜂拥而上，他们用砖头、石块砸，用木棍打。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暴徒，举着一块水泥方砖，从打碎的玻璃窗伸进去，猛击刘艳坡的胸部，打了一阵，又用手指头伸进刘艳坡的鼻孔，确认断了气后，才悻悻离去。

刘艳坡就是这样被丧尽天良的暴徒活活残害而死；刘艳坡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以青春的热血捍卫了首都的安定，在4个小时的血雨腥风中，他以人民战士的英勇行为，表达了对党和共和国的无限忠诚。

苦与甘、愁与欢、初入警营的刘艳坡用咸 涩的汗水涂写着每一片光阴，浇灌着一个 战士的报国之志

1989年初，京郊某地的训练基地，宽阔的训练场，犹如绷紧的鼓面，忍受着烈日的暴晒。那无数个重复交叠的脚印，记载着刘艳坡初入警营接受锻炼所付出的艰辛。

新兵班，刘艳坡是排头兵。排头兵意味着什么？开训第一天，班长丁洪凯找他谈心时，对他说：“你是班里的排头兵，决不仅仅是你的个子大，而是要在训练中，做班里的表率。”班长的话不多，刘艳坡感触很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当好这个排头兵。

训练场上，不甘落后的刘艳坡，训练起来的确有股子拼命的劲头。尽管白天的高强度训练累得腰酸腿疼，可他在晚上还一个人偷偷出去练习。为了纠正脖子歪的毛病，他让班长给衣领上别上别针，强制自己克服痼癖动作。

1989年5月1日，动乱的规模在逐步升级，首都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上级通知，新训中队每个班抽两名新兵，由1名副班长带队到城里参加执勤。刘艳坡虽然刚刚穿上警服，但他已经学会用一个军人的敏感来观察思考问题。动员会刚结束，刘艳坡便一次次找班长恳求：让我去吧，决不会给班里丢脸的。班长再三向他解释：“你是班里的排头兵，你去了班里的训练就要受影响，练好本领，还愁以后没有机会？”道理他是明白的，但他总感到有些遗憾。当然，训练没受任何影响。没过几天，刘艳坡所在中队，全部开进城里，先是在钓鱼台国宾馆担负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安全警卫任务，戒严之后，为了加强中央电视台的安全警卫任务，防止坏人冲击，刘艳坡又随队来到电台执勤。这期间，他们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刘艳坡没有半句怨言。每当他站到神圣的哨位上时，透过那庄严的神情，便可看出他心里充满光荣感和责任感。执勤结束，他受到了支队的嘉奖。

刘艳坡接受警营陶冶，仅仅只有61天的时间。时间的确太短暂了。父母亲友一次次来信，让他照一张照片给家里寄回去，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一家个体照相馆在新兵连驻地照相时，刘艳坡花两元钱照了一张彩照，可惜这张彩照，他活着的时候连看一眼都来不及，竟成了他的遗像。6月3日，部队执行任务的当天中午，刘艳坡在短暂的空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谁也不会想到，这封没有发出的信，也成了他留给父母的遗言。刘艳坡在信中写道：“……现

在北京的局势很紧张，今晚很可能与暴乱分子交手，我有可能受伤，也有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不幸，不过父母亲，你的儿子是不会给你们丢脸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悲伤。”

正象总部副政委张海天少将读了刘艳坡那封没有发出的家信后所批示的那样：这一切，充分反映了一个新战士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也充分表达了他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心，他在临危之际想的是用生命捍卫伟大的党，捍卫人民共和国，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位刚刚入伍两个月的普通武警战士，品德是多么的高尚。他的话代表了广大武警战士的心声，他的行动体现了武警战士的赤胆忠心，他的牺牲将永远载入武警部队的光辉史册。

梦幻与现实，富家与强国，面对18岁，刘艳坡 选择了单一的橄榄绿色，向共和国捧出一腔热血

1988年，曾经有一篇《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的报告文学，唤起不少国人忧国忧军意识。在这里，也将一种居安不思危的国民心态袒露笔端：有人用划不划算的商品经济观点来研究服不服兵役；也有人用钱来买丁躲役。

刘艳坡所在的河北省藁城县南营乡，这种状况还不十分明显。但象他这样三代单传的独苗去当兵，就连当地武装部也没把他列入名册，更何况尚有很深封建意识的乡村。

刘艳坡的曾祖父、祖父，早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战争光荣牺牲。他的父亲刘镇林，50岁的生涯是在泪水和汗水中渡过的。他的母亲安群英，在村里当了十几年妇联主任。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刘艳坡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的习惯。

一次，从石家庄回藁城的途中，一位回乡探亲的解放军战士不慎将钱包丢失，坐不了车，还没吃饭。从小就热爱解放军的刘艳坡，掏出身上仅有的十五元钱，毫不犹豫地送给那位解放军。这个解放军很是感动，给刘艳坡留下地址姓名，结为好友。

还有一次，刘艳坡赶了一百多里路，到石家庄某书店购买绘画方面的书籍，刚巧剩下一本，被刘艳坡先买下了。这时一位小伙子匆匆赶来，也想买这本书。对刘艳坡说，能否借他看两天。看到小伙子着急的样子，刘艳坡忍痛割爱，把书送给了那位小伙子。

我们来到刘艳坡的家乡，寻找烈士生前的足迹时，刘艳坡的老师同学，乡亲们，一谈起刘艳坡，便禁不住的落下泪来。众口一词：刘艳坡死的太可惜了！

刘艳坡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喜爱绘画美术，擅长武术体育，并能善歌善舞，多才多艺。县文化馆原馆长李英涛，一直苦心培养刘艳坡，准备今年推荐他考石家庄美术学院。可今年5月份征兵工作开始后，刘艳坡一个心思想当兵。父亲支持他，母亲支持他，一趟又一趟去武装部说情，才使他如愿以偿。可做母亲的万万想不到，儿子离开他们61天后，听到的竟是儿子牺牲的噩耗，做父母的怎能不伤心落泪。儿子不是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在北京城里被那伙口口声声讲“民主”讲“人权”的反革命暴徒活活打死的，做父母的怎能不义愤填膺。

6月20日上午，刘艳坡烈士的父母来到人民医院，当看到被暴徒们残害的面目全非的尸体时，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母亲颤抖着双手，拨开裹着尸体的衣服，揉揉昏花的泪眼，一遍又一遍地看，从身上的一块黑痣

上，她才断定是自己的儿子。她跪在儿子的遗体旁，抚摸着连自己都不敢辨认的亲骨肉、撕心裂肺地呼喊：“艳坡呀、艳坡，妈妈看你来啦！你睁眼看一看妈吧、你怎么就这样不声不响的走了……”。清理烈士的遗物时，有一对新枕套，那是刘艳坡的未婚妻在他入伍前送给他的，他连一次还没有枕过，母亲拿起枕套，又一次陷入悲痛欲绝之中。

一支队的干部战士得知刘艳坡烈士的母亲安群英要来支队看望大家时，有的戴着染有血迹的钢盔，有的带着身上未愈的伤口，列队欢迎安妈妈到来。深明大义，淌干了眼泪的安妈妈、和战士们一一握手时、战士们一个个泣不成声。她对战士们说：孩子们，艳坡是我的儿子，他为保卫首都的安全光荣牺牲了，我很悲痛，但我更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当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被刘艳坡抢救的新战士曹有拉着安妈妈的手，哽咽咽咽地说：“艳坡虽然离开了你们，但你二老不会孤独，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刘艳坡牺牲后，成千上万名不相识的男女老幼，各行各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带着一颗颗沉重的心、悲痛的心，来到西单路口，悼念刘艳坡烈士，那一个个花圈，一幅幅挽幛，一束束小花，寄托着人民不尽的哀思，也是对暴徒们的种种控诉。北京西城区房管局一位职工在留言簿上写道：“艳坡兄弟，面对你的遗像，那张年轻稚气的脸，使我感触很多，你那么年轻，就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你的名字的。安息吧；小英雄，你用生命唤醒了千百万善良人们的觉悟，我们活着的人要继承你的遗志，誓将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

王玉文——一棵顽强的

生命之树

王占魁

1989年6月24日，北京武警总医院特级护理病房。一位奄奄一息的武警战士，在病榻上度过了整整20天严重昏迷的难熬时光后，痛苦地开启了淤满绛红色血肿的眼睛。他的目光是那样平静，那样安宁。生活，对于他这个与死神搏斗的胜利者来说又重新开始了。

他叫王玉文，是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卫生队化验员。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为救护受伤的战友被暴徒打成重伤。

白塔寺的哭泣

1989年6月4日凌晨3点。北京，古老的白塔寺周围一扫往日温馨静谧的气氛，变得极为恐怖阴森。白塔寺路口，一辆武警的救护车被推倒在地，一股股殷红的血迹顺着救护车破裂的缝隙往外滴。

这是北京总队一支队的救护车。6月3日晚，一支队奉命在西单路口执行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疏通道路的任务，那是一场极其残酷的血战，为了不误伤群众，一支队的官兵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上百名官兵被暴徒打伤。这辆救护车拉了6名伤员送往人民医院抢救，没想到在白塔寺人民医院门口救护车被暴徒掀翻，战士刘艳坡当场被暴徒活活打

死。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冒着极大风险，把其余伤员抢进医院救治。暴徒们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人民医院团团围住，并且疯狂叫嚣：人民医院立场不坚定。扬言要火烧医院，打死武警。有的暴徒甚至组织了什么“治伤小组”，说人民医院治不了武警的伤，要统统交给他们来治。一时间，人民医院门前黑云翻滚，一小伙暴徒的气焰极其嚣张。

3点40分，一支队派出的第二辆救护车开到白塔寺路口。暴徒们煽动不明真相的人群蜂拥而上。人群中有人高喊：

“这是武警运催泪弹的汽车，把它给掀了。”

“他们刚刚打死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现在是想逃走，赶快截住这辆车！”

谣言如同在燃起火苗的干柴上泼了一桶油，不明真相的人们发疯般地向这辆救护车涌来。

“让武警偿命！”“向武警讨还血债！”呼喊的声浪在夜空中一阵阵炸响。

其实，这辆救护车本来是去民族文化宫一带抢救伤员的，由于途中受阻，无法寻到伤员的确切位置，便赶到人民医院门口想和第一辆救护车会合。他们根本不知道第一辆救护车在白塔寺路口被暴徒掀翻。更不知道白塔寺路口一触即发的紧张事态。

军医张树喜推开车门想讲明情况，可他刚刚迈出一只脚还没等开口就被一伙暴徒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救护车“咣当”一声被推翻。司机李拥政挣扎着从驾驶室里往外爬，一边爬一边挨砖砸、棒打。爬出车外就昏倒在地，头上、脸上、身上被打得鲜血淋漓。

翻倒的车里剩下王玉文和另一个卫生员张启军。他俩借助车厢的遮掩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用身体遮挡着飞进车窗

的砖石和棍棒。

起初，王玉文面对飞来的砖头，捅来的钢筋棍还知道咬紧牙关左右躲闪，后来，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便躺在车里痛苦地抽搐，再后来棍棒、砖头砸在他身上他竟没有反应了。

凶残的暴徒以为王玉文死了，又用绳子套住王玉文的脚，硬把他从车里拖出来，在马路上拖“尸”示众。最后，暴徒们把王玉文扔在白塔寺路口中央，把一块足有10公斤重的水泥方砖扔在王玉文的胸口上。或许是有一些暴徒觉得缺少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王玉文是个武警，又撕碎王玉文的衣服，搜出几张武警一支队卫生队食堂用的饭票甩在王玉文血肉模糊的脸上。王玉文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了，有的暴徒还在不停地用脚踢他的头，踹他的脸……

我们勤劳善良的祖先喜欢修塔，据说塔是太平吉祥的建筑，塔可以镇邪降妖，驱除人间罪恶。经历了人世间数百年风雨沧桑的白塔寺啊，如若你有知，目睹了武警战士惨遭暴徒肆意毒打的场面，一定会为自己无法施展镇邪降妖的魔法而掩面哭泣，流下同情悲伤的泪水！

“白衣天使”的诉说

1989年6月4日的黎明来得极为缓慢。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王玉文被暴徒折磨凌辱了长达3个半小时之久。目击者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凌晨4点半钟，一支队出动20名官兵赶到白塔寺路口想营救王玉文。卫生员万平拼命扒开人群，看到血泊中奄奄一息的王玉文，万平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他刚刚掀掉压在王玉文身上的方砖，立刻遭到一顿毒打。左手无名指被打断一

截，右臂被打骨折，头上横七竖八地被砍了十多道血口子，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其余4名战士虽然身着便衣，但因太象武警战士也惨遭毒打。年过50岁的一支队卫生队队长汪克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士惨遭毒打无法营救，又急又气，站在街头失声痛哭。

在这里，笔者和一支队全体官兵愿意弯下腰来向人民医院的白衣天使们深深地鞠上一躬。在王玉文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们顶着“立场不坚定”的指责，冒着自己也可能被打伤的危险，冲出医院，将王玉文抬进医院紧急抢救。

医生面前的王玉文令人目不忍睹：整个面部血肉模糊，颊腮几乎全部塌陷，两排门牙全都被打掉，头部的伤口左一道、右一道，有的伤口已经结上紫黑色的血痂，有的伤口皮肉外翻，黑色的污泥夹杂着红色的血迹一起往下滴。脉搏极其微弱，只有一口缓慢的呼吸能证明生命的存在。

人民医院的医生立即切开王玉文的气管，给他强行输氧。当天，王玉文被转到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院的医生为他撑起了凹陷下的颊腮，在他的嘴里固定了钢丝架。医生很快发现，这个重度昏迷的武警战士被打塌的口腔并不是主要致命伤，他很可能受的是颅脑外伤。口腔医院又连夜把王玉文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他做脑外伤检查。6月7日深夜，王玉文被转到武警总医院。总部卫生处处长李深、总医院副院长李贤仁立即召集全院最好的医生为王玉文做了详细检查。检查结果是：王玉文颅后脑骨折，下颌骨粉碎性骨折、颅脑外伤、肾脏破裂，头上有33处被锐器重击的伤痕，身上软组织挫伤多达103处。望着他这一身累累伤痕，医生、护士忍不住流下了悲愤的热泪。总医院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这个普通战士的生命，立即从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总

队调来了脑外科主任医生樊长春，由总医院骨科主任姚建祥担任组长成立了抢救王玉文的特级护理组。医生、护士随时都在注视着王玉文的伤情。

与死神的搏斗

王玉文的身上青紫的伤痕连成片，那是坏死的细胞毒素，身上的毒素如不尽快排出体外很快就会形成尿毒症，后果将致人于死命。要排出这些皮下淤血的毒素，需要大量进水。但是，王玉文的颅脑严重损伤，一旦大进水造成脑水肿就可能危及生命，总医院从来没有医治过这么矛盾的病例。为了王玉文能够活下来，总医院的泌尿科、口腔科、外科、脑外科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进大出的办法，让水在王玉文的体内快进快出，根据王玉文的伤情，这是唯一能保住生命的医疗办法了。

整整20天，医生、护士分秒未离王玉文的床前，医护小组每天2次研究他的伤情。

葡萄糖注射液一瓶一瓶地注入他的体内，一连20天，王玉文体内排出的尿都是红色的。嘴唇上“烧”起的大泡足有蚕豆粒那么大。人们在抢救王玉文的同时，不免为了他的命运担忧，这样一个伤情严重、重度昏迷长达20天之久的战士，即使抢救过来，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只有知觉而没有智力的“植物人”。他才刚满22岁啊！

也许死神感到羞愧，也许战士的生命力本来就是顽强的。6月24日以后，王玉文的生命出现了一连串罕见的奇迹：他能按医生的吩咐使劲蹬医生按在他脚心上的手掌，能听从医生的招呼吃力地抬起胳膊活动肢体，能伸出苍白无力的手对看

望他的党、政、军、警领导表示谢意，能辨认出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熟人。这一切都预示着王玉文战胜了死神将重新奏响生命之歌。

警营战友的敬意

当王玉文为救战友而身负重伤的消息传到一支队卫生队后，战友们纷纷到医院去看望他。望着他那被切开的气管，望着他那一身伤痕，望着他重度昏迷的样子，许多同志泣不成声。

在一支队卫生队，王玉文的勤奋好学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卫生队的化验员本应由干部担任，但由于人手不够，需要抽一名战士卫生员担任。王玉文以细心、热情、勤快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1987年1月，他担任化验员工作后，经手化验上万次，从未出现一次差错。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当化验员不到2年，就记下了几大本工作笔记。总队组织2次支队卫生员业务对抗赛，他2次名列前茅。1988年底被评为优秀卫生员。

6月4日凌晨，卫生队奉命去民族文化宫一带救护伤员，王玉文坚决要求去救护战友。他的分工是化验员，完全可以留在家里，但他却把安全让给了战友，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当时，在卫生队谁心里都知道北京城陷入一片混乱，反革命暴徒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设置路障，砸烧军车，非法盘问过往车辆人员、见解放军和武警就往死里打。这时乘车去暴徒活动最猖狂的地方救战友，随时都可能惨遭伤亡。当王玉文等人驱车赶到民族文化宫一带时，被歹徒设置的路障拦住，无法找到伤员的确切位置。这时，他们如果拐回卫生队也许

就不会遭到厄运。但是，王玉文坚定地要求到人民医院去，和支队派出的另一辆救护车会合。没想到，在白塔寺路口遭到了如此惨痛的毒打。

经医护人员全力救护，王玉文的知觉、记忆力正在恢复，他已能够辨出来看望人的特征，能用眼神对看望他的战友表示感谢。他的口腔里塞着钢丝支架为的是撑起扶正打塌的下巴和面颊，切开的气管处粘着透气的金属片，说话的功能是否能恢复尚难预测。但他能听懂别人跟他说的话。能用笔在纸上写下歪歪扭扭的字迹和战友们交谈。当医生们问他：“小王，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想办法满足你的要求”时，王玉文捏起笔颤微微地在纸上写下：“我想父母，想队长，想战友。”

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前，经卫生队同意，王玉文报考了北京总队指挥学校。支队的预考他已过关，只等总队统一考试了。熟悉他的人们说，凭王玉文的知识掌握程度，被指挥学校录取是十拿九稳的事。一条通向警官的路即将在他脚下延伸之际，北京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考试只好推迟了。他负伤后，战友们安慰他，平息暴乱你立了功，可以被保送入学。他泛了一下眼睛，在纸上写下：“等我养好伤，我要靠我的本领重新去考！……”

呵！王玉文，你那22岁的青春年华铸就了坚强的战士品格，邪恶面前不屈不挠，功劳面前谦虚谨慎。也许，你倒下不能再起来；也许你会因伤势过重提前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哟，你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象流星一样闪出的一往无前的光亮，不是划过了人们记忆的天穹，向人世间昭示了人民武警战士在残暴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吗？！

4·22, 倾斜的古城

党高明

序

西安，中国最古老的都市之一。

这里有11个王朝的京都遗址，有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有雄伟的大雁塔，巍峨的钟鼓楼。她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迸发出经久不息的光彩。今天的古城，更以她美丽的景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可是，公元1989年4月22日，这座美丽的古城突然间倾斜了。

这天，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消息：“西安一群暴徒围攻省政府大院，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共烧毁汽车10辆，民房20多间……有130多名执勤的武警战士被打伤……”。

顷刻间，中国震惊了，世界震惊了！

一 魔鬼留下的画面

1989年4月22日，古城西安的太阳含泪沉入西海，黑色的帷幕急匆匆地拉严了，大雁塔、钟鼓楼隐去了它们高大的身影。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已全部悄然遁逝。

然而，历史却永远地记下了这个罪恶的日子，记下了在

这座古老城市所发生的一切！

新城广场，陕西省政府大楼。昔日的神圣与庄严此刻正被滚滚浓烟所笼罩。10余辆汽车在熊熊的烈焰中绝望地哭泣着。汽车的旁边，是一堆已难以分辨颜色的自行车，横七竖八，悲哀地诉说着它们遭劫的厄运。象征着陕西省最高行政权力的政府大楼，部分玻璃已被砸烂，楼面像一张被打残破的脸，脸上既有悲戚，也满怀愤怒。

偌大的广场上，布满了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砖块、石头和玻璃碎碴。绿茵的小草，在疾风中痛苦地摇曳着被折断的臂膀。高高在上的路灯，也没有逃脱被劫的命运，只剩孤零零的电杆在烟雾里呻吟。交通隔离墩东倒西歪，铁栏杆横七竖八。刺鼻的焦糊味，在整个古城上空弥漫着……。

省政府大楼西侧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大院里，爆炸声此起彼伏，烈焰熊熊升腾，黑烟笼罩了整个天空。从一楼到五楼的大部分办公室里，文件散落满地，桌椅狼藉。电视屏幕开了洞，玻璃碎片到处可寻。

在一间写着“财务室”的办公室里，保险柜歪斜地躺在地上，三把算盘只剩下了黑框架，黑色的珠子撒落满地。电子计算器支离破碎地靠在墙角，办公桌椅，连同衣服架全都身首分家，痛苦地躺在窗外的水泥地板上……。

西安市南郊，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的病房里、楼道里、楼梯口，已全被身着橄榄绿色警服的伤员挤满了。他们的头上、脸上、胳膊上……几乎全身所有部位都用白色的纱布缠绕着。殷红的鲜血不时渗透纱布流出来。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小道上紧张地穿梭着。

痛苦的呻吟声不时在楼道上响起。女护士急忙奔了过来，只见这位被砸断腿的战士在痛苦的挣扎中已走了针。液

体已在他的右小臂上积起了一个大包。女护士刚处理完毕，那边的警铃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她又急奔过去。

手术室里，无影灯下，汗水与血水混流，手术钳的响声与痛苦的呻吟声，合奏出手术室里特殊的交响曲。

远方传来了鸡鸣声，医护人员仍在病房里忙碌着。

新城广场西侧西华门，天天时装店撒满碎玻璃碴子的地面上，血迹依稀可见。一个穿着红底白花连衣裙的“时装模特儿”斜靠在橱窗上，高耸的胸脯被踩了一脚，裂开一道长口。尽管头与身体已呈似断非连的状况，“她”依然向这个世界微笑着。

盛满了玻璃碴子的合金货柜里，静静地躺着几只沾满了血的鞋子，寂寞地填补着货柜里的空虚。

藏在柜台后面的唯一的一件绣裙，上面印满了各式各样的脚印。“售货公约”的镜框“倒挂金钟”，在疾风中左右摇晃着。象一个精神病患者，木然地注视着这悲惨的一切。

省政府西侧的一间没了屋顶的民房，余烬冒着灰色的烟。所有木质东西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四堵低矮的小墙。

淤水不时从里边渗出来，又小心地绕过石头、砖块，流到水泥马路上。水的表面漂着一层暗灰色的东西，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一位老太太被人搀扶着，放声大哭：“我咋办啊，我的房子……”她那蓝色的前襟上，已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

蹲在一旁的老头，把头埋进膝盖里。身上的衣服已被撕得破烂不堪。脸上、臂上、腿上糊满了血痂。他的泪已经流干，瘦弱的躯体仿佛已难以支撑沉重的悲痛，让人担心他很快就要垮了下去。

这就是古城的4·22。这就是4·22倾斜了的古城。

文明的古城、人民的古城、共和国的古城遭受这样惨无人道的蹂躏，在古城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二 潘多拉魔盒冒出一股青烟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不幸病逝，中华大地沉浸在悲痛之中。

古城西安的新城广场上、哀乐低回，万物肃穆。三秦大地上的2700万人民，对他有着特殊的感情啊。

这不仅是因为胡耀邦同志曾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带领人民奋战了500多个日日夜夜，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后来曾担任过世界上最大的、拥有近5000万党员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位炎黄子孙。正是因为他普通，他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才会显得如此高大。

延安窑洞里，他曾与扎着白羊肚手巾的陕北老汉席地而坐，商讨振兴老区的措施；关中平原上，他曾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扬鞭扶犁；大巴山区，他曾高挽裤筒，在清澈的汉江水里，洗去一天的疲乏。

他敢为民说话。多少蒙冤的人由于他申张正义而被平反昭雪。

他不辞劳苦。一双铁脚板，走遍了陕西110个县区。

他清正廉洁。上调北京，只背了一个小背囊……。

他是陕西的书记，又是陕西的平民，平民书记岂能不受人民的爱戴？

如今，他走了，陕西人民怎能不悲痛欲绝？

堆放如山的花篮、花圈，静静地站立着，寄托着人们对

他的沉痛哀思。

然而，就在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时候，一股阴风从角落里悄悄刮起。

在悼念的人群里，人们发现，一些人虽然胸前戴着白花，手里举着花圈，但他们的眼睛里却放射着阴险的光。他们的心里藏着刀。他们随时都可能抽出刀来，凶残地刺向无辜的人们。

哀乐里有了杂音。

洁白的花圈背后，伸出了罪恶的黑手……

4月21日22时30分，新城广场

夜幕笼罩下的西安新城广场，悼念的人群开始散去。就在这时，一阵嘈杂声搅乱了广场的安宁。

“我们游行去，我们游行去！”

在数百人的起哄声中，安放在广场中心旗杆上的一个硕大的花圈，被粗野地拖下来，横放在了一辆早已准备好的三轮车上。

一个留着长发的家伙，站在三轮车的车帮上高声喊道：“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今天晚上将进行一个伟大的行动，请跟我们一起游行吧！”

在一片叫喊声中，载着花圈的三轮车出发了。

蹬车的是一个秃头。他一边蹬车，一边狂喊：“市民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请跟我们一起走吧！”

三轮车从一簇花圈上碾过。

在这伙歹徒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越聚越多，游行的队伍越走越长。游行队伍的后面，是一片被踩得破碎不堪的花圈和遗弃下的各式各样的鞋子。

三轮车被前方的铁栏杆挡住了去路。秃头煽动地喊道：“推倒铁栏杆，砸烂绊脚石！”

瞬间，用作隔离路面的铁栏杆倒在了地上。

三轮车在一片狂呼乱喊声中，走出了新城广场，向着广场南端的端履门方向驶去。

潘多拉的魔盒冒出了一股青色的烟雾。

22时50分 西安市东大街

古城之夜，在一片喧嚣声中被打破了宁静。

三轮车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它闯过了红灯，碾过了隔离墩，在刺耳的怪叫声中冲进了西安市最热闹的道路——东大街。

端履门，东大街的咽喉。此刻，被人的海洋淹没了。过往的自行车被堵住了，铃声响成一片；公共汽车被堵住了，喇叭的鸣叫声刺破夜空。整个街道被堵得严严实实。

“啪”，“哗啦”……

忽然，不知从何处飞过来一块石头，交通岗楼的玻璃随之破碎。正在值勤的交通民警，捂住血污的脸颊，倒了下去。接着，又飞进去第二块、第三块……

这边，岗楼处的响声还未停息，那边，被堵在路旁的公共汽车上，又响起了爆炸声。昏暗的路灯下，只见砖头、石块、酒瓶象群鸟俯冲般地飞将过去。

公共汽车上一片撕心裂肺的怪叫。车旁，歹徒在狂笑。

秃头与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家伙，站在三轮车上挥动着花圈，大声狂喊着：“市民们，打得好！打得好！”

一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愤恨地斥责他们，被车下的几个人扭住胳膊按倒在地上。

游行队伍缓缓地离去后，人们看见，路边的垃圾箱横在路中央，隔离墩横七竖八。人行道上的花纹方砖路面被揭得千疮百孔。数十人依然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着。

23时15分 解放路西安金店

解放路，古城西安的“长安街”。

这是市区通往火车站的唯一通道，也是全市数十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枢纽地段。此刻，却被死死地堵塞了。

人流如洪水般地向火车站方向涌去。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少数歹徒，一路走，一路狂喊：“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要主宰世界……”并疯狂地把手里的砖块、酒瓶投向街道两旁的商店，“哗啦啦”的声音不时响起。

23时一刻左右，游行队伍涌至位于解放路北端的西安金店门前。这时，有人狂喊：“砸开金库，把我们的钱归还我们！”

一伙歹徒闻声冲上高高的台阶，用铁棒、钢筋猛打猛撬金库大门。

“咚咚”、“啪啪”的响声，在夜的天空中回荡着。

铁门异常牢固，他们终于没能打开。于是，这伙歹徒恼羞成怒，高声叫骂着，又冲向马路对面的解放路百货商店。

这时，商店已关门停业，只有外边橱窗里的灯光亮着。里边摆满了自行车、电视机、收录机等展销商品。

“砸了它，砸了它！”

随着喊声，雨点般的石头、砖块便飞了过去。瞬间，橱窗的玻璃被砸烂，一伙歹徒蜂拥而上，自行车、电视机、衣料等商品被洗劫一空。

人群过后，解放路这个最大的百货商场一片狼籍。

4月22日零时20分 西安火车站

正在扩建中的西安火车站，是陇海线的中枢，是祖国内地通往占我国土地面积一半以上的西北地区的咽喉。每天，这里都有数以万计的旅客流动。

刚刚结束了喧闹的一天，整个火车站进入了一天中少有的宁静之中。

突然间，成百上千的人一下子涌进了火车站广场。刚刚宁静下来的火车站，又乱起来了。

游行队伍一进入火车站广场，便分成了多路，从四面八方冲进了火车站。有的冲进车站候车室，大喊大叫，制造谣言；有的冲进附近的商店乱砸乱抢。更有甚者，少数歹徒拦截旅客，强行搜身，污辱妇女。

火车站正常的秩序被打乱了。许多旅客进不了候车室，上不了车。一位中年妇女背着背囊，拉着孩子，被堵在人墙外，眼看开车时间到了，就是挤不进去。母亲与孩子急得哭成一团。

车站执勤人员出来劝阻，却在起哄与辱骂声中被打伤。

火车站广场南端的商业区，一些未关门的商店遭到了不法歹徒的抢劫。他们见门就进，见东西就抢，见玻璃就砸。

一家小食品商店里，两位年轻的售货员姑娘见状被吓懵了，眼睁睁地看着不法歹徒疯抢货架上的高档烟酒。

略年长一点的姑娘上前苦苦求告：“别拿了，别拿了，这是我们私人的……”

“去你妈的！”一歹徒伸出手就是一个耳光。姑娘一个趔趄，倒靠在柜台上，血从嘴角流出来。歹徒仍未罢休，又抡起了拳头……

小姑娘见状，扑上前去制止歹徒，被一拳击中胸部。小姑娘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这名残忍的歹徒兽性大发，扑上去，骑在小姑娘身上，撕扯着姑娘的衣服。

周围是一片疯狂的笑声。

这天夜里，这伙不可一世的歹徒，几乎横扫了大半个古城。他们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无恶不作。

尽管这些歹徒后来被闻讯赶来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驱散了，但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已蒙在了古城的上空。

这是西安建国以来最恐怖的一个夜晚。

这天夜里，许多善良的人们彻夜难眠。他们甚至担心，太阳还会从古城的上空升起吗？

三 撒旦的疯狂

黑夜，对于4月22日的西安市民们来说，显得异常漆黑和漫长。

厚厚的阴云，如山一样重重地压在古城的上空，久久不肯散去，仿佛要把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顷刻间摧垮。

钟声已敲响5下。该是太阳升起的时候了，可天空却依然阴沉沉的。黑暗，似乎大有垄断这个世界之势。

省政府大楼——艰难的决策

黎明前的古城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除了大街上的路灯之外，这间虽不大，但布置得庄严肃穆的会议室，恐怕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彻夜灯火不熄的地方。

这里，是陕西省的最高决策中心。

此刻的“决策中心”，弥漫着浓重的烟雾。这特殊的烟雾表明了这个特殊的会议所持续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透过烟雾，是

一张张严肃而冷峻的面孔。无不交织着焦虑与愤恨的表情。

近年来，各种危机的苗头在三秦大地上时有出现。黄河滩国营农场职工集体上访，省体育场球迷闹事等等，虽然都被及时制止，但从这些事件里，却完全可以看出“大事故”的迹象。昨天夜里，一伙歹徒肆意打砸抢烧，进行了疯狂的闹事预演。这一切充分说明，古城并不安宁。

今天，将要在新城广场这个西安最敏感的场所，举行有上万群众参加的悼念胡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在这个时候，谁能保证不会发生严重事件？

邮电大楼的钟声，又重重地敲响了。

酝酿、讨论、研究。决策已到了最后阶段。

陕西省省长侯宗宾神情严肃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望着坐在他对面的一位武警大校警官，语调深沉而又坚决地说道：“高文华同志，任务复杂而艰巨，相信你们能完成任务。”

高文华猛地站起身来，目光炯炯，坚决地回答道：“请省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省委书记张勃光与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向这位武警总队年轻的总队长点了点头。他们熟悉这位大校总队长，熟悉他手下的官兵。多少次，在省里治安形势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他们挺身而出扭转乾坤。黄河滩上，法门寺前，大雁塔下……三秦大地上，哪里没有出现过他们威武的英姿呢！

可是，此时此刻，高文华总队长的心理却并不踏实。他虽然已不是第一次在这神圣的地方接受任务，但他觉得，似乎哪一次也没有这一次这样不同寻常。在即将展开的斗争中，所面对着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鱼龙混杂，泾渭难分，凶残的歹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混合在一起。万一指挥失误，

战术失当，都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武警战士是人民的子弟，绝不能给无辜的人民群众带来灾难。

高文华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作为一名指挥员，他坚信他的战友会同他一起胜利完成这艰巨的任务，他相信他的士兵们能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既坚决地打击罪犯，又能很好地保护人民，他相信他的士兵们一定能经受住这场复杂斗争的严峻考验！

省武警总队——周密的部署

与省政府“决策中心”一样，武警陕西总队机关大楼里的灯光也彻夜未熄。这个统帅千军万马的指挥部，正在紧张地、高效能地工作着。急促的电话铃声与匆匆的脚步声，勾勒出4月22日这个特殊的、严峻的黎明。

会议室里，总队政委阎志强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周密研究将要展开的大规模行动。这位50年代末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的总队最高政治领导，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理论学习，但高度的法制观念和政策水平，却使他能在复杂的斗争面前把准正确的方向。此刻，他与他的战友一起，对将要展开的复杂斗争作出了最后的、具体的决策。

与会议室里的气氛相比，作战执勤室则充满着紧张和严峻。参谋长白长勤正与参谋人员一起，紧急制订着战斗方案。宽大的幅图上留下他们重重的红蓝色笔迹。急促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种信号灯忽明忽暗、对讲机里不时传来呼叫声……。

当东方渐渐地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已设在省政府大楼的武警总队前进指挥所，电话与无线话筒几乎同时工作起来。

“二支队到达集结地点！”“直属大队集结完毕！”，“指挥

学校进入位置！”

新城广场，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橄榄绿色的长城。

新城广场——魔鬼又行动了

清晨，人流源源不断地涌进新城广场，不多时，偌大的广场，就成了人的海洋。

哀乐低沉，掠过万头攒动的人群，久久地回荡在天空。哭泣声不时地从人群中传出，数万名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中出现了异常情况：

广场中心的旗杆上贴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

人群中的骚动一浪高过一浪。一些人开始呼喊“砸烂省政府”的口号。

一场大爆炸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11时许，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歹徒的煽动下，潮水般地涌向广场西侧的铁栏杆，冲击警戒线。公安干警上前劝阻，混在群众里的坏人吼叫着，煽动群众冲击民警。顿时，皮鞋、石块飞向民警，数十名民警被打伤。随即，由公安干警组成的第一道防线被潮水般的人流冲垮了。

暴徒的气焰愈来愈嚣张。他们竭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由武警战士组成的第二道防线。这伙不法之徒以砖、石为武器，疯狂地袭击手无寸铁的战士。当时，由于情况复杂，武警战士作了极大限度的忍耐，尽管当场就有20多名武警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人群冲破第二道防线，直逼省政府西大门。冲在前面的七八个暴徒呼喊“冲，砸烂省政府”的口号，肆无忌惮地大砸省政府西门两侧的信访室和传达室的门窗、桌柜，并放火焚烧堵在门口的一辆卡车篷布。随后，一个20多岁的歹徒教唆

一个小孩用铁棍捅破了卡车的油箱。一个穿着灰色上衣的暴徒掏出火柴，点着了流出来的汽油。随即，省政府西大门处噼噼啪啪的燃烧爆炸声接连而起。情况十分危急。

前进指挥所里，武警总队的领导们心急如焚。他们立即决定，组成突击队冲散这伙暴徒，掩护消防队员扑灭烈火。

一声令下，副支队长田栋英带领突击队员冒着如雨的砖头、石头，冲向这伙暴徒，三名首要暴徒未能逃脱，被当场抓获。武警突击队员在多处受伤的情况下，终于掩护消防队员扑灭了烈火。

暴徒退却了，烈火扑灭了。可在远处高声吼叫的暴徒们却并没有死心，他们伺机进行反扑，制造更大的事件。

两院大楼——最后的疯狂

刚才还是庄严、肃穆、整洁的广场，经过这伙不法之徒的打砸抢烧，已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花圈被踩碎了，草坪被践踏得不成样子。尽管烈火已扑灭，但依然冒着黑烟。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西安市公安局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围观群众迅速撤离广场。

广场上的大多数学生，对少数不法分子的打砸抢烧活动十分气愤。学校负责人及时向学生提示：“有人在搞破坏，请大家配合武警战士维持秩序，尽快撤离广场。”

许多男学生自觉地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把女学生围在中间，开始有秩序地撤离。

“不能走，”“谁走谁就是叛徒！”

暴徒们向撤离的学生队伍起哄，有人还向学生队伍中扔石块，企图阻拦学生撤离，以利用学生制造更大事端。

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

19时许，经过一阵僵持之后，这伙不法暴徒又煽动起成百上千不明真相的群众，向省政府西门执勤的武警战士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武警打人，砸烂武警狗头！”

“砸烂法西斯政府！”

暴徒一边叫喊着，一边把石块、砖头、酒瓶向武警战士砸去。在石头雨点般的袭击下，守卫在这里的武警战士不得不暂时退到西门里，作临时调整。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由于许多路灯已被歹徒砸烂，广场上光线十分暗淡。

一伙暴徒推倒铁门，冲进了省政府大院西侧的省检察院和省法院。他们纵火点燃了靠院墙的两幢平房。10多名歹徒卸下平房上的圆木，把院墙撞开了一个大缺口。随即，几百人涌进院内，大肆打砸抢烧。

暴徒分三路冲进大楼，有的猛砸办公楼的玻璃，有的冲进办公室砸彩电、烧文件、抢财物。一个身穿灰色西服、内套红色尼龙衫的家伙点燃了停放在院内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另一个身穿牛仔衣裤的暴徒砸开了车库大门，和几个同伙将车库内的三辆汽车推进熊熊燃烧的烈火中，并点燃了油库和放着煤气罐、堆放着物资的库房。一时间，黑烟滚滚，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

紧靠西院大楼西侧的一间民房里，也闯进了一伙不法之徒。男主人蹲在地上，连声向歹徒们央告：“这是我的家呀！这是我的家呀！”暴徒不容分说，将床上的被子扔在地上，踩在脚下，四处乱砸，接着付之一炬。

这场闹剧终于由这伙暴徒推向了高潮。

夜幕下，文明古城在暴徒肆无忌惮的蹂躏下，痛苦地呻

吟着。

眼看着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样遭受破坏，许多武警战士伤心地流下了热泪。同时，怒火在他们的心中熊熊燃烧起来！

四 扬起镇魔的宝剑

事态明显恶化。这已超出了一般的情况。再这样下去不管，那将是对人民的犯罪。

夜，越来越黑；火，越燃越旺……

出击，恢复广场的安宁

暴徒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犯罪行为，被省领导看得一清二楚，真是忍无可忍！

20时左右，总指挥中心下达命令，同意武警总队前进指挥所按照预定方案，对打砸抢烧的暴徒采取果断措施。

一声令下，1000多名武警战士从天而降，对新城广场实行了半圆形包围。

这时，广场上依然有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避免伤害群众，武警战士遵照“劝离现场学生，疏散围观群众，驱散起哄人员，打击暴乱分子”的原则，由东向西、向南展开了大规模清场行动。如钢铁般的队伍，将人群逐渐推出广场。

与此同时，为了坚决打击省政府西大门一带的暴徒，武警总队前进指挥所又组成400余人的突击队，隐蔽接近西大门。战士们看准时机，当这伙暴徒又在进行打砸抢烧的时候，突击队员出其不意，当场抓获暴徒70余名。

21时许，大规模清场行动基本结束，新城广场在动乱了一天之后，恢复了平静。

出击，斩断罪恶的黑爪

在武警总队前进指挥所组织的“闪电行动”中，大部分暴徒被当场抓获。可是，少数歹徒却混杂在群众当中逃离了现场。

“宜将剩勇追穷寇”。前指发出第二号令：“乘胜追击，捕获暴徒。”

由直属大队大队长张克俭带领的突击队迅速出动。他们绕过灯火较明亮的大街道，从小巷穿插前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堵住了暴徒逃跑时的必经之地——西华门十字路口。

逃窜的不法之徒气焰仍然十分嚣张。他们一边向西逃窜，一边沿街继续打砸抢烧。他们推倒了新民街口未建好的西安市工人俱乐部和对面在建的省、市民主党派办公大楼院墙，砸碎了雅园饭店的门窗，烧毁了一辆停放在路旁的公共汽车。几十名暴徒冲进附近的天天时装店，打伤正在值班的65岁的职工刘志杰，争相疯抢货架上的高档时装、羊毛衫、皮夹克、皮鞋。很快地，这家在西北地区颇有名气的高档服装店被洗劫一空。

正当这伙暴徒怀抱抢劫来的东西，准备撤离天天时装店的时候，张克俭带领突击队员及时赶到，四面将这伙歹徒团团围住，29名暴徒当场被抓获。

这时，西安邮电大楼上的时钟正好敲响10下。夜深了，可战斗却并未结束。武警战士又担负起了对新城广场实行24小时交通管制的任务。

出击，缚住凶残的魔鬼

动乱平息了，古城西安又恢复了它本来的平静。

可是，对于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的武警战士来说，肩上的担子却依然是沉甸甸的。那些参与打砸抢烧和煽动动乱的首要分子还没有抓到。祸根不除，古城仍无宁日。总队向西安市支队下达命令，组成小分队，协助公安机关抓获那些首要分子。

在古城的大街小巷，在商店、在工厂，一支支由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组成的侦破小分队积极活动起来。

现场实况录像，放了一遍又一遍。定格、特写、放大，暴徒的形象已印在了他们脑子里。

询问、调查、了解，目标一步一步地接近。

4月26日，带头烧毁汽车的暴徒王军落网；

4月27日，在21日那天夜晚骑三轮车肆意打砸抢烧的“秃头”，原个体车夫刘刚被抓获，

同一天，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举行非法游行的“长头发”，原西安高压开关厂工人唐勇与同伙、原西安华夏美术广告公司业务员孙广虎、包卫一同落入法网。

这伙不法之徒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威武撼三湘

董汉民

金蛇狂舞的春天拽来了一个多事之夏。一小撮人的动乱浊流蔓延各地，华夏大地的锦绣河山被污染了。浊流蔓延到三湘四水，人们心头笼罩着重重阴影，困惑、迷惘、焦虑……。邪恶肆虐，法律遭残踏，正义被蹂躏……。在此紧要关头，两万三湘卫士从正义大厦前的堑壕里跃出来了。那一尊尊年轻的身躯，那一颗颗赤诚的红心，奏响了一曲曲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感人肺腑的动人篇章。

第一篇 仁义之师的胸怀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砸烂门窗，发疯地往里冲。

这是公元1989年4月27日下午。

连日来，湖南省政府门前繁华的五一大道，每天都有游行的队伍通过。其中，有被激情涨昏了头的青年学生，有围观热闹的市民，也有居心叵测的不法分子。他们举着旗、打着横幅，喊着口号，由西向东，再由东向西。最后，潮水般地闯进悬挂着巨型国徽的大门，涌入省府院内，直逼办公楼。

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他领着战士们奉命在大门口堵了一阵后，火速退到一办公楼前。站在这幢红砖绿瓦砌成的古老

建筑物前，望着在倾斜的红旗和扭曲的横幅下洪水般的人流，陈东哲，这个有22年党龄的武警上校支队长眯起了双眼。

“支队长，游行的队伍又过来了。”他接完电话立刻放下话筒，一语未吭。

现在，他们又一次冲进了大院。看架势，他们是不达目的不会撤离的。

省人民政府翁秘书长急得团团转，一再对他说：“支队长，千万别让他们冲进办公楼啊，里面有档案和财务帐目。”

部队被逼到办公楼前，再也没有退路了。如果可以武力保护，别说一个办公楼，十个也会安然无恙的。但上级有明确的规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多象文化大革命初期呀，眼睁睁地看着造反派把武器抢走，把营房砸了，而不能进行正当的自卫。在这一复杂的情况面前，武警战士只有凭一副钢铁般的身躯和一颗赤诚的红心了。他反复向士兵们交待政策纪律，叫大家把大门堵上，自己站在门外劝说冲上来的人群。

“你是上尉还是上校？”前面的一个学生看着他肩上的两杠三星组成的图案问。

“上校。”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当官的，把省长叫出来，和我们对话。”

“省长不在这里，下基层检查工作去了。同学们，同志们，这里是全省的政治经济重地，请你们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赶快离开此地……”

“不听他胡说，来，往里冲！”失去理智的人们抬起两根又大又粗的木头冲撞大门。玻璃被击碎了，门框被砸烂了。混乱中，拳头雨点般地落在他头上、身上。

他挤到战士们中间，大声喊道：“同志们，挽起手来！”

于是一道人墙，一道绿色的屏障拦住了发了狂的人们。

“同学们，同志们，请你们冷静一点……”他几乎是哑着嗓子干吼了。

“一二三！一二三！”他的声音被这嘈杂的嚎叫声淹没了。那根木头突然顶到他的胸膛，一下子把他抵到楼梯口的墙上。一阵巨痛使他的脸色紫青紫青，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他力不从心地歪倒在地上，手却仍紧紧地挽着身边的警通中队指导员王林的手。王指导员让支队内训股副股长唐纯发把支队长扶到人墙背后，一挽手，迅速合拢了人墙。

王林是个未满30岁的年轻军官，他有一张英俊的脸和一副强壮的筋骨。

这次执行任务前，他和妻子把女儿送到岳父家。他说：“爸爸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可能十天半月回不来。如果有什么意外，就麻烦你们照看婷婷了。”

被堵下去的学生和群众歇了口气，又换了一班人马冲上来了。

“打倒上尉！打倒上尉”这下他们认得王林肩上那一杠三星组成的图案了。

“一二三，一二三——”他们抱在一起，拧着劲撞击着这绿色的人墙。若是十年前，面前这些人不被打得鼻青脸肿才怪呢。王林心想。

“你让不让开？”一个留大背头，身子瘦瘦的人冲他吼道。

“同学们，同志们……”还未等他说出下面的话，一拳击在了他的腰上。他很快看到那拳头的主人，狠狠地瞪起眼，攥起了拳头。旋即，又松开了，并继续喊话：“请你们冷静一点，先回学校……哎……”一块飞来的石块又打在他头上。

“指导员，指导员。”战士张泉峰见他晃了一下，正欲抽

手去扶他，却被他紧紧地挽住了。

上等兵张泉峰见支队长、指导员先后受伤，气愤到了极点，恨不得拳脚并举，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但他还是克制住了。

他真想对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冲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不珍惜，太不应该了呀！”但他没喊出口，因为他想到了纪律：战士与学生和群众正面接触时，一律不准说话。打不能打，讲不能讲，他只有暗暗用劲，使得这道绿色的人墙更坚固一些。

这次执行任务前，他把写好压在床头多日的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指导员，表示要在这场斗争中接受组织的考验。

学生和群众见多次轮番的冲击仍无济于事，就发了狂地抓头发的抓头发，拽胳膊的拽胳膊，把战士们一个个从队伍中往外拽。张泉峰被拉出来了。他刚站稳，头立刻被一块横幅蒙住，雨点般的拳头向他身上砸去。有人还用旗杆朝他身上猛戳。他的头被打肿了，胸部被打得淤了血。可战友们刚把他救出来，他就又挽起了战友的手。

最后冲上来的是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年轻女人。战士们傻眼了，挨打受气事小，落个要流氓的罪名可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的呀！

有的战士开始退了。

“不要退，大家背靠背，胸贴胸。”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于是大家立刻倒过身子，一个挨一个地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年轻女人嘻嘻哈哈地挤了一气，见动摇不了这道人墙，没趣地下去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学生和围观群众撤走后，喧闹了一天的省政府大院又恢复了宁静。

战士们稍事休息，又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

.....

第二篇 割不断的“大动脉”

武警衡阳市支队。

6月6日晚上十一点多。一天没落屋的支队长孙炳瑞带着满身的汗水回到家里。妻子去上夜班，女儿已入梦乡。他刚想洗个澡，休息一下，客厅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是公安局肖局长。一伙歹徒在衡阳火车站打砸列车、阻塞铁道。局里令他们派兵增援。他立刻电告广播员放紧急集合号，接着又挂通了参谋长李俊忠家的电话。随后，他下楼集合队伍。

几天来，紧急集合号已是第三次在支队院内响起。随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操场里很快黑压压地排起了三列队伍，全是机关的干部战士。能够动用的兵力全上第一线执勤了，临时的紧急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们头上。

参谋长整理队伍完毕，把目光投向他。他边朝大卡车走边对大伙说：“火车站有情况。按照方案，该留的留下，其余的跟我来。”说着拉开驾驶室的门钻了进去。马达隆隆，两道雪白的灯柱穿透浓厚的夜幕，直逼火车站。

位于京广、湘桂铁路交汇处的衡阳火车站是广州铁路局在湖南的三个编组站之一。衡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该火车站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该站每天接发列车150对(其中客车30对)，也就是说每9分多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或发出；每天吞吐旅客数万人，货物60多万吨。建国40年来，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交通中断事件，也从来没有入胆大包天地抬着

钢轨横在轨道上，更没有出现过打砸列车事件。就连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车站也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今夜发生了！

先是一群大学生抬着花圈、举着横幅、喊着声援北京学潮的口号闯进车站并静坐卧轨。到天黑时，市领导、车站的干部职工以及公安干警们好不容易把学生劝走，发走了48次等列车，一伙歹徒又在夜色的掩护下，向车站伸出了疯狂的魔爪。他们在车站北面把堆在道边的备用钢轨抬上轨道，堵住了广州开往郑州的244次旅客列车。他们用棍棒敲、用石块砸，列车的玻璃窗被打得稀烂，旅客被打得直叫，东躲西藏。有30多名旅客在酷暑和歹徒的袭击下晕倒了。在这个危难关头，领导们想到了武警。

车站大门已被围观群众堵死，孙支队长率领部队从侧门进入站台。旅客一见武警，如同见到亲人一样热泪盈眶，有的喊出“武警万岁”的口号。

歹徒们聚集在车站北面的轨道上向这边猛扔石块。他和参谋长一合计，在铁路公安干警的配合下，指挥部队向歹徒们发起第一次冲击。大家赤手空拳，连腰带也没带。但命令一下，大家毫不犹豫地冲过去，驱散了歹徒和围观群众。

他们刚回到站台上，来不及喘口气，歹徒们又从黑暗的角落聚集起来，起哄、扔石头。于是他们又发起第二次、第三次冲击，歹徒们只好向飞机坪那边仓皇逃去，围观的群众也渐渐散去了。

接着，他们和铁路工人一道，把十几根12.5米长的钢轨从各条轨道上抬下来。到凌晨三点半，路轨全被清通。一阵尖厉的汽笛声响过，244次列车缓缓开动了。旅客们向立正站在道边护卫列车的武警战士挥手致意，有的还把饮料、

食品扔下来……

铁路向北延伸 100 多公里，是湖南省会长沙市。在这个尚未从严重的动乱中摆脱出来的古老名城，正义与邪恶还在较量着。

仍然是6月6日这天。傍晚，坐落在距火车站不远处的五一大道旁的武警湖南总队机关大院。院内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刚才，作战值班室接到省公安厅朱东阳厅长派兵去火车站南端人民路立交桥外解救48次旅客列车的指示。

说来也巧，刚刚执行任务回来的警卫中队少尉排长蔡琳正在澡堂里洗澡。听到通信员的呼唤，他立刻重新穿好衣裤，领着15个兵到操场，与一直在机关待命的机动中队的战友们汇合，跟着副总队长张显伯、司令部许贵南副处长登车紧急赶赴现场。

时间紧迫，上车前没有动员，现在，许副处长在车上向大家交待任务，作临战前的动员……

雄伟壮观的长沙火车站，是长沙人民的骄傲。这座竣工于70年代初的建筑物，其设计之新颖，气势之磅礴，在它建成后的10多年里，一直是全国第一流的火车站。在候车楼正厅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山水画。这幅名为“醴陵沅芷岳色湘声”的巨画，集三湘四水几处中外闻名的风景为一体，真是别具匠心，独有特色。行色匆匆的中外旅客，都要停步驻足，识来辨去。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岳麓山下湖南师范大学的几位佼佼者。可是，这所大学等学校的另一些“佼佼者”却在这里干起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6月5日，他们聚在车站北头的五里牌，静坐、卧轨拦截列车。蔡琳和全排战士与机动中队的战友们费尽口舌，连带拉把学生们弄下轨道，把障碍物搬开，让被阻在车站内的

几列客车开开停停地向北驶去。可6月6日，在车站南端，广州开往北京的48次列车又被堵截了。战士们十分气愤。

“决不能让祖国的大动脉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中断，同志们有没有决心呀？”善于宣传鼓动的篮球健将许贵南副处长喊道。

“有！”大家异口同声，气冲云霄。

汽车停在了立交桥旁。蔡琳第一个跳下。别看他长了个1.85米的个头，动作却异常轻捷迅速。在他身边落地的是机动中队排长熊育武，一个与妻子虽喝了交杯酒，却未入洞房的新郎。

现场乱成一锅粥。绿色的列车犹似一叶孤舟，被围浮在身。有几个歹徒还窜上列车行凶。司机被打伤，旅客躲在车人头攒动的海洋之中。一伙不法分子用石头、棍棒猛砸座椅下，叫声、骂声、哭声连成一片。拦住列车却又控制不了局面的学生只好乖乖地退到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中，眼睁睁地看着漂亮的列车被砸。

“武警来了！”有人喊道。围观群众立刻闪开一条道。蔡琳、熊育武率领战士们冲进人群，沿列车呈一字形排开，隔开群众，制止打砸。

“有人在车上行凶。”

“上！”熊育武一挥手，首先抓住了车厢扶手。

“等等。”蔡琳拦住他，建议说：“我先到车那边侦察一下”。到底是指挥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只见他跳下月台，猫腰从列车底下钻过去，到了列车东面。这边临土坎，围观的人不多，旅客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西边。他双手扳住车窗下沿，轻轻一跃，用双膝抵住车厢，悬起身子。但见车厢内一片狼籍。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于是又到另一节车厢观察。在六

号车厢南头，他见一个彪形大汉手持尺把长的藏刀猫腰蹲在厕所门边。他立刻跳下钻回西头，把情况告诉了熊排长，并说：“我帮几个战士从六号车厢的北头上去抄他的后路，你们在南头顶住车门。”“好！”两人分头行动。

见武警上了车，围观的群众顿时安静了许多。一双双或明或暗的眼珠折射出不同的心态。对熊育武来说，还有一个人正在注视着他，那就是在长沙南郊独守新房的妻子。

现在，他冒着危险堵住了这扇车门。“哐啷”，金属的碰撞声。他立刻一跃而上，和仓皇下逃的歹徒相撞，他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蔡琳追上，卡住了歹徒的脖子，扭住了歹徒的另一只手。他们把歹徒押下车时，围观群众和车上旅客高呼“武警万岁”。

这时，另3名歹徒也在其他地方相继落入我公安、武警战士之手。

接着，官兵们爬上车顶，钻到车下，把上面的人劝下来，把底下的人拉起来，把两边的人疏散开，护卫着汽笛长鸣、遍体鳞伤的列车向北驶去。

铁路由长沙向北延伸100多公里。座落在“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的洞庭湖畔的湘北重镇岳阳市，自古以来天下三大楼之一的岳阳楼和“君山斑竹、皇妃苦泪”的传说而名扬中外。刻于岳阳楼上的范仲淹的盖世绝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激励多少仁人志士奋发进取，努力向上！

动乱，使武警岳阳市支队的指战员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仍然是6月6日下午。火车站北面，市中心横跨京广大动脉的巴陵大桥上下，突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一些

学生以车站上停的一列油罐车(实为空车)是给北京戒严部队送油料为借口,在桥下的轨道上横放了三根25米长的钢轨,并在那儿静坐示威。一些“操子伢子”(岳阳土话:流氓)混在里面起哄煽动。

岳阳支队的60多名官兵在副支队长易和池的率领下奉命赶往执行清场任务。他们把钢轨抬下来,但学生和“操子伢子”又抬了四根上去。就这样抬下来又抬上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避免发生冲突,经请示市领导同意,易副支队长率领部队暂时撤离,等晚上人少时,再来清理。

晚上十二点多钟,支队80多名官兵,会同公安干警、消防队员以及铁路工人又一次来到桥下。这时桥下只剩下一些“操子伢子”,围观的群众也不多了。官兵们强行把“操子伢子”带离现场,齐心协力,抬走钢轨,清除其他障碍物。

火车站抓紧时机,把阻在车站的四列客车和两列货车陆续向北发出,并通知在车站南面荣家弯车站停了10多个小时的湛江开往武昌的162次旅客列车进站……

“操子伢子”们傻眼了,立刻打电话到岳阳师专,造谣说武警打伤群众,强行抬走障碍物。

“那列油罐车也开走了。”

立刻有几百名学生打着“讨还血债”的横幅,走出校门,朝巴陵大桥蜂拥而来。

这时,车站方向的汽笛声由远而近,强烈的灯柱越来越近,162次列车隆隆地开过来了。

学生和“操子伢子”们不顾一切地往铁路上猛冲,大桥上下围观的群众陡增,有人还在桥上燃放起鞭炮。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易副支队长大声喊道:“同志们,

挽起手来，堵住……”

官兵们迅速抢占住那个10多米长的道口，手挽手地筑起一道人墙。顿时，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碰在一起，大桥上下乱套了。

“同学们，用劲呀，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声援北京！”学生在喊。

“打呀，打死武警，不让火车开走！”“操子伢子”在狂叫。

拳头雨点般地落在官兵们的身上。帽子被掀掉了，领花和肩章被扯掉了。有的同志负了伤，但官兵们没有一个后退。

汽笛长鸣，车轮隆隆，列车呼啸通过大桥。

一场流血事件避免了。但铁路又被堵塞了。

7日晚上，易副支队长又率领100多名官兵第三次来到秩序混乱的桥下。桥上桥下仍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官兵们分成三个组。一个组在桥上疏散围观的人群，一个组在大桥和火车站中间的玻璃总厂门前作预备队，一个组在桥下劝说学生。

在指战员们耐心地劝说下，又见并没有人被武警打伤，学生们渐渐觉悟过来，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现场。

一个“操子伢子”还在桥下造谣煽动，战士们奉命将其扭走。其他“操子伢子”胆怯了，纷纷溜走。

指战员协助铁路工人抓紧抬走钢轨，清除其他路障。

到凌晨三点多，先后有11列火车在他们的护卫下通过大桥。

随后，他们留下30多名战士，由司令部上尉参谋钟抗梅带领继续坚守现场。

天亮后，战士们开始清洗桥墩上的标语口号。

也就在那天，国务院发出了《坚决制止冲击铁路，确保运输安全畅通》的通告。

至此，京广大动脉开始逐步恢复正常营运。

第三篇 正气凛然的反击

古城长沙。1989年4月22日，一个疯狂的周末。

这天上午九时左右，从烈士安息、鲜花盛开、树木葱茏的岳麓山下的几所大学里，涌出了一批批由大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抬着花圈、举着“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要民主，要自由”等横幅、标语，呼喊口号，从溁湾镇穿过湘江大桥，沿着繁华的五一大道游行示威。他们所到之处，车流停滞、人流涌动。

太阳隐去，阴云密集、空气沉闷，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成批的游行队伍渐渐散去。但五一大道两边的几个主要地段，仍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群。傍晚，围观群众陡增。尤其是五一广场、老火车站广场、省政府门口和长沙火车新站广场，更是人挤人涌，交通开始阻塞，连自行车也很难推过。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出来闲逛和看热闹的，但也混杂着许多居心不良的不法分子。这伙人东窜西钻，四处寻找时机，并造谣煽动，以便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他们先是乱喊乱叫、乱跑乱窜，后又乱踢已关闭的商店大门，推倒街道旁停放整齐的自行车，并乱扔砖头，挑起围观群众吵架斗殴。顿时间，整个大街一片混乱。

于是，趁着混乱，不法分子开始了打砸抢活动……

19点左右，五一广场附近，有五六个年轻人拦住一辆行

驶艰难的小轿车，并跳上车顶使劲跺脚。旁边的人连声高喊：“一二三”，“加油！”一个膀大腰圆的家伙跺够了脚，突然从车上跳下来，抄起一根木棒对着围观的人群乱舞。另一群人则围住一辆大卡车，跳上跳下，狂呼乱叫。

“哐啷”一声脆响，五一广场中心的交通岗亭的玻璃被砸碎了。

“一二三！”路旁一排排的交通护栏被掀倒；

“乒乒乓乓！”市工商银行旁的报刊零售亭被砸开，书报被抛洒在街头。

20点30分左右，一个歹徒卸下一个自行车铃，砸碎新华削面馆宽大的茶色门窗玻璃。紧接着，一伙歹徒狂叫着冲进这家多次被评为先进企业的店里，砸桌子，掀柜台，丢碗筷，抢吃的，抢钱箱。随后，更多的歹徒砸抢了新华楼对面的新燕地毯商店、港澳眼镜店等商店。同时，一伙歹徒在火车新站候车大厅前砸烂商店柜台，抢劫商品后，又朝繁华的商业中心黄兴路跑去……

灯火通明的总队作战值班室。电话铃声、对讲机、电台、监听台里的呼叫声、询问声、报告声接连不断。气氛异常紧张。政委段铭康、副总队长刘诗侯、张显伯、后勤部长杜必成神情严肃地坐在沙发上，他们忽而交谈几句，忽而通过拿着对讲机的内卫处处长邢卫与分别在省委、省政府负责一线指挥的副政委顾荣琪、参谋长李传校联系。根据省委、省政府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武警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省委、省政府等重要目标的安全。有关部队已于两天前分别进驻这些重要目标。白天游行队伍已冲击了省政府大院，但在干部战士手挽手的人墙面前，省政府大院未遭破坏。但学生们临走留下话：“晚上再来。”指挥员们立刻派出便衣，在政

治部主任霍起连带领下，分别深入溁湾镇、烈士公园、五一路等地观察动向。同时组织机动兵力待命，准备处置任何突发性的严重事件。

天黑了，没有“学生出发”的报告。电视机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结束了，仍未见学生行动。

“1007、1007。”约摸20点时，桌上的对讲机里传出呼叫声。

“是霍主任”。邢处长马上拿起对讲机：“霍主任，我是邢卫，我是邢卫，讲”。

“我们从烈士公园走到了五一广场。现在我们在省政府第四招待所三楼观察。对面的商店里有一伙歹徒在搞打砸抢，围观群众数万，情况十分紧急。现在我开着对讲机，请你们听听打砸抢的声音。”

邢处长手中的对讲机里立刻传出金属的碰撞声、玻璃的破碎声和狂呼乱喊声。

段政委霍地站起来，双手叉腰，眼睛睁得溜圆。他对邢处长说：“赶快接朱厅长。”

朱厅长回话说，他们已接到报告，并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做了汇报。公安厅准备派便衣抓歹徒。要求武警的机动兵力作好准备，等候省委、省政府的出击令。

命令通过电波传到座落在河西的溁湾镇北侧的长沙支队。静候在作战值班室的支队长陈三业、副支队长李集业、副参谋长刘道爱等领导一商议，由刘副参谋长去集合机关干部战士，同时向驻扎在湘江大桥下的一中队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

便衣公安出动了。但歹徒们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他们不仅继续打砸商店，还疯狂地围打公安干警。在湘绣大楼

前，一个公安干警刚要下手抓歹徒，立刻遭来一伙歹徒的围攻，幸亏湘绣大楼的10名女店员打开小门救他进去，才免遭毒手。

“是动用武警的时候了！”省委、省府领导下令武警和公安干警全面出击。

在长沙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参与指挥的武警长沙支队政委陈访涛立刻向他的搭档陈三业支队长转达了出击命令。

马上隆隆，车灯大开。吉普车开路，摩托车、大卡车随后，箭一般地驶上湘江大桥。一中队的40多名官兵已等候在大桥中央通向橘子洲头的引桥口。

“怎么，来了这么多？值班的留足了没有。”看到精神饱满的战士们争先恐后的样子，刘副参谋长激动了。

“本来想多留几个，但大家都争着来。”中队长翁培根答。老兵走了，新兵未补进，他们中队的兵力一直很紧张。

警笛尖叫，车轮滚滚。行至桥东，道路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堵住。他们只好绕路从沿江大道开进黄兴路。

一群人拦住车辆。一个好心人上来对吉普车里的李副支队长说：“去不得，他们好凶，你们又没带武器，会被打死的！”

武警战士的神圣职责激励着战士们，人民的危难召唤着战士们，他们哪里顾得上个人的生死。

“请你们让开，让我们开进去！”李副支队长大声对围观群众说。群众立刻闪开一条道，队伍象尖刀插进动乱的纵深地带。这时，指挥学校的300多名学员也乘卡车从五一路东部开进来了。公安的摩托车队也开进来了。

一时间，警笛声声，群众无不为之振奋。

各路人马汇合后，立刻编成几十个小组。一张法网迅速在十里长街撒开。

“站住！”

“住手！”

警徽闪光处，一双双有力的巨手扼住了歹徒们罪恶的魔爪。

火车新站，两个手持杀猪刀的歹徒在车站商场行凶、抢劫。某分队指导员雷培创带领几名战士冲上去，夺下歹徒的尖刀，将其抓获，塞进警车。

新华楼对面，两个歹徒正在撬港澳眼镜店旁边一家商店的卷闸门。两名战士见了冲上去，一人扭住一个，交给跟上来的公安干警，押上摩托车。

长沙饭店，五六个歹徒在里边抢东西。中队长翁培根领着几个战士冲进去，一阵搏斗，歹徒束手就擒。

至凌晨两点，武警各路官兵协助公安干警先后抓获了歹徒90多名。少数歹徒仓皇逃窜，局势很快被控制。

接着，官兵们又和公安干警一道，沿五一大道疏散围观群众。到凌晨四点，围观群众渐渐散去。战士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坚守岗位，巡逻车鸣着警笛穿梭于大街小巷。

火车站巍峨的钟楼又一次敲响了钟声，声音是那么清脆、宏亮，悠扬。钟声中，曙光来临了。

动乱结束后，省政府一位领导说：“长沙后来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事件，与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及时平息‘四·二二’事件所造成的威慑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莲城湘潭。1989年5月21日夜晩，一个疯狂的星期天之夜。

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又一次在毛泽东同志家乡，一座小巧玲珑的城市里进行。

湘潭市政府一院办公楼前，在这儿静坐示威快一个月的

数百名青年学生，今晚突然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他们已不再局限自己的小圈子了，有的串来串去，有的在群众面前大声演讲。围观群众越来越多。院里院外喧嚣之声不绝于耳，谣言四处蔓延，什么“天津宣布独立了”、“邓颖超脱离共产党了”、“18集团军要途经湘潭去长沙镇压学生”等等。

一排武警战士盘腿静坐在大楼前的台阶上，以赤胆和忠诚隔开了两个世界。武警湘潭市支队政委过自奇在这里坐阵指挥。面对这种混乱局面，这位在公安战线工作和战斗了20多个春秋的老兵敏感地意识到：一场风暴将随时有可能降临。为谨慎起见，他决定把新兵连的其余新兵全部调到市政府，以备应急。他通过对讲机向在支队机关作战值班室坐阵的支队长张汉林谈了，张支队长赞同，并向新兵连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这事刚定，过政委手中另一个与公安系统同频道的对讲机传出紧急呼叫声：“平政路派出所告急，平政路派出所告急，一伙歹徒在这里搞打砸抢烧，叫嚷要血洗派出所，要所长的人头……”

市公安局黄副局长急匆匆走来，请过政委赶快派兵去解救平政路派出所。

此时新兵已从轮训队出发。过政委当机立断，决定从身边的30多个人中抽15名战士，并准备从市人大和市府二院执勤点调两个干部带队。他拿起对讲机正要喊话，一直站在他身边的支队政治处干事段建新上尉毅然请战说：“政委，来不及了，我去！”声音是嘶哑的（他已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却是有力的。

“你？”过政委望着这个满身秀才气的干事，略一犹豫，随即用信任的眼光望定他说：“好，你去，注意安全，多请示公安局的领导，保持联系！”

话音刚落，下岗回楼内休息的代理班长罗军葵、老战士朱毅生、周金军、邓立山和一些新兵闻讯先后跑到他跟前，争先恐后地要求道：

“政委，我去！”“政委，我去！”

过政委点了14个兵，简短动员几句，命他们从后门赶赴现场。

段建新领着14名战士刚出后门，遇着前来增援的支队后勤处助理员姜友良带领的7名战士。他们一起穿大街，过小巷，飞速朝现场奔去。

位于湘江河畔的平政路是湘潭市最古老而又最繁华的地区。这是一条老街，大部分房屋还保留着过去的原样。该路派出所近几年大胆改革，建立了派出所、街道、厂矿单位三级治安联防网络。在这张疏而不漏的法网下，许多不法分子受到严厉打击。为此，一些不法分子视年年被省市评为先进单位的平政路派出所为进行不法活动的障碍，把派出所年轻的陈所长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一直伺机报复。现在，动乱给这些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这伙仇视社会主义的人造谣说公安干警抓了学生，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大打出手，砸坏派出所的门窗，疯狂地往里冲击，还烧毁了停在门口的一辆三轮执勤摩托车。旁边的香花园酒家也未能幸免，反动气焰极其嚣张。一时间，招来数千围观群众。增援的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赶到后，他们或混进围观群众中，或爬到树上，或躲进黑暗的角落，揭起街边铺路的方水泥砖，不断向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投掷。

段建新和他的战友们，手挽手地沿街由里往外疏散人群。公安局黄副局长同时用喇叭喊话：“围观的群众注意了，今晚平政路派出所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请大家不要轻信谣

言，配合我们执行清场任务，赶快离开此地……”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他们抓了学生，我们要向他们讨还血债。”一个歹徒在人群中狂叫。随即是一阵雨点般的石块飞了过来。十几名战士分别被打中。新战士李宁的头部被石块打开一道口子，鲜血直流。

“散开！”段建新大声喊道。战士们立刻闪到路两边，隐蔽在粗大的梧桐树背后。邓立山扶着李宁藏到树后。这个兜里揣着“父亲得肺癌，速归”电报的黑脸膛战士见战友受伤，气得牙齿咬得格格直响。一旁的战士朱毅生气得揭起一块水泥砖就要往前冲。段建新一把将他拖住了，厉声道：“不要乱来！那么多群众，打伤了无辜，我们怎么交待？”

这句话提醒了朱毅生。是啊，领导上反复交待我们，要克制忍让，不要因为我们的不慎造成事态的扩大化。对面密密麻麻这么多群众，都是歹徒？显然不可能。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真是憋死了！”

“大家听着，”段建新又吩咐道：“我再强调一次，没有指挥部的命令，谁也不许动手，免得伤了群众，激化矛盾。大家注意隐蔽，注意观察，看打石头的都是些什么模样的人，等反冲击时好抓。”

话音刚落，“叭叭”几声脆响，路灯被歹徒打灭了，街上顿时变得漆黑一团。

黑暗中，憧憧人影伴随着杂乱的哄叫声，慢慢地逼过来。段建新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请示并得到市领导、局领导的同意，决定组织一次小冲击。

段建新喊声“冲！”大家如出山的猛虎，高喊着“冲啊！”扑将过去。那伙人吓坏了，掉头向后跑。

但段建新见人群乱成一窝蜂，怕群众互相踩伤，忙喊

道：“停止冲击！”

罗军葵望着散退的黑影群，脑瓜一转，想出一条妙计，遂对段建新说：“段干事，我和周金军不撤，躲在这个胡同口，把打石头的人看准了，等会你们再冲，我们扑上去抓人。”

“好！”段建新表示赞同，叮嘱道：“注意安全，不要随便打人。”于是段建军招呼其余的人撤回原地。

歹徒们见武警撤了，又怂恿群众反冲过来。一边喊“打呀”，一边扔石头。

看着一小伙歹徒过了胡同口，段建新又指挥大家冲过去。歹徒们慌忙退却。罗军葵和周金军看准了两个打石头的家伙，突然从胡同口斜刺冲出，一人抱住一个，夺下他们手中的石块，反剪了手，交给冲上来的战友带回去，随又躲进胡同口。这办法还真不错，几次小冲击下来，抓住四五个歹徒。

后来一次，一个歹徒靠在胡同口打石块，周金军急不可奈，不待战友们冲上来，就扑上去一把抓住那家伙的衣领往里拖。那家伙来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衬衣就要溜，并高喊：“这里有武警，这里有武警。”

罗军葵见了，几步追过去，被迎面飞来的石块砸在腹部，周金军的腿也被石块打破静脉，血流不止。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歹徒们狂叫着朝胡同口冲来，石块打在墙上咚咚直响。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黑影突然从右边雨湖公园围墙边的梧桐树窜出，挡在罗军葵和周金军前面，朝歹徒抛了几块石子，并高喊：“不要命的就来！”这是朱毅生。

“不要打石头。”罗军葵劝止朱毅生。

歹徒们见没再打，又慢慢逼过来。这时，随着一阵尖厉的警笛声，两道雪白的灯柱划开围观的人群，一辆消防车开了进来，支队后勤处陆振卫助理员和轮训队黄青山队长等干部奉命率领30多名新兵赶来增援了。段建新把部队分成三个班，街两边各一个班，自己带着一个班堵在中间。他们配合喊话，频频向歹徒冲击。这时已是凌晨四点多了。段建新清楚，天一亮歹徒们见攻不进来，定会逃走，以后再抓，困难就大了。他和几个干部一合计，决定采取“疏退群众、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办法，将歹徒一举抓获。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赞许，并由伍副市长用对讲机调动公安干警从后面包抄。

计议妥当，段建新领着罗军葵、朱毅生等老兵执行引诱歹徒的任务，其他同志由陆振卫等人率领做大反击的准备。

消防车大开车灯，邢书记在车后向群众反复喊话。

段建新等人在车灯的照引下向前冲了一段，立刻招来一阵石块。段建新的右腿被砸伤，鲜血流了一腿。

“你下去，我们来。”罗军葵劝他。

“没事。”他血都不揩一下，继续冲。一会，他们佯装被击垮，你搀我扶地向后退。

“武警被打退了，冲啊！”歹徒们狂叫着，把路边的10多个垃圾桶推倒作掩体，边推边扔石块地逼过来。

段建新他们停下，显得很狼狈地胡乱抛了几块石子，又往后退。

“武警不行了，冲啊！”歹徒们迫不及待了，撤下垃圾桶，发狂地冲过来，30多名歹徒很快暴露在车灯下。

经过反复喊话，围观群众渐渐向湘江大桥引桥边的花市散去。歹徒和群众很快分离。

这边，市领导时对讲机里不断传来各路公安干警“到位”的报告声。

是反击的时候了。伍副市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不顾伤痛、劳累和困倦，以排山倒海之势压过去。歹徒们一见突然上来这么多武警，吓破了胆，慌不择路，或钻胡同，或爬雨湖公园的围墙，或转身朝人群中跑。但晚了，四面八方突然冒出亮闪闪的警徽。

“站住！站住！”呐喊声震裂了夜空。

朱毅生飞速追上一个歹徒，将其绊倒，交给后面的战友，又上去绊倒一个……一个歹徒爬上围墙，眼看要翻进公园，他大喊一声：“看你往哪里跑！”一个腾跃动作，拽住歹徒一条腿，将其拉了下来。

歹徒们大部落网，小部分“杀”出包围圈后向湘江大桥引桥下逃去。

追红眼的朱毅生哪里肯放，他看准那个穿花格子衬衣、留长发的歹徒紧追过去。罗军葵、周金军、邓立山等战士也各看准一个歹徒穷追不舍。

伍副市长怕战士们遭暗算，连声呼喊：“不要追了！不要追了！”

战士们哪里肯听，一直追到桥那边的工人文化宫，直到将歹徒抓获。

这时云集在夜空中的乌云突然化开，暴雨倾盆而下，仿佛老天爷有眼，要冲刷掉歹徒们留下的污垢，冲净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也为英雄的武警战士洗尘，为正义反击的胜利奏乐欢呼！

上海铁路大悲歌

吴 江

引 子

1966年11月10日凌晨1时,在一片鼓噪声中,成立才刚刚一天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立刻作出了一项“庄严”的决定:组织一大批“革命造反派”强行乘火车到北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上海成立“工总司”的喜讯,并要当面向毛主席“控告上海市委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列车停在上海郊外的安亭站,上万名“工总司”的对立面群众从上海市乘坐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在这里展开了严重的冲突。于是,宁沪线全线停车,南来北往的列车阻断,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标志着上海进入了全面动乱。

悲剧不应重演。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在23年后的今天,悲剧在这里又重演了。

6月6日,上海光新路铁路道口,骤然间火光冲天,熊熊的烈火映红了半边天,滚滚的浓烟弥漫了几里路。从北京开往上海的161次客车顷刻间化为灰烬。这是共和国建国以来一起罕见的列车被烧毁的严重事件。

上海的脉搏与北京紧密相连。“光新路事件”是上海与北京的动乱遥相呼应的证明。

或许是现代信息传递工具的高效率，或许是一小撮阴谋家的策划之精心，这两个我国最大的城市，在动乱中遥相呼应。北京刮起一阵风，上海必有一层浪。

4月15日晨7时53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噩耗一经宣布，北京天安门广场迅即出现了借悼念胡耀邦之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活动，上海部分高校的哀乐声中也随即出现了与悼念耀邦极不协调的调子，矛头直指党的领导。

中南海新华门遭受冲击，北京的形势日益严峻；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则在作鼓动宣传，上海的局势在逐步升级。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当天下午，中共上海市委为了及时制止这场逐渐蔓延到上海的动乱，召开了万人大会。市委书记江泽民号召全市人民坚定地贯彻中央精神，坚决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宣布了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决定，撤销钦本立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这个时候，上海的游行、静坐、绝食、声援行为，及其标语、口号已与北京的同出一辙，一脉相承。

5月19日晚，北京召开了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杨尚昆作了重要讲话，宣布首都实行戒严。上海静坐、绝食的学生也效仿北京的学生，陆续撤离现场，至20日凌晨2时45分，绝食达5天之久的学生全部撤离市政府门前。但是，如同北京的局势更加恶化一样，上海的事态也日趋严重。全市不少交通干道阻塞，拦车、爬车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着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调运。5月2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不得不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提醒全市人民：这种局面如不迅速改变，必将对上海经济建设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和混乱，也将给每

一个家庭和市民增加更大的困难。

一小撮阴谋策划动乱的家伙对政府的告市民书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地加以煽动。5月22日凌晨，华东师大数千名学生在一小撮坏人的挑动下上街游行。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西藏路桥等被堵得水泄不通，上海市区南北交通被切断。此时，一个蛊惑人心的谣言在蒙蔽着越来越多的群众：已经得到准确消息，解放军已进入市郊，上海即将实行军管。

上海更加混乱了。

5月22日晚上，朱镕基市长发表电视讲话，告诫全体市民：“上海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已经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5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又发出《告全市职工书》，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

但政府的号召在学生中却无济于事。江湾五角场成排成排的学生席地而坐、阻拦交通又达数小时。学生们的神经中枢几乎都被北京的学运牢牢牵制着。5月28日、29日，一名自称为“赵文丽”的北京来人，连续在上海几所大学口吐白沫地发表演讲：“这次学生运动，北京人民都有这样一个深切的感受，辛亥革命把皇帝都打倒了，难道中共领导的政府我们就不可以反对……”

上海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6月2日，苏步青等10名老教授对局势深表忧虑，他们发表了公开信，真诚地希望同学们尽快复课。6月3日至4日，北京事态由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消息传开，上海的形势更加恶化。

6月4日下午，市区的1080辆车辆被堵。这在上海的历史

上绝无仅有；近200辆公共汽车轮胎被刺破、放气，重要交通要道均被设置了路障。这与北京的暴徒用的是同一手段。直至6月5日，市区130条公交线路全部中断，郊外运输车辆都无法进入市区，上海交通彻底瘫痪，数十万职工不能按时上班。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不得不再次发出《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指出：“上海正面临着稳定还是大乱的紧急关头。”号召党员和市民迅速行动起来，制止大乱。

极少数阴谋家和歹徒得知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已取得初步胜利，天安门广场已回到人民手中，于是孤注一掷，妄图全面破坏交通，迅速冲向了铁路。

继漕溪路口后，曹安路、桃浦路、三原路、潭子湾、光新路等市区主要铁道路口，顿时集结起数以千计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极少数歹徒混杂其中，时而煽动坐轨拦车，时而带头围堵道口，时而设置路障，时而投石击车。

大动脉梗塞了。一列列火车被迫停驶，一节节车厢伤痕累累。

宁静的夜空燃起了冲天的火光。

光新路铁路道口在哭泣。

光新路铁路道口，位于上海新客站至上海西站区段，是全国铁路运输最繁忙的地段，它扼沪宁上下行线和沪杭线外环的咽喉。

一伙歹徒早已对它虎视眈眈。他们看出了这个地段的重要性，一旦把这里堵塞住，就可迫使上海铁路运输全面瘫痪，就可迫使上海市委、市政府垮台。

6月5日凌晨，一伙冒充“大学生”的人，来到光新路铁路道口进行演说，煽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在这里坐轨拦车。

7时40分，由哈尔滨抵沪的56次列车首先被堵截。

紧接着，南昌抵沪的86次列车被堵截。

险情相继出现，告急电话纷纷涌向铁路主管部门。

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6月5日下午，500多名公安干警和铁路机关干部疾速赶赴光新路道口，劝阻、疏导人群。凡有列车开来，500多名公安干警和铁路机关干部就手拉手，用身体组成一道人墙，保护列车通过。至6日凌晨6时半，60多趟客货列车在他们组成的人墙的保护下，安全地但又十分艰难地通过了光新路口。可是，仍有103趟货运列车和47趟客运列车受阻，上海站积压旅客已达2.3万人。

天色渐渐放亮，道口的人群陆续散去。执行任务的公安干警也大部分撤离了现场。一切似乎已经平静下来。

然而，这伙蓄意制造动乱的歹徒仍不甘心，他们再度返回道口，继续进行煽动，致使本已散去的围观群众重又聚集过来。这时，曾因流氓行为被劳动教养1年零8个月的上海市第七织布厂女工王霞，公然煽动群众坐轨拦车。一些曾被公安部门处理过的车票贩子、烟贩子和其他违法分子则乘机捣乱，使道口人群越聚越多，一场恶性铁路交通事故正在悄悄逼近……

6月6日晚20点31分，光新路道口员接到上海站方向的潭子湾道口发出的接车通知：由上海客运站（老北站）开往南翔的4502次单机（火车头）已发车。

光新路道口的栅门立即关闭。

但是，就在4502次单机由东向西行驶至光新路道口东端100余米处时，突然被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拦住，单机被迫停车。

电话铃又响了，道口员又接到上海西站的来电通知：由北京开往上海的161次旅客列车已驶来。道口工作人员当即用高

音喇叭反复广播，要求围观、堵车的人群散开。

“出动这么多民警，是为了运军人、运坦克。”别有用心的家伙用谣言挑唆着围聚的人群。人群向被拦阻的单机涌来，铁路线上的人数剧增。

20时43分，161次列车按运行计划驶进了光新路道口，情况处于万分危急的状态。

“闪开、快闪开，危险！”在场的公安干警大声疾呼。与此同时，161次列车司机也发现了前方铁路上有人群，马上打开大光灯，采取了紧急掣动刹车的措施。可是，巨大的惯性已无法使行驶中的巨龙立即停下。当机车滑过邻线那列被拦阻的4502次单机旁时，仍滞留在线路上的几个人倒下了。结果6人死亡、3人受伤(包括间接死伤)。

惨祸酿成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感到用鲜血动员群众闹事的机会终于到了。

“我是铁道学院的大学生，我们4名卧轨请愿的同学被压死了。”歹徒孙继江冒充“大学生”，捡起4双伤亡人员的鞋子爬上车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实际上，伤亡人员无一人是大学生。

“打死司机！”“烧死司机！”一些歹徒亢奋异常，狂呼乱叫。

“是警察用枪逼着司机开车压死大学生的！”谣言越传越离奇，人越涌越多，骚乱越演越烈。

瞬间，机车的挡风玻璃被石头、砖块全部砸烂，光新路道口房内价值几十万元的通讯设备被砸得支离破碎；司机被歹徒们打倒在地，险些丧命；进行现场抢救的公安干警不时地遭到不法之徒凶狠的围攻、殴打……

这时，3名窥视已久的歹徒趁着混乱取来几捆稻草，点燃

后扔进了位于第二节的邮政车厢，企图烧毁列车。由于火苗太小，未能得逞。他们仍不死心，其中一名歹徒回家取来一瓶煤油和一件旧衬衣，重新点起火种，扔进了邮政车厢。只听“轰”地一声，火苗窜起，列车烧起了熊熊大火。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迅速向旅客车厢逼近。

无情的火苗狂舔着机车尾部。尾部驾驶室的玻璃被火烤裂了，表面油漆被烤得起了泡。

火急！火急！十万火急！

倘若火车车头被烧，装有3000公升柴油的油箱必然被引爆，邻近的硫酸厂、化工厂必被波及，后果不堪设想！

6日22时59分，消息传到市火警调度室，武警消防总队立即派出闸北、宜昌、真如、大场、静安5个中队的9辆消防车，从四面八方奔赴出事地点。副支队长黄书珂、副参谋长胡刚分别担任现场正副总指挥，乘坐一辆指挥车呼啸而出。

闸北中队的一辆消防车在前往现场的途中，由于层层路障和围观群众的堵截，只好绕道行驶。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关闭了车上的警报装置，几经周折，终于到达距火场100米处的地点。

“请注意：指挥部命令，已接近火场的中队，迅速找到消防栓，不要与围观的群众发生冲突。”闸北中队先派战士张须带穿便衣前往火场侦察道路情况。小张挤进围观的人群，发现列车的第一节车厢已全面燃烧，火借风势，以平均15分钟烧毁一节车厢的速度，向西面车厢蔓延。火焰高达数米。驾驶室玻璃被火烤裂了，表面油漆被烤得起了泡。

当时，由于天黑，能见度很低，四周云集着数以万计的围观群众，给寻找消防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中队干部赵伟兴、战士陈良、汤泉林从燃烧的车厢正北的交通西路由西向

东寻找。

一伙歹徒将他们赶了回来。

歹徒们杀气腾腾地说：“你们不把消防车开走，就一起烧掉！”

5名指战员，一边进行宣传劝说，一边坚守岗位。“去你妈的，少来这一套。”十几个歹徒的拳脚雨点般地落在指战员的身上。两名歹徒乘乱将车上的吸水管拿走。歹徒将车头砸扁，甚至将一名消防人员推入燃烧着的车厢底下。消防车被迫由西向东撤到硫酸厂的附近。可是，歹徒们的暴行还在继续升级。他们掀翻了交通岗亭、冲击公安部门设在现场的指挥点，冲击邻近的上海硫酸厂，将6辆公安摩托拖出焚烧，制造了又一个火场，使本来难以控制的局面越发不可收拾。

这时火势已经扩展到第三节车厢，并且严重威胁着距现场30米处的居民住房、50米处的宇宙皮鞋厂和100米处的硫酸厂。若不迅速控制，势必造成更大的灾难。

“全部消防车排除一切干扰，全力扑火！”指挥部发出了扑救的命令。9辆被迫撤退的消防车艰难地排除障碍，一步步靠近火场。

宜昌中队刚刚铺设好水带，正要出水时，歹徒将水带接头拉掉。“谁要灭火，就把谁扔到车厢里！”歹徒们穷凶极恶地喊叫着。战士陆敏被6名歹徒推到燃烧的车厢边，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消防队员再次组织出水时，歹徒们先用30多公斤重的石块压在水带上，迫使供水中断。之后，歹徒又用三角刮刀刺破水管，使供水中断7次之多。

“火车头有3000多公升柴油，如果不及时扑救，将会发生爆炸。”战士们的警告，并没有唤醒歹徒的良知。一名歹徒

拿起消防车上的灭火机钢瓶向驾驶室内砸去。顿时，司机被打昏过去。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短时间内车厢已经烧到第八节。熊熊的烈火引着了铺设在天桥上的木板，距火场100米处的大丰化工厂也受到了严重威胁。火场的形势十分严峻。

无情的大火鲸吞着国家、人民的财产，9节火车车厢，6辆警用摩托车和900多袋邮件被焚毁，造成国家财产直接损失近300余万元。

部分围观群众的良知终于被唤醒了。他们主动站出来，配合消防队员维持秩序，使消防队员们迅速开设6根干线，控制火势，及时保护了天桥和最后10节未燃的车厢。

屈辱比死亡更折磨人。有血有肉的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忍辱负重。朱镕基市长深感不安：“为了大局，我们只能要求你们克制忍让。你们受的委屈太多了。”

现在，光新路铁路道口，这个京沪干线的咽喉，又响起了的车的鸣笛声。然而，光新路列车焚烧事件仅仅是上海滩动乱的一个缩影。对于战斗在上海滩上的人民卫士，人们很少知道，在这之前，在这之后，他们究竟吞咽下了多少苦涩的泪水，究竟有多少人的心头在滴血！

甘泉街道医院门前，几个歹徒凶狠地大吵大闹：“把那个警察拉出来”。歹徒们要求交出的这位民警名叫杨新太。

161次列车出事后，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从四面八方燃烧着的列车蜂拥而来。杨新太和战友们前来抢救伤员。但他们尚未靠近伤员，即被人群淹没了，分别遭到不法之徒的凶

狠围攻、殴打。他两次被歹徒打倒在地，头被打伤。他没有退缩，背起一个四肢骨折的重伤员突出层层重围，拦住一辆摩托车，将伤员抱在怀中送往医院。一伙歹徒尾随到医院，还要殴打杨新太。在医生、护士的严厉呵斥下，这伙歹徒才不得不悻悻离去。

在光新路道口房，上海铁路公安局副局长曹德隆正在这里坐阵指挥。

“去年，我倒卖1张车票被拘留15天，今天，老子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一个矮个歹徒边用石块猛砸道口房，边发疯似地叫喊。

“你今天还敢来指挥啊，你不怕死吗？”一个缺了两颗门牙，穿蓝色上衣的歹徒杀气腾腾地威胁着。

原来，曹副局长还兼任着上海新客站公安派出所的所长，处理过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光新路东道口的骚乱一开始，歹徒们就盯住了他。161次列车出事后，在现场实施组织指挥的曹德隆立即遭到了一哄而上的歹徒们的猛打，他倒在了地上，被残暴的歹徒乱踢乱踩。他被打成了严重的脑震荡。

平息骚乱后，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仅上海铁路公安局就有96名干警被歹徒们殴打致伤。

外滩。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楼的门前，人群密集，鱼龙混杂，谣言四起，议论纷纷。

然而，面对谣言，不乏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上海不可能实行军管。”一名外地青年对谣言表示不信。谁知就这一句话遭来了一场横祸。

“他是什么人，莫非是便衣。”“打他，往死里打。”话音未

落，一伙歹徒劈头盖脑地将这一青年打得满脸是血。

现场执勤的武警战士沈秋海、王会奎立即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雨点般的拳头。他们忍让、克制，强压怒火，没还一手。上海武警总队指挥部接到报告，立即派出40多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奔赴现场。这才救出了这个小青年和两名战士。

武警上海总队指挥部不时地接到这样的报告：

战士李德根被人用啤酒罐砸伤；

战士倪为中被打伤左眼；

战士王学连被人用杂物打在头上；

战士吕效阳的警帽两次被人抢去扔在地上；

有四个人手拿小旗杆正在执勤官兵的头上挨个敲打；

哨兵孙一军正在遭人拧鼻子戏弄；

一风骚女人以查看哨兵有无带枪为由，摸许从胜的臀部和腹部，大耍流氓。

.....

武警官兵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然而，在这种常人无法接受的屈辱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忍辱克制，严守纪律，始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避免了上海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深为不安地对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说：为了全局只能要求你们克制忍让，你们受的委屈太多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在慰问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时激动地说：“在连续两个月的斗争中，你们面对十分复杂的情况，表现出坚强的组织性，服从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沉着冷静，临危不惧，为恢复上海的正常社会秩序作出了重大贡

献。你们不愧是人民的卫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捍卫者，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队伍。”

骚乱震醒了上海市人民。十几万工人纠察队与武警、公安干警组成了铜墙铁壁。歹徒纷纷落入法网，受到严惩。“光新路事件”则是一曲上海动乱的哀乐。

为了及时制止这场严重的骚乱事件，上海公安机关从有关区、县调了千余名干警赶赴光新路现场进行抢险救援，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当场抓获制造动乱的11名歹徒。其他制造、参与骚乱的歹徒，不久也纷纷落入人民的法网。

6月7日，上海铁路局和公安分局迅速组成了事故、现场清理、善后接待、运输指挥等6个工作组，制定了一套尽快恢复通车的行动方案，并迅速组织实施。

6月8日晚上，朱镕基市长向上海市民作了重要电视讲话，他严肃指出：光新路道口发生的是一场上海多少年来没有过的严重骚乱。他号召全市职工和市民迅速行动起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

22时零8分，由上海开往济南的252次列车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安全通过光新路道口，至此，中断了49小时15分钟的沪宁干线恢复了通车。

骚乱惊醒了上海人民。

9日凌晨，10万工人纠察队员上街清除路障，并在各大路口维护交通，另有数万工人纠察队员和2000名武警战士分别集结在沪西、沪东、工人文化宫和上海工业展览馆，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击，制止破坏交通的违法活动。

4时10分，全部路障被清除，上海交通一举疏通。

4时58分，全市所有线路的头班车都已相继发出。

这一切表明，与当年的“安亭事件”成为上海十年动乱的前奏曲不同，今天的“光新路事件”却是上海动乱分子的一曲哀乐。

仅仅只有几天功夫，6月11日，上海市检察机关迅速将徐国明等10名动乱中纵火焚烧列车和破坏交通的罪犯，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提起公诉。

6月14日上午8时45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分别在第三法庭和第五法庭同时开庭，审理犯有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案犯徐国明和卞汉武。

徐国明，原上海啤酒厂合同工。他在6月6日夜晚，穿着印有“硬质合金6号”的蓝色球衣，在光新路口疯狂地焚烧警用摩托车。今天，他仍穿着这件球衣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在记者的摄像机和闪光灯前，他耷拉着脑袋供认：“我6月6日晚上9点20分到光新路铁道口。10分钟左右，我同一些人把两辆警用摩托车推到火堆里面。那天晚上，一共烧了6辆警用摩托车。此后，我又打了救火的消防人员，打在左肩上。接着，我又拉了铁栏杆横在铁轨上，不让火车头去拖未着火的第9号车厢。以后，我见9号车厢与8号车厢脱节，便同一些人企图扳倒9号车厢，未能成功。我就爬进9号车厢，撕下窗帘点火焚烧车厢。”

罪犯卞汉武，21岁，无业人员。在法庭上，他对企图推翻车厢，焚烧9号车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说：“我是轻信了谣言后才犯罪的。”

可叹可悲！

同日下午，另一案犯严雪荣被押上法庭。他今年32岁，

原是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工人。6月7日凌晨3时许，他窜到光新路骚乱现场积极参与骚乱活动，伙同他人企图推翻列车车厢，并点火烧车。

.....

罪犯的供认，证人的证词，再一次把骚乱中疯狂的一幕幕推到了众人的眼前。

15日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开庭，依法判处在骚乱事件中放火焚烧列车、肆意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备的被告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名被告不服，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

20日上午，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终审裁定，确认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量刑均无不当。徐、卞、严三犯均无法定从轻判决的条件，据此依法驳回三犯的上诉，维持原判。

21日下午，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三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继后，参与这次骚乱的罪犯彭家民、韦迎春、赵建明、艾启龙、袁智明、孙满红、高贵鸿、王霞、唐国良、赵家骏、林象利、单无光、仰大东、袁国正、钱红等，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又一次铁路事件使我想起了伏契克的话：

“人们，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啊！”

6月26日晚11时13分，由杭州开往上海的364次旅客快车行驶到松江至华阳桥协新的铁路三号道口时，第7号硬席车厢前部突然发生爆炸。

一声巨响过后，四周到处是飞溅开来的鞋子、衣片等物

品，不少皮肉漂浮在铁道两侧的稻田里。列车门窗上的几只零部件被抛到远达40余米处，24人被当场炸死，另有10人重伤，40余人轻伤。

事件现场，一名少妇正在哭诉着，句句话语催人泪下。

她叫邓腊梅，是湖北某市商场的业务员，今年才23岁。她是和新婚10天的丈夫来上海旅行度蜜月的。

当列车驰出松江站后，她正倚在丈夫身上昏昏入睡。只听一声巨响，接着感到头部被重物击了一下，便昏过去了。待她醒来后四处一摸，身边丈夫的头颅已被炸飞，座位也被爆炸气浪掀翻，触手之处皆是鲜血。

武警官兵立即赶赴现场抢救，公安部门迅速组织力量侦破。尽管案件尚未查清，但公安人员确认，这是一次人为的爆炸事件，爆炸的中心点在7号车厢前进方向的左侧厕所内，使用的是烈性炸药。

此举何人所为？人们暂且不得而知。

血和火的代价应该使人们更加清醒了。

四中全会新增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讲得很透彻：在中国，不论什么人，不论用什么方式搞动乱，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

这话使我突然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共产党人尤·伏契克在英勇就义前留下的那句遗言，权且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人们，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啊！”

巴山蜀水的诉说

刘宗银

一场令人深恶痛绝的骚乱，使秀丽的巴山蜀水顿然失色。她饱含悲愤的泪水诉说着1989年6月4日至6日在川西平原成都发生的事情。

极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骚乱分子同北京反革命暴乱遥相呼应：

他们在成都街头疯狂围攻、殴打执勤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

他们公然设置路障，堵塞交通，砸烂、烧毁军车和公共汽车；

他们明目张胆地纵火焚烧派出所、百货商场、电影院；

他们肆无忌惮地冲击党政机关，打砸抢烧宾馆、饭店；

他们无视法纪，到处招摇撞骗，无恶不作……

一时间，成都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交通瘫痪，乱石遍地，商店被迫停业，社会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人们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武警四川总队配合公安干警与犯罪分子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一 激战在市政府门前

6月4日，星期天。

清晨，武警四川总队开赴人民南路广场，对在那里静坐、广播的几十名大学生实施清场并在广场一线实行交通管制。

顿时，各主要路口被围观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有人冲着执勤武警狂呼乱叫，接着又组织人群向执勤部队发起冲击。

“请大家不要围观，不要冲击！”武警官兵耐心地劝说群众。

“打！朝他们狠狠地打！”声音未落，石块、汽水瓶、臭鞋、杂物便一股脑儿地飞来，几十名武警、公安干警被砸伤。

16时，执勤部队被迫后退，骚乱分子强占了广场。观礼台上、市政府门外的人民西路被堵得严严实实。

这时，人群中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叫喊：“大家听着，在广场播音的一个女大学生被警察剥光衣服连刺了7刀啊！”“还有，他们清场时，打死了好几个静坐的学生。”不明真象的群众顿时被激怒了。

沸腾的人群。有人高喊着“踏平市政府！”“把武警往死里打呀！”

刹时间，石块、卵石、汽水瓶暴雨般地倾泄在市政府门前，围墙被钢钎、砖头砸毁，门窗玻璃哗哗落地，大门也被撞得摇摇欲坠……

市政府告急！

被围困在市政府内的工作人员，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生命受到极大威胁。

“有武警部队在，市政府就在！”大家横下一条心，誓与政府共存亡！

面对丧心病狂的歹徒和失去理智的人群，手无寸铁的武警官兵沉着应战。他们一面加强对大院的防守，一面协助市政府转移停放在门前的汽车、机要文件、贵重的办公用品。同时，还保护好工作人员的安全。

与市政府相邻的市人大，此时也一再告急。

办公楼前，人如群蚁。

“人大不为人民说话，还留着它干什么！砸啊！”

一伙歹徒狂叫着向办公大楼甩来砖块、酒瓶。

人民的政府决不能让歹徒如此践踏！指挥员命令所属部队：做好防卫准备，坚守大门，坚决阻止歹徒冲进市政府、市人大。

歹徒们又发起了攻势，乱石如雨，汽水瓶横飞，这些不是武器的“武器”，无情地将战士们击倒、打伤。

16时30分，在广场上停放的三辆电车，被歹徒推向市政府。他们边推边嚷：“把车点了，推进市政府，烧掉办公楼！”尾随在车后的人拿着汽油瓶，喊叫着向前冲去。

支队指挥员命令执勤部队：一路向人民西路出击；一路出击人民南路，这两路一起掩护第三路迅速把三辆被歹徒推来的电车推到观礼台后的停车场。

在一场密集的石雨中，冲击与反冲击的较量开始了。武警官兵顶着飞来的砖头、石块前进，电车被一米一米地推向停车场，而战士们的头上、脸上、身上却流淌着殷红的鲜血。橄榄绿色的军服被染红了。

夜幕降临了。

成千上万的人群在这昏暗中蠕动着，重新聚集在广场和

市政府门前。混在人群中的歹徒鱼跃而出，高喊着“人大办公楼后院有汽车，给老子狠狠地砸呀！”于是，卷起一股冲出的人流和狂风乍起般的叫喊。

10多辆汽车转眼间变成了一堆废铁。接着，歹徒们又冲向人大，扬言要在这里放火，以照亮黑夜。

面对穷凶极恶、无法无天的歹徒，武警官兵怒目圆睁、磨拳擦掌。总队前线指挥急速命令：狠狠打击他们嚣张的气焰！

军令如山，早已忍无可忍的武警官兵如离弦之箭，冲出大门，从南北两个方向追击歹徒。

开始，歹徒们还起劲儿地扔着石块，以为当兵的不敢动真格的。后来，看到战士们那穷追猛打的阵势，才慌了手脚，丢下石块，四处逃窜。

市政府、市人大保住了。

夜，更深了。然而，骚动的城市并没有寂静。

5日零时30分，刚刚恢复平静的市人大，再次受到威胁。

“摧毁市人大！”一伙歹徒狂叫着，又一次向市人大发起冲击。

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向执勤武警扔石头、扔汽油瓶、8名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

与此同时，在人民西路停放的汽车被一伙歹徒点燃了，火焰夹着黑烟凶猛地窜向夜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歹徒们又从市人大窜到市政府，进行打砸抢烧。

执勤部队又一次出击，与歹徒顽强斗争，激战了15个回合，捕获了100多人，缴获匕首、铁棒、钢钎35件。

时针从6月5日转到了6月6日上午10时，

人民南路广场，成千上万的人群聚集在这里。一伙别有

用心的歹徒利用这蠕动的人群，再次向市府大楼展开攻势。

谣言夹着石块、燃烧瓶“双管齐下”。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下午，市府门前挤满了上万人，随着“砸烂市政府”的喊声，乱石、砖头、汽油瓶接连不断地飞向市府大楼。

市政府再度陷入危急。此时，武警执勤部队一面积极部署兵力加强防守，一面奋起灭火。

与此同时，市政府开启了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反复劝告围观的人们尽快撤离广场。

人群开始向外蠕动，混在人群中的不法之徒也趁着这嘈杂惶惶逃遁。

眼看着即将挑起的事端将被制止，歹徒们气急败坏，向着散去的人群高喊“冲上去啊！”接着，又把汽油瓶往裤兜里一装，纵身跳上了围墙。

“嘿，这么多的武警在这儿呢，弟兄们，打呀！”这声嘶力竭的吼叫，招来了一阵乱石横飞。

“烧掉市政府！血洗市政府！”歹徒们高喊着，得意忘形地向办公楼冲去。

“一支队迅速组织出击。”指挥员声如洪钟。

武警战士头戴钢盔，迎着飞来的石块，向歹徒冲去。

刚才还趾高气扬、张牙舞爪的歹徒，猝不及逃，纷纷落入法网。

喧嚣了一天的广场，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几经危急的市政府、市人大安然无恙。

第二天清晨，当晨曦微微曙光初露的时候，武警官兵已扫去昨日的战尘，精神抖擞地佇立在蓉城街头。

二 突围在锦江河畔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向来优美静谧的锦江桥头，一时间被乍起的狂风袭卷着。坐落江边的锦江宾馆、岷山饭店也惨遭厄运。

6月5日22时许，在宽阔的人民南路，一伙歹徒聚集在暗淡的路灯下。突然，有人说了声“走！砸岷山饭店去！烧锦江宾馆去！”

于是，歹徒们叫着，嚷着，冲向岷山饭店。路上，他们砸烂了一辆小车，又把它推进岷山饭店的喷水池。

“这儿有小卖部”歹徒们呼啦一下涌来，推翻了货架，你争我夺，贪婪地把那么多的食品、香烟、饮料揣入腰包。

他们围攻饭店经理和工作人员。吼叫着：

“给老子拿汽油来，我们要去烧派出所。”

“你们不能干这违法的事！”

“给不给？不给，老子就把饭店砸了！”说着，就照着饭店的门窗上扔汽油瓶和砖块。

饭店工作人员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与歹徒英勇斗争。

歹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把破坏的矛头转向了与岷山饭店隔街相望的锦江宾馆。

他们知道，那里住着许多外国人，还是美国领事馆的所在地。“对，把事情弄大，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主意太妙了！”

歹徒们用砖头、器械等硬物砸烂了锦江宾馆的钢化玻璃大门，冲进去，在底楼营业部疯狂地抢夺着衣物、金银首饰等贵重商品，然后又跑到过道，点燃了地毯。

消息立刻传到了总队“前指”。

22时30分，“前指”负责人林先泽命令驻浆洗街执勤某部和成都支队火速向锦江宾馆开进。

22时40分，某部执勤分队行至小天竺，突然遭到一伙歹徒的袭击。

“他们是便衣公安，给老子往死里打呀！”黑暗中窜出一伙人，举着石块、酒瓶，朝部队恶狠狠地冲来。

部队100多人，谁都没戴钢盔，不少人被打伤。可他们硬顶着向前开进。

22时45分，他们通过锦江大桥，在岷山饭店外围与成都支队的执勤分队汇合，而后，迅速进入作战位置。

22时50分，饭店门前一伙扬言要砸烂饭店的歹徒见部队已赶到，事已不妙，胡乱地扔了一阵砖头便夺路而逃。

接着，执勤分队在饭店周围布置了兵力，加强了守护工作。

与此同时，在锦江宾馆，牵制歹徒的突围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部队被黑压压的人群堵在外面，刺耳的口哨夹着污言秽语及砖头瓦块向执勤部队袭来。

每个人的心中都燃起愤怒的火焰，可每个人又都在忍耐、克制。一名警官举起小喇叭高声喊道：“市民们，围观的人们！请你们马上散开，我们武警部队是来抓歹徒的，请大家支持我们的行动！”围观的市民在武警的劝说下纷纷散开。

执勤部队开始向歹徒逼进，迅速进入大门，摆开阵势，将打砸抢烧冲的歹徒团团围住。50余名歹徒毫无退路，慌忙溃缩在一起，耷拉着脑袋，束手就擒，23时30分，锦江宾馆保住了。

6日零时，一位女服务员匆匆找到执勤武警，报告说：

“有个歹徒藏在楼上。”

“搜！”副处长李建波把手一挥，当即带领两个班从楼下到楼上，从房顶到锅炉房的每个角落，都进行了仔细搜查，终于将两名不法歹徒抓获。

凌晨3时左右，一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借着天空的黑色，重新纠集起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疯狂地朝宾馆扔石头，投掷汽油瓶。“砸烂宾馆！”“打死武警！”的喊声刺破雨障，冲向夜空。

外国客人被惊醒了，执勤武警被激怒了。“一网打尽，决不能让这伙歹徒胡作非为！”执勤指挥员迅速部署了行动方案。

歹徒见势不妙，仓皇逃跑。

执勤武警冲出大门，兵分两路，从左、右两个方向紧追不舍。在滨江路上，一个歹徒倏地从树丛中窜出，手持长长的尖刀，疯狂地向正在追击的谭晓东猛刺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入伍只有两个多月的谭晓东，转身朝旁一个急闪，避开了尖刀，接着又挥拳朝歹徒打去。

歹徒急忙后退一步，又再次持刀向谭晓东刺去。

危急之时，另一支追击队伍冲了上来。两位训练有素的老兵，“突”地挥起一拳，猛的向歹徒打去。随着“啊”的一声惊叫，尖刀落在了地上。3名战士猛扑过去，抓住了这个行凶歹徒。追击歹徒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凌晨4点，雨停了，追捕分队押着落网的9名歹徒走回宾馆。

黎明前的锦江桥头，河水舒缓地流淌着，带走了夜间的混浊。巍峨挺拔的锦江宾馆，凝视着与它命运相同的岷江饭店，一并把夜的最后一点宁静奉献给即将到来的东方曙光。

三 夹击在观礼台下

惨遭暴徒焚烧的成都人民商场，废墟上还冒着缕缕黑烟，一伙歹徒又迫不及待地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人民南路观礼台下的省展览馆百货仓库。

6月5日下午5时，一群歹徒施用淫威，驱赶省展览馆仓库的工作人员，又手持钢钎、铁棒、木棒砸毁仓库大门。

“求求你们，这是国家的仓库，人民的血汗，千万别砸！”工作人员苦苦相劝，换来的却是歹徒们的辱骂。

“老子们要烧仓库，象烧人民商场那样烧掉！”

“你们好好想想，烧仓库是违法犯罪的。”

“谁敢上前，就先烧死谁，让你们和仓库一样化为灰烬。”几个歹徒挥舞着手中的汽油瓶，在通往仓库的台阶上张牙舞爪，威胁着仓库工作人员。

一个赤裸着上身的歹徒，举着沾满汽油的衬衣招呼其它几个拿汽油瓶的歹徒，向手持器械的歹徒喊道：“你们快砸呀！”

“咚！咚咚！”铁棒、钢钎在仓库大门上撞击。

“咚！咚咚！”仓库大门终于经受不住强烈的撞击，被砸开了。

“快点火啊！”歹徒中有人急不可待地叫着。

随即，仓库里浓烟滚滚，熊熊烈火犹如一条火龙到处乱窜。

执勤的武警发现这一情况，立即用对讲机直呼总队指挥所。

“报告，歹徒放火点燃了展览馆观礼台下的仓库……”

“指挥所明白！”的确，指挥所的每个人都清楚，那里堆放着价值数百万元的货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保护。

“指挥学校、成都支队请注意，请你们马上各派一支部队火速奔赴省展览馆仓库，扑灭火灾，不让一个纵火犯溜掉！”

“是，明白！明白！”各部队指挥所坚定地回答道。

随即，在指挥学校，响起了紧急集合哨。不到一分钟，学员集合完毕，三队队长张国举、副政委周述旺用目光将学员一一掠过，而后手一挥，率兵急速奔向展览馆。

此时，成都支队副队长侯国杰、参谋长郑伯泉也各带一支人马向人民南路广场东西方向赶去。

仓库的浓烟卷着火苗越来越大，被歹徒威逼在一旁的职工们欲救不能，心急如焚，痛如刀绞。有人不顾一切地冲进去要救火。

“滚开！谁敢来灭火，就烧死谁！”歹徒们恶狠狠地恐吓着，继而朝职工疯狂地扔石头。

“二、三区队分别截堵观礼台下左右两侧大门，一区队跟我和周副政委围捕歹徒。”队长张国举在行进途中对部队下达着任务。

不到5分钟，指挥学校赶到现场，按部署迅速进入指定位置。

歹徒被飞来的武警吓得不知所措，他们从得意的狂笑中惊醒，个个象丢了魂似的向观礼台和停车场逃窜。跑出去没几步，就发现四处都被武警堵得严严实实的了。

部队步步推进，包围圈越来越小。

“你们已被包围了，逃不了了，还是老老实实举手就擒

吧！”部队向歹徒声明形势。

同时，现场指挥官又万分焦急地对现场的仓库职工说：“你们赶快灭火，我们捉拿歹徒，决不让一个人溜掉。”

一边是仓库职工和部分武警在全力灭火，另一边，指挥学校一区队的学员正向抱头鼠窜的歹徒包围。

“队长，政委，有歹徒混入灭火队伍里，企图逃跑！”一名学员大声喊着，转而冲向正在灭火的人群。

“迅速抓住，决不让一个歹徒溜掉。”副政委周述旺下达命令。

战士们搜寻着。突然，有两个青年引起了战士们的注意。他们迅速上前问道：“你们从哪儿来？”这两个人神色慌张，低头不语。

“我……我们……是职工……”其中一个人吱吱唔唔地说。

“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灭……灭火的……”

“把手伸出来！”一名战士厉声喝斥。

两双沾满黑乎乎油渍的手瑟瑟缩缩地伸了出来。他们耷拉着脑袋，表情沮丧，不敢吱声。

“跟我们走！”几名战士说着，将他们反手带走。

仅用了半个钟头，围捕歹徒的战斗就结束了。仓库的大火扑灭了。数百万元的国家财产保住了。

夕阳西下，太阳的余辉把整个成都照得红彤彤的。

四 出生入死苦鏖战

6月4日19时，当被践踏的人民南路广场还在呻吟着，被砸烂烧毁的军车、消防车、公共(电)汽车横七竖八地躺在满是乱石的路面上冒着缕缕青烟的时候，一伙歹徒又在成都市区开始了新的犯罪活动。

“打死公安！砸烂派出所！”他们将人民东路派出所团团围住，用石头砸烂门窗后，冲进楼围攻公安干警。

“把手枪给老子丢下来！快丢下来！不然……”

“围攻派出所是犯罪行为，你们要遵守法纪，赶快离去。”

歹徒们无视派出所的警告，发疯般的朝室内扔砖头、汽油瓶、油纱……

这一情况迅速传到了省武警总队值班室。

总队值班室里，指挥员神情焦虑。他知道，这伙歹徒围攻派出所的目的是抢夺枪支，并借烧派出所来引燃与它仅一墙之隔的人民商场。他果断地命令成都支队速带两支部队，从东西方向出击，向人民南路，围捕歹徒，保护人民东路派出所……

在人民南路广场东边，一伙歹徒混在熙熙攘攘的围观群众中，躲在被烧毁的汽车背后和设置的路障旁，向奉命而来的部队扔石头、砖块、汽水瓶。他们还疯狂的高喊：滚回去！滚回去！不然，就砸死你们，踏平人东派出所……石头、砖块如一阵急雨降落在行进的部队当中。

武警官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极大的克制执行任务，

一个战士受伤了，又一个战士受伤了，不一会儿就有10多人受伤。虽然，受伤人数在急剧增加，但他们毫不畏惧、咬紧牙关冒着歹徒的不断袭击，继续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进发。

6月4日23时，屹立在繁华的人民中路十字路口的治安岗亭，被一伙歹徒用砖头砸烂后，又放火烧毁了。

“烧人民商场去啊！”“走啊！”随着这哄喊，歹徒们向人民商场冲去。

23时40分，一伙歹徒把燃烧着的汽油瓶扔进了人民东路派出所。顿时，派出所火光冲天，烟雾迷漫。火，越来越大，直向人民商场窜去。

人民商场，这个蜚声全国的商场，大难临头了。

“竭尽全力抢救人民商场！”总队指挥所当即做出决定。

旋即，成都消防支队的消防灭火车拉着尖利的警笛飞似的向人民商场开去。

“砸死司机！”四辆消防车还没开到人民东路口，一伙歹徒蜂拥而上，挡住了车的去路，随后，又用石块、砖头，砸烂了消防车，放火点燃。

这时，前往救火的部队也受到一伙歹徒的层层围堵。他们处处设置障碍，向部队疯狂地扔石头、砖头、汽水瓶。

“冲过去！”武警官兵顶着石雨硬闯着赶到了现场，歹徒们见事不妙，企图逃跑。但为时已晚，武警一举擒获了25名纵火抢劫犯。

6月5日零时25分，人民商场边靠近人民东路派出所的一侧，正惨遭烈火的吞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成都支队迅速采取了兵分三路、协同作战的策略。一部分人在临近人民商场的东华门小巷一带把守，遏止歹徒和骚乱分子向商场冲击，控制火场周围环境；另一部分人迅速投入灭火，以最快

的速度切断火源；还有一部分人组织商场值班人员和现场群众一同参加灭火。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激战，烈火扑灭了。

凌晨1点30分，一个歹徒借着黑夜，在人民商场卷帘门前，用钢钎、铁棒砸得后门窗，“咣咣”直响。

门窗被彻底砸烂了。歹徒们嚎叫着一窝蜂冲进了商场。他们窜向柜台，把东西一骨脑地抢完后，便把柜台推倒在地砸烂，再浇上汽油，点燃。顷刻间，宽敞的百货大厅里火龙乱窜、浓烟翻滚。

总队值班室接到报告后，命令各路部队迅速向人民商场出发。

当他们赶到商场时，那里已是一片火海，被烧断的房梁“叭叭”炸响，火花四处飞溅。

“跟我来，赶快抢救贵重物品！”中尉警官何国民带领20多名战士一头冲进烈火，推出了一辆停放在过道上的丰田面包车。

“那边有家用电器！……”战士们跟着何国民一次又一次冲进火海，抢出一批批彩电、冰箱、组合音响。

“小心！”“左侧楼板快要塌了！”商场职工提醒他们，为他们捏着一把汗。

“这里是商场银库！”战士张学成、易茂发等闻声用木棒敲碎窗户，纵身跃入室内打开房门，用力推出几个笨重的保险柜，抢出帐本……

战士们在火海中穿行，在热浪中抢救国家财产，在生与死的考验中送走了6月5日的夜晚。

五 彻夜出击捕顽徒

6月6日，零时15分。

在武警四川总队执勤指挥所里，已经70多个小时不曾合眼的指挥员们，个个两眼通红。

“铃——”一阵急促的铃声。

“我是四川音乐学院一学生，向你们报告一个我亲眼看见的重要情况。”

“刚才，我路过人民电影院附近，发现一伙歹徒在被砸毁的消防车上偷放汽油，看样子，他们又要纵火……”

这一情况还没说完，值班台上的对讲机里又传来了人民电影院起火的报告。

几小时以后，大火扑灭了，人民电影院的左邻右舍保住了。

此时，寂静的西门车站十字路口，又突然骚动起来：

“停车，快停车！”100多名聚集在西门车站交通要道口的歹徒，拦阻三辆由西向东开来的货车。

司机想调头行驶，已经来不及了。

汽车被歹徒团团围住。他们爬上车一看是大米，就嚷开了：“烧掉它！烧掉它！”

一些歹徒把汽油泼在米袋上，点着了火。

刚从人民电影院灭火归来的武警官兵，还未来得及坐下来喝口水，新的任务又落在了他们肩上。大家一句话没说，拔腿就走。

短短6分钟，他们就赶到现场，在烈火中抢出了一部粮

车。

6月6日5时20分，一辆摩托由西向东朝东风电影院驶去。

“冲上去，截住他！”一伙歹徒从电影院窜到马路上。

骑摩托的中年男人被迫熄火下车。

歹徒抢了汽油，又脱下衣服用汽油浸湿。

5时30分，总队昼夜巡逻部队，行至永碾河，正好和驾驶摩托的中年男人相遇。

他告诉武警刚才发生的事情：“歹徒要烧东风电影院！”

巡逻队立即调车，开足马力向东风电影院开去。

到了东风电影院，车子还没停稳，战士们就跳下来，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展开队形包抄歹徒。

1分钟，5分钟，10分钟过去了……

包围圈迅速缩小。

“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当这伙歹徒正要向东风电影院投掷汽油瓶时，巡逻部队和公安干警一声怒吼，闪电般地冲了上去，一举抓获11名歹徒。

成都，这个美丽、富饶的城市，在刚刚过去的三天四夜中，经历了40年来未曾有的创伤。今天，当晨阳荣荣、染红东方一片天际的时候，她痛苦地从呻吟中走出，把美丽重新献给这块黄土地。

蓉城血火录

欧阳廷贵 刘君尧 高森仁

唯有将根深扎大地，才能抵御狂风淫雨的肆虐，

——题记

火是神秘的。功过千秋，评说纷纭。

说她是慈善的救世主，造就人类，使类人猿从茹毛饮血的时代走出；又说她是无情的恶魔，给人类酿成灭顶之灾。古希腊《摩河婆罗多》里称火是“以烟为旗帜的原始的神”。即使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火对人类仍是福祸相倚。

本文叙述的是一场正义之师同火魔、同失去理智的洪荒、惨无人道的疯狂兽性展开的英勇鏖战。

时间：公元1989年6月。

地点：天府之国的蓉城。

乱！乱！乱！冲击波频频辐射到蓉城，辐射到蓉城卫士敏感的神经上。武警成都消防支队党委立即意识到，动乱将严重威胁到蓉城。他们按上级指示，精心部署出一整套应付“乱火风云”的战斗方案：287人的执勤梯队、132人和15台消防车的灭火梯队、251人和12台消防车的增援梯队、37人的

武装自卫梯队等一道道应变防线先后组成。机关干部、医生、通讯员、炊事员、打字员……凡能抽出的，全部投入防线编队；车辆、器材、物资、食品……一切需要的、能用的，统统做好了准备。

这是一个由老中青拧成一股绳的部队。这是一支在优良传统熏陶下开拓、改革、奋进的部队。他们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举世罕见的特殊战斗。

“叮铃铃……”6月4日凌晨1时20分，武警成都市消防支队的警铃骤然响起，划破了夜空，一阵紧似一阵地在警营回荡。对电铃特别敏感的消防官兵从长啸的警铃声中觉察出超乎寻常的内容。他们箭一般冲出寝室，涌到火警指挥中心走廊，涌进会议室。

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官和士兵。他们一个个屏住呼吸，焦灼的目光，紧紧盯着面容严肃的支队长。其实，自4月份以来，武警成都消防支队官兵，为了在反常的大“气候”里履行好职责，就没睡好一个安稳觉。紧急备战、执勤，官兵们早已成为习惯。但此时，他们觉得今天与往常不同。

“同志们，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形势严峻，市公安局要求我们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战备！”身材魁梧的支队长周世保那副本来宏亮的嗓门已经有些嘶哑，但手势很有力。他按党委的决定进行了战前布置。

精神饱满的黄先成副支队长“呼”地一下站了起来，他环视一周，说：“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检验我们的时候了！”

警营沸腾了。汽车引擎声、器材碰击声、口令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组特殊的战前交响曲。

凌晨两点，市公安局传来原地待命的命令。夜，又恢复了静谧。

早上6点，武警成都市消防支队的警铃再度响起。他们接受了到人民东路口执勤和到人民南路冲洗广场的命令。

黄先成中校奉命率机关和新兵连280名官兵迅速登车出发；蒲正文少校率五队、七队等中队的消防车提前到达了指定位置。

7点刚过，消防执勤官兵开进了宽敞的人民南路，执行交通管制。但，他们怎么也没料到几小时以后发生的事……

上午10点左右，蓉城躁动不安起来。

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大学生开始围攻人民南路广场一带执勤的干警。混杂其中的社会渣滓、流氓歹徒，乘机挑起事端。这伙人对干警们肆意侮辱打骂。大块大块的石头、砖头和汽水瓶、尖刀、匕首飞向执勤队伍，飞向正在冲洗大小字报的消防战士。有的干警被砸伤手脚，有的战士被打得头破血流，不断有人被扶下去。

“同志们、市民们，为了恢复人民南路的交通秩序，市公安局决定对人民南路实行交通管制……”反复广播了多少次《紧急通告》的数十只高音喇叭再度响起。

“……同志们，坚守岗位！我们要忍耐、克制，要相信群众。”执勤现场指挥员嘶哑的声音在调整自己队伍的情绪。

“打！打死这些为政府卖命的公安！”一伙头戴藤帽，手持钢钎、猎枪的歹徒，丝毫没收敛他们的气焰，反而更加凶狠地扑向赤手空拳的执勤干警和消防官兵。

“510，510，515命令，迅速将消防车推进警戒线。”为了制止不法分子的暴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指挥部不得已下达了新的命令。

“510明白！”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啊！

跳下战车的消防官兵冒着雨点般的飞砖流石，勇敢地冲了上去，展开了一场从未遇到、也从未想到的特殊战斗。他们丝毫没有犹豫，果敢地冲了上去，用正义的清流扑灭蒙昧猖厥的邪焰！

丧心病狂的歹徒们一见水柱射来，立即手持凶器向战斗在广场左边的消防三中队包抄过来。26岁的中尉队长杨俊伟，沉着冷静地指挥队伍且战且退。一名水枪手被砸昏了，他飞身上前背下伤员，又立即返回阵地，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战友。突然，几百名歹徒冲了上来，眼看着战士们就要被抓走。杨队长大吼一声，抓过水枪冲向歹徒，歹徒们前仰后翻，败退出警戒线。水枪手凌忠被一块砖头砸中腹部，顿时眼冒金星，但他仍紧紧地抱着水枪。双手又被砸伤，他就用身体压住水枪。战士彭永忠眼看一伙歹徒推着汽车向阵地压来，他只身冲向汽车，飞跃进驾驶室拉住手刹。他身上被打破了，而歹徒们的阴谋也被打破了。

“嘭！嘭！嘭！”一伙歹徒趁机冲到消防车旁拼命砸车，声声巨响如击在消防战士心坎。转瞬，歹徒点燃了战车，战士们再也忍不住了，呼喊着重冲了上去，驱邪、灭火、救车……

广场右边也是惊心动魄的战斗。

射水前沿，五中队队长周贤林，代指导员谭明文已是遍体鳞伤，但他们始终站在战士前面。水枪手被打伤扶下。“队长，让我上！”战士秦智坚立即请战。啪！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小秦手上，顿时腕动脉血管被砸破。血，染红了管枪。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啊！

倒下去，站起来。冲上去，再冲上去。鲜血在头上、脸上、手上、脚上流淌，时光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消防官兵用身体铸成铜墙铁壁，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武警成都消防支队指挥室。政委刘开文，这位当了20多年团职干部，把一生都献给了国防事业的标准的军人，脸上闪着刚毅的神色，来回踱着步，不时与支队长周世保交谈几句。他们在精心调配司、政、后各方力量，盘算着全局情况。突然电台的报告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人民东路口执勤的支队官兵处境危险！”两位指挥员立即抓起电话，向上级、向部队、向执勤前线指挥员一字一句地呼叫着……

二

严重的骚乱，给蓉城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人们的心里象是灌满了铅，各种流言蜚语泼向善良的人们。

4日下午3时许，在人民东路口执勤岗位上，支队的200多名官兵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坚守着。

七八小时不挪位，饥饿、炎热折磨着这些血肉之躯。有的战士晕倒了。数不清的砖头、石块、汽水瓶在战士头上横飞。从人民南路进攻的歹徒因在南面撞了“南墙”，贼心不死，欲到此地突破缺口。这伙歹徒把更加密集的砖石投向战士们。当即，两名战士被砸昏，十几名官兵挂了彩。

在严峻的形势下，指挥部决定部队转移到市政府。执勤官兵手挽手，肩并肩，带着对歹徒的鄙夷，带着对受煽动而不明真象群众的遗憾，徐徐后撤……

入夜，歹徒们冲散警戒线以后，象得到一块“自由世界”

的宝地，网罗起更多的同伙，咆哮着扑向人民政府。市政府底层楼的玻璃全被砸碎，电车烧了，军车毁了，派出所燃起来了，商店房顶上窜出了火焰！

官兵们目睹歹徒的暴行，眼里喷着火，拳头捏得嘎叭响。

“冲散这些害群之马！”

“让他们在政府面前逞凶，还要我们当兵的干吗！！”

“冲啊！”“冲啊！！”……

这就是疾恶如仇，视人民的利益重于自己生命的消防官兵！他们噪眼冒着烟，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于是，一次，二次，三次……官兵们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奉命频频出击。乌合之众溃散后，地上留下数不清的鞋……

新兵连180多名官兵，新训时间虽不到两月，但这是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群体。他们不怕生活条件艰苦，不怕睡车棚、躺草坪，不怕近100人患感冒的病痛缠绕，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用年轻的生命捍卫着人民政府。

支队机关80多名警官，一个多月没休息过一天。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坚守在岗位上。少校副科长李明超，爱人也在公安机关执勤。出击时，他无可奈何地将6岁的儿子锁在家里。在锁门的那一瞬间，父子俩的眼眶里都噙着泪水。许多同志早上突然出动，来不及向妻子、儿女道一声别。现在几天几夜音信杳无。他们只在心中说道：“原谅吧，为了咱们大家……”

夜，更深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楼室内的灯光把院内树枝、花草的影投射在走廊、小路、草坪上，斑斑点点，悠悠荡荡，使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不知名的小虫子放开歌喉唱着。蚂蚁、青虫惊异地在躺得横七竖八的身躯上爬

动。有的还斗胆停下来，将嘴扎进脚下的皮肤，吸吮着……

黄先成中校无暇去想病中的妻子，也顾不了自身痔疮的疼痛。此时，他正在躺着的官兵周围巡视。两天两夜的饥渴、伤痛、疲惫，好不容易有这片刻的休息。望着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这些躺在水泥地板上、潮湿的草坪和树丛中的战士，一种没能给下属提供好条件的内疚感涌上心头。他不禁鼻翼发酸，眼圈湿润起来。

消防官兵突然面临特殊战场，在生与死、苦与乐、公与私的考验面前，他们表现出高尚的情操。

6月3日，新兵连少尉排长冉广锡，回青白江中队参加支部改选。4日早上，当他听说发生了严重骚乱，立即乘车往成都赶。到了新兵连，见部队全开走了，他急忙搭车进城，从锦江宾馆步行冒险经过闹事地段到市政府。事后，问他当时怕不怕？他笑笑说：“到处都吼着打死武警，一点不怕是假的。但我惦着我那一个排的战士呀！”归队后，他立即带着他的排顽强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党员、上尉参谋刘军，是区、县消防科随公安局参加执勤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连日来，他一直冲在最前面。他先后勇敢地抓住了正在行凶的7名首恶分子。4日下午4时许，一位正在公安学校学习的民警，驾摩托车行至人民东路，被一伙歹徒拖下车，歹徒点燃摩托，疯狂毒打这位民警。紧急关头，刘参谋冲进人群，与战友一道抢回了被打得昏死的民警，他自己却几处负伤。

消防支队历史上第一名省劳模、副科长李仲彬，现场执勤时忍受着嘲骂，反复做耐心的劝导工作。到了宿营地，他立即组织参谋开会，通知所管系统单位加强保卫，严防罪恶之火降临。撤回单位后，又马上会同整个防火监督部门下单位

检查督促，加固了后方阵地。

任荣玉，这位警营巾帼，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好大姐”。为了让战士们吃上饭、喝上水，她同后勤科同志一道利用有限的条件，烧水做饭，忙得她自己几餐没吃。一次，灭火的队伍撤到展览馆内，她听说要派人送干粮给这些战友，坚决请战。领导考虑她是女同志不让她去，她急了：“正因为我是女同志，说不定歹徒会打轻点。”在场的人都笑了。她硬是冒着危险，把食品送到战友手里。政治处副主任罗国清，妻子、儿子都病了，他岳母又瘫痪在家。其妻几次悲切地叫他回家照顾一下，都被他耐心说服。他把心拴在了支队的执勤工作上，没请一次假。副支队长桂承忠，从4月份起就担负起负责全支队执勤工作的重担，没有休息过一天，6月7日，他匆匆从出差途中赶回支队，立即投入执勤第一线，组织指挥。

歹徒肆虐，部队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伤亡威胁。在最危险、最艰苦的时候，总是党员、干部先上。参战的100多名警官，无论是支队长、主任、科长，还是参谋、干事、助理员，党员和干部始终战斗在第一线。97名伤员，有60%是党员。战士们感慨地说：“党员、干部流血最多，流汗最多，吃苦最多，我们服了。”

以后几天，一些社会渣滓、流氓歹徒，带着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府的刻骨仇恨，继续干着罪恶勾当。

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燃，推进了市政府大门；一只只汽油燃烧瓶投进政府办公楼；一包包装有雷管的炸药包抛进了政府大院。围墙掀垮了，轿车被烧了，“血洗政府”的嚎叫时起时落……

此时，消防官兵们用瓦片、树枝在地下狠狠地刻着：“誓与歹徒血战到底！”“誓与人民政府共存亡！”“牺牲不要紧，只要为人民！”……

官兵们自发地、默默地准备着自卫：找一节柴木棍、一根小铁棒、一只空啤酒瓶、半节砖块，等等。他们决意要和红了眼的歹徒们比高低。一声令下，他们呼喊着重，如猛虎下山，驱歹徒、救车辆、灭大火，抢救余火中的仓库物资。局势稍有平定，他们就学习讨论中央首长讲话。他们清醒地悟出：北京歹徒用枪，成都坏蛋用火，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政权。人民子弟兵在党和国家遇到危难时，必须用鲜血捍卫人民政府，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坚决粉碎反动分子的罪恶阴谋。

八个日日夜夜，官兵们用英勇的行动，高度的觉悟，用战士的骁勇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立下了丰功伟绩。

三

6月4日下午。人民东路和人民南路一带。几伙歹徒狂奔乱叫，不断寻衅滋事，气焰十分嚣张。16点多钟，失去人性的歹徒更加凶残地向美丽的蓉城伸出魔爪，多处纵火。他们相继点燃了人民南路广场和市政府门口的公共汽车、锦城艺术宫门前的三轮摩托车、人民东路派出所、清碧居、五金商店……

华兴上街，武警成都消防支队门前。警报声呼啸。早已调集此地的4辆消防车箭一般奔向火场。

“哐”一声响，正在奔驰的指挥车挡风玻璃被击中。少校副科长蒲正文猛一惊，愤怒地将头伸出车窗外，瞥见一名手脚乱舞、狂叫不止的歹徒又将石头投向消防车。这时乒乒乓乓一阵山响。石头、砖块、汽水瓶雨点般不断砸在灭火救灾的消防车上和战士的身上。

消防车带着累累伤痕顽强地到达火场。战士们忘了伤痛，迅速扑灭了熊熊烈火。

凯旋途中，歹徒们又是一阵猛烈地袭击。

回到驻地，消防战士刚把身上的血污擦了一下，简单处理了伤口，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又接到报警：人民南路左前方，一辆电车被点燃。

尖厉的警报声再度响起，8辆消防战车，一组红色的铁流，隆隆奔向火场。

行至文化宫，战士们吃惊了：街道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望不到尽头。这些人象着了魔，象被一只黑手操纵着、怂恿着。颠狂的、愤怒的、冷漠的目光齐刷刷地注视着消防车；空手的、持扁担的、拿木棍的、舞铁棒的、挥菜刀的恶狠狠地面对消防战车；垃圾桶、栏杆隔离墩、自行车等横卧路中，虎视眈眈地瞪着消防战车；一些人用冷嘲热讽，用带着恶臭的吼叫，用惑众的语言拨弄着人们激动的情绪。空气凝固了，又一次灾难逼近了消防官兵。

这是一段布满危险的路，一段可能是通向死亡的路。

然而，战士的词典里找不到怯懦，消防官兵藐视一切罪恶。红色铁流没有丝毫犹豫，径直隆隆前行。有名歹徒跳过来一铁棒打在七中队车头，将保险杆打得凹了下去，可战车没减速，歹徒却被震得双臂发麻跳了起来，惹得战士们笑了。一辆自行车被人抛在五中队车头上，自行车滑了下去，被压

在了前进的车轮下。飞砖流石砸在车上，象是为战士敲着进军的鼓点。在一大堆路障面前，指挥车驾驶员中尉陈阳寿果断地将车开上人行道，冲上街沿，再绕回快车道。紧跟指挥车的消防首车，毅然迎头冲向路墩，拱开垃圾桶。其余车辆紧紧咬住首车。位于车队最后的是五中队战车。一块石头飞来，猛击在驾驶员邹文根左面颊。顿时，皮裂了，肉翻了，血淌出来了。他一阵头晕目眩，车身猛向右面建筑飘去。坐在驾驶室的代指导员谭明文眼疾手快扑过去，搬正了方向盘，战车又继续前进。

17点20分。消防车到达火灾现场，5分钟便结束了战斗。返回时，退路被堵死了。他们只得绕道退进武警总队。

这次出击，所有车辆的玻璃被粉碎，车身千疮百孔，45名官兵受伤。

消防警报声在悲壮地怒吼，控诉着歹徒的暴行！

人民东路。一伙歹徒横冲直撞，再次狂叫着窜进人民东路派出所院内，打门砸窗，多处纵火。约300平方米简陋的派出所房屋顿时猛烈燃烧，火魔发着淫威，迅速向周围的商店和民房蔓延，逼向人民商场。

国家财产在焚毁，生命在呼救！

“内卫012，命令你部派200名官兵火速赶到现场掩护消防队救火！”一声指令在内卫警官的对讲机里响起。

“011，迅速出击灭火！”一道出击命令飞向消防指挥室。

火警调度室里，担负着全支队核心指挥的政委刘开文、支队长周世保，科长蒋国富等人，刚把悬着的心松下一半，听到命令声，他们的眉头又紧锁起来。“啪”老军人瞪着一双闪光的大眼，紧盯着电台闪动的红光，牙齿咬得咯咯响。他一掌拍在桌上，喊了一声：“上！”声音不大，但整个调度室都

被震动了，每个官兵的心都被震动了。于是，在老支队长率领下，数名官兵骑车奔向各处侦察线路，引导车队行进。，

尽管消防车千疮百孔，尽管战士们伤口还淌着血，尽管护卫的武警部队受阻未到，4辆消防车、一辆指挥车仍然奉命勇敢地挤进人海，以大义凛然的气概和消防官兵特有的刚毅与韧性，排除重重障碍，冲破层层阻挠，终于顽强到达火场！

此时，人民商场前人山人海。大火映红了整个夜空，美丽的蓉城中心笼罩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歹徒混在围观群众中，手执棍棒、铁器、石块，对迅速展开灭火的消防战士虎视眈眈。

“七中队从左面截住火源，五中队包抄右边的大火，其余中队供水！”

战士目不斜视，眼光和水柱同时直射大火。

指挥员沉着冷静、警惕地观察着现场的情况。

两分钟以后，火的威风在四股强劲的水柱下低下了头。战士们愈战愈猛，他们将那纯朴的爱和恨溶进水里，倾向火魔。

战斗在左面的五中队10多名官兵，打破了常规的力量部署。队长周贤林带领二号员从正中向火场推进；代指导员谭明文带领一号员从侧面进入火海，直插火场后心，阻止火势向人民商场蔓延。这是救火中最危险的一招：杀开一条血路，深入火海，从蔓延的火头打起。这若一有差错，前面号员就可能葬身火场。但这又是救火最有效的一招。面对咄咄逼人的歹徒和烈火，两位年轻的指挥员，艺高胆大，毅然果断地采取了这一战术。一阵猛烈的攻势，大火倒是压了下去。然而，手持凶器的歹徒又点燃了向战士进攻的战火！

歹徒乘战士们灭火，步步向他们逼近，进而分割包围，殴打漫骂。有人狂叫：“就不准为政府灭火！我们还要烧！”每一阵嚎叫都伴随着一阵雨点般的石块。七中队冲在最前面掌握水枪灭火的文书韩玉川被砖块击中。他咬紧牙关靠在墙上坚持战斗，水柱始终咬住烈火。突然，一位中年汉子拖住小韩就打，并拼命夺过他的水枪，将水柱射向灭火的战士。韩玉川被激怒了。他猛扑上去，右拳狠击歹徒，左手抓过水枪，死死抱在怀里。战士王敬东、谭忠华被飞石击昏，醒来后又冲上去灭火。负责供水的二中队两名战士，刚接近水源就被迎面飞来的石块、棍棒、瓶子打得血肉模糊。

面对歹徒的残暴，面对死神的威胁，为了美丽的巴蜀大地和善良的蓉城人民，官兵们没有丢下手中的水枪，没有丢下消防战士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忠实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许多在场的群众被人民卫士的精神震撼，良知复苏了。他们理解了，感动了。商场160多名职工积极协助维护秩序。附近居民群众流着热泪纷纷送上汽水、面包，用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行动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人民的心与卫士的心贴近了。

一伙急红眼的歹徒，看到大火将要扑灭，重新进行一番策划后，一拥而上。有的爬上消防车拉扯水带，砸灭火器材；有的用石头插车；有的则毒打驾驶员，阻止车辆送水；有的丧心病狂地嚎叫：“冲呀，把消防兵围进火海，让他们有来无回！”

火场指挥、少校蒲正文面对紧张局势，镇定自若。他一面向指挥部报告请求增援，一面通过指挥车广播，反复喊话：“市民们，我们是救火的，救火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请你

们理解，支持……”

“打！打！打！打死当官的！”四五个歹徒象发现了什么，围向指挥车。

危急时刻，一位中年妇女抱着孩子向正在供水的二中队消防车走来，后面跟着两三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挤到车旁后，中年妇女哽咽地向驾驶员王闯说：“你们快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要血洗你们。”后面的少女也焦急地盯住战士，含泪使劲点头。

坚强的战士被对方的善良和理解深深感动了。几多耻辱和苦闷，委屈和痛苦顷刻冰释，眼泪从他那激动的眼睛里流溢出来。他恳切地答道：“没打熄火，我们不能走。这里危险，谢谢你们。你们快走吧！”

前面是烈火，后面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这几位女同志和一些群众急得跺脚痛哭。

几位女同志刚转身离去，几名歹徒就向王闯和他的战车围上来。领头的是个身穿白府绸衬衣、黑短裤，长得五短三粗象猪一样的家伙。他上来后，挥动手中的大木棒，恶狠狠地对准驾驶室打去，把前面唯一的一块挡风玻璃打得稀烂，玻璃碎渣溅了王闯一脸一身，划了几个血口。紧接着另一个20多岁的歹徒，举起一块10多公斤重的鹅卵石砸向小王。巨石落到引擎盖左侧，砸了一个坑。“噗！”几乎在同时，一块半截砖飞进车窗，砸在王闯的左胸！他立即用一块盾牌挡住左面烂车窗处继续咬牙坚持供水，左脚丝毫没有离开油门。突然，“轰”一声闷响，一股烈火腾空而起，他伸头一看，前面的消防车被歹徒点燃了！

“撤！”指挥员迫不得已下达命令。

“二中队的上车！”

“能开吗？”

“只要我眼睛没被打瞎，没问题！”

年仅20岁的王闯舍不得心爱的战车，豁出去了。

只见他娴熟地拉上倒挡，车身一抖，徐徐向后倒去。中队战友瞬间上齐。他立即加大油门，握紧方向盘，两眼死死盯着公路上的白线快速倒车。中队长孙永仁不时将头伸向窗外，沉着指挥王闯。

一辆车启动开走，歹徒们哪肯放过，蜂拥而上，拼命追打。一块石头砸到王闯左手上，顿时鲜血冒出。他眼也不眨，开车冲出重围。

五中队官兵，冒着雨点般的石头，互相掩护着左冲右突，但始终到不了车边。一阵冲天火起，另两辆车又被歹徒点燃了。许多战士满含热泪，望着朝夕相处的战车在燃烧，不禁扼腕叹息，失声痛哭。

撤到锦城艺术宫门前的消防官兵与前来增援的武警部队相遇，蒲少校立即清点人数。

“还有两名未出来！”不知谁惊呼起来。

“冲啊，冲回去！”刚死里逃生的战士知道，战友落入歹徒手里，晚一秒钟都可能丧失生命。他们没等指挥员下令就行动起来。刚跑几步，幸好两位战友在群众的护送下归队了。

5日凌晨1点多钟，一伙歹徒抢劫了申穗四季服装店价值11万多元的物资后，用衣物布料蘸上汽油点燃人民商场。由于商场职工采取措施，积极自救，未能成灾。这伙歹徒贼心不死，更加凶残。他们撬门砸窗，冲进人民商场，肆无忌惮地抢劫财物，继而多处纵火，并对赶来救火的人员施以暴行。一处、两处、三处、四处！大火在建筑老化、易燃物成堆的人

民商场东撞西窜，越燃越烈！一会儿，汇聚成毁灭性的大火！

一位大学生，见到熊熊燃烧的大火，立即只身骑车到市政府向武警战士报警。继而又冒险到东城根街口，谴责那些还在用石头攻打战士的歹徒。

不少市民奔到武警驻地，表示要协助战士灭火。

武警成都消防支队火警调度室里，报警电话声响成一片。许多市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在呼救的同时，愤怒谴责歹徒的丑恶行径。

——指挥中心，道道指令不断传出。

——人民南路，队队武警战士、公安干警、执勤的消防官兵，冲破层层封锁，奔向火场。

——成都消防支队早已调出的12台战车、100余名官兵已突破四道封锁线，继续开进。

——成都消防支队火警调度室。早已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第二梯队——3508厂、65厂、132厂、420厂、机车车辆厂等10个单位的企业消防队火速增援。负责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的第三梯队也在紧急行动。

又一场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拉开了战幕。

堵截包围，阻止火势向西蔓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商场以西的大片商业网点和居民区的战斗部署迅速得到实施。三台消防车分别在东御街商场和锦城艺术宫后侧阻止火势，其余车辆穿插包围，扑灭大火。几十支水柱共同发出愤怒的吼声。

灭火战斗中，消防官兵早已把挨打、流血、甚至牺牲抛在脑后。他们坚持打近战，抵近大火猛攻，步步推进。他们忍受皮肉的灼痛，忍受着浓烟的熏烤，与火魔展开殊死的搏

斗。

5个多小时过去了，大火终于被全部扑灭，商场四周的大片商业店铺和居民区的安全终于保住了。仅一墙之隔的西南最豪华的电影院——锦城艺术宫，丝毫未损。在灭火的同时，数百名消防官兵配合维护秩序的公安干警，不顾房屋倒塌、葬身火海的危险，拼命抢出数百万元的大批物资和现金票据，赢得了又一场战斗的胜利，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前线官兵，心目中除了战斗别无他虑。五中队十几名战士饥饿难挨、身上又都没有钱，谭指导员只好用两个驾驶执照作抵押，在一个代销点换回几个面包。八中队一名战士在老乡那儿搞到两个鸡蛋、一瓶汽水，可全中队十几人推来推去都舍不得吃，不忍吃。最后指导员陈洪泉不得不下令——“吃一口：‘吃！为了战斗！’”

6月5日晚，睡在草坪上的消防官兵被大雨淋醒了。四周黑沉沉的，象巨大的瀑布似的雨，砸在茂密的树叶上，在夜幕中发出很大的声响。这场大雨仿佛要冲刷掉连日来歹徒给蓉城抹上的污点。

“全部上车，归队！”夜幕中，有人下令。立即，一阵喊声和汽车引擎声后，十几辆消防车开往营地。

6日凌晨，刚回到驻地的消防官兵，还没来得及洗脸、换衣，人民电影院又报出火警。7辆战车再次奉命出征。歹徒在不足千米的路段设置了4个路障，清理路障时，官兵们不断遭到歹徒的袭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保住了电影院的大部分建筑。

四

6月4日至6日，罪恶之火给蓉城留下了累累伤痕，总损失达1.2亿多元，相当于建国39年成都火灾损失的两倍多！消防战士们的5辆车被焚毁，4辆被严重砸坏，7辆受损，直接损失77万元。然而，等待蓉城卫士们的，竟有这样的咄咄怪事：

班长王敬东受伤后急着返回救火第一线，他和另7名同样受伤住院的战友搭地方车归途中，有人恶毒地骂他们，有人用石头棍棒打他们，有人要点火烧他们坐的车。事后，王敬东悲愤地说：“我们是救火的，为什么骂我们，打我们，烧我们的车？我们也是人，身上长的也是肉啊！”

许多官兵家属几天不知道自己亲人的下落，心急如焚，有的还受到莫名其妙的恫吓、歧视和嘲笑。有3名干事的爱人到支队探听消息，路上遇到一堆人正起劲地对警察造谣中伤，恶毒辱骂。她们忍不住为警察辩护了几句，立即遭到粗野的喝斥、起哄和围攻，使她们车仰人翻，身上跌的青一块紫一块。有几位警官的妻子到单位上班被人漫骂、歧视，被朋友疏远；有12名警官家属甚至不能去上班，孩子不能上学。歹徒们扬言打不着消防官兵，就要血洗家属区，整治家属孩子……

“我从事消防工作30多年了，一生中参加大大小小灭火战斗上千场，从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救火，歹徒放火。不是我们无能，战士们个个拼了命，但那么多财产被烧，那么多战士被打，我们揪心哪！”老科长蒋国富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番话时，痛心疾首。

然而，个人的屈辱丝毫没有压倒成都市消防支队全体官兵。在血与火的连续战斗中，检验了这支通过严格整顿的部队。当省市各级领导、广大群众纷纷到支队看望、慰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人民群众的支持理解感到莫大的慰藉。

武警总部司令员、政委亲自签署命令：给该支队记集体三等功一次。四川省委、省政府、成都市委、市政府及时召开隆重表彰大会，对该支队1个荣立集体二等功、6个荣立集体三等功的单位和1名二等功荣立者、29名三等功荣立者进行了表彰。

不少干部职工和一批批市民，手里拿着一张张慰问信，抬着一筐筐慰问品，一到支队就含着热泪与消防官兵亲切交谈。先后有130多个单位和个人慰问消防官兵。

一位40多岁的大妈带着十几岁的女儿来到执勤的消防官兵面前，眼圈湿润。她对迎上来的战士说：“没有你们，哪有我们的安宁哟，我就是不信那些没良心的人造你们的谣！”说着，从女儿手里接过一篮煮熟的鸡蛋硬塞在战士手里。

北巷子的一位个体户送上十几只香喷喷的烧鸡，表达他劳动致富不忘人民卫士的深情厚意。一位退休女医生流着泪对官兵说：“你们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尽管说，不支持为人民流血汗的子弟兵，还算人吗！”

安慰暖着干警的心，声声感谢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将警民的情谊铸得更深，更浓……官兵们的眼泪涌出来了，所有的苦、所有的屈辱都荡然无存了。

他们是一群铮铮硬汉，是共和国的卫士，是任何火魔摧不垮的胜利之师。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

武汉三镇的激战

张修富

夜，并不平静。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辆辆军车载着神色严峻的2000多名武警官兵从湖北孝感、咸宁等地，进入了武汉市区。然后，又悄悄地分散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等重要目标地域。

他们是奉命来武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省总队部分地区支队的指战员。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江城，发生了严重的动乱！

一 冲不垮的钢铁“长城”

暴徒们一次又一次冲击省、市委和政府。

虽然冲垮了铁栅栏，但却无论如何也冲不

破“人墙”……

江城动乱始发于四月中旬。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等武汉地区几十所高校的数万名学生聚集游行。一些别有用心不法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全市96条公共汽车、电车线路，17条轮渡和2条汽渡航线，有三四十条被阻断或部分受阻，使得职工有班不能上，有家不能归；全

市300多家粮店门前，整日排着购粮的长队，致使日销售大米量比平时增加了5倍。与此相反，全市储蓄存款额却急剧下降。仅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在两天内储蓄存款就下降了1000万元……

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正常生活秩序的武警湖北总队驻汉部队立即投入到了制止动乱的艰巨任务中。他们针对暴徒以党政首脑机关、宣传机构为主要冲击目标的特点，采取设置多道防线、实行步步为营的方法防守。在要害部位均设置了三道防线：目标单位的院门为第一道防线；由干部战士组成的人墙为第二道防线。无险时隐蔽待命，出险时即刻设防；第三道防线设在要害部门和办公楼门口，以防止冲击人潮突破一、二道防线后进入重地。这些措施及时有效地粉碎了暴徒们一个又一个的罪恶阴谋——

5月17日晚，100多名暴徒拦截了4台拖拉机和6辆卡车，趁数千名学生在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之机，对省政府进行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他们推倒了大门，砸毁了“湖北省人民政府”的牌子，但却始终未能冲破官兵们用血肉之躯组成的防线。

5月18日晨，武汉市支队指挥所得知一些“两劳”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拦截12台运输车，纠集3000余人冲击武汉市委的紧急情报后，一面命令在市委执勤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面组织兵力增援。在市委大门被冲垮，人流潮水般地涌向办公大楼的危急时刻，增援部队以十几秒钟的抢先优势在办公大楼前展开了战斗队形，顽强地挡住了人流。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郑云飞激动地称赞他们是：神兵天降！

……

四至五月中旬，暴徒们先后16次冲击党政首脑机关，均

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一小撮暴徒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还企图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武警湖北总队党委“一班人”充分认识到这一情况，果断做出决定：调集兵力增援武汉，加强驻汉警力，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更为严峻的局面。

本文开头叙述的就是这个场景。

二 大桥保卫战

举世闻名的武汉长江大桥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武警官兵们说：只要能保卫大桥，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果然，暴徒们的丑恶表演升级了。

6月4日一大早，刚刚进入武汉的官兵还未下车就接到了发自武警湖北总队指挥中心的“作战”命令。

原来，暴徒们把魔爪伸向了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公路面，每天通过各种机动车3万多辆；铁路面，每日过往火车360余列……

暴徒们扬言要在大桥上制造震惊世界的事件。

武汉长江大桥的安危牵动了北京中南海。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多次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大桥万无一失。

这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武警湖北总队指战员肩上。他们当即调集600精兵强将对大桥实行立体防卫：公路桥面、铁路桥面、水面交叉监控，不留“空挡”。

6月4日下午，武汉一些高校的数千名学生在武昌桥头引桥的铁路上静坐示威，一伙暴徒乘机从铁路旁边抬了几根备

用铁轨横放到铁路上。担负执勤任务的干部战士立即上前劝阻，指出这种行为是严重的破坏活动，必须马上停止。同时劝说围观的群众擦亮眼睛，尽快离开现场，不要上极少数坏人的当。在他们的耐心说服下，一部分人开始撤离铁路，但其余的还迟迟不动。于是，他们组成人墙，对人群实行强行驱散。那伙歹徒企图趁乱逃跑，遭到了武警官兵强有力的阻截。紧接着，干部战士又冒着高温清除路障，使京广大动脉及时恢复畅通。

7日，武汉动乱达到了高潮。

清晨，天下起了濛濛细雨，歹徒们借机加快了破坏活动的步伐。

7时30分，打着旗子、举着条幅的游行队伍和围观群众近10万人一齐向武昌桥头涌来，大桥公路面交通中断。接着，他们又涌向铁路面。几十名歹徒不顾执勤武警阻拦，煽动学生和群众一拥而上，强行推倒官兵们昨天夜里才垒起来的一堵2米多高的围墙。顿时，人流象决了堤的洪水涌上了铁路。他们抬的抬，搬的搬，争先恐后地将道边的旧铁轨和枕木搬到铁轨上。歹徒们疯狂地叫喊“快搬！快搬！”还有节奏地喊着“一、二、三”，指挥人们将铁轨横放在铁道上。一些歹徒觉得光设路障还不够刺激，又疯狂地爬上被迫停在桥中间的一列货车上，用砖头猛砸车和车上其它设施……

然而，这些还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1时50分，200多名歹徒手持早已准备好的铁锹、木棒、砖块、汽水瓶向桥头堡冲来，丧心病狂地叫嚷“打呀、砸呀！”砖头和汽水瓶雨点般地向岗楼哨兵砸来。冲在最前面的5名歹徒拉开岗楼门，用铁锹向里面乱戳乱砍，将电话机抛入江中，围攻辱骂哨兵，企图抢夺枪支。和哨兵一起紧守在哨位的大桥值班室参谋李国庆，一边用身体紧紧地护住枪支，一边说

“我们是守桥部队，大桥是人民的，决不允许你们这样肆无忌惮。”李国庆的前额被迎面飞来的一块砖头砸开了一道约3公分长，1公分深的口子，顿时，血流满面，身上多处受伤，鲜血染红了军衣，但枪在他手里被握得紧紧的。他和战友们一道始终顽强地战斗在保卫大桥安全的哨位上。

暴徒们见铁路攻不破，又马上兵分三路：一路，继续在铁路面设障；一路，窜上公路4路电车站，砸烧公共汽车；另一路，冲击武昌桥头堡。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武警湖北总队立即调整兵力，打击暴徒。

暴徒分别从铁路面和江边桥头堡冲进武昌桥头堡内，抱占了1、3、4号楼，用砖头、汽水瓶疯狂袭击桥头堡内所有门窗、玻璃和灯具，用钝器撞击桥墩。并上下夹攻，企图冲击2号楼。

2号楼，是指挥部所在地，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正在此指挥作战。武警湖北总队“前指”一面命令正在桥上执勤的官兵严惩凶犯，誓死保卫大桥，阻止暴徒冲进2号楼。一面命令在省委省政府等地域执勤的总队特警队、抗暴分队戴头盔、盾牌火速增援武昌桥头。

此时，通往桥面的一切道路全部被堵死。为使增援部队迅速到达指定地域，“前指”命令特警队和抗暴分队的420人迂回到大桥下游的徐家棚客运码头，同时命令总队船队的快艇到码头接应。部队乘快艇渡江到达汉阳晴川码头，与驻守在汉阳桥头的250名官兵汇合，沿大桥铁路面向武昌桥头开进。与此同时，又令三支队250名官兵乘5辆卡车急速向桥头堡下开进。这样，对武昌桥头形成了上下策应，两路夹击的态势。

增援部队的突然出现，一下子打乱了暴徒们的阵脚。因

为他们在实施“兵分三路”的阴谋之前，曾有计划地派人堵住了陆路和水路要道……

当即立断。总队“前指”即刻派出干部便衣队深入到围观群众中做疏导劝说工作，许多围观看热闹的人纷纷离去了。

始终冲不垮武警防线的暴徒们见已无机可乘，慌忙四下逃窜……

武汉长江大桥，安然无恙！

三 文明之师

官兵们在执勤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

手里有枪有子弹，可是为什么不自卫呢？

制止动乱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敌我难分。因此在执勤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误伤好人、造成严重的后果。

为此，武警湖北总队的领导专门研究制定下发了《部队参与制止动乱的八条规定》，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打人骂人，擅自抓人……要求干部战士铭心刻骨认真执行。

特写镜头一：市政府门前

武汉市人民政府，是武警武汉市支队守护的重点目标。

5月17日下午，天气炎热。

骄阳下，佇立着身着橄榄绿色警服的官兵，他们满脸通红，汗流如洗。旁边就有阴凉处可没有谁动一动。

在他们的对面是黑压压的人群：有学生、群众，也有居心叵测的歹徒。

黑压压的人群中开始你推我搡逐渐形成潮水之势，向铁栅栏大门涌来。顿时，坚固的铁栅栏门被扭曲了，人群中发

出了得意的狂笑。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还未等他们跨进大门一步，箭步冲上去的武警战士就组成了一道人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紧接着是第二道人墙，第三道人墙……

妄图冲击政府的人们失望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虽能冲跨铁筑的栅栏，却冲不跨武警战士筑成的人墙。

短暂的停滞之后，突然，从人群中飞出砖头、石块，砸到了战士们身上。

原来他们是想砸毁，拆散这道坚不可摧的血肉之墙。

战士们的头上、脸上、身上被飞来的石块打得鲜血直流，但他们依旧如铁柱一般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下“火线”，也没有一个人还手。战士杜梦成右手无名指被飞来的石头砸伤，鲜血直流。但他没吭一声，紧咬着牙，站立在人墙之中。

一部分大学生被这亲眼所见深深地感动了，带头撤离了市政府。

特写镜头二：省广播电视大楼门前

湖北省广播电视大楼，是受冲击的重点目标之一。

这天中午12点40分，省广播电视大楼门前集聚5万人之多。各种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此时，在这里担负执勤任务的一支队干部战士的心都悬得高高的：一旦电视大楼被冲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

担心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临近下午1时，挤在门前的约500多人在“一、二、三”的节拍下一起冲撞大门，铁栅栏大门向内挤进了一米多远，此时人群仍大有不冲断、挤断栅栏决不罢休之势。

情况危急，刻不容缓！

负责现场指挥的政法处副主任郭定炎立即下令部队手挽手，组成人墙。

这时学生代表问战士：“对我们的行动你们武警支持不支持？你们也应有点爱国之心，不能阻止我们的爱国运动。”

与此同时不堪入耳的谩骂和唾沫也一同向战士们袭来。郭副主任一面逐个向战士交待，“手挽手、不动手、不动气、不开口”，一面与学生代表交涉。他说：“第一，电台电视台是我们的警卫目标。保卫其安全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任何人都不能突破冲击。第二，对你们学生的爱国之心中央给予了肯定，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并无矛盾。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希望你们三思而后行。第三，冲击党政首脑机关和冲击重要目标都是违法行为。

学生代表听完郭副主任的回答，看着还在遭受砖头汽水瓶袭击而仍不还手的战士，深深地感动了，情不自禁地喊起了：“向武警学习！”“向武警致敬！”紧接着，大门前的学生也组成人墙，并在“一二、坐下”的番号声中席地而坐，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后面人群向前拥挤，避免了事态扩大和恶化。

省广播电视大楼就这样未遭秋毫之犯。

特写镜头三：在长江大桥

6月6日中午，正在布置执勤兵力的守桥部队七中队指导员王守荣突然被一群人包围。其中两个人上前就给了他两耳光，“你还装腔作势地布置什么呀，连个秩序都维持不好，害得我们有班不能上，有家不能回，白给你们吃了。”

王守荣直感双颊火辣辣地痛。这个身材高大血气方刚的年青军人强压着被侮辱的愤怒，不让委屈的泪水溢出眼眶，他向着人群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手里有枪，有一手过的硬擒拿格斗本领。如果不是上级有命令，不是怕误伤好人，我

们难道维持不好秩序吗？”

人们，一切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们，最终还是理解了武警指战员的行为。

湖北省委省政府及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来到部队，亲切慰问广大指战员；

武昌区委区政府领导带着猪肉和鸭蛋走进营区……

湖北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高校的师生，也纷纷来人、来电、来信慰问武警……

对文明之师的赞誉响彻工厂、学校、街道，响彻整个社会。

四 精卫之歌

在制止动乱斗争中，武警湖北总队共投入
73000多兵力执勤。7万多精卫啊，你们奏
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乐章……

人物画廊一：就是把我扔到江里也改变不了我保卫大桥的信念

45岁的二支队支队长李自明被一伙暴徒推搡到长江大桥桥栏处。

“就是你在破坏老子们的计划，再敢瞎指挥老子就把你扔到江里！”一个暴徒指着李自明的鼻子恶狠狠地说。

作为长期担负守桥任务的指挥官，李自明非常清楚桥面与江面的高度，同时，他清楚暴徒们此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他更清楚的是自己肩责任负的。

他义正辞严毫无惧色地说道：“指挥部队保卫大桥安全是我的职责，你们就是把我扔到江里也改变不了我的意志和信

念。再说，就是把我扔到江里了，也还会有人来指挥。我劝你们还是赶快悬崖勒马。”暴徒们脑羞成怒，一涌而上……

正在这危急时刻，战士们赶到了。

人物画廊二：爬着报警的战士

武汉市支队战士刘伟衡与7名企图闯进某武器库抢夺武器的犯罪分子顽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喉、胸、腹等部位被连刺8刀，血如泉涌……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去报警。他忍着剧痛，用尽全力向值班室走去。没走几步就摔倒了，血从身上流到了地上。他实在站不起来了。就往值班室爬。

值班室离他只有20多米。20多米的距离对一个正常人，不过是眨眼的功夫。可对他，则是生命的代价。几分钟后，当他爬到值班室时，嘴唇上也浸出了道道血迹。

他挣扎着把情况说完，就昏倒了。当夜，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指示同济医院：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刘伟衡！

人物画廊三：在家门口执勤

二支队新兵三中队指导员陈顺平家住武昌桥头堡下。

巧得很，他这次从新兵训练基地——孝感赴汉执行制止动乱的执勤点就在武昌桥头堡。

家与执勤点相距，仅200多米。而且，他已两个多月没见到妻子女儿了。

6月7日这天，他妻子匆匆忙忙找到正在带领战士清除路障的丈夫，哭着说：“孩子病的很重高烧近40℃，你快回去送她去医院吧。”

但陈顺平说：“按说我应该送孩子上医院，可是这里也离不开我呀！清障工作非同一般一刻也不能耽误。我是党员，

又是一个中队的指导员，怎么能在这个时刻离开岗位呢？”

就这样，他虽在武汉执勤七天，却没回过一次家。

人物画廊四：指导员“冷落”妻子

6月3日，五支队三中队指导员刘泽成的爱人从襄樊来武汉治病。

中午，正准备陪妻子吃饭的刘泽成接到了要他带领中队赴某地执行任务的命令。

他刚才还答应要陪妻子上医院，现在怎么说好呢？

他率直地向妻子说明了情况。妻子生气了，“那我回去，我不看病了。”

“不看病怎么行呢？我的意思是你自己去医院。”

“人生地不熟的我怎么去？你要是真想让我看病，就请假陪我去。”

刘指导员也火了，“这怎么能行呢？我是党员，又是指导员，平时要求别人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就不正确处理了，那以后还有什么说服力？”

妻子伤心地哭了。而他毅然带队出发了。

“人生地不熟，找了几次医院都没看上病，我只好走了……”刘指导员看到妻子走后的留言后，不禁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

人物画廊五：新婚别离

排长万进文已经三次推迟婚期了。

4月1日，未婚妻带着一肚子火气赶到部队，要求领导为她作主。

支队领导者考虑到女生的情绪，批准万进文回家结婚，时间8天。并要求他，“不到时间不准归队”。

新婚之夜，他望着含情脉脉的妻子，欲言又止，好一会

才说，“现在形势严峻，随时都可能出事。领导这个时候批给我假，是对我们的照顾。可我们也总得为领导想想啊！执勤兵力紧张，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所以我想明天归队。你看行吗？”

妻子顿时涨红了脸，“你是不是不爱我？三次推迟婚期不说，刚结婚又要走。”

万进文看着被激怒了的妻子深情地说“哪个丈夫不恋新婚，不爱自己的妻子，正因为我爱你，才请你理解我、支持我。”

“不行。”妻子斩钉截铁。当即起身去找公公婆婆。

父母苦苦相求，妻子哭红了眼睛，可他还是离家归队了留给妻子的是：“你先委屈一下，我日后将加倍报答”。

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博大的胸怀！

人物画廊六：没有国家的前途又哪有我个人的前程呢

二支队七中队战士袁建勇被批准参加军事院校招生考试，机会实在难得。

他今年22岁，按规定明年就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了。真可谓“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领导也非常照顾他，不让他参加执勤，专心复习功课。

可他偏偏不领这个情，找到指导员王守荣说：“现在执勤任务这么重，我怎么能安心复习功课呢？没有国家的前途哪有我个人的前程？请让我参加执勤吧？”

据武警湖北总队有关资料载：整个制止动乱过程中，全总队有200多名干部战士主动放弃和推迟探亲，有100多名官兵带病坚持战斗。91名干部战士荣立二、三等功，467名官兵受到嘉奖。

“民主长征请愿团”溃散记

韩守训 郝国文 李玉美

引子——来自南京高校动态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石头城南京，天空阴沉沉的。

天刚黑下后，有几条黑影好似幽灵一样在南京大学校园的学生楼之间窜来窜去，时隐时现。不一会，数十名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尾随着黑影走上一块绿茸茸的小草地，盘坐在黑影的四周。

一个黑影站立起来，拉起破锣一样的嗓子，斯哑低沉地说：

“现在开会，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位（指向一个穿T恤衫的）就是刚从北京大学专程赶来指导我们工作的赵同志。现在，总部领导要求我们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在全国带头尽快组成一支队伍，进行‘民主长征’以南京为出发点，争取在6月18日徒步抵达北京。我们‘民主长征’的宗旨是沿途深入群众，深入到社会各界，要给现行政府加重砝码，让其自动下台！这样，必将形成强大的锐不可挡的‘民主’声势……。”

又一个黑影插话说：“同学们，总部对我们是信任的，现选定请吴建平同志任总指挥……”。

南京“高自联”常委扩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散会后，一

个个象夜游神一样离开了草坪。

5月31日，以陈学东(南京“高自联”常委后勤部长)、吴建平(新任命的“民主长征请愿团”总指挥)为首的北上“民主长征”请愿倡议活动正在加紧进行，已有1000余名学生在《请愿倡议书》上签名。晚7时，南京“高自联”组织者分别在南京大学、河海大学校园内召开“民主长征”发布会，宣布了所谓本世纪中国革命史上“第二次长征”将于6月1日上午9时从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集中后出发；途经滁州、蚌埠、徐州、济南、沧州、天津，在6月中旬前到达北京，进驻天安门广场。

6月1日上午9时许，南京17所大专院校约800余名学生(其中，骨干分子200余人，女学生30余人)汇集在鼓楼广场的“民主之声”广播站前，由陈学东、吴建平宣布了《北上队员纪律》，尔后，进行了宣誓仪式。

会后20余辆自行车、摩托车，在“民主长征请愿团”前面开道，他们将作为“先遣队”，在前方探路打哨。吴建平趾高气昂地站在“民主长征请愿团”最前列，高举着“民主长征”落款为北上总指挥部的旗子。他后面的学生打着“壮士此去求民主，男儿女儿北上争自由”，“民主长征宣传队、播种机”，“任重道远”等横幅，紧紧跟随，万余名学生在一片鞭炮声响中鼓掌夹道欢送。鼓楼广场交通顿时受阻。

南京市交通干警组织力量劝阻，未见效果。

6月1日晚，南京“高自联”为了配合“北上”行动，开会决定，继续组织募捐活动，提供经济保障，并加紧创办《民主导报》以扩大舆论影响。

6月2日中午，南京市公安局，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联合出动130余名干警在乌衣镇到滁州方向组成两道人墙，实施

阻拦，仍未能拦住。

“民主长征请愿团”于6月2日晚8时40分到达安徽省滁州市。滁州师范专科学校100余名学生前来迎接，部分“北上”队员当晚在滁州市区主要干道上进行攻击党和政府，光大“民主”等内容的反革命宣传演讲。

6月2日晚11时，“民主长征请愿团”在滁州师范专科学校宿营休息，吴建平决定6月3日清晨率团继续北上。

零点受命

1989年6月3日夜。江南，钟山脚下的大钟楼上，时钟在叮当叮当的震响声中指向了12点，人们迎来了6月4日的第一一个时辰。突然，天空狂风声大作，电闪雷鸣。一辆武警牌号的银灰色轿车从江苏省公安厅院内开出，迎着风雨穿过六朝古都那鬼脸城墙东的西康路，急速驶进了武警江苏总队机关院内。

车子在总队办公楼门前嘎然而止。随着车门打开，一个身材中等，穿着一身崭新橄榄绿武警服的中年人，在大门口同哨兵打了声招呼后就径直朝三楼奔去，急急匆匆地跨进了总队作战室。这个人就是——江苏总队徐兆柱总队长。此前，徐总队长刚刚参加省公安厅召开的紧急会议，作战室官兵见徐兆柱总队长面色严肃，已猜测到他是带着严峻的任务回来的。

徐总队长坐下后，看了看大家。一个多月来，作战室官兵为制止江苏动乱日夜坚守岗位，一个个已显得面容憔悴，人人眼目中带有因熬夜而沉淀着一根根鲜红的血丝，徐总队长见此情景心中既是怜爱又是赞叹！

不一会，总队政委王志刚、副总队长顾惠琪及机关司、政、后领导都顶着风雨汇集到作战室。

徐总队长向大家传达紧急会议精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厅命令我们，派一支人员精干的机动队，立即赶赴安徽省滁州，完成阻拦、劝阻“民主长征请愿团”的任务，决不让一场更大的动乱出台！

作战室官兵听到要执行劝导、阻拦“民主长征请愿团”北上的任务，大家顿时精神振作起来。

大家都知道，以南京“高自联”成员之一吴建平为首的南京高校“民主长征请愿团”一行800余人，在行动前划拳喝酒，走街窜巷，狂吼乱叫，书写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高呼反动口号，明目张胆地攻击党和政府，发誓与党和人民为敌。他们是一群狂热的动乱分子，是隐藏在校内的一群社会渣滓，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深恶痛绝！

徐总队长严肃地说：连日来，省委、省政府、省教委及公安机关派专人到现场跟随劝阻，反复做工作，仅劝回200余名学生，还有500余人仍然执迷不误，继续北上，于今天下午已到滁州市北的沙河镇“安营扎寨”。今晚，省政府已组成由教委、有关学校领导、部分学生家长及公安机关为主的现场指挥部，在杨泳沂副省长带领下赶赴滁州，王兆汉副总队长已随省政府指挥部先行。现在，我命令第一梯队盐城市支队赴宁机动队50人，由副支队长杨士武和总队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戴肃军二同志率领，立即赶赴滁州执行应急机动任务；第二梯队由常州支队赴宁机动分队100人，淮阴市支队赴宁机动分队50人担负接应，滁州方面一旦发生暴力性事件，做到随呼随应……。

窗外，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雨 夜 出 击

“盐武——002”；“盐武——002”；从总队作战室发出的命令，通过手持台，传播到刚刚入睡不久的盐城市支队赴宁机动队驻地。

这是江苏总队机动部队中打得出手的一张王牌中队；近年来，在江苏处置各类突发性事件中，总是起着尖刀作用的一个中队，在这个中队官兵中，人人都具有在特殊情况下攻防兼备的克敌制胜本领。眼前，总队要把这把尖刀插到最前沿的阵地上去。

副支队长杨士武少校听到呼号后，迅即从床头抓起对讲机，认真地受领任务。前来指挥助战的总队司令部训练处戴肃军副处长冒雨赶到盐城机动中队驻地，他与副支队长杨士武打了招呼后，二人就立即分头去召集机动中队干部。

嘟嘟……嘟嘟嘟……。阵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打乱了深夜沙沙的雨声，把部队从睡梦中唤醒，战士们按照赴宁后应急训练时紧急出击的着装要求和携带规定，娴熟麻利的打点冲出营房，整齐的站在雨地里，听候着命令。

杨士武副支队长、戴肃军副处长查看着武装整齐的官兵，他们从战士身上的雨衣、头上的钢盔、手中盾牌、电警棍，小组长腰中的催泪弹、手持电台等非杀伤性武器和通信器材查起，一直到脚上的鞋带子系法，都作了仔细查看，感到携带和着装等均无误，两人才相视地点了点头。

杨士武副支队长命令部队急速登上卡车。

两辆邮绿色卡车和一辆指挥车迎着大雨，冲破黑夜，急

速地向滁州方向驰去。

车内车外一片烟雨朦朦，天空还正打着亮闪。……

“同志们！总队首长命令我们在凌晨4时赶赴滁州，阻止‘民主长征请愿团’北上声援……”。杨士武副支队长通过对讲机与车上各班组进行临战前动员和对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官兵机谨地接受命令，雨夜出击的使命感，冲走了睡意和夜半腹中饥渴，也冲走了这雨夜的寒意。

凌晨3时30分，机动部队提前30分钟到达集结地——滁州宾馆。

擒 贼 擒 王

在滁州某招待所会议室内，以副省长杨永沂为主帅的江苏省制止‘民主长征请愿团’北上现场指挥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杨士武副支队长与戴肃军副处长前来受领任务。

会议正在进行……“三天来，以吴建平为核心的‘北上’指挥部在途中反复鼓动北上队员‘继续前进，坚持到最后胜利’。在他张牙舞爪的蓄意鼓动策划下，学生与我们隔阂越来越深，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给我们实施有效地劝阻工作增大了难度，吴还要求同学不同我们接近，不答话，使矛盾更加激化。看来，他要一意孤行到底了”。

“根据现实情况，我们可采取打蛇先抓首、擒贼先擒王，然后分而制之的作战方案，以取得阻止工作主动权。这项工作，由武警总队王兆汉副总队长来负责完成，滁州市刑警大队部分干警配合行动，作为这次特别行动小组，乘夜擒获北上长征队总指挥——吴建平”。

杨永沂副省长部署完任务，各小组就分头行动了。

吴建平，男，28岁，江苏省商业干部管理学院学员，原是解放军某部干部，转业后考入该校。吴在部队服役时，带过兵，实施过组织指挥工作，并对部队内部情况比较了解；几天来，吴建平大展他的才能。他事先挑好一支20余人的精干队伍，骑自行车北上，为他做前路先锋，尔后在内部成立以他为核心的组织领导机构。他为防止其内部情况走漏，天天更换联络标记，对骨干头目倍加保护，仅他一个就起用了6名保镖护驾，且行动之中还神出鬼没，队伍晚上休息时，里外双岗，其戒备森严。

王兆汉副总队长率领特别行动小组，按照预定方案乘雨夜悄悄地赶往沙河镇。

此时，夜深人稀，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加之人地生疏，到哪里去找吴建平的宿营地？在这一筹莫展之时，王副总队长率领“特别行动组”集体行动（在黑夜，不利于分开行动或单独行动）决定挨点搜寻吴建平，争取一次成功。

特别行动小组在进入学生宿舍营地时为防止打草惊蛇，决定按第一行动方案擒吴。由吴建平所在单位的保卫科工作人员一人作为吴的长兄，随同吴的父母深入到宿营地，辨认出吴建平后，以谈话为借口把吴引出来，趁其不备时，强拉上车，带离现场。

“特别行动小组”按行动方案找了7、8个宿营地，不见吴建平踪影。

4日凌晨，吴建平终于在沙河镇机械厂招待所出现。这是一个四合院式的房子，仅有一个供出入的大门，特别行动组立即汇集到招待所四周，将车子停在距招待所大门30米一堵墙壁边。吴建平在院子里突然见到父母和单位里人员，就熟悉的打起招呼走过来。

此时，吴建平完全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自我感到他是新一代“民主”之先驱，是这场“运动”中的英雄。他的举止，他的行动也处处证明了他的狂妄和傲慢。他一手插着腰，不停地转动着一对小眼球，可他那里知道，王兆汉副总队长率领“擒王”“特别行动组”已追踪他整整一夜了。他这一出现，必然成为瓮中之鳖，网中之鱼。

吴建平的贴身保镖见吴出来同人谈话，就尾随出来，紧贴在吴的左右。吴建平与其父母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出了大门，走到车子旁边；刹那间，车内的人七手八脚，协同吴建平父母将吴拖进车内。这时，吴的保镖发现头目被人带上车，感到情况不好，就奋力地追赶上来，拖吴的上衣和腿，他们一边抢夺，一边歇斯底里地大骂……。

这时，王兆汉副总队长向车上的特别行动组成员使个眼神，在车上待命并早有准备的滁州市刑警大队人员从车上一轰而下，把吴的保镖堵在车体之外。这时，车子启动了，吴的保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保驾了多日的头头被人带走。吴建平机关算尽处处设防，可是再狡猾的狼也难以逃脱好猎人之手。

由于墙外的吵动声，惊扰了招待所内的北上学生，当他们眼望总指挥被其父母、哥哥带走时，纷纷冲上来与刑警队的同志们进行口舌。“你们无辜抓人，是违法行为”；“吴被他的父母、哥哥带走的是家庭事务，你们无权干涉”，“特别行动组”队员反驳道。学生们无可奈何地返回了营地。

吴建平被擒，使北上队伍失去了组织指挥头领束缚住了他们北上的手脚。“北上”队员们早晨起床后，在镇上东西走了几趟，摸不清去向，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早晨7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广播了北京平

息了反革命暴乱这一震人心憾的消息，北上队伍中立刻就有150余人思想动摇，并向在现场的特别行动组部分成员表示愿意返回南京。但其中还有部分人仍然信守出发时的《纪律》和《誓言》，刚愎自用，他们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北上。

6月4日下午，北上队伍中另2个头目也被擒获。

深入虎穴

北上队伍还有300余人从沙河镇继续沿铁路线北上向张八岭方向行进。

为严防学生冲击铁路，乘机扒火车进京，省政府现场指挥部决定在沙河镇、张八岭和三界铁路要口布署兵力，禁止学生冲击，严格执行和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禁止冲击铁路的紧急通知》精神。这时，指挥部为摸清“北上”队伍去向和其思想动态，以便于实施有针对性的劝阻，采取了三条有效措施：一是命令武警盐城支队机动中队赶在学生队伍之前靠近张八岭，切断其北上去路；二是派出一名机智灵活又会讲安徽方言的干部打进学生内部摸清其行动去向和思想动态；三是让省教委领导和部分教师尽可能接近主要骨干分子，做其思想工作，反复陈述北上支持北京反革命暴乱的行为，迫使其动摇意志，自我打乱北上秩序。

在距张八岭10公里处，北上队伍进行大休息，坐地展开了“是继续北上还是回头”的讨论。他们经过七嘴八舌的争论后，表示继续北上，并推荐刘青（“高自联”骨干分子之一）为“民主长征请愿团”的临时总指挥，并拉旗整队又浩浩荡荡地向张八岭方向进发。

近晌午，乔装打扮成乡民模样的总队司令部训练处戴肃军副处长，以他那标准的安徽家乡音与部分学生谈得投机、打得火热。

“你们北上的决心真大，但你们为何不扒火车进京呢？”戴副处长说。

“我们是徒步长征进京请愿团，沿途要宣传，要演讲才能达到声援的目的，我们不坐火车！”

“那你们现在准备到哪里呢？”

“晚饭前准备赶到张八岭，这是新上任的头刚才要求我们的”，几个答话的学生用手指了指刘青。

“你们走了这么远累不累？”，戴副处长试探着问。“怎么不累呢，我们几个的腿都走肿了，出娘胎至今，头一回走了这么远，我们也不想走了，可他们非让我们走，谁不走，就说谁是软骨头，要给样子看，我们现在倒希望那帮子（用手指了指武警公安）强硬起来阻拦，我们就好回去了。”几个学生小声的同戴副处长说。

北上队伍强打精神继续前进了。戴副处长慢慢地掉下队来。

戴副处长将刚才与学生对话了解的情况用对讲机汇报给指挥部。指挥部通过分析，一致认为，目前学生中尽管已推选刘青为总指挥，但组织工作有气无力，斗志开始削弱，大部分同学希望部队强制劝阻，给一个台阶，就可以停止北上，同时，根据与学生们交谈，可以排除扒火车进京的可能。

杨泳沂副省长根据上述实际情况，决定：“坚决阻止，不让‘请愿团’过张八岭。”

同时，为防止出现暴力性事件，总指挥部还决定：由公

安机关在前阻拦，省教委，各学校、教师等在中间劝导，调盐城支队机动队部分官兵断后。经过在张八岭的再次拦截和反复劝阻，又有部分学生表示愿意返回，并主动投旗往回走。

由于“北上”队伍中意见分歧较大，有的在行进途中掉队开“小差”自行撤回，有的不愿再往前走，刘青急得两眼发红，气急败坏地大骂同学一个个都是怕死鬼，谁退却谁就是孬种、王八蛋，是民族的败类……。

最后较量

经多次劝阻，迫使大部分学生返回了南京，此时的“民主长征请愿团”在组织和形式上都已接近瓦解和崩溃的边缘——仅有100余名骨干分子仍然围着刘青在打转。刘青为作好最后挣扎的准备，立即派出一个小组，离开队伍向三界方向给“先遣队”报信，要求留下的队员“坚持到最后胜利，作好作最后较量的准备”。以便于让“先遣队”代表“请愿团”北上争取时间。

刘青率领学生与省政府领导、公安干警及部队官兵面对面的行成对峙。为防止刘青狗急跳墙，制造事端，杨永沂副省长命令现场武警和公安人员，严禁使用手中武器，防止发生流血事件，同时，省政府现场指挥部决定收缴标语旗帜，以防止刘青等回南京后继续打旗进行游行，制造动乱。在张八岭前粮站附近的公路两侧，由盐城支队机动队部分官兵迅速排列成二路纵队，进行逐一收缴。当收缴到最后一面挂在大轿车头上血写“国丧”并带有数百人签名的旗子时，数十名学生围冲过来，与部队进行抢夺，戴肃军被学生抓住衣领，

有的学生恶语中伤官兵，有的握紧了拳头，在官兵面部划来划去，还有的从地面捡起石块，摆出了一付誓与旗帜共存亡的架势。

在此关键时刻，戴副处长见机行事，果断地让刘青出面做调解工作，并向刘青说明了发生意外事件他要负主要责任，迫使刘青只得出面进行劝导，并将“国丧”二字旗主动从车头取下收回。此时，数辆大客车、卡车开过来，杨泳沂副省长要求学生立即上车返回南京。刘青则要求同学们不接受政府这种怜悯性的照顾，号召大家按照原路徒步返回。刘青这一新花招，其用心极其险恶，他妄图利用徒步返回的机会沿途继续进行反党、反政府的宣传，誓与党和政府对立到底。

同学们在刘青的煽动下，站立在原地不愿上车，有的想趁机冲出公安武警组成的人墙，逃之夭夭，可是，法网恢恢，“民主长征请愿团”早已被围在核心，只等收网。刘青见状，摆出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瘫倒在地。经过反复劝阻，部分学生开始回心转意，并将瘫倒在地上成一团的刘青抬上一辆客车。在公安机关的指挥下，学生们被一个个的安排上了车……。

一辆辆大客车、卡车旋起地面上的尘土，行进在返回古城南京的柏油马路上。

为使“民主长征请愿团”彻底溃散，省政府现场指挥部决定，一股作气，乘胜前进，将已到达三界的“先遣队”阻回南京。

王兆汉副总队长连夜率领盐城支队机动队和滁州地区刑警大队的部分干警悄悄地向三界方向进发。

当王副总队长一行侦察到三界镇南北公路旁一幢正在建筑，尚待完工的楼房时，看到有20余辆南京牌号的自行车和

摩托车乱七八糟地架在工地上，细听楼内，还有轻微的嘈杂声，经反复侦察，侦察组一致认为楼内住的正是“先遣队”的队员。

王兆汉副总队长命令杨士武、戴肃军率盐城市支机动队迅速向楼房逼近。

此时，侦察组人员还发现在楼房的一侧，有一群当地青年坐在那里，有的在望着楼房内的灯光，有的手里拿着砖块和木棒等物向楼房靠近。楼上楼下，遍地碎砖瓦砾。一旦发生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现场实情、实景给处置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处，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不准你们靠近楼房，不准搬动车辆”。楼内20余名“先遣队”员高声地呼喊者。

这时，从“先遣队”员中闪出一个嘴上长着山羊胡子的青年学生，他指着王副总队长说：“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从这个地方尽快撤离，否则，我们也将会不客气。”说着，山羊胡子从地上捡起一块砖狠狠砸在地上，砖被他摔得粉碎。

“你们后面的大队已安全返宁了，我希望你们现在离开楼房，同我们一同回南京”，王兆汉副总队长严厉地说。

“我知道后面的人被你们吓唬走了。可我们不走”。山羊胡子执意并带有讥讽地回答，并向王副总队长露出一脸狞笑。

“先遣队”以楼房为堡垒，执意死守。山羊胡子命令队员将楼下的木棒砖块等杂物收拾进楼。

部队与“先遣队”相互僵持了约20分钟。

这时，王副总队长急中生智，他向大家明确了三条方案：一是把社会上青年与先遣队员隔开，请三界派出所出面

协助做这项工作；二是继续与楼内山羊胡子进行谈判，并以谈判稳住阵势，进行智取工作，三是设法让部队占领楼顶。

按照王副总队长的部署，各行动小组开始分头实施。

在楼前，王兆汉副总队长与山羊胡子进行第二次交涉：不一会，三界派出所来人将楼房周围的社会青年全部赶走，盐城支队机动队派出攀登组已上了楼顶，一项项工作都在平静的气氛中顺利的悄悄的进行着。

又过了20分钟，山羊胡子发现楼顶有人影晃动，知道自己中了圈套，立即以沙哑的声音招呼楼内“先遣队”员携棍捡砖做好拼搏准备。这时，楼顶上的战士手拿着话筒大声的喊话，进行阻止。楼下的战士个个手握盾牌、电警棍。山羊胡子见大势已去，顿时躺倒在地，在法律与正义面前，他被迫同意全队撤回南京。

从发现到“先遣队”到智取成功，前后仅用了50分钟。

“高自联”导演的南京高校“民主长征”进京请愿的“壮举”历时5天，行程200余华里，在他们那所谓的“民主、人权、自由”狂浪声中溃散了，尽管有的充当队员的学生还认为不应该回撤，不应该低头，甚至还为此流下了泪，但铁一般的事实已证实了他们的行为支持了北京的反革命动乱和暴乱，对此，很值得每一个同学进行一下追忆和反思……。

省府保卫战

孙 东 戴继彬 赵 安

江西省人民政府，座落在南昌市中心的一八一广场东北面与八一起义纪念碑遥遥相对。这里是省政府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全省的指挥中心。在由少数人挑起的动乱中，省政府南大门成为被冲击的重点，成了“重灾区”。因此，守卫在这里的武警江西总队官兵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考验。

5月16日晚11点多钟，夜幕笼罩着中天，往日宁静的八一广场上，聚集着一伙伙躁动的人群。谣言、煽动、鼓噪，引起人海中忽东忽西的阵阵骚动，叫喊声、咒骂声不绝于耳。在少数动乱分子的煽动下，几千名学生和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涌向了省政府南大门。情况十分紧急！

“省府告急，迅速增援！”在工人文化宫待命的南昌市支队180多名官兵，在支队长王洪旺带领下，迅速跑步赶到南大门。他们手挽手、肩并肩，用血肉之躯组成三道人墙，将已经闯进南大门的上百名学生和尚在门外的几千人隔开，与守卫在办公楼的警卫中队60多名官兵一起保卫省政府的安全。顷刻，门外冲动的人群中发出“冲啊，冲进去”的口号声，人流潮水般地压过来。一股又一股猛烈的冲击浪，向前排战士冲来。顶住，坚决顶住！官兵们咬紧牙关，在两个多小时里，抗住了一次又一次冲击，用意志和力量挫败了动乱者的企图。在南昌市公安局的配合下，他们劝上百名学生

走出院内，使门外的闹事者败兴地退下阵去。

上午10点左右，一些不法分子在人群中东奔西跑，狂呼乱叫，煽动人们：“冲进省政府，迫使省政府声援北京”，“叫他们出来，与群众对话！”数千名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喊“一二、冲啊”，猛烈地向守卫大门的武警官兵冲去。

这是一场力量与勇气的较量。一方是失去理智的人群，一方是忍耐克制的卫士；一面是疯狂的冲击，一面是坚韧的抗衡。十多排武警官兵手挽手，身贴身，用他们的胸膛抵挡着一次次人流的撞击。

混在人群中的少数歹徒向战士们身上扔扫把、掷杂物、用拳头、旗杆、木棍、铁棍向战士身上捅去。内训股长沈明洋左脸被飞来的拖鞋击中，刚转过脸去，右脸又重重地挨了一下，打得他眼冒金星，头昏目眩。排长傅世民被歹徒们拉出队伍，遭到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班长高增寿被混在人群中的歹徒用手肘狠狠地撞在胸口，痛得他站立不稳，倒在一边。战士吴雁敏被人群挤压在墙上，不一会就昏了过去……一个战士倒下去，又一个战士顶上来。他们忍辱负重，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生命和鲜血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誓言：“只要我们在，就有省政府的安全！”

中午，省长吴官正等领导同志不顾危险，坚持出去与学生对话。此刻，在场的武警官兵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他们深知自己担负着怎样的重任。

吴省长刚走出门，人群就“呼啦”一下猛往前拥，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吴省长推进门里。同时，武警战士的人墙也受到强烈的冲击，一股股猛烈汹涌的冲击浪使人墙凹了进去，人墙前排的干部战士连脚都被挤得悬在空中。

“干部站到第一线，共产党员站到第一线，一定要保证

省长的安全，尽量减少战士的伤亡！”在现场指挥的总队长丁鑫发果断地下达命令。

立刻，李峰、王海平、徐松柏、刘金根、贾谊军等数十名尉官迅速插到人墙最前面，手挽着手组成一道坚固的“尉官队”。党员、骨干、老战士跟着组成第二道、第三道人墙……

一道道人墙产生了强大的力量，顽强地将人流顶了回去。接着，高峰、金志平、胡信江、刘克敏、张广亮等十几名校官又冲到最前面，组成“校官队”。他们一边疏散人群，一边用身体在人墙前挤出一块空地。

省长吴官正、副省长蒋祝平、张逢雨来到学生中间。吴省长镇定从容、坦然诚恳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是37度的热血青年，我也是37度。你们要求见我，我不是来了吗！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可以对话。但有一条，省政府是不能冲击的，冲了要犯错误。”数千名学生群情激昂，热情鼓掌，并有秩序地逐渐散开。

然而事情并未平息。蓄意制造事端的少数人仍不死心，继续在人群中造谣惑众。

5月18日上午，省委、省政府领导与数十名学生代表在省政府办公厅会议室座谈对话。此刻，南大门前仍然围满了数千名学生和群众，他们高呼着“我们也要对话”，“省里领导出来”，继续冲击省政府。大门口张贴的“严禁冲击省政府的通告”也被不法分子撕掉。形势仍然十分险恶。这时，坚守在大门口的武警官兵，已经几天几夜没睡过一个好觉，有的同志十多个小时没有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50多名官兵不同程度地受伤。疲倦、饥渴、伤痛不断向战士身上袭来，侮辱、咒骂、诽谤充斥于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总队领导、支队领导一直坚守在第一线，与战士同心协力，并肩战

斗，鼓舞了士气。

一些蓄意制造事端的动乱分子见在省政府南大门捞不到便宜，便把冲击的重点转到对邻的广播电视厅。他们高喊着：“电视台不为民说话砸烂它！”、“台长出来！”“厅长出来！”一时间，数千人涌向广播电视厅大门，大铁门被推得摇摇晃晃，门前如茵的草坪被踏得一片狼藉，保护草坪的铁栅栏被成排地踏倒，广播电视厅的“文明单位”牌子被砸烂，情况十分危急。驻守在此的武警18名官兵在刘桂立副政委的指挥下，用身躯死死地顶住大门，不退半步。他们知道一旦人群冲进大门，后果将不堪设想。

“102、102，（前指代号）广播电视厅危急，火速增援！”时间就是胜利，总队参谋长崔阳生带领着机动大队150多名官兵，飞奔前往。大门进不去，他们转小巷，过宿舍，走侧门，不到20分钟就赶到现场，及时堵住了更猛烈的冲击。

广播电视厅和电台、电视台的领导同志为了平息事态，走出大门劝导学生遵纪守法，赶快离开，但不一会就陷在密集如蝗的人群中。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几十人奋不顾身，冲进围观起哄的人群，将领导同志团团围住，护送他们离开，并将为首的不法分子擒获。

骚乱平息了，电台电视台要害部门安全了。

19日、20日……。仍有少数不甘心失败的不法分子在南大门前围堵、起哄，冲击，但最后都象碰壁的苍蝇一样失败了。

如今，经过暴风雨洗礼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南大门，如挺拔的劲松，傲然屹立。庄严的国徽耀眼醒目，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一切都在告诉世人，人民的政权，坚不可摧；我们的战士，坚如磐石！

金戈铁马慑太原

暴玉怀 李 洪

一 山 雨 欲 来

晋阳浊浪

两点之间的最近距离是直线。从北京到太原，直线距离仅500多公里。在交通和信息发达的今天，把这一距离说成尽在咫尺也不过分。难怪有人说，山西虽然山多，太原人却不“山”，北京有什么，山西就有什么。的确，北京的消息还没传遍全城，太原也许早就有人知道了。北京大街上刚流行起来的时装，眨眼间在太原的大街小巷就会随处可见。

当然，今年四月北京异常的政治气候也不例外地马上传到了山西，使一向宁静的山西省会太原，也开始陷入不安的骚动。

中国不愧是发明了纸张的国度。因为唯有对纸张如此不吝惜，才能创造出以铺天盖地的纸张为武器的奇妙战法。20多年前，中国已经打过这样的仗。之后，人们度过了艰难的10年。过来的人都服了，怕了那席卷全国的“大字报”，以至于要求在神圣的宪法中，对限制“大字报”做出明文规定。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恶梦般的记忆还没有被完全抹掉的时候，酷似20多年前的那一幕竟在一些校园里重演了。

从4月19日山西大学、财经学院、太原工业大学等高校

贴出第一批大字报起，到21日，有些人已经不甘囿于纸墨之争。晚23时，山西财经学院学生宿舍开始有人燃放鞭炮、烟花，连续拉闸断电。忽明忽暗的校园里时时响起令人心悸的响声，不断有玻璃瓶、花盆从楼上摔下来。有几个嘶哑的嗓子在狂呼乱喊“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

.....

动乱的序幕在喧嚣声中拉开了。

第二天，以省城各高校为源头，各种政治谣言蜂起，大小字报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

“让我们发泄我们长久积压在心中的怨怒吧！让我们成群结伙涌出校门，摔倒警察，冲破包围，向这罪恶的奴役人的制度挑战吧！”

“北京学生冲击中南海，猛击警察大快人心！”

“在我们僵化的国度，没有激烈的行为是不会进步的！”

.....

浊浪翻滚，沉渣泛起，更大的动乱在酝酿。

一些不法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也兴风作浪，乘势作恶。

4月28日，省二监发生重刑犯逃跑的严重事故。

5月1日，沁县看守所11名在押罪犯打昏看守所所长，集体冲监；同日，忻州纺织厂价值750万元的原棉库房被犯罪分子点燃。

5月2日，吕梁地委家属院内发生一起特大凶杀案，3人被杀。

5月6日，运城行署家属院内又发生一起凶杀案。

5月8日凌晨，平鲁县石岩弯村发生特大爆炸案，当场死亡5人。

5月10日上午，省城一辆出租车被劫持，司机惨遭杀害。当晚，太原某商店一名女青年营业员又惨遭杀害。

5月12日，光天化日之下，北京大学的一名日本留学生的价值2100元人民币的外汇及有关证件在太原一路公共汽车上被歹徒洗劫一空。

.....

在政治高温的笼罩下，有人亢奋、有人迷惘，有人困惑，但更多的人则陷入了深深的担忧。

金龙惊愕

5月10日上午，太原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宽阔的迎泽大街上彩旗飘舞，人声鼎沸。9时半，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数百只和平鸽飞向蓝天，三条金色巨龙腾空而起。

秀美别致的迎泽宾馆前，猩红的地毯铺满了门前空地，240多名世界各国各地区来宾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省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聚集在这里。

规模空前的山西省第二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和国外来展联谊会及民间艺术节正式开幕了。

山西省的“两会一节”是从1984年开始举办的。从首届“两会一节”以来，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客商前来洽谈，成交了近300个合作项目，金额达2.6亿美元。到1989年，已有200多个项目投产。可以想象，“两会一节”为振兴山西经济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因此，尽管动乱还在继续，但为了山西的经济腾飞，为了全省的稳定，省委、省政府还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期举行了“两会一节”。

10时左右，以彩旗为先导，由数百面大鼓、高跷、小花

戏、龙舞等组成的民间艺术队伍在撼人心魄的隆隆鼓声中流向宾馆门前，把喜庆的气氛推上了高潮。

这时，迎泽大街西面突然响起了令人不安的警笛声。只见一队队神情紧张的武警战士由西面向主会场急速开进。随着一阵骚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由远而近。接着，迎泽大街上闯进了一支闹闹哄哄，打着黑旗、白布的游行队伍，与喜庆队伍相向而行，形成强烈的反差。

面对这突然发生的情况，数万名刚才还沉浸在新奇和激动中的围观群众陷入了惊愕，外国友人也瞪大了茫然的眼睛。

高悬在空中的金龙，俯瞰着脚下发生的这一幕，也受惊似地扭动着巨大的身躯，似乎在表示着它们的不解和忧虑。

突破防线

如果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广大群众因毫无准备而陷入了迷惘和困惑的话，那么，我们武警部队却对此早有所料。

这天清晨，一辆米黄色、挂地方牌照的波罗乃兹小轿车，悄然驶进迎泽大街。在大南门附近停车后，身着便装的总队副参谋长王荣阁、政治部副主任王树义等前指首长走向横列在路口上的武警警戒线。

昨天晚上，总队接到通报，太原工大、矿业学院等省城高校4000余学生准备趁“两会一节”召开之际，在有省委、省政府领导参加、并有大批外宾在场的情况下举行游行示威，扩大事态。总队连夜做了部署，已在迎泽大街西头布署了几道由武警官兵组成的人墙。今天早晨6时，各部队都已进入指定位置，严阵以待。

“同志们，今天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王副参谋长在每一个点上都要这样反复向部队叮嘱，“大家一定要克制、要冷静，对游行队伍要尽量劝阻。实在劝阻不了，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部队可以向回收缩，保护省委、省政府首长和外宾安全撤离。”

当聚合在一起的游行队伍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武警三支队和太原支队的指战员们手挽手组成的第一道人墙如坚固的大坝，抵挡住了汹涌的浪峰。

推来、拥去，武警人墙被挤得七弯八拐。

警戒线上，每个指战员都用自己的身躯承受着巨大的冲击，3名战士当即被挤伤。

宣传、解释、劝阻；推过来、搽过去，几个反复，几番拉锯，终于，黑压压的人群冲开了“两会一节”的第一道保卫线。数千名近于癫狂的学生犹如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急速向第二道，亦是“两会一节”的最后一道防线冲去。

刹那间，武警太原指挥学校的数十名学员被冲出十几米，挽在一起的胳膊几乎都被扭裂。

冲垮了第二道防线，失去理智的人群象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推动，又向主会场倾泻而去。

从第一、二道防线撤回的武警官兵迅速在混乱的人群中筑起了一堵橄榄绿色的保护墙，紧紧地把主会场护卫了起来。

中外宾客在武警官兵的护送下，陆续撤入宾馆楼内。

这时，形势愈加严峻，四面八方数十万计的人群都涌向宾馆门前仅数十平方米的空地。

咔嚓一下，紧锁的铁栅门上拇指粗的钢筋一断两截，被扭曲挤下，人流如同决堤的洪水，咆哮着撞进宾馆大院。

再不能退了。武警官兵们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们迅

速又在宾馆大楼门厅前组成了5道人墙。

伴随着疯狂的辱骂、喧嚣，汽水瓶、木棒、馒头、烧饼雨点般飞向了武警官兵……

二 成竹在胸

同是学生

“两会一节”之后，省委、省政府门前的形势愈加严峻。从5月3日有的学生到这里游行起，到10、11两日，已达到高峰，每天都聚集了上万名学生和围观人群。

这天，武警太原指挥学校一大队学员李宪林和战友们奉命保卫省府机关。下午3点，数千名大学生打着旗子，喊着口号聚集在省府门前，小李和几名战友组成一道人墙阻拦他们冲击，并以最大的克制反复向学生们作宣传。这时，省府门前，包括围观的已经聚集了几万人；口号声此起彼伏，骚乱的人群一直往前涌，李宪林的左臂被死死挤在一个大柱子上，随时都有被挤断的可能。他觉得呼吸困难，前胸和后背仿佛贴在了一起，头昏、腰酸、腿软，加上连日的劳累，几乎瘫倒在地上。战友们上前掩护，见他的胳膊已浸出殷红的鲜血。大家劝他下去休息，他坚决地摇头拒绝。

又是一次激烈的冲击。混乱中，学员马晋宏腹部突然挨了重重的一击，豆大的汗珠从他煞白的脸上滴下，小马即刻昏倒在地，被战友们抬下去。苏醒后，小马便要求继续执勤。

多么可敬可爱的战士！为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尊严，他们就是这样无端遭受着同样是八十年代学生的同龄人的侮辱、围攻。

黄昏，学生们买来面包，有的学校送来馒头、饼子。他们用餐时，有的咬下面包往战士脸上唾，有的从地上捡起泡了混水的馒头往战士们嘴里塞，还不时骂着“为官倒卖命”。门前哨兵常林恩左眼被馒头打得又红又肿，在哄笑声中，他忍着巨大的屈辱一动不动。一个胳膊上刻了青龙的痞子在人群里四处煽动。居然还有个家伙将一面白布挂在了省府门前庄严的国旗旗杆上。一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女学生就象一个泼妇坐在岗亭上手舞足蹈，又叫又骂。

此刻，身材高大的李宪林又成了歹徒们袭击的主要目标。馒头、饼子、汽水瓶劈头盖脑朝他砸来。他左躲右闪，刚刚闪过一个瓶子，一个馒头又砸在脸上。他看清那是个小个子干的。要在平时，小李能一把将他掳出几米，但当时他却硬忍住了。他想到，虽然自己也是学生，但首先是军人，是党员，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卫省府机关。

终于，小李和他的战友们以极大的忍耐一直坚持到晚上学生们散去。

武警官兵们的行动，感动了一批学生，特别是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下暴雨时，官兵们主动让出大门楼下的空地，让学生避雨，而他们自己却站在瓢泼大雨中，任凭风吹雨淋。见此情景，不少学生给战士撑起雨伞，把身上的塑料布硬披在战士身上，情不自禁地高呼“武警万岁！”

许多大学生把武警官兵的一言一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不理解变为信任、尊敬。有的临走还请战士们签名留念，有的把吃的东西硬塞给战士。

一忍再忍

白旗、黑布和各式标语遍布省政府门前的广场；热浪、

人流，把人们带进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中午时分，一辆载着打“绝食宣言”白旗的学生的卡车来到这里。登时，喧嚣的人群又掀起一股新的波澜。

晚上，三、四百名绝食学生又卷着铺盖涌向省政府门前加入到绝食行列。剑拔弩张的人群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迅速加剧。

紧接着，晋中、雁北，朔州、忻州、运城、吕梁等地、市的学生纷纷乘车赶往太原声援。

省城30多所大专、中专、技校的13000名学生和数以千计的文艺、新闻、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涌向街头声援绝食……

省城以政府门前为焦点，谣言传闻四起，立场尖锐对立，动乱事态逐日扩大，大有黑云压城欲摧之势。

17日上午，一名女学生抱住正在省政府门前执勤的战士阎利辉的双腿，声称要替他上哨。面对眼前的情况，这位从内蒙入伍不足一年的战士，跺了跺脚以示抗议。她看到战士竟不理睬，于是又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她转到战士的身后，突然把遮阳伞放了下来，盖在了小阎的头上；当小阎刚升起来，马上又被她拉了下来。一次、两次、三次……在阵阵哄笑喝采声中，这位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还不时伸出两个指头，在空中晃来晃去，厚颜无耻，竟以胜利者自居。

小阎忍无可忍，转身将这位女学生推开。

“当兵的要流氓！”女学生声嘶力竭地大喊大闹，人群黑压压地向战士阎利辉围了过来。战友们发现情况，及时上前将小阎保护了起来，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夜幕降临，绝食学生、围观人群乱作一团，有的男女用床单、大衣把头一蒙，嬉戏、打闹；有的在地上滚来滚去；

有的男女互相搂抱、接吻。白天，学生们大搞募捐，用买来的馒头、冰棒、汽水瓶戏弄、挑逗、肆意打砸，侮辱同他们一样都是孩子的士兵。

庄严的国旗下，庄严的人民政府门前一片狼籍，一时间竟成了流氓、痞子寻欢作乐的场所。

战士们咬着牙关，含着热泪，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忍辱负重，克制着，忍耐着，坚持着……

闪电分队

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武警部队果真如此软弱，不堪一击吗？其实，若不是怕误伤了群众，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警部队顷刻便可以把少数坏人不可一世的凶焰压下去。

早在3月，总队为应急防暴，就成立了一支特殊的部队，代号“闪电”。

“闪电”的成员由精兵良将组成。总队政治部主任刘忠上校和总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王援朝中校亲任军政主官。清一色的高速越野车，清一色的微型冲锋枪，清一色的训练能手，还有催泪弹、防爆盾牌、防弹衣、红外夜视仪等新型装备，使这支部队更具备了“闪电”的能量和威慑力。

实际上，“闪电”何止是一个分队。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总队各支队都是在以“闪电”的标准加紧进行训练。

在被太原市人民誉为“铁骑”和“利剑”的三支队，处置闹事和非法游行、解救人质、疏散群众等新的训练项目逐项展开。支队长李宝山、政委曾肇栋跑遍了所有训练点，手把手教动作，身贴身讲要领，鼓励战士苦练硬本领。

在一支队和太原支队，以武装巡逻和警卫党政机关重要目标为主要内容的训练也搞得热火朝天。

战士们有的在对打训练中受伤不下训练场，有的推迟婚期，还有的放弃了探亲假。太原市支队一中队二排长刘军本，家在农村，父母要他回家探亲订婚，但他考虑到任务紧张，兵员短缺，对请假回家只字不提。五中队战士姚春利、郝东升，一个是家里连来两封电报，告知爷爷病危，临终想见一面；另一个是爷爷咳嗽吐血，不思饮食，非常想念孙子。但他俩都隐瞒了内情，坚持训练和执勤。

官兵们就是这样，一个心眼儿扑在训练场上，为未来的战斗做充分的准备。

三 出奇制胜

野性释放

初夏的并州城，骄阳似火。燥热伴着愈演愈烈的游行请愿，酝酿着罪恶与骚动。

5月17日下午，一支由社会渣滓纠合而成的“鸡毛掸子队”出现在人群中间。数千名身穿驼色坎肩、腰系红裤带、穿大裆裤的家伙，打着象征“大胆”的“鸡毛掸子”，从五一路、迎泽街、解放路、府东街招摇过市。他们从学生手中抢过横幅、标语牌，自称是“省城工人农民联合队”，又唱又喊，左冲右突，走到哪，哪里便一片混乱。

傍晚，一些不法之徒混迹于数万围观人群中，频频向省委、省政府发起冲击。他们狂呼“打死警察”等口号。顿时，砖头、汽水瓶、瓦片一起向赤手空拳的太原指挥学校、三支队、一支队、太原支队的武警官兵砸去，当场多人被打，数十人受伤。

在省府西侧解放路十字路口，东方商场及道路两旁居民

的门窗玻璃支离破碎，全被砸毁。

一位外地来并的劳改单位干部被打得头破血流；一名过路的解放军战士被抓掉军装，帽子抛向空中；一名武警战士的裤子被歹徒扒下，挂在十字街的红绿灯上。

一名推自行车的女青年，被歹徒们团团围住，数双黑手伸向姑娘的胸部、下身。她的衣服被撕烂，自行车不翼而飞，歹徒们将姑娘高高举过头顶，肆意侮辱。

过往的十几辆汽车先后被砸和掀翻……

情况万分紧急！

指挥线上

怎么办？

中央没有明确指示，舆论导向似在推波助澜，而形势则是越发不可收拾，特别是省城出现的一些不明身份的游行人群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山西总队党委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在紧张地观察着、思考着、判断推测着……

“最近闹得很凶，主要是冲击省委、省政府。那天咱们省委两个牌子都被挤下，闹事的人群眼看就要冲进大门。结果后来部队主动出击抓了一帮坏家伙，一下就老实了。”总队司令部参谋长吴耀南的介绍话音未落，副总队长王万军、史东辉不约而同接上话茬：“对闹事的人绝不能退让，一退不仅要抄省委、省政府的家，连我们武警总队机关也会自身难保。”

政委侯小保呷了一口茶，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已经讲得很明确，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就是有坏人在里边挑动。政治部已作了安排，就是要用社论来统一部队思想，旗帜鲜明地

站在反对和制止动乱的第一线，坚定不移地按党中央以及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严厉打击一切打砸抢分子。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什么时候，说到哪里都不会有错。动手越早，就越主动，损失就越小，也就越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部队在集结，在编组，驻并武警各部队，以及太原周围的忻州、晋中、太谷等8个团级单位的武警部队在快速向省城集结，组成了一梯队，二梯队、三梯队……

对歹徒们早就窝了一肚子火的武警官兵，终于盼来了出击的命令。

从高层到基层，各个指挥部立即结成了主动出击的超前行动红线。

一个打击犯罪分子的超前行动开始了。

三战井州

18日凌晨，万名围观人群聚集在省委、省政府大门前，不时冲击省府大门。1时左右，人群南端出现一阵骚动，只见一个穿红秋裤的家伙指挥着一伙歹徒掀掉街角花园围墙上的砖瓦，向隔离保护学生与群众的警戒线上猛烈投掷。官兵们忍着剧痛，克制着退回到省府门口旗杆附近。面对穷凶极恶的不法之徒的疯狂袭击，绝食学生全站了起来，喊着“警察叔叔保护我们。”

歹徒在杂乱的人群中，渐渐暴露了出来。他们占领了路口警戒线上停放的隔离汽车。还是那个穿红秋裤的家伙站在汽车上，指挥歹徒推砸汽车，并一一掀开汽车发动机盖，打开了油箱，准备烧车。

身穿便衣的副参谋长王荣阁发现这一罪恶企图，及时通

过无线对讲机向现场指挥部作了报告。“绝不能让歹徒的阴谋得逞”。参谋长吴贻南边说边集结部队，准备出击。几分钟后，随着一声令下，武警官兵象猛虎下山，当场抓获60多名不法之徒。那个穿红秋裤的家伙也被当场抓住。在场的学生纷纷鼓掌，齐喊“武警万岁！”

初战告捷，并未彻底摧毁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仍不甘心失败，于第二天又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妄图制造更大的打砸事件。

18日上午，一个50多岁的人带领一帮人在省府门口高喊“放人，放人！”晚上，在省政府门前围观者多达10余万人，秩序非常混乱。晚18时以后，不断有人从附近工地上搬运砖块到省府西南方的外文书店楼下，几辆拉运牛奶、包装袋、蔬菜的车辆被洗劫一空，22辆过往汽车被砸，解放路宽银幕电影院至省政府西门的全部交通隔离墩被砸坏；一名过路的经济民警当场被打塌鼻梁，所有着公安制服的人员都成了罪犯的攻击目标。砖头、汽水瓶、牛奶袋等满天飞舞，人潮拥来挤去，乱作一团。

在高音喇叭反复宣传太原市公安局的通告的情况下，多数围观群众陆续散去，但省政府东西两侧仍有四、五千人不听劝告，百余名不法之徒还扬言要烧毁外文书店。

“联合指挥部”根据“前指”的报告，果断下令：保护绝食学生进入省府大院，迅速出击抓捕坏人。几分钟后，武警战士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67名打砸抢的违法犯罪分子当场落入法网。

两天的集中打击，有力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但这时“联指”又了解到情况：有坏人混在人群中，手提黑提包，内装酒瓶、砖头、燃烧品，腰缠九节鞭和菜刀。如果绝食学生准

备撤离，便向学生和警察袭击，制造血案。指挥部根据两天的形势分析认为：对打砸抢分子必须一鼓作气严厉打击，绝不能让其形成“气候”。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误伤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指挥部果断决定采取便衣和公开警力结合的方法，对打砸抢分子实施打击，穿便衣的同志提前进入人群，准备掌握重点对象，三人一组，“贴靠”打砸抢分子，其余警力分三路包围，配合便衣行动。

20日零点20分，武警官兵、防暴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府东街、府西街、食品街，紧紧向省府门口合围了过去。100多名违法犯罪分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生擒，被带离开现场。

之后，绝食学生安全撤离。省政府门口从此恢复了平静。

有人说：山西的动乱是阳泉的煤，起火晚后劲大；又说，山西完全以京城为基准线，仿佛山西是脚，北京是头。但“阳泉煤”毕竟没有燃烧起来就烟消云散了。

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茂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从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的近两个月时间，我省极少数人与北京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人遥相呼应，秘密串连，煽动闹事，蓄意制造动乱，企图搞垮山西，进而达到他们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但是这场动乱及时得到有效制止，在太原没有发生象其他城市那样十分严重混乱的局面，没有出现较大的打、砸、抢、烧事件。

山西武警官兵在制止动乱这场特殊而严峻的政治斗争中，超前行动，主动出击，打击了犯罪，震慑了坏人，教育了群众，保护了人民。

敬礼，英雄的人民武警！

敬礼，三晋大地上的忠诚卫士！

齐鲁战狂潮

房思玉 杨志民

座落在齐鲁大地上的泉城，这个素以大明湖趵突泉著称的美丽市，忽然掀起了一股混浊的狂潮。

历史牢牢地记下了泉城的一个不宁之夜——1989年6月6日晚至6月7日晨。

一

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局门前。

这里地处泉城路中心大街北侧，商业大楼、宾馆林立，大明湖和趵突泉风景区环绕四周。其东侧与省政府形成犄角之势，两侧与西门桥十字路广场裙带相联。

这里又是泉城的重要交通枢纽，一旦堵塞，后果不堪设想。

自北京学潮开始后，“济南府”上街游行的“状元”们，把西门桥广场一带当作向省政府“请愿”的集结地。

平日里繁华、热闹、有序的广场变成了混乱、噪杂、谣言、演讲的“舞台”，时而发出不协调的旋律，污染着清静的城市。

6月3日，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一伙地痞流氓、社会渣滓相继出“洞”。他们自以为时机已到，利用部分学生善良的愿望作掩护，与北京的暴乱分子相呼应，大肆煽风点火，

蓄竟制造事端。

歹徒们冒充大学生，不时向维护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的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辱骂挑衅道：“保皇狗子，共产党寿命长不了，我们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账……”

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面对歹徒的凶恶，面对日益风急浪高的动乱局面，英勇的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牢记人民的重托，恪尽职守，严阵以待。

6月6日19时左右，数千名大学生游行队伍再次汇集到这里。

被谣言迷惑的青年学生，在广场上烧花圈、搞演讲，以示“声援北京”。

近万名围观群众蜂拥而至，市中心区交通陷入瘫痪。

济南市公安局根据省公安厅指挥部和市政府的指示，迅速调集交通警察和便衣警察前往维持秩序，疏导围观群众。

而早已虎视眈眈的歹徒们以为时机已到，公然开始了打、砸、抢、烧犯罪活动。

21时左右，一伙暴徒呼喊着重“砸官倒的车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向路南五三桥方向涌去。

桥东趵突泉宾馆门前停放着十多部轿车，顿时成了暴徒们袭击的目标。冲在前面的十几名暴徒，首先围住一辆“波罗乃茨”轿车，喊着号子，“咣当”一声把轿车掀翻了。

围观群众对暴徒们的犯罪行为面面相觑。暴徒们深感“不够劲”。恰在这时，宾馆舞厅里传来“嘭嚓嚓”、“嘭嚓嚓”的音乐声，于是暴徒们转向舞厅。

“北京的学生在遭解放军屠杀，你们还有雅兴跳舞？”

“歪门（骂人方言），还有点爱国心没有？”

暴徒们呼叫着冲进舞厅乱砸乱摔，抓住姑娘们连扭带

摸，抓住小伙子就揍。舞厅里顿时乱作一团。一些小伙子被揍得满脸流血，许多姑娘被扯破了衣服，甚至被暴吻、指奸……

暴徒们在舞厅里折腾一阵，发泄完兽性后，窜出舞厅，将门前路两旁停放的40多辆自行车连掀带踹，“劈哩叭啦”摔进了环城河。随即，又呼喊着重朝轿车停车场奔去。

负责现场观察的历下区公安分局侦察员张亚东见暴徒越聚越多，越闹越凶，立即穿过人群，跑到路北一宿舍区隐蔽处，用报话机向分局和市局报告了现场情况。

市公安局史殿仁副局长命令历下区公安分局值班的龚秋水副局长组织力量到现场。

一会儿，市警校40多名学员和4个派出所的40多名干警，从不同方向跑步赶往现场。

这时，暴徒们已接连掀翻了两辆上海牌轿车。他们砸碎车玻璃，抢劫车内物品。有两名暴徒用毛巾在轿车油箱里蘸汽油，尔后把一辆轿车点燃，顿时火光冲天。

正当暴徒肆虐之际，市公安局派出的两部消防车赶来了，龚秋水副局长率领大队干警赶来了。暴徒们见势不妙，纷纷钻进了大学生演讲队伍里去了。

龚副局长边指挥干警灭火、调查取证，边派人找司机把车场的汽车全部开走。此时，许多围观群众已开始辨清暴徒们的丑恶嘴脸，纷纷向干警们提供情况。

两名点火烧车的暴徒，被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便衣警察王家艾紧紧跟踪，机智捕获。

然而，不甘心失败的暴徒又聚集到西门桥广场，重新密谋制造事端。他们团团围住堵塞的1路“大通道”公共汽车，煽动群众上前掀车。几名暴徒捣碎车窗玻璃后钻进车内，用摇把、板钳等乱砸，并取出干粉灭火器在车顶喷射取乐。他

们见围观群众不入伙，便喊着号子掀车。车被掀得歪歪斜斜却未翻倒。

守候在历下区公安分局的市警校牛芳校长发现后想：一旦“大通道”车被掀翻，将会导致市中心区交通长时间瘫痪。

他迅速带领30多名学员，奋力冲开人群上前制止。在南边清理现场的龚副局长闻讯后，也立即带领干警向北夹击。为首的4名暴徒被干警们一举抓获。

暴徒们见这一着不灵，又险恶地向群众喊：“皇狗子镇压学生啦！”“血债要用血来还！”“有骨气的同胞们，砸公安局去……”

顿时，滚滚恶流浊浪向历下区公安分局涌来。

二

暴徒们和不明真相的大学生及围观群众混合在一起，团团围住了历下区公安分局。

“讨还血债，释放学生”的喊声此起彼伏。石块、砖头、玻璃瓶象雨点般朝公安干警们飞来，干警们被迫关上了大门。

面对冲击公安机关的紧急局面，赶来现场了解情况的市公安局王冠书副主任和历下区公安分局韩昭吉、龚秋水副局长、王玉峰政委以及区委沈润宝、苗信德书记紧急磋商，根据省公安厅指挥部王子成副厅长的指示，为避免误伤群众，决定忍耐克制。同时，将干警组成三道防线，严密防守。

然而，暴徒们把干警们的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肆无忌惮地向历下区公安分局轮番冲击。他们把从马路旁花池中揭起的条石和方砖，猖狂地向大门、院里和办公楼上投掷。马路两旁的路灯也被暴徒砸烂，周围陷入一片黑暗。十几名

暴徒还抬来花圈和草筐，点燃后投进院落，企图焚烧办公大楼。干警们及时将火扑灭。

“围观群众请赶快离开，冲击公安机关属严重违法行为，不听劝告者后果自负……”

两位分局副局长亲自进行劝阻。

昏了头的暴徒们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变本加厉地向院里投掷石块、砖头。

突然，一块拳头大的尖石迎面飞来，韩昭吉副局长躲闪不及，头部被击中，顿时血流如注。龚副局长和分局治安科长薛巨任迅速把他背上二楼办公室。办公大楼中没有医生，大门又被堵塞。龚副局长要带领干警突出去，送战友到医院抢救。但韩副局长眼一瞪：“死我也能坚持住，你们快到前边去！”于是龚副局长，交由他人照料。韩副局长，随即带领干警再次冲上前去进行劝阻。

暴徒们象群饿红了眼的恶狼，发疯般推倒马路边上200余米铁管大护栏，喊着号子抬过20多米，横在分局大门口。马路隔离墩也被当作路障。暴徒自以为挡住了干警们的通道，便放肆地进行抢劫、焚烧犯罪活动。分局大门西边有一所“青年服务部”，暴徒们砸碎玻璃，撬开门窗，一涌而上，将商店里的烟酒、罐头、食品、毛线、衣服等商品洗劫一空。随即，又砸烂大门东侧的“工艺刻字门市部”，把里边的刀具、印模、金属材料等物品哄抢干净。

暴徒们抢完了两座商店还不“过瘾”，又挥舞棍棒将两店设施全部砸毁，然后用汽油焚烧商店。顿时，市中心区浓烟弥漫。

为迅速制止暴徒们的疯狂犯罪活动，省委、省政府命令武警山东省总队调集机动兵力前往增援。

总队长杨家杰立即部署兵力，指挥驻省政府的官兵组成四道防线；调集百余名官兵在历下区公安分局附近的省政协大院待命增援；命令济南市支队的机动兵力快速进驻市公安局，配合公安干警准备出击。

与此同时，市公安局局长徐金荣也在部署战斗方案：命令消防支队长张铭德带领两部消防车赶赴现场救火；命令武警支队长袁子辉、副政委李昭文带领5个便衣组前往西门桥一带查控；命令武警支队长王伟元主任带领100名官兵与历下区公安分局干警会合，准备反击。随后，徐局长带领治安民警队赶往现场指挥。

正当几名暴徒企图点燃商店里的液化气罐，制造更大的爆炸事件时，消防支队长张铭德带着两部消防车和30多名官兵呼啸而来。暴徒们慌忙后退，官兵们迅速挥枪喷水。

经过一阵激战，大火扑灭了，官兵们开始撤离。但驱车往西走不多远，被暴徒们设置的路障拦住，被迫调头往东撤。就在调头之际，暴徒们一拥而上，向官兵猛掷石块、砖头，消防车体被砸得叮咣响，七八名官兵被砸伤。

这时，一辆“大通道”公共汽车载着百余名官兵赶来了。暴徒们见势不妙，慌忙溃逃，又钻进大学生和围观人群中躲了起来。

鉴于暴徒仍然混在大学生和围观群众中而不易分辨，现场指挥组决定，将队伍拉出去，上街面对面地劝导学生和围观群众。就在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列队之际，暴徒们又纠合起来上前挑衅。突然，大门“哗”地大开，武警官兵在前，市警校学员在后，列四路纵队，迈着坚定而威武的步伐走上大街。暴徒一见，立刻又纷纷窜入人群中躲起来。

三

6月7日凌晨一时。

许多大学生和围观群众在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的耐心劝导下，陆续离开了现场。暴徒们一看“保护伞”越来越薄，继续下去将原形毕露，便狗急跳墙开始作垂死挣扎。

武警济南市支队长袁子辉和副政委李昭文指挥便衣组边跟踪乱窜的暴徒，边鼓动围观群众谴责、制止暴徒的犯罪行为。

一名煽动砸车的暴徒骨干刚跑到桥西中原门市部前，被紧紧跟踪的袁支队长抓获。两名暴徒害怕他们的暴行在灯光下暴露无遗，恶狠狠地拿砖头、石块打砸历下分局西侧路灯，并用棍棒勾扯破坏电线。中队长付开良发现后，带领两名便衣战士巧妙地迂迴过去，机智地捕获了这两名暴徒。李昭文副政委发现几名暴徒在西门桥北省文物店一带活动频繁，便跟踪侦察，终于发现了暴徒们的窝点。此时，有8名暴徒正龟缩在文物店一隐蔽角落里出谋划策……就这样，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在明暗两条战线上，与暴徒们展开了血与火、生与死、智慧与胆识的激烈较量。

列队在历下区公安分局门前大街上的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尽最大努力克制着，恳切地劝大学生和围观群众赶快离开，以孤立极少数暴徒。灭绝人性的暴徒见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任怎么辱骂、殴打，既不还口，也不还手，更加猖狂地抵近袭击。被砸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的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一个接一个被抬下去。令人可悲的是，部分大学生和围观群众还鼓掌喝彩，呐喊助威：“打得好！”

助纣为虐的行为，更加助长了暴徒们的嚣张气焰！

危难关头，忍辱负重的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们表现了坚强的组织纪律性，无一人退怯，无一人叫苦；表现了高度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共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个个争先迎接危险，把安全留给战友。

新兵大队中队长朱同旭、指导员彦传立、排长刘玉清和新兵班长以及老兵们纷纷站在前排，紧紧把新兵保护在队伍中间。混乱中，一名暴徒抵近猛力掷来一块尖利的砖头，老战士王建军挺身一挡，胸脯上被重重一击，当即昏了过去。新兵班长刘忠见一块尖石朝新兵腿部砸来，迅即飞脚踢挡，脚被砸成重伤。老战士张凯见一石块从一干部头盔上弹起，直朝新兵身上飞去，急伸胳膊一挡，“哧啦”被划开一条血口，鲜血染红了胳膊。老战士袁文胜接连踢挡三面飞来的石块、砖头，双臂和两腿被砸伤划烂十多处，成了个血人……

面对这场特殊的战斗，素以敢打敢拼著称的武警官兵们，个个心里窝着火：“社会渣滓们，这次若不是上级有严格的命令，搁在平时，拳一出手，管叫你呼爹喊妈！俺一个至少得制住你十个、百个！”他们强捺万丈怒火，忍耐着、克制着，艰难而又顽强的同混在大学生和围观群众中的暴徒对待着、斗争着。不到40分钟，先后有18名武警官兵和6名公安干警被暴徒砸成重伤。

为避免更大的损伤，王伟元主任迅速调整队形，让官兵们靠拢路旁的大树根，蹲下成三角形，以头盔抵挡暴徒的投掷物，并加大政治攻势，喝令暴徒停止犯罪活动。有三名暴徒绕到分局东侧，偷袭队伍东头的市警校学员，几名学员相继被砸伤。牛芳校长忍无可忍，一挥手，突击队学员箭一般冲上去，将三名暴徒抓获。

伤员还在接连被抬下来。交通阻塞，区委调集的医生进不来。随武警机动队来执勤的支队军医杨树忠手头没有器械药物，急得干跺脚！他到处寻找，在伙房里发现了一堆笼布，急中生智，立即撕成布条，因陋就简对伤员进行包扎。

看到受伤的战士逐渐增多，又得不到及时处理，王伟元主任和牛芳校长眼噙热泪，义愤填膺。他们恳求现场指挥组：“不能再让战士们流血了，赶快下命令吧……”

暴徒多行不义，苍天天理难容。

6月7日凌晨2时。天空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铺天盖而降，围观的群众和学生纷纷离开现场。负责现场指挥的市公安局徐金荣局长向省厅指挥部王子成副厅长报告后，认为条件成熟，经与省、市政府紧急磋商，决定反击。徐局长立即调兵布阵：命令便衣队从西边拦截，东边由武警总队机动兵力拦截，现场上的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一齐出动，以最快的速度制止暴徒。

“出击！”徐局长站在分局大门口一声令下，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如蛟龙下海，似猛虎出山，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暴徒们冲去，喊声震天动地！嚣张一时的暴徒顷刻成了熊包、狗屎，一个个呼爹叫妈抱头鼠窜。便衣警察们迅即从西门桥南、西、北三条路口出来拦截，引导着突击队员们搜寻每一个妄图逃跑的暴徒。李昭文副政委带领一队武警官兵，迅速包抄文物店附近的暴徒窝点，一举抓获8名骨干分子。

经过二十多分钟激烈的捕歼战斗，一举抓获了55名暴徒。接着，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又连夜突审，分头追捕，很快将侥幸逃掉的23名暴徒一网打尽。

水枪喷出血与泪

傅祥荣

北京。

1989年6月3日——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一个令人困惑、令人惊愕、令人怒发冲冠而又令人泪洒衣襟的日子。从凌晨到夜晚，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个主要的交通路口，成群结伙、身份不明的坏人和好人，围堵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成队的和不成队的解放军官兵，那些年轻的战士，还都是一脸稚气的孩子啊，他们以极大的克制力，忍受着极大的屈辱。气氛，紧张的像要爆炸，北京城，在一片混沌中不知酝酿着什么……。

不管在酝酿着什么，部队总是部队。在那不寻常的时刻到来之前，翠微路消防中队仍像寻常时刻那样，按照消防员一日生活计划，结束了白天的学习和训练。但当晚霞落尽，夜幕笼罩古城的时候，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便在这不寻常的日子里一场不寻常的混乱中相继发生了——至今，北京人回想起当晚的情形，仍像经历了一场恶梦。有如长安大戏院上演的一场戏。不过这场现代戏却如许多古老的传统剧目一样，表现了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主题。就连剧情也如传统的剧情

一样，首先粉墨登场是一些邪恶的代表。

宽阔的马路，顿时变窄了。暴徒们乘机暴戾恣睢。他们乱拆乱砸，设置路障。护栏、隔离墩……这些本来是用以分隔与车流人流，维护交通安全的设施，连同载人的公共电、汽车，全在暴徒们手里充当了阻挡军车的障碍物。北京城的条条“动脉”，转眼间便因处处“血栓”而被梗塞了。

暴行，在不断地升级。从阻军车、砸军车，进而发展到烧军车。刹时间，砖石如雨，烟火四起……。

6月3日21时41分，若在以往，这该是消防干警们就寝的时间了。可今天，他们谁也睡不着，全都站在土墙后面，那座50年代所建的消防站院内。注视着街上发生的一切。

突然，一辆疾驶的军车在暴徒们砖石的袭击下顷刻翻覆，紧接着，浓烟和烈火冲天而起。

对于消防干警们来说，火光就是命令，不论在什么时候。带队值班的指导员阎国忠大喊一声“救火——”干警们闻声而动，一齐跑向车库。边出动边向火警指挥中心报告火情。

大门洞开。第一批出动，三台消防车吼叫着冲出车库。但干警们明显地感觉到眼前的情形与气氛和往日不同。

往日，只要警报一响，消防车便像孙悟空念着避水诀闯龙宫一样，人流、车流立即闪开，路是属于他们的。东至白云路，西至玉泉路，南至莲花池，北至紫竹院，他们在责任区内任意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而眼下，他们感到生疏了。不仅人流不散，而且还有人故意阻挡消防车，砸消防车，试图阻止消防车接近着火的军车。干警们只好强行抵近军车。

此时，军车上的39名官兵，虽然在汽车翻倒的一刹那全都跑了出来，但却有8人被摔伤。他们空握着手里的冲锋枪却无论如何也奈何不得这熊熊燃烧的烈火，只好眼睁睁地看

着。那火，就像烧着他们的心。

水是火的克星。对于火，水枪比冲锋枪更有效。

带着“火场指挥员”袖标的阎国忠一边吩咐水枪手做好出水准备，一面靠近着火的军车观察火情。救火先救人，这是他们的常识。当确信车内无人后，他立即命令出水灭火。此时，他的目光触到了负伤的解放军。

伤口还在渗着鲜血的伤员们，忍着伤痛，忍着屈辱，压着怒火，被来自人群中仇恨的、疑惑的、同情的、怜悯的目光包围着。一会儿也不能等。阎国忠立即调来指挥车，派精明强干的排长刘春晓、司机曹启明和战士孟向东火速将8名解放军伤员送往301医院。

消防指挥车带着8名伤员向西疾驶。车一起动，便有人砸。只要有人一砸、众人都跟着砸。指挥车，迎着砖头前进。但行至万寿路，向西的路被人群、路障和着火的车辆堵住了。不得不掉头返回。然而就在掉头时，更为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由于人多车满，情况紧急，车速又快，掉头转弯时后车门被甩开，车内的解放军伤员被暴徒们发现。于是指挥车成了众矢之的。砖头如雨，猛烈地砸向这辆消防指挥车。伤员未送到，送伤员的三名消防干警也转眼成了伤员。车上的风挡玻璃被砸碎。驾驶员曹启明多处负伤。此时车如果停下来或慢一点，一车人将性命难保。为了解放军伤员的安全，小曹忍着剧烈的疼痛，左冲右突，机智而迅速地冲出人群的包围，将伤员交给戒严部队。

军车的火被扑灭了。消防干警迅速撤回驻地待命。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消防车时刻保持临战状态。

二

院外，人声嘈杂。

院内，消防干警们在静静地等待。

人静心不静呵！……阎国忠从电话里得知，总队长们全都徘徊在调度室，急的一人一头汗。难怪呵，建国40年来，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北京城四面起火，消防队四面出动，然而又四面受阻……。他的中队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心里没有一点儿谱儿。严峻的形势，险恶的情况，车挨砸，人挨打，流血，牺牲，……。这位1.83米的个头，身强力壮的基层指挥员，头一次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小院儿，静了没有20分钟，忽然铃声大作。火警调度指挥中心发来命令：公主坟一带，军车起火……！

“立即出动——”两辆消防车，出了车库，向东驶去。

这次是戒严部队把消防车拦住了。那些被困街头，站在地上或坐在车上的解放军官兵，一齐把手指向西面。阎国忠回头一望，不禁大吃一惊。只见西面的马路上，翻滚着一条长长的火龙。火烈烟浓，直冲夜空。于是他命令消防车掉头向西。

离军车近了，更近了。阎国忠粗略一数，有近20辆。其中有的烈焰熊熊，已被大火吞没，无法再救；有的刚刚起火；有的虽未起火，但却受着火的威胁。戒严部队的官兵急的像火上浇油。忽然见两辆消防车驶来，真是又惊又喜。紧急时也来不及客套。一位中校军官扯着嗓门儿对阎国忠大声喊道：“请你们务必保住这四辆弹药车！”

弹药车——阎国忠听后不禁心里一沉，立即警觉起来，

大脑神经像绷紧的琴弦。弹药车起火，极易发生爆炸，当然要“务必保住”。不过扑救这样的火灾，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要么以快制胜，保住弹药；要么就是爆炸发生，流血牺牲……然而爆炸何时何刻发生呢？谁也说不出来。也许就在眼前，存乎于分秒之中。阎国忠几乎未加思索，也来不及思索，便原封不动地把这句话作为命令发出了——“务必保住弹药车！”

弹药车共有四辆，全都挤在一堆儿。车身已经着起火来，而且蔓延极快。若一旦爆炸，弹头横飞，这周围的建筑和人群……后果难料。阎国忠和他的十八名战友，毫无惧色，立即靠近车身，在相距仅三米的地方打开了水枪……。

在场的解放军官兵，见消防干警们如此英勇无畏，也纷纷向前。但却被阎国忠和他的战友们给拦住了——因为，此时此刻，不比平常。危险的事，既然让他们遇上了，他们就要揽下来，担下去。就是爆炸发生，也要他们去死。灭火，是消防干警神圣而崇高的职责。解放军风餐露宿，千里赴京，又遇暴乱；不仅饥渴劳累，而且已经付出了牺牲，受到了损失；更重要的任务还在等待着他们。绝不能让解放军再作出牺牲。紧急时刻，来不及解释。但从那深情的目光里，军、警们早已彼此相知。解放军官兵异常感动。为了防止暴徒们干扰消防干警灭火，为了在一旦爆炸发生时不致误伤群众。解放军官兵持枪从四面为消防干警警戒……多么悲壮感人的场面呵！——

此时此刻，火场就是战场。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阎国忠和他的战友们，以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他们那超人的胆量，超人的气魄和无私无畏的高尚精神便是最好的说明。

由于解放军官兵在火场四周持枪警戒，免除了暴徒们的

干扰，灭火战斗展开的很迅速。他们赶在爆炸发生之前扑灭了弹药车上的火，最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解放军官兵和消防干警同时松了一口气。然后，干警们又调转水枪，依次扑灭了其它军车上的火。那位解放军中校军官，紧紧地拉住阎国忠这位上尉警官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还有任务，得赶紧走了”。

“我们也有任务，也得走了……”

解放军官兵深情地望着消防干警，消防干警目送解放军远去。紧急时，来不及说声感谢，来不及互道姓名。但战友情、同志谊，全包含在深情的目光里。

三

仅用40分钟，就扑灭了一串军车的火，打了一个漂亮仗，消防干警们为此感到兴奋。

返回途中，阎国忠通过车载电台，询问公主坟一带军车火情。得知仍在燃烧，并得到命令：继续前往扑救。

两台消防车。一台由排长刘春晓带领回队补充水源。另一台，由阎国忠带领，火速向东，去占据公主坟街心公园东北侧的地下防火栓。

阎国忠所率车赶到消火栓所在位置时，正好与着火的几辆军车隔路相对。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扑救并不困难。然而今天却不比平常。消防干警们心里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两股火。一股是罪恶之手点燃的军车火，这火并不难救，只要接通水源，甩出两三盘水带便可施救。另一股火便是笼罩在街头，发自反革命暴徒身上的邪恶的火焰。本来，戒严部队进城，就是为扑灭这邪恶的鬼火而来的，但一辆辆

军车却被这邪恶火点燃。消防队本来是为扑灭军车火而来的，如今也被这股邪火所包围——。

消火栓的铁盖刚刚打开，反革命暴徒们便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向消防干警围攻进来。他们一面砸消防车，一面打消防干警，还一面高喊：军车的火不能救——他们是土匪——灭军车的火是错误的——你们快滚回去……。

人群本来是鱼龙混杂好人坏人掺在一起的。阎国忠想利用群众中的积极因素，便急中生智，巧言相释：“我们不是灭军车火来的，但军车上面有高压线，如果烧断了，这一带全得停电，不灭不行……”。

“不能灭……我们人都死了还要什么电……不怕停电……”

正不压邪，反而被邪所压。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砖头反而集中向他打来。阎国忠腹背受伤，连头盔也被人抢走。

在阎国忠挨打的同时，消防战士安富文正在开启阀门。不料阀门锈住。于是安富文又钻入井内，用管钳打开了阀门。他刚刚爬到井口，准备上来，一暴徒窜至跟前，手持一块大砖头，重重地打在后背上。安富文倒在井边爬不起来了。那暴徒乘机将开消火栓的工具全都抢走了。

在安富文开消火栓的同时，班长李系平正在从车上取水带，准备接水源。在安富文挨打的同时，一伙暴徒将李系平团团围住，用砖头砸他的胳膊，致使他抬不起双臂。但暴徒们仍不罢休。

面对如此险恶的情况，救火已经不可能了。阎国忠来不及多想，他忍着多处伤痛，猛然推开几个围打他的暴徒，跳上消防车，联系后面赶来的消防车。当他得知刘春晓所带的第二辆消防车在街心公园南侧也被暴徒们团团围住，欲进

不能，欲退不能，同时，暴徒还要抢车上的汽油的情况后。他意识到情况的严重和危机。暴徒们只要汽油到手，定然罪恶昭彰。阎国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滞留下去，这灭火的专用车也将为火所焚。他简单地向指挥中心报告了目前的处境后，果断地集合起战斗人员，遗憾地看了看着火的军车，迎着雨点般飞来的砖头，将消防车强行撤回驻地。

四

消防队院里，阎国忠的妻子、女儿没有睡，其他干部家属也没睡。她们在为他们担心。如今见他们带伤归来，好似分别重逢一样。她们带着关心，带着疼爱，劝阎国忠说：这军车的火，你们是不是可以不去救？你们前脚刚走，他们在后面又烧，救有什么用……再说，真要是为救军车火，让人把你们打坏了，回不来怎么办，怎么说……

“什么火都得救，就像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一样，灭火是我们的天职。”阎国忠此时就像一员大将，院里人都听他的。

此时，属于6月3日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经历的种种危险都将成为过去。而未来的一天还有多少未知的战斗，危险在等待他们？这是无法预料的。夜还很长。墙外，混乱正在加剧。阎国忠在这短暂的战斗闲暇中没有忘记自己这个指导员的职责和使命。他觉得应该给干警们思想上垫垫底儿。于是，就在这院里的大树下，阎国忠召开了动员会。他的话不多，就那么几句。但句句实在有力：救火，是我们的天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救火没错儿，什么火都得救，军车不管谁开，都是国家的财产。我们救火挨了打，流了血，但火还

是要救……

这是一支素质很好的队伍。紧要时刻，众人一心，情绪昂扬。

思想上的底垫下了。肚子里的底也得垫。紧急动员后，阎国忠命令炊事员煮一大锅肉丝面汤。但肉丝面还未下锅，警铃再次响起——

复兴门，国家海洋局大楼起火……

事后得知，这仍是一起军车火灾。只不过是那熊熊的火光映到了海洋局大楼的楼窗里。

消防车向东开进。

戒严部队的车队也在向东开进。

解放军官兵给消防干警鼓掌，向消防干警致军礼。消防干警们，只觉周身热血奔涌，不禁泪水盈眶。为了给军车让路，消防车驶进慢车道。实际上，此时的车道早已无快慢之分。由于道路被破坏，路障重重。所有的车都比慢车还慢。他们不得不行一段路，下来排除一道障碍，然后再行一段路，再排一道障碍。车到燕京饭店，人群、路障早已把宽宽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再也无法前进了，消防车只好再次返回。

有道是来之易，归之难。来时，因与军车同行，声势浩大，暴徒们无可奈何。归去时车单影孤。暴徒们煽动群众，蜂拥而上。把邪火和邪气全部出在这两辆消防车上。砖头、石块、铁器、玻璃瓶，一齐向他们砸来。退至中央电视台前，消防车终于被暴徒们截住了。有几个暴徒，手举大块的砖头，蹬上了消防车的踏板，对准了消防干警的头。此时的形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人动手砸，数不清的砖头定会瞬间而下，其势难挡。干警们连车也出不来。

急，情况太紧急了。但急能生智。为了摆脱这一困境，阎国忠干脆坦然地将玻璃摇下，把头探出，声明是救居民火灾去的，与解放军没有关系。但是暴徒们和群众均不相信。阎国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大大咧咧地让嗓门儿最大的一班长喊几句暴徒们爱听时髦的口号，在事非颠倒的时候，话似乎也应颠倒着说。可是喊什么好呢？既要喊的响，又要言不由衷。这戏太难作了。一班长石杰平时快言快语，聪明机灵，可现在竟一字也喊不出。阎国忠只好亲口授之。喊，“我们不救军车火！”暴徒们听消防车里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听起来满得意。消防队不救军车火，当然是站在他们一边了。于是闪开一条路。就这样，用喊的口号代替了往时的警报。一班长一遍接一遍地、言不由衷地、好气又好笑地喊着这口号，一直喊到翠微路。

但是，一班长再也喊不下去了——

因为，在翠微路口，在他们的中队门前，一辆翻倒的军车正在燃着熊熊的大火，更令人揪心的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正趴在马路沿上，他的身上，火在燃烧。一些暴徒们围在旁边，吆三喝四，而好心的群众想去救，却被暴徒们阻拦。

“救火！”“救火！”刚才还在言不由衷地喊“我们不救军车火”的一班长石杰，如今用发自喉门的最大音量，重复着阎国忠的救火命令。但是，暴徒们不让救、极力拦挡。

阎国忠的戏又上演了——

“这军车上面有高压线，不救行吗？”他板着面孔，说的严肃而认真，不容回否。

“不救不行！”正义的人们喊出了正义的声音。

虽然有时正不压邪，但正总有压邪的时候，正总归要压邪，因为人间尚有正义在。这一次，阎国忠的话得到了正义

的回答。少数暴徒不吭声了。乘此之机，干警们首先扑灭了那位解放军战士身上的火。但救起一看，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已经停止了呼吸。后来得知，这位解放军战士是王小兵烈士。多好的战士呵，如果不是路上被暴徒阻拦，消防车早到个十分钟八分钟的，他也许能活着归队。阎国忠这样想着怀着无限的悲痛，吩咐干警们小心翼翼地把烈士遗体交与后面开来的戒严部队。然后向军车上喷洒泡沫，压住火势，再射水，将火扑灭。

中队食堂里，肉丝面早已做好。

由于连续战斗，挨打受伤，干警们早已饥渴交加，困惫异常。谁不想快一点儿痛痛快快地吃上一碗肉丝面呵……

可是，有的吃上了，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吃，指导员阎国忠又一声高喊：“救火——”

他们刚刚救灭的那辆军车，不知何故，又一次燃起了大火，而且比刚才还大。好在离得近，扑救及时。火很快又被扑灭了。在清理现场时，从燃烧过的防暴器材下面，又扒出了五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后来得知，这五具尸体是王其富等五位烈士。

干警们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好……

已是6月4日凌晨3点了。翠微路消防中队的干警们，为了扑救军车火灾，五个钟头出动了六次。全队36名干警有21名受了伤。特殊的战斗，残酷的战斗，他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特殊的战斗。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但人却不能平静。由于反革命暴徒制造的暴乱，使本来应该平静下来的北京城仍处在一片极其混乱之中。

消防干警们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下一次的出动……

法网恢恢石井镇

吴文先 黄兆斌

一

1989年6月15日，风和日丽，著名侨乡福建省南安县石井镇，一派热闹景象。

这天，是石井镇逢集的日子。一清早，东方刚露出鱼肚白，不少人就挑着担子，推着车子从四面八方涌向小镇。等太阳升出海面后，小镇上热闹开了。卖货的、购物的、轮船汽笛声、汽车拖拉机的马达声交织在一起，大街小巷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嘟、嘟”，一艘从县城驶来的客轮靠岸了，前来赶集的人们叫嚷着，拥挤着，争先恐后向岸上涌来。这时，从船里走出个二三十岁的年青人，1.70米高的个头，白晰的皮肤，戴着一副近视镜，上身穿“T”恤衫，下身穿着西裤，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号码箱，左胸前戴着“南京大学”的校徽。他一上岸就向四周张望，看上去象在找什么人似的。看其打扮，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是从香港或海外回来探亲的。不一会，他掏出手帕擦擦额上的细汗珠，朝闹市区走去，这个摊上看看，那个商店瞧瞧，一件东西也没买，只是踱来踱去。当他踱到卖钢笔、日记本的柜台前要开口向只有18岁左右的女营业员问

什么时，走过来两个人，他收住话继续看东西。这两人在柜台前一直呆着不走，他见状转身出了店门。

靠镇电影院旁有家个体商店，里面货架上摆满了小百货。卖主是一位近60岁的老大爷。这会儿没人买货，大爷坐在里面看起了小说，连柜台前站着个青年人也没注意到。青年人开腔了：“老人家，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听到有人问事，老人放下书，把柜台前的青年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心想：一个大小伙子，有啥事找到我老头儿来问，是住旅社不知地方，还是吃饭找不着饭店？

“小伙子，听口音你是北方人，你要问什么事啊？”大爷客气地问他。

“这里到金门有多远？乘船要几个小时才能到？”青年人问道。

听说问去金门有多远，大爷觉得不对味，心里嘀咕着：满街上都是当地人，谁都知道距金门只有四海里，这个小伙子不买东西，干吗跑到我这个偏僻的店来问这个。这时，大爷想起了武警边防派出所的同志来讲过，发现行迹可疑的人要立即报告，严防北京反革命暴乱分子外逃。想到这，大爷不禁警觉起来，觉得这个青年人的问话中还有话。

为了不打草惊蛇，大爷故意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怎么啦，小伙子，你问这个干啥，想去金门旅游呀”。

“不，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玩，听说这儿离金门很近，我随便问问。”青年人边说边用右手遮掩着有些惊慌的脸。老大爷发现他胸前还戴着“南京大学”的校徽，心里更有底了。

“谢谢你，老人家。”青年人向老大爷打个招呼，转身向喧闹的市区走去。

事不宜迟，老大爷见青年人消失在人群中，急忙关上店

门，到镇武警边防派出所，向武警报告了情况。

二

石井镇武警边防派出所是个有着光荣历史的派出所，组建6年来，先后抓获外逃分子10多人，抓获各种犯罪分子20多人，连续5年立功受奖，多次被上级有关部门评为先进单位。当接到这个叫陈清河的大爷的报告后，正在吃午饭的官兵们立即放下饭碗，个个磨拳擦掌。派出所干事王进步这段时间主持所里工作，他立即集合部队，在各个路口设立屏障，实施阶段检查。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绝不让反革命暴乱分子从这里逃走。

稍倾，从各个路口寻查过来的官兵们又聚集到一起，没有一人发现踪迹。他们又分为五个小组，到厕所、冷饮厅、旅社去查，仍然毫无线索。大家疑惑了：怎么回事呢？难道他坐车跑了？还是发现我们后躲起来了？王进步干事和赶来的雷永雄干事等人开了个简短的诸葛亮会，作了这样的分析：这个青年人既然问去金门有多远，肯定不会走远；他要去金门，很可能是租渔民的船去，也有可能泅渡。今天恰逢集，赶集的人比镇上居住的人多出两倍，要在十几万人中找一个仅靠报告得到一些有关情况的陌生人，无疑于大海捞针。于是，王干事和雷干事商量决定，把重点放在海边船舶上的渔民身上，同时派出便衣在各个临时起点车站明访暗查，一切布置停当后，官兵们奔向各自的岗位。

三

就在王干事等人开诸葛亮会时，那个左胸前戴着“南京大学”校徽的青年人从镇俱乐部里走出。此时的他已“脱胎换骨”。鼻梁上架了副墨镜，上身的“T”恤衫换成了花格衬衣，下身的西裤换成了牛仔裤，号码箱也没提在手上。这么一换，对不认识他却在找他的人来说，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从下手。只见他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不知不觉到了海边，他的两眼瞄向停泊在岸边的铁壳船上。看了一会后，他走到一家商店买了一包“万宝路”，往上衣袋里一揣，大步走向早“瞄”好的铁壳船。

几千米长的海边，停满了渔、货船，桅杆林立，渔家儿女唱着歌谣，洗衣晒网。穿花格衬衣的青年径直走到铁壳船上。

“老大哥，你们捕鱼回来了。”青年人一上铁壳船，就向坐在船上抽烟的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人热情打招呼。

“同志，你上船找谁？”中年人问道。

“我不找人，是想和你们聊聊。我是做生意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和你合伙干呢。”青年人吹嘘起来。

“那你要和我们做什么生意？”中年人不解地问道。

青年人掏出“万宝路”，递给中年人一支，自己嘴上叼一支，点上火猛吸一口，叹道：“嗨，这生意做成了，半天时间就够了，少说你也可赚上个万儿八千的，只是怕你没这个胆量哟”。

一听说半天就能赚上这么多钱，中年人有些动心了，“你快说，什么生意，我们一块干。”

青年人神秘地把嘴凑到中年人的耳边：“你佯装捕鱼，把

我送到对面的金门，我给你一万元现金，怎么样。”

一听去金门，中年人心中有数了。是不是派出所的同志讲过的那个青年人，可是穿戴都不象呀。对，我再和他周旋。

“哎呀，你要我送你去金门，这可是掉脑袋的事。”中年人故意惊讶了。

“这位仁兄害怕了，你们在海上打鱼那么辛苦，不就是为了钱吗？你用船送我去金门，只不过几个小时，就能赚一万元，这么好的差事，你去哪找。”青年人又猛吸了一口烟说：“现在人都想富，要富就得有门路。我们这笔生意，神不知鬼不觉，何愁不能成功。”青年人一直给中年人“打气”。

为弄清青年人去金门的缘故，中年人又故意试探道：“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去金门？有什么事吗？”

“我们做生意的人就喜欢冒险。如果能到台湾，就有更大的生意做，现在就看你的了！”青年人用急切的目光看着中年人。

“不是我不肯。老弟有所不知，那边（指金门）也不是好去的。去年有个偷渡分子去那边，船还没靠岸，就遭到岸上一阵猛烈的冲锋枪扫射。阿弥陀佛，人没被打死，船给穿了几十个洞，要不是往回开得快，恐怕连人都喂鲨鱼了。”

青年人一听，知道行不通了，沉下脸道：“既然你胆小怕事，我只好另请高明了。”说完，扭头下了船，又去找“主”去了。

这中年人叫林海，一家人以打鱼为生。青年人一走，林海越想越不对；做生意完全可以通过正当手续，为什么要在海上冒这个风险，为什么非要先去金门呢？肯定不是好人。他顾不得换衣服，跑步到边防派出所，把刚才的情况详细向

干警们作了叙述。

四

目标又出现了，他要出高价租船去金门。虽穿戴不一样，但是不是和老大爷报告的是一个人呢？不管怎样，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由王进步干事、陈文革干事等人带领的四个行动小组，按一号行动方案出发了。他们奔向街道、商店、海边渔船、电影院、俱乐部。此时，尽管天气不算热，可指战员们个个已汗流浹背了。

这时，陈干事这一小组来到镇俱乐部里，一眼就看到一个穿花格衬衣的青年坐在靠墙壁的椅子上，嘴上叨着一支烟，兴致勃勃地看别人打康乐球。陈干事等人走到他跟前时，他才发觉有人站在自己左边。见是几个穿警服的，他先是一怔，马上又镇静下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他的球。

“同志，我们是武警边防派出所的，请你拿出证件让我们检查。”陈干事命令道。

“什么证件，我出来时忘了带。”他企图躲过检查。

“没有证件，请你跟我们去派出所。”

两名战士上前将他拉起，陈干事又到俱乐部小件寄存处一问，服务员证实穿花格衬衣的青年有一个号码箱寄存，并从货架上拿下来交给陈干事。

到了派出所，陈干事命令这青年把号码箱打开。他狡辩道：“箱里有两件衣服，有啥检查的。”

“既然没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检查？”陈干事用政策攻心：“你如不打开，等我们打开后，要是有什么，要从严惩处。”

“我开，我开。”陈干事的话刚落，青年人就慌了。

箱子打开了。陈干事一检查，箱子衣服和老大爷报告的一样，衣服里包了几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衣服口袋里有一本“北京民航管理局修理处工会会员证”，上面记着电话号码：5138833，姓名处是用黑色墨水写的正楷字：沈银汉。再看箱子底层，有个小黑包；里面有赴日本的护照一个，地图册一本。金门，被用圆珠笔画了个圈。在包的夹层处，查出大小笔记本两个。大的笔记本上写有“南京大学高自联”常委朱丽金、刘庆、刘格和彦谋长、王银志等人和“中华民主自治联合会名誉主席严加其等人的名字。小笔记本上记录着上百名北京等地非法组织“高自联”头头的详细地址，其中有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福州籍的杨涛等。

在事实面前，这青年低下了头，有气无力地喃喃道：“我交待，我全部交待”。

经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这青年确系被通缉的北京“工自联”头头、坐第三把交椅的沈银汉。

沈银汉，27岁，家住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北河胡同甲3号，在北京民航修理处工作。6月3日，沈犯又在六部口、木樨地、公主坟等地参与殴打解放军战士和烧军车的罪恶活动。北京反革命暴乱被平息后，他带着早已准备好的护照等物，想乘飞机去日本，溜之大吉。见北京和天津、福州等机场查得严，他就想到从海上逃。他知道，买船票乘船的办法也行不通。他一查地图，见福建省南安县石井镇距金门很近，就下决心走这条路。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他乘车到了南安，中午又改乘船到石井镇。他自以为偏僻的个体商店的老大爷不会对他产生怀疑。然而，石井镇警民早已布下了严密的法网，他投奔自由世界的黄梁美梦被彻底击碎了。

津门壁垒

刘彦军

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诅咒过天津。天津没有发生动乱，这让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坐卧不安。

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寄希望于天津。而天津没有发生动乱，这使他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还梦寐以求地想在天津这个“和平岛”上寻找自己的避风港。

暴乱分子的避风港在哪里呢？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一队队巡逻的武警官兵，一条条无形的战线；堵卡、设伏、智斗、生擒。没有硝烟弥漫，但同样惊心动魄；不是拿枪的敌人，但比对付拿枪的敌人更加艰难复杂。不管他们怎样地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也不管他们如何地神出鬼没、乔装打扮，“和平岛”早已森严壁垒，天津城，正张网以待。

暴乱分子的自由

时间：1989年6月12日。

地点：天津市公安局某拘留所。

七名反革命暴乱分子低头搭脑，沉默不语。他们有的赤裸着上身，手臂或胸、背露着纹身图案，有的半闭着双眼，在那里喷云吐雾。铁窗内没有一丝声响。

沉默，继续沉默。

“唉，‘眼镜’，你他妈是哑巴?!”虎背熊腰，前胸刻着龙身图案的家伙对着半躺在墙角的“眼镜”喊道。“眼镜”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一动不动。从昨天下午进来，他还没说过一句话。虎背熊腰的家伙骂道：“你他妈一对一，竟输给那个小武警，真他妈熊!”“你他妈不也直管那两个小武警叫五(武)爷吗?!”这个约有40岁的说话人，说话时眼睛看着房顶，就象自言自语。他象个“狱霸”，不然，“虎背熊腰”怎么不敢再吱声?

沉默，难捱的沉默。

“眼镜”翻了个身，用手狠命地打着地板，几乎是发疯般吼了两声：“后悔，后悔!”说完，眼角流出了泪。

“眼镜”是真的后悔。但他应该后悔的，并不是错误地来了天津，而是不该参加打砸抢烧。当然，要不是他跟在了“高自联”的左右，他也不会来天津。

他没有忘，那是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的第四天，几个戴着太阳帽的学生终于打出了写有天津某大学声援团字样的横幅。他亲眼看到“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们又是欢迎，又是庆贺。他知道，为了搞乱天津，发自“高自联”的一封封书信，一篇篇煽动性的演说词，曾象雪片般飞往天津的大专院校，天津某大学的长途电话日接次数已突破1000。但天津仍“按兵不动”，依旧是“和平岛”，甚至在动乱期间，全国唯一的外国人参加的较大规模会议竟如期在天津召开。“不能再等了!”“高自联”将8名学生代表派往天津的高等院校，煽风点火，造谣诽谤，蛊惑人心。终于，在天津街头，在政府机关，在火车站前出现了声援北京的学生队伍，并抬出了“醒来吧，天津人”的巨幅横标。但天津终究没有发生动乱。

“眼镜”从“高自联”，从天津的声援学生中知道了这一切。

他跟“高自联”一起恨过、骂过。恨天津不乱，骂天津人觉悟低。但当暴乱分子纷纷逃往天津的时候，他也要在天津寻找避风港了。避风港也许就是这拘留所吧？他后悔、沉默。沉默正是他后悔的表白。

“眼镜”后悔，“虎背熊腰”、“狱霸”和逃来“和平岛”的一切暴乱分子都在后悔。他们不知道天津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谁也没有领教过天津武警的厉害。还是听听他们的自白吧：

丰德印，42岁，江苏人，北京暴乱时参加过打砸抢。在审讯室里，他做了这样的交待：

“我来过几次天津，但没想到我这个游手好闲走南闯北几十年的人竟栽在了那个小个子武警面前……

“我总以为自己聪明，其实我很傻。那时候我听说北京乱了，就想趁机捞一把，便到了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对我真够意思，面包、火腿、汽水任我享受。当然，我是主动跟他们靠近乎。那个学生头对我说，现在全国都动起来了，跟着我们干吧，以后你就是“农自联”的头。我这辈子就是个农民，还没当过官，兜里装的汽车配件厂经理刘志林的名片是假的，是我行骗时用的。我决定跟他们干，向军队扔石块，给军车放气，设人墙阻止戒严部队，我都干了……

“天津站那么多执勤武警，真让我害怕。我没敢进市，就到了东郊，三转两转进了张贵庄飞机场。刚在跑道上一露头，就被一个小武警给叫住了。一个小兵还不好对付？我神气地掏出经理名片。遭了，全遭了，那张居民身份证掉在了地上。两个证，两个名，可照片却是我。完了，全完了。

“我没斗过那个小武警……”

路新明，锦州市待业青年。他是这么说的：

“在北京我又犯了罪，但没偷没抢，而是砸了军车。我在

锦州已经‘四进宫’了，东北不能回，就扒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车到天津，我看到站台上那么多武警，没敢下车，可过了天津就查票，我跳车了，沿着铁路线走。

“天快亮了，我看到一座大桥，火车上桥都减速，扒车的机会到了。‘站住！’刚一上桥，一个武警站到我面前。不好，我扭头就跑。那武警几步就跨到我前面。乌黑的枪口，愤怒的目光。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伸出一拳，那武警竟顺手牵羊，反剪了我的右手。到中队部，我才知道，那战士叫王学文，比我矮一头，可不知他哪来那么大劲？”

丰德印、路新明、白礼学在天津武警面前栽了，而在旅店里被抓获的徐志利、在天津站刚下火车就被截获的张少忠，在审讯中，不得不承认天津武警厉害。

穿花裙子的男人

金溪河的夜空是宁静的，星星不时地眨着眼睛，荡漾着微波的河水缓缓地东流入海。带班员、六班长王增祥穿行在金溪河大桥两侧，战士潘志湖如夜幕中的一尊雕像，矗立在桥头。

望着夜空潘志湖的心静不下来。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刚一平息，上级就传达了缉拿流窜入津的反革命暴乱分子的指示。而这金溪河大桥是北京通往东北的重要关卡。他，王增祥，还有全中队的战士都发过誓，决不让暴乱分子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掉。但是，他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来到他和王增祥面前的竟是两个穿长筒袜、女人衣服的不是女人的“女人”。

“客”从何来？

四川省德阴市的夏夜翻滚着热浪，纳凉的人们在街头巷里打发着时光。“好再来”酒馆里的两个年青人都有了几分醉意。

“兄弟，这地方呆不下去了，咱们一块走吧。”21岁的盗窃惯犯、强奸犯于宝海对他的小兄弟，盗窃犯、18岁的付小明说。

“公安局真他妈厉害，你那天玩了那个姑娘，公安局的人接着就到了你们万丰寺村，连你们家亲戚都查了。”小兄弟点着一支烟：“走，到是上策。我偷了拖拉机，他们不会饶我。可往哪走？”

于宝海贴近付小明耳旁，“北京都他妈乱了，何不来他个‘北上抗捕’，说不定还能钓条‘大鱼’呢。”两声狞笑，酒杯撞到一起。

5月13日，两个黑影溜进了成都市火车站的铁路旁，又幽灵般爬上了一辆火车，于宝海这个正在被公安机关通缉的盗窃犯、强奸犯带着他的小兄弟，就这样混进北京，混进天安门广场。

晨光微露，天安门广场迎来了学生绝食的又一天。在纪念碑东侧，于宝海找到了那个学生头，他摇身一变：“我们是川大的声援团。”“欢迎，欢迎！”“怎么就你们两个？”“别提了，我们在成都铁路受阻，我们两个是扒火车来的。”“好，好，太好了”。于宝海、付小明这两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居然成了川大化工系的大学生，并几次出入北京大学，还可以和那些漂亮的女大学生们拉拉手，说说话。于宝海说，在这真他妈痛快！

6月3日，他无意中走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看到了那几名威严的武警，他赶忙躲开。但从那以后，他的右眼皮就

不住地跳。特别是当他听到要清场的广播后，便感到势头不对。他立即吩咐付小明：“此地不可久留，你到火车站，该下手了！”

平暴枪声一响人头涌动的北京火车站广场顿时大乱。付小明趁势将一女青年推倒，随手夺下了她手中的红色皮箱。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此刻，于宝海正和一伙暴徒烧砸一辆军车，并残酷地殴打一位解放军战士。

当大势已去的时候，于、付二犯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走下天津站，于宝海顿时发傻，站前广场那么多武警，那么多眼睛，再前进一步，岂不自投罗网？他拉了一下付小明，两人扭头就回，沿着铁路走出了天津站，走到了北塘大桥，直到看见那个笔直的桥头哨兵潘志湖。

他们躲在铁路旁的草丛里，观察着桥上的一切，特别是那哨兵和过往行人。

皮箱又一次被打开。付小明垂头丧气，“真他妈晦气，全是女人衣服”。他抓起来要扔。“兄弟，这是天意。老天爷有眼。没这衣服，咱怎能过桥？”

两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走出了芦苇丛。付小明穿着高跟鞋跟在于宝海身后。

潘志湖在微微的晨曦中，早已注意到了这两个“女人”。“站住！”“干什么的？”于宝海没有吱声，却捂着嘴，象女人般对着潘志湖嘻笑，可脚步却加快了。潘志湖把枪一横，厉声喝道：“站住！”带班员王增祥赶了过来。他一眼便认出这两个不是女人的“女人”。

于宝海、付小明自以为做得聪明，可那长筒袜、高跟鞋、花裙子终究掩盖不住他们畏罪潜逃的本来面目。他们双双被

捉，连同那个丢弃在芦苇丛中的皮箱。

这倒应了于宝海的话：老天爷有眼。

疯疯颠颠的过客

徐风林登上桥头的哨位，面前的一切便都收进了眼底：大桥、流水、河滩上的羊群，天空中的飞鸟……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可他的心思却不象往常。他，五中队直属班副班长，已经在津浦铁路线的二号桥头渡过了三个春秋。首都的反革命动乱暴乱发生后，他心里憋着一团火。他恨那些残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的暴徒，他也恨自己，为什么偏偏分到这守桥部队。他不是不爱大桥，不是不爱自己的中队，他是羡慕北京的那些武警。羡慕总队那些在第一线执行制止动乱任务的战友。他认为自己那娴熟的擒敌技术派不上用场了。

在这之前，在他所在的这个远离市区、远离支队的五中队，他弄不清北京出了什么事，只是火车上的一些年青人，经常用手指头向他打出“V”字形，他不明白这“V”字形是啥意思，分不清友善还是挑逗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反正他依然站得那么笔直，那么威严。后来，他明白了，那些年青人大都是从南方去北京的声援学生。于是，他对那“V”字倒反感了。

6月8日上午，他又走上桥头，又是那桥，那水、那羊群、那飞鸟。不过，远处的铁路边上多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人影。

把镜头放大：来人1.7米左右，头发蓬乱，一双破布鞋已经露出了脚趾头，上身的蓝衬衣有数不清的洞，右腿的裤角撕开了，口里哼着小曲：“鞋儿破，帽儿破，……”

莫非是个疯子？徐风林有些怕。他从来不怕坏人，哪怕是极其凶残狡诈的家伙，他也能对付。可是对付精神病患者

他还没有研究。疯子似乎知道哨兵怕他。他走下铁路，直奔旁边的小鱼塘，往水里投下几块石块，又折根树枝在水面上打水。不一会儿，疯子上桥了。徐凤林下意识地端正枪：“站住！”疯子扭头就跑。徐凤林忽然感得这个人象疯子。他疾步跑到疯子面前，“不站住我开枪了”“嘿嘿，拐棍，嘿嘿，”疯子嘻笑着伸过手来抓枪，随之便是一个冲拳。徐凤林早有防备，顺势抓住疯子的右手，疯子疼得“嗷嗷”直叫。带班员薛国全看到，疯子的上衣全是烧的洞，立即警觉起来。他立即搜身，查出了一个北京居民身份证。“老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嘿，我有罪，我是强奸犯。”说着，疯子忽然变得正常起来：“昨天晚上，天津全城没有一个人，嘿嘿，就一个姑娘在路边洗脚，我就扑上去了……鞋儿破，帽儿破……”“住口！”薛国全、徐凤林越来越觉得此人可疑，便把他带到了中队部。

疯子到中队部后，不得不如实招供：

他叫汪胜利，是北京朝阳区无业青年，曾因盗窃罪被两次劳改。北京动乱暴乱期间，他几乎无一天不去天安门广场。他冲击过新华门，也到过复兴门立交桥，他亲手将三个燃烧瓶投进军车，打伤过解放军战士多人，是北京市公安局正在通缉的反革命暴乱分子。他的衣服就是在烧军车时烧的。

汪胜利被押上了警车，徐凤林又依旧站在桥头上，一切都尽收眼底：那桥、那水、那羊群、那飞鸟。

逍遥酒家的“肖斌”

象对待首都的戒严一样，河西务乡的一些群众开始对五支队防暴队的干部战士在这里设哨也不大理解。但当他们一

旦理解了，他们对子弟兵的爱，对子弟兵的情又是那般的赤烈和真诚。

战士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哨？河西务地段 那 设在路旁的醒目的大牌子上早已写明了：“津门首驿”，这是北京通往天津的第一站。这一关把好了，暴乱分子想在天津来找避风港的梦想也就破灭了。

指导员张国海清楚地记得，市长、市委书记李瑞环慰问武警官兵的情景，那天，李市长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风趣地说，现在是好人往天津跑，坏人也往天津跑；中国人往天津跑，外国人也往天津跑。说着说着李市长的面容变得严肃起来，“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给你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坚决打击从北京流窜到天津的反革命暴乱分子，决不能让暴乱分子在天津站住脚！”是动员，是指导，是命令。张国海带着全市人民的委托，带着防暴队的几十名官兵来河西务安营扎寨。他深知，没有人民的支持，是完不成这一光荣使命的。

他开始向群众宣传，他在给战士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啊，战士们的哨位旁，就是老百姓的菜地，黄瓜、西红柿、西瓜，应有尽有。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在冒烟的路旁，公开的或隐蔽的执勤，西瓜、黄瓜多么诱人。然而，战士们即使在黄瓜架下设伏，也没人摘过一根。更使老百姓感激的是，麦地里，战士们在帮助收割，打麦场上，战士们在亮晒麦子……

村干部老李终于带了头。他把自家的手扶拖拉机开到战士哨位旁，话音象洪钟一般，“这车箱上我铺了稻草，用这几根棍子搭个架，然后盖上你们的雨衣。晚上，这车就是你们的床了，白天它还姓李。”他哈哈地笑着走了。多么纯朴又多么令战士钦佩的人民啊。

王大妈热心地把粽子包好、煮熟，在端午节的中午，她来到哨卡，把剥开的粽子送到战士们手中。乡卫生院的医生给战士们送药来了，群众自发地送水、送瓜。一时间，小小的哨卡热闹起来了。

战士为了人民，人民想着战士。河西务地段的群众发出誓言，坚决协助部队完成好堵卡和缉拿反革命暴乱分子的任务。旅店、村庄到处都有了警惕的眼睛。

张德才才是绝不知道这一切的。

张德才，北京朝阴区人，首都“高自联”敢死队成员。冲击新华门有他，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时一辆军车熄火后被砸的那帮暴徒里有他，焚烧解放军官兵尸体也有他。他身上带着“高自联”发给他的敢死队队员任命书。

看看他是怎样在饭店里充当“肖斌”的吧：

几位外地就餐的司机和周围的顾客，几乎都停下了手里的筷子。张德才看看窗外，声音忽高忽低，讲得真真切切：

“天安门是被血洗了，的确确实血洗了。我可以作证，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被部队打死的学生和群众至少一万。”张德才夹了一口菜，“天安门那子弹就象雨点，装甲车就往帐篷上压，里边的学生一个也没能出来。真惨啊……”

饭馆里的服务员已经发现了这个“肖斌”。王丽娟姑娘乘其不备，悄悄地溜出了“逍遥酒家”。

卫生员李云山从哨位上下来，准备去吃饭。

路上正好碰上王丽娟，王丽娟一见他那身迷彩服，就知道他是武警的。“快，我们逍遥酒家里有一个北京来的家伙，他自己说是敢死队的。”

李云山站在饭店门口，眼光象两把利剑，直射到“肖斌”脸上，他顿时哑口，赶忙吃起饭菜来。“这个家伙是北京

来的暴徒！”一位服务员对着李云山说道：“他自称是敢死队的。”又一位顾客补充。

李云山，防暴队的卫生员，从来还没有孤身一人面对罪犯。他把枪握得紧紧的，厉声喝道“站起来！”

张德才乖乖地站起来，顾客们也都围拢过来。“有证件吗？”“有、有，”张德才赶忙答道，并去兜里掏证，可那双贼眼却一直瞄着李云山。他在掏出敢死队任命书的煞那间，突然挥拳向小李打来。哪料到李云山只用了一只右手，来了个拉肘别臂。动作利落、洒脱、干净、漂亮，这功夫令顾客喝彩，更令张德才吃惊。他哪里想到，自己这个“高自联”的敢死队员栽在这个个子比他矮一截的穿迷彩服的防暴队卫生员手中。李云山收缴了张德才的提包，搜出了子弹等。

张德才被抓，战士们不解。他是怎么溜进河西务的呢？

在平息暴乱之后的6月10日，在“和平岛”的天津，他怎敢大讲血洗天安门？请看公安人员的审讯全录：

问：你是怎么进天津的？

答：我是奉敢死队命令来的。在汽车上听说天津很严，又听说河西务有武警检查，就中途下车，然后从庄稼地里绕过来的。

问：到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答：一是避风，二是宣传。

问：宣传什么？

答：血洗天安门。这、这是高自联和敢死队的命令。他们给了我钱，我就……

“肖斌”落网了。这里有武警战士的功劳，但也离不开人民。

忠诚铸天山

田 邢

公元1989年之夏。

丝绸古道上美丽、富饶的新疆。

5月的鲜花伴着塞外牧歌，开遍了天山南北。勤劳、和睦的新疆各族人民，奏着高昂的弦律，迈着坚实的步履，朝着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40个里程碑迈进……。

好一派盛世佳景！

骤然间，黑风掠过玉门关，一片阴云罩天山！

极少数坏人在北京掀起动乱的冲击波侵扰了乌鲁木齐往昔的平静。政治谣言频频四起，大专院校的校园里骚动起来，身份不明的流窜人员纷纷涌进这座城市，隐藏在阴暗角落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蠢蠢欲动、遥相呼应，社会治安形势呈现出极不正常的状态……。“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深恶痛绝的动乱不可避免地降临到边塞首府，善良的各民族人民为此忧心忡忡！

5月16日，甘肃省临夏市的马生福、马忠平二人幽灵般窜到乌鲁木齐，勾结劳改释放犯马有福一伙社会渣滓，打着抗议党中央、国务院早已严肃处理了的《性风俗》一书的旗号，胡言乱语，招摇过市，在部分不明真相的穆斯林中煽动起莫名其妙的狂噪。

5月18日，乌鲁木齐部分大专院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

汇集在自治区党委、人大、顾委、纪委机关门前的人民广场上，声援北京的学潮。一些穆斯林也打着抗议《性风俗》的横幅、标语上街游行，在人民广场集会。

18日晚，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通过新疆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前不久出版的《性风俗》一书，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粗暴侮辱了伊斯兰教，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已作了严肃处理。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早在一个月前得知上述信息后，立即采取了各种切实措施，使《性风俗》没有一本进入新疆。铁木尔·达瓦买提主席希望全疆各族人民、宗教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一定要擦亮眼睛，识破极少数人借《性风俗》这个已经处理了的问题制造事端、破坏自治区安定团结局面的阴谋。

新疆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了铁木尔·达瓦买提主席的电视讲话，全疆广大各族群众、宗教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对这一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赞许和响应。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马生福、马忠平、马有福等极少数坏人仍在处心积虑地制造动乱。

5月19日，大专院校学生的游行和穆斯林的游行达到高潮，乌鲁木齐主要街道和人民广场上一片混乱。

这一天，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反复在人民广场上接见游行的学生和穆斯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进行劝说、疏导。

但是，极少数坏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视党和政府的忍让克制为软弱，不顾一切劝阻，悍然在乌鲁木齐制造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

19日下午，北京时间19时左右，这场骚乱旋风般在人民广场上骤然而起。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数百名暴徒，先是用早已准备好随身携带的石头、砖块、木棍、铁棒乱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的门窗玻璃，接着，他们狂呼乱吼着冲击自治区党委等机关大院西大门。担负警卫任务的武警新疆总队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官兵，手挽手结成人墙进行阻拦。面对手无寸铁的武警官兵，丧心病狂的暴徒恶语辱骂，大打出手，砖石横飞，棍棒乱舞，遭打而未还手的武警官兵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这伙暴徒的气焰愈加嚣张，他们推倒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大门的栅栏，蜂拥而入。冲进自治区党政机关院内后，暴徒们更是肆无忌惮地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满院围打机关干部和武警官兵，院内的各种设施遭到空前的浩劫，40多辆汽车被暴徒掀翻、砸坏，就连院内的花卉盆景也无一幸免地残遭蹂躏。暴徒们的阵阵喧嚣、拙拙劣迹，把庄严肃穆的自治区党政首脑机关和人民广场破坏得满目疮痍、一派惨景。

武警新疆总队机关、第三支队官兵和武警乌鲁木齐指挥学校的师生，奉命火速赶到现场保卫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众兵降临，震慑暴徒，这伙外强中干的家伙抱头鼠窜，撤出了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大院。

穷凶极恶的暴徒们眼见武警官兵没有诉诸武力，仍然是赤手空拳阻拦，他们的嚣张气焰愈加狂烈。经过制造骚乱的首恶分子再次煽动蛊惑，暴徒们又重振旗鼓冲击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把打砸抢的暴行漫延到自治区党委书记办公楼。他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雨点般的石块。飞蝗般的棍棒，猛烈袭击阻拦他们的武警官兵——人民的子弟兵肉体迸裂，鲜血喷洒，惨不忍睹。

仅仅一个多小时，武警新疆总队官兵118人负伤，29人重伤。

目睹这伙暴徒的野蛮行径，许多在现场围观的各族群众纷纷责怪武警官兵为什么不还手？！

是我们的战士怯于这伙暴徒吗？不是！是我们的战士无力自卫吗？也不是！在这鱼龙混杂、敌友难辨的混乱局面中，在这从未经历过的危难而险峻的时刻，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为了不误伤群众，我们的武警官兵——这一个个七尺男儿，这一个个血气方刚的军人，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强忍住从未有过的屈辱，甘洒热血为人民！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的领导带领医护人员，打着红十字旗，乘救护车风驰电掣赶赴现场救护伤员。竟然也遭到暴徒们的阻挡，围打。可是，一些重伤员如不及时抢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此时此刻，总队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机智果敢地从自治区党政府领导机关侧门将伤员一批一批护送到医院抢救。危难关头，这些脱下军装，不挂警衔的文职干部，依然是刚强的战士、圣洁的天使，他（她）们同样无愧是最可爱的人！

党和政府的忍耐克制是有限度的！就在暴徒狂打虐砸达到高峰的时候，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下达了平息骚乱的命令。5月19日20时30分起，人民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以反复播出了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的广播讲话和自治区公安厅，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发出的《通告》。围观的数万名各族群众很快散开、撤离。

反击开始了。一声令下，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火速出击，如猛虎下山，直扑暴徒。转眼间，猖獗一时的暴徒们狼奔豕突、四处逃窜。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协同密切，分割、

包围、擒拿，押送，当场抓获了60多名暴徒。一场自治区历史上罕见的骚乱被快速平息，利落的捕歼战仅仅只用了半个小时。

在平息“5.19”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的斗争中，武警新疆总队参战官兵用忠诚的热血，赤子的躯体、正义的凯歌，向党、向祖国和各族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在这场特殊、复杂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武警部队的精英，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三支队司令部参谋长李举民，在指挥部队阻拦暴徒冲击自治区委时，身先士卒、一线指挥。他的头部被暴徒用石块砸开一条两寸多长的伤口，鲜血直涌，浸透了头发、警服和肩章。身旁的战友要扶他退下去包扎，李举民吼一声：“不要管我！”紧要关头，他用手捂住伤口指挥部队阻拦暴徒。看到自己的指挥官血流满面仍在士兵的行列中，战士们士气更加高昂，一鼓作气将暴徒驱赶出自治区党委大院。在部队准备向暴徒发起反击，稍事休整时，李举民才在支队医生的催促下简单包扎了伤口。医生看他伤势较重，失血过多，面色苍白，要将他送上救护车去医院治疗。他对医生说：“暴徒们还聚集在大门口，准备再次施暴，马上就要反击了，我是指挥员怎么能脱离部队！”随后，他又来到战士们中间，率领部队参加了平息骚乱的战斗。骚乱平息后，李举民才随医生到自治区党委医务所缝合了伤口。刚缝合完伤口，他顾不上吃饭，又赶去参加自治区领导同志召集的会议。会议一结束，李举民又忙着检查部队人员，装备情况，部署当晚的摩托分队巡逻勤务，组织部队返回驻地。工作全部进行完毕，已是翌日临晨2点多了。这时，由于失血过多、伤口阵痛、劳累和饥饿交集，他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在支队长的强行命令

下，李举民才被迫离开部队住进了医院。

——维吾尔族战士王素甫，在制止骚乱过程中，始终站在阻拦暴徒的最前列，忍着暴徒们的恶语辱骂和随意殴打，大声用维吾尔语喊话，向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说理、劝阻。十几名暴徒将王素甫围住，凶狠地威胁他：“你如果是穆斯林就不要挡道，再喊小心你的脑袋瓜！”王素甫毫不畏惧，义正词严地回答：“我是穆斯林，但真正有理智的穆斯林是不会赞成你们这样做的；不要再继续犯罪了，尽快退出区委委！”在王素甫的劝阻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退了回去。当暴徒们在自治区领导机关院内大搞打砸抢的时候，王素甫发现几十名暴徒正在围打一名汉族战士，这位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王素甫毫不犹豫冲进暴徒的重围，把暴徒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掩护这位战士脱离了险境，而他却被众暴徒死死围住。气急败坏的暴徒们挥拳扬脚、抛石舞棒，在王素甫的身躯上野蛮地渲泄他们的暴行。王素甫的脑部严重损伤，牙齿断裂，全身上下血肉模糊，他昏死在地。当战友们把王素甫从暴徒手中抢回来送进医院后，他整整昏迷了70多个小时，经新疆医学界专家们千方百计地精心抢救，这位舍己救战友的钢铁战士才脱离危险，起死回生。

——战士吕再龙在平息骚乱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勇擒歹徒，没料到在战斗中，他被一伙逃窜的暴徒团团围住，用石块将他击昏后绑架劫持到一座清真寺内。吕再龙苏醒后，暴徒们不顾阿訇的再三劝阻，先是在院子里残无人道地侮辱、毒打吕再龙；而后，又把他拖到楼上刑讯逼供，逼他讲出部队的一些内部情况。身陷险境遭到摧残的吕再龙，临危不惧、信念坚定，他横下一条心，就是被暴徒打死了也绝不泄密！暴徒们一边对吕再龙施暴，一边威胁他：要用刀子把他宰了，

要把他从楼上扔下去摔死。吕再龙咬紧牙关硬是一言不发，直至在暴徒们的酷刑拷打下又一次昏死过去。暴徒们打累了，肚子饿了，要去吃喝逍遥，便把吕再龙全身捆绑起来，作为人质扣押在清真寺楼上。多亏两名维吾尔族群众趁暴徒离开之机，勇敢机智地营救了吕再龙，在一位地方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他才逃出了暴徒的魔掌。

还有一名叫马宏亮的战士，在遭到暴徒围打时，一名暴徒用匕首顶着他的胸口，逼问：“宋汉良，铁木尔在哪里？快说！不说就把你开膛破腹！”其他暴徒也狂叫着：“开他的膛！破他的腹！”面对死亡的威胁，马宏亮铿锵问答：“不知道！”结果，马宏亮被这伙暴徒打成重伤。幸亏，又是几名维吾尔族群众把马宏亮从暴徒手中抢出来送往医院抢救，他才幸免一死。

多么可敬的战士啊！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忠诚，才铸成了共和国坚不可摧的长城！

1989年5月19日，这交织着血与火的一天，将永远铭记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它将同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制止动乱的斗争一道载入人民共和国的史册。壮丽巍峨的天山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殊死博击中，驻守在祖国西陲的武警官兵，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温柔，用热血和忠诚为共和国的旗帜上增添的光采！

后 记

1989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武警部队在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中，又一次为人民立下不朽的功绩。我们在深入武警部队的采访中，深深被武警官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为了让历史永远铭记武警部队的功绩，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共和国忠诚卫士的英名，也为了表达我们对广大武警官兵的敬仰之情，我们特地编写了这部取名为《历史的碑文》纪实性报告文学集。

武警总部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一工作，李司令、张政委亲自给我们题写书名和作序，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武警各总队的领导和机关的同志对我们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武警北京总队总队长张文琦、政委张世瑗、副总队长孟振德、政治部主任李玉田等等总队领导同志，为我们编写此书创造了许多方便条件，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本书编委分头编写，最后由陈生庚同志统一定稿。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